

林文祐評傳

謝詩堅著



不论你对林苍祐这个人的看法如何，也不论你是否喜欢他，整整半个世纪的变化，他确曾在政治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独立前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变迁，更与他脱离不了关系。

这本书尝试透过故事性的描述根据年代的发展，介绍了林苍祐的成长和从政的经过：特别是他的政治斗争的历程。

究竟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人物，读完这本书，你自己

事实上，这本书不仅是认识或缺的资料，也是研究马来西亚一个重要的环节。



● 本书作者谢诗坚与林苍祐医生访谈时摄。

林苍祐评传

谢诗坚著

代序

一个人能够在政坛纵横35年，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年来的从政记录，林苍祐医生才有很多资料能够从历史中找出来。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书坊中找不到一本对林苍祐有较详细介绍的书籍，即使是英文本，也只能从讲述马来西亚的政治书籍中看到片断。可以说林苍祐的从政经过和他的出身极少被完整的记录起来。

最近，林苍祐医生表明行将引退，而想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闲生活，引致一些朋友要我动林苍祐的脑筋，让他在《联合报》有系统的亮相。（后来，林苍祐改变初衷，重作冯妇，再度参加竞选，蝉联第五任槟州首席部长。）

写林苍祐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是甚为困难，因为资料不多，整整半个世纪有余，该如何下笔呢？

当我把这个意思向林医生提起的时刻，他就天南地北地谈历史和传记的写法，但最后给了我一个不令我满意的答案：

“林苍祐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不值得著书立说，因为林苍祐是首席部长，所以他对槟州而言是重要的一分子。不过对我林苍祐本人来说，那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写的。”

或者他可能也曾经谢绝过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以致没有人能出版一本《林苍祐传记》。

我不同意他的答案。我说：“从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演变中，阁下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槟州和华人社会而言。我不想只写首席部长，我希望能写林苍祐这个人。”

接着他把话岔开去，谈到《联合报》创刊号封面说他拥有12匹马，而他的退休与马有关。他指正说：“这种写法是很表面的，未针对问题。如果你们要写马，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马的知识。”

你们必须从这方面下手，才能了解到马和林苍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当他从纽西兰回来时吐出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不会中途退休）。

“你知道吗？人类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和马结下不解缘。当时没有交通工具，马儿便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来往工具，人靠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货物的运输也少不了它。”

林医生一谈到马，话不停的大谈马的知识，但绝口不谈《马经》，他养马不是为了赌博，而是当着一门学问来研究：“马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人类在古代是靠马进行打仗。马成为权力追逐者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马，战争不会大规模，远征更加不成了。”

从这里，他似乎暗示着马在古代正如现代的选举。今天是“投票箱里出政权”；过去是仗着马儿沙场驰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权力和权威的地位。

他还说：“马有很多种，去年他到美国时就带他的夫人去参观马场，而他的夫人惊讶地发现到在专门饲马的农场内，有60种不同的马；今天马场的马只是其中一类。”林夫人不解马，我也不懂，但林医生懂。

其实，他从读大学起，开始对马发生兴趣，很喜欢看马的书籍。去年他在美国时，除了专买政治书外，便是大买马书了。在50年代初期，他曾养过一头马，过后因为忙于从政，被迫放弃“与马为伍”的生活。最近他觉得有需要利用闲暇的时间再研究马，这是考虑到退休后需要一个“寄托”，不致觉得生活平淡无味。

虽然如此，我看得出，养马是他的一种嗜好和研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即使他真的退休后，仍然不忘政治。

政治对他几乎是分不开的；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政治的血液。如果你有兴致的话，他会和你谈政治，通宵达旦而不倦。

许多在他周围的人都说，他谈政治的精力是过人的，搞政治更有手法，而眼光是看远不看近的。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态度是坚决的，勇往直前，成败是另一回事。

回到养马的正题，林医生说：“马是人类的可爱伴侣，不是养马人，不知其中乐趣。”

但是他对那些狂热赌马，拼命输钱的人却摇头叹息。这些人没有了解马，想靠马发达，几难矣！

可是在马来西亚，养马除了让它在马场出威风外，并没有其他去处。由于这样他的马养在马场，当然也会参加赛马，以证明他养的马是优种，且具有潜力。

因为看到他在马场出现，很多人议论纷纷。但有多少人知道林医生也是马专家呢？

他谈了又谈，最后把话题转到《联合报》。他说：“你们办这类小型报纸，若要增加报分的话，应该去发掘小人物的大新闻。这些人的身上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故事；比如一间小杂货店的小商人，怎么使到他的孩子个个都是大学生？又如一个年轻时踏脚车四处卖咖啡粉的，今天又怎么的飞黄腾达？又比如为什么这个人原本是开一间小餐馆，他在日后又如何成为餐馆业巨子？还有；他学问不是很高，一生克勤克俭，但他的孩子个个成龙成凤。”

“除了表扬好人好事，《联合报》也应该要做到能够表达斗升市民的心声，让他们有机会在报上亮相，不要一味找来找去只写几个时常亮相的人物。”

“办报是需要有冲劲的，也要有新鲜的内容，你们可以做的新闻很多，在林苍祐这边拿不到新闻。”

虽然如此，林医生并没有给我失望，他讲到他的父亲时眉飞色舞，也谈他的从政和他对问题的看法，间中并纠正我所提到的事，然后他给我一些人的名字去找林苍祐的资料。

我不以为在林苍祐身上找不到新闻，从他谈马和谈办报的言谈中，我确然找到灵感。如果他一直谈下去的话，我将会有更多的资料提供给读者，可惜已经打扰他多次，而且看看时间差不多很迟了，我们结束了一段东南西北的无所不谈的对话。

无论如何，我这个人是一越困难的东西越激发我去尝试。

《林苍祐评传》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挤出来的。

由于《联合报》所需要的格调是轻松和通俗化的，我尽量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类的文字。我感谢很多朋友向我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相片，也要感谢《星檳日报》给予的方便。

不论是林苍祐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敌，也不论你认识不认识林苍祐，这都没有关系。你不能否定的是：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他对檳城的贡献也是有历史来佐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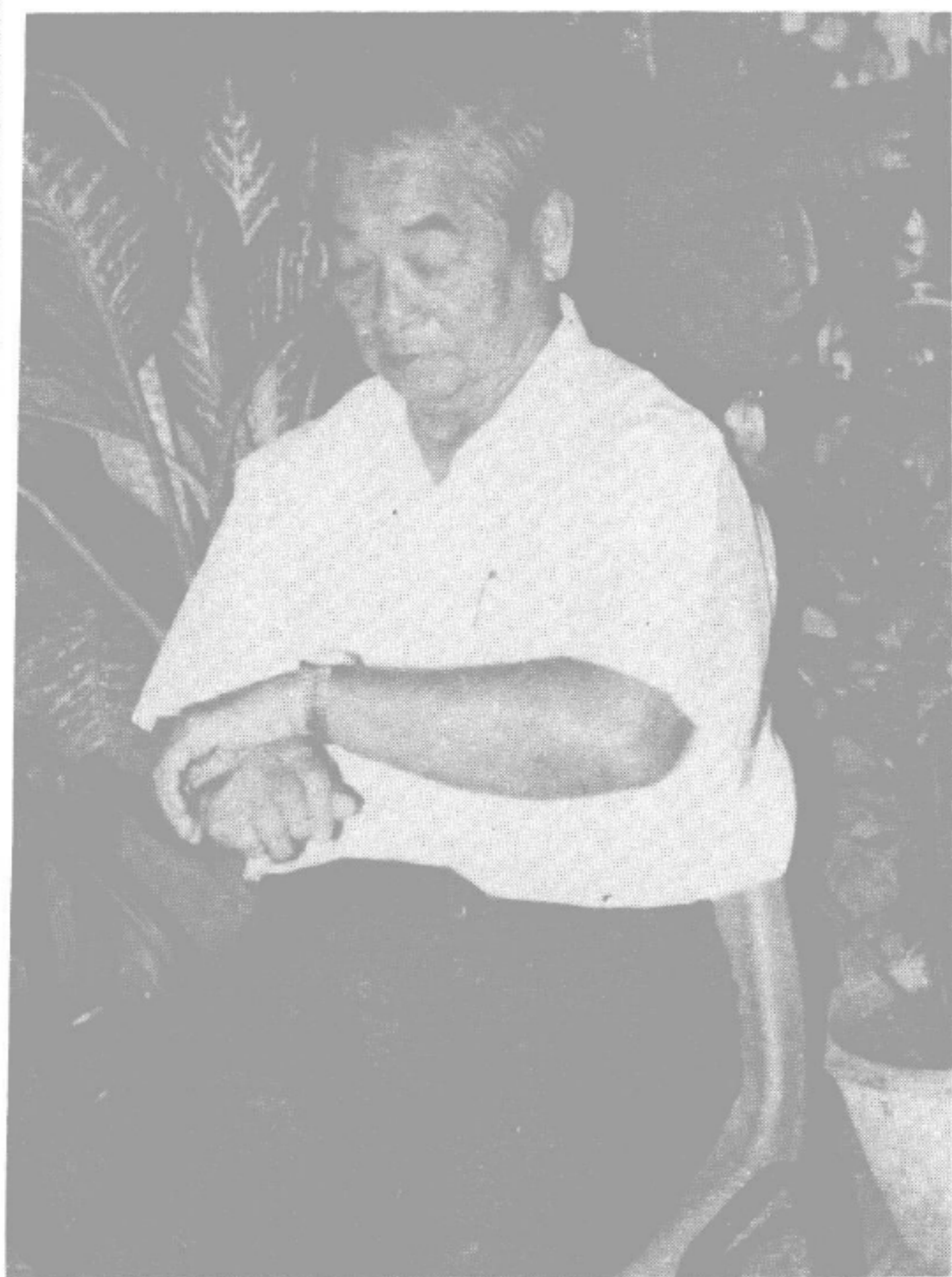
现在或未来的从政者，《林苍祐评传》也许是值得作为参考的。

我是根据历史来写这本评传，间中会带有主观的意识，也会用对话的形式来衬托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这不是正传，也不是传记，同时只是初稿，是一篇一篇的写，未经林医生过目，尚有错漏，请见谅。而文中所提到的人物，若有得罪，也请海涵。读者可当着读历史故事来读《林苍祐评传》。字里行间若有任何差错，日后再行补正，文责概由作者负责。

（1985年3月）



田中 龍雄



目

第一章: 1

童年及学生时代

第二章: 17

单枪匹马闯中国

第三章: 35

告别中国回槟城

第四章: 47

迈上漫长政治路

第五章: 87

当上马华总会长



录

第六章： 143

而今迈步从头起

第七章： 173

夺取槟州执政权

第八章： 239

退出领导民政党

266

林苍祐医生年表

279

后记



第一章：童年及學生時代

20世纪初时，马来亚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檳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则被划为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人统治（海峡殖民地于1824年成立）。

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数麇集在海峡殖民地，南来的华人也在这三个地方定居，及后分散到联邦内陆。

那个年代，土生的华人已经组成侨生公会，随后华人的大批南来，才冲淡这个集团所扮演的角色。

在新加坡的一个姓林的家庭中，于1891年诞生了一位麟儿，取名林萃龙，接着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一位林汉河后来成为医生且被封为爵士，但是做大哥的林萃龙，在安德鲁教会学校及莱佛士学院毕业后，考进爱德华六世医学院，1913年考取医学士。

父亲林萃龙医生

这位年轻的医生一毕业后，即离乡背井来檳城，在政府地方医院担任助理外科医生。当时是22岁，英姿风发，决心在檳城创一番事业。从兹落地生根，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也创造了后期的檳城历史。

翌年，林萃龙医生在沓田仔自创“思明药房”。

“思明”这两字是萃龙的父亲按的名。因为他们祖籍是福建厦门（思明）。

同安金厦也称思明，苍祐祖父取此名字亦有思乡之意义。

林萃龙单身匹马在檳城闯天下时，仍然是单身汉，住在阿拉顿律（Jalan Arraton）这间旧屋已被拆除，目前重建成漂亮的双层排屋，部分不再属于林家的产业。

在林萃龙住家的对面，住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位姑娘谢瑞云不久就与年轻的医生堕入爱河。谢瑞云小姐是谢其意的女儿，她和后来参政的谢成金是堂兄妹。

谢成金50年代和林苍祐一起搞政治，同属马华要员，但后来因为首席部长之争而和林苍祐结怨。这是后话，以后再提。

萃龙结婚后，于1919年5月28日生下第二个爱情结晶，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林苍祐。意即“苍天保佑”。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林苍祐的前头，有姐姐，下来有弟弟和妹妹，二弟苍树是药剂师，一向在思明药房工作迄今；三弟苍明是会计师，刻下在新加坡；四弟苍吉是著名绘测师，檳城敦拉萨摩天楼城市发展计划的主要设计人。

林苍祐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掀起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一场文化运动也波及到马来亚。在这之前，孙中山先生成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结束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于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檳城影响不大。虽然五四运动的文化革新冲击到马来亚，但峇峇社会依然处于优势，尤其是在上层阶级方面。英殖民政府对峇峇社会照顾有加，因为这些人接受了英文教育而顺应英政府的潮流。

林苍祐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在当时来说，医生的儿子是属于有钱人，更何况林萃龙医生在檳城逐渐成为名西医，有“儿科圣手”的美誉。

林萃龙的家庭教育相当成功，他不是进行藤鞭教育，而是以爱心教导孩子。

当苍祐稍为懂事时，他们已离开阿拉顿律的住家，搬进中路的一座洋房。以当时环境，是很少人能够有此幸运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

林苍祐回忆道：“从我童年开始，先严教我如何凭着罗盘去指

认家乡夜空中的繁星，家慈凭着家中的挂钟教我分别时辰。”

这深刻的回忆，是林苍祐启蒙教育的第一课。

在家中，父亲要他们兄弟姐妹培养劳动和纪律，母亲则慈爱开导。孩子们得到长辈的训练，又被鼓励自由发展，以致林苍祐从小就养成领袖的性格。

他的弟弟苍树追忆儿时记趣时说：“我们的大哥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头，玩游戏他带头，玩拔拔朗也是由他率领。总之任何游戏他都是第一，我们大家跟着他。”

不过，嬉戏之余，林萃龙也要他们做园艺工作，住家外面的大庭院，就是他们发挥的场所。

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苍祐进学的第一年。他被送进女校读书。虽然当时男女同校，但他的弟妹们取笑他变成“女孩子”。

过后，他转进哈珍学校 (Penang Hutching School)，再升上著名的大英义学 (Penang Free School)。

大英义学是英殖民地政府设立的一间英校，素负盛誉，政要名士多由此出身，包括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

中西医解救苍祐

尽管林萃龙忙于医务，他对孩子的照顾是至为细心的。有一次林苍祐的小腿上红肿起来，又没有脓挤出，吓坏了做父亲的，也可真难倒“儿科圣手”。

于是他去请教一位懂得中医学的亲戚，问他有没有办法敷中草药使红肿的部分呈现疮头。果然敷了药后，看到疮头，于是做父亲的拿苍祐去开刀，以期早日痊愈。

萃龙向苍祐说：“孩子，你能受得了开刀的痛苦吗？”

苍祐回答：“我可以承受一切加诸我身上的楚痛，我不怕。”

他们的谈话充分流露出父子情。

林苍祐忍受一切痛苦，但腿上留下的疤痕永远存在，这种种忍痛的功夫对他日后的从政有很大的帮助。

著名大慈善家拿督刘惠城（1986年88岁）和其夫人拿汀陈君玉是林萃龙夫妇的挚友。4个人经常在林府院宅玩网球。

在拿督刘惠城的印象中，小时候的林苍祐是“走路的姿态与众不同，他昂首挺胸，颇有大将之风。”

“当时我说，这孩子大了是个领袖人才。”拿督刘惠城有此预感。

拿督刘这样说：“我经常打苍祐的头，他的头是被我打大的。”

除了读书外，苍祐热爱课外活动。他参加过童子军，做过“学生警卫”，“官衔”是“中尉”；他也是学校的辅导团副团长。

拿督刘是林苍祐的长辈，即使在苍祐日后贵为首席部长，仍然对这位老人家相当敬重，而且遇到难题，需要老人家说项，也会请拿督从中斡旋。

有一次，在土地发展问题上，已是槟州首长的林苍祐与地主拿督骆文秀有所误解，拿督刘知道了，曾经请拿督骆文秀和林苍祐在佬摩多面对面洽谈。

林苍祐小时很调皮，小动作也多。他爱好体育运动，也爱看书，手不释卷。

在小学时成绩特出，到了中学时表现更加优异，同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参加辩论会，不但训练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词锋锐利、智慧和学识亦不断累积。

与他同一个时期较出名的人物有已退休的新加坡大法官黄宗仁，陈亚达法官，林建才律师及较他低年的林建寿律师。

林苍祐说：“智慧形成人类的特性，智慧令人辨别好与坏，智慧使人德行兼备勇往直前，去追寻学问与真理，并将之忠实地利用在对他本身有利益，或对他处世享有利益的事务上。”

不错，林苍祐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不断地吸收知识，不断地学习，以扩大他的视野。

从林苍祐的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他已被训练和孕育成领袖

人才。

日本著名教育家木村一久在其著作《早期教育和天才》一书中这样说：“从种种事实来看，天才还是庸才，与其说是由先天的遗传，禀赋等因素所决定的，莫如说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等因素所决定的。早期教育就是一种事实根据。”

不错，林苍祐不是先天的天才，而是后天的天才。

中学时期展才华

30年代，对林苍祐的一生起着很大的启示。1933年到1937年，苍祐已经在中学阶段。他在学校发起组织辩论学会、科学学会、摄影学会和网球队，试图训练自己成为全能的人才。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时期，林苍祐居然能饱览学校图书馆的书。据一位同学说：“苍祐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有时候把书借了到红毛丹树下（当时大英义学的对面是红毛丹园）自修，不管懂或不懂，苍祐翻过每本书。”

有一天苍祐骄傲地向他的同学说：“我几乎看过图书馆里的书。”

他的同学不相信，认为他“车大炮”，但他不甘示弱地作出挑战：“你们随便讲你所要借的书，我可以找出来给你们看。”

当他如数家珍地一五一十告诉同学他读过英译本的孔子和老子的著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甘地传》等等名著的时候。同学们都服了他，对他的学问肃然起敬，收回“车大炮”的字眼。

诚然，绝少人相信苍祐有此能耐呆在图书馆一本又一本的看书，但从他自我累积的知识中，而又能够比他同一个时期的同学表现特出，也就不再怀疑了。

他是个知识饥饿者，拼命的在知识宝库中钻。不过他不是那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鸣清高的知识分子。他喜欢交朋友，也喜欢课外活动。

他的同学回忆道：“我们是属于贫穷的，苍祐是属于富有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西医。”

他常常邀我们到他家里，大家不分彼此。有时讨论问题，有时研究功课，有时嬉戏一场。”

他的父亲林萃龙，不但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而且也在社会上活动，包括创组西医公会、辅友社、也成为中华体育会，海外华人公会的主席；因而被委为海外殖民地总督谘询局议员，华人参事局议员。1937年被委为太平局绅，不久退出社会活动，专心行医；闲来搞园艺，并打太极拳。

唯一让萃龙担心的是苍祐仍无法在学校中获得灌输纪律这一门学问。他的父亲要他参加童子军，却收不到效果，原来他的顽皮与好动的性格造成他不受约束，以致他在童军中表现奇差，没有考到第一级童军，更加做不上皇家童军。

有一天，他的父亲向他说：“苍祐，我看你做童军不行，你根本没有学会自律，不如转入参加学生军训队。”

苍祐没有异议，他尊敬他父亲的建议，因此他成为学生军一员。果然他在这里学会自律，三个月后被升为队长，一年之内调升到“中尉”。

中学毕业时，他已成为学校的“知名之士”，风头甚健。

一位同学这样形容苍祐：“他中学的功课顶呱呱，口才一流，运动记录A1。他果然不是池中物，具有鸿鹄大志！”

在记忆中，启发他孜孜不倦的几位老师有陈深祥、陈嘉柳、戴思吉、查纳阿比丁。在他自己看来，他的数学最佳。可是他不成成为数学家和科学家，而是在日后走上他父亲的道路。

鸿鹄展翅飞英伦

1938年，他考获英维多利亚二世女皇奖学金，动程前往英国深造。鸿鹄要展翅飞翔，另一个人生驿站正等着他起步。

1938年，国际政局动荡不安。在欧洲，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

野心勃勃，企图霸占全世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横行霸道，侵略中国。

希特勒和日本蝗军在张牙舞爪，世界和平遭受严重破坏，人类的自由被剥夺，生活在恐惶不可终日中。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林苍祐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去开闯他的新天地。他离开了温馨的家，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尽管危机四伏，他并没有畏缩。

林苍祐说：“当1938年我离开乡土时，个人远景除了充实自己的学问，做一个有用的人外，其他是颇渺茫的。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被教育及训练成为大英帝国结构内的一个齿轮，要避免成为齿轮的唯一方法是不成为象牙塔里的学者。我选择了科学训练而攻修医科，衷心希望由于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我将可以不必依赖“虚妄的主观式稳定而生存”。我追求思想的启发，我享尽个人应有的自由，之后我的思想又注入阿里斯多德（希腊哲学家）的哲理：“人类能够理解的最大优点，即是其精神活动与其德行一致”。这点又再转以道家的“正静”哲理。”

他接着说：“这就是我初期所受文化的路脉。”

在英国，苍祐首先选择在 Gray's Inn 读法律系，1940年毕业后继续攻读医科，而在1944年荣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

大学阶段，对苍祐有更大的影响。他目睹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各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英国也不可避免加入盟军，向希魔展开斗争。

在亚洲，日本全面侵华，并把魔爪伸展到东南亚各国。

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正义和非正义战争正在进行生与死的搏斗。

这个时候，林苍祐把书本所读到的智识用来分析这个世界。世界之所以动乱，出现了各种的思潮和主义；而霸权主义的四处扩张，压迫自由，残杀无辜，在在令人感到深痛恶绝。

“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与反自由的压迫形成尖锐的斗争。”林

苍祐说：“当人类需要自由和把自由发挥得淋漓尽致时，就要通过政治作为手段来争取，也因此介入了政治。”

林苍祐思想的变化除了受到书本的影响外，也被周围的朋友所感染。他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学生会的重要职位。

斯时，华人三五成群集在一起，很容易被英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而遭受咒骂甚至拳打。尽管如此，由于对马来亚的国家意识还不很强，海外的华人留学生也就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聚在一起。

在英国结识萧乾

最令苍祐毕生难忘的是他在英国结识了来自中国的萧乾。

萧乾比他长9岁。出生于191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先主修英国文学，后转入新闻系，在校时即当记者。1935年正式成为《大公报》的编辑，也做采访工作，1938年派到香港。

1939年，萧乾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为中文讲师，年薪£250，旅费自备，合同一年。

由于条件欠佳，萧乾想放弃这份工作，但被香港《大公报》社长知悉，劝他接受聘约，并担任《大公报》驻伦敦通讯员。

萧乾来到英国，除了教学外，还为马来亚的华裔留学生开华文补习班。就这样他和林苍祐成为师生，接着发展成为挚友和莫逆之交。

当然林苍祐有许多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或相同肤色朋友、导师和同学，但他和萧乾之间似乎没有隔阂。他们之间的年龄距离和不同地域已被他们的心灵交流而溶化了。

萧乾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没有架子，喜于结交。在他教华文班的时候，发现林苍祐是学得最起劲的一个。

他注意到苍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凭着做记者的直觉，萧乾放下老师的身分，和苍祐打交道。

萧乾说：“我是来自中国的一名记者，现在仍然担任《大公报》驻伦敦通讯员，很高兴有你这么一位学生。”

苍祐回答道：“我的中文不行，来到伦敦后，觉得应该争取机会学习华文。你会是我的一位很好的中文老师。我是来自马来亚的学生，我读过中国哲学家和伟人的书。我想我以后可以向你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

无可否认的，萧乾是苍祐的长辈，他对中国的了解甚深。作为一个对知识贪婪的苍祐来说，萧乾是启开他认识中国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他们俩人经常在一起，有的时候是他来苍祐住的地方，有时候是苍祐到萧乾的住所。当然他们也相互介绍周围的朋友予对方认识。

不过，萧乾对科学提不起兴趣，当苍祐他们一班人在讨论科学问题时，萧乾不参加。若谈到文学和创作的问题，萧乾兴致百倍。

苍祐也因为认识了萧乾而对文学加倍兴趣，他们研究文学的路向和派别。他发现到萧乾在创作上是浪漫主义者，作品充满情感和对美好的追求。

萧乾的一部英文作品《蚕》是苍祐最欣赏的。这里头启发很重要的哲理。蚕吐丝，然后由工人将丝制成丝绸，这其中的过程反映了中国的独特手工艺。

另一方面，蚕吐丝也引出一句成语：“作茧自缚”。换句话说，不懂得好好将丝制成丝布，这种丝就会困死自己。

虽然苍祐不是“浪漫主义”的写作者，但曾出版过一本用英文写成的诗集。足见他在学生时代表现了他的多才多艺。

不宁唯是，苍祐还是一名绘画者。他的一部作品曾参加国际展出。

他和萧乾之间由师生而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是人世间少有的动人事绩。虽然日后两人天南地北，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国家里，苍祐和萧乾的感情永不褪色。



◀ 林苍祐父亲萃龙创办的思明药房，如今仍竖立在沓田仔街。

Still standing at Carnarvon Street is SOO BENG Dispensary, established by Lim Chong Eu's father, Dr. Lim Chwee Leong.

林苍祐的祖家座落在中路
Lim Chong Eu's ancestral home at Macalister Road.





林苍祐的父亲萃龙遗象。
*A portrait of the late Dr. Lim Chwee Leong,
Chong Eu's dad.*



林苍祐的母亲谢瑞云遗象。
*A potrait of the late Mdm. Cheah Swee Hoon,
Chong Eu's mum.*



1957年林萃龙病逝遗体出殯时摄。
A picture taken during Dr. Lim Chwee Leong's funeral in 1957.



1959年林苍祐伉俪和母亲合影。
From the family album: a photo of Dr. Lim Chong Eu, Mrs. Lim and his mother.



当选首席部长后，林苍祐伉俪的情侣装。
Upon becoming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Lim Chong Eu posed with his beloved wife



林苍祐夫人访问老人院，慰问无依无靠的老人。
A humanitarian touch: Mrs. Lim Chong Eu on one of her many visits to an old folks home.



林氏忠孝堂庆贺林苍祐蝉联首席部长。
A function to honour Dr. Lim Chong Eu, the incumbent Chief Minister given by Teong Hau Tong, Lim's clan.



林苍祐伉俪出国前，亲友在机场送行。
Friends and relatives at the airport to send off Dr. & Mrs. Lim Chong Eu on one of their overseas trips.



林苍祐和他的公子建成同一天在理大
荣获学位。

*Lim Chong Eu and a son, KEAN SENG
receiving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a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Malaysian Science University)
on the same day.*



林苍祐于1981年荣获理科大学颁发荣誉
博士名衔，表扬他对槟州作出的贡献。

*Dr. Lim Chong Eu receiving his Honorary
Doctorate's Degree given as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wards Penang State.*



林苍祐的全家福照。

The family portrait of Dr. & Mrs. Lim Chong Eu and children.



林苍祐荣获荣誉博士后，与夫人合摄于理科大学内。

*With Mrs. Lim Chong Eu a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after
receiving his Honorary Doctorate's Degree.*



萧乾与他的妻子文洁若摄于1954年。
Xiao Qian and his wife, Wen Chieh Noh in 1954.



林苍祐与他的中国挚友萧乾于1943年
摄于伦敦。

*Dr. Lim Chong Eu with his close friend
from China Xiao Qian in London 1943.*



◀ 萧乾伉俪和孩子们合照。
*Xiao Qian, his wife and
their children.*

年轻时的萧乾。
Xiao Qian in his younger days.



第二章：單槍匹馬闖中國

林苍祐于1944年考取医学博士后，他不想回家转，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在马来亚进行残暴的统治。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他要去中国看个究竟。虽然中国仍处在日本蝗军的侵略中，但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昂，也就激发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投入抗战的洪流。

1944年，希特勒已经作困兽斗。盟军的反攻最终在1945年5月迫使纳粹德军投降。这样一来，美国有更多时间来面对日本蝗军的挑衅。而在亚洲方面，中国是日本侵略者的最主要战场，由于时局使然，促使国共合作抗战，重庆成为重要的地点。

林苍祐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一批留学生经印度转赴满目疮痍的中国。

他的第一个落脚地是重庆。

重庆在1944年和45年间扬名国际。当时日本侵略军企图在占有中国重要城镇后，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残杀。

尽管1945年4月希特勒已告战败，且受到苏联的反击，但日本蝗军仍在作垂死的挣扎。就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会了面，双方代表也在10月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历史上的“双十协定”。

林苍祐在重庆时只是担任医务工作，未介入当时的中国政治，但却目睹这一切的变化，他先是在国际著名医学博士林可胜的医务所工作，接着担任军医署战外勤务设计监察委员会的医生职务。

在重庆坠入爱河

在这个时候，苍祐邂逅了来自湖北的姑娘。这个姑娘是在红

十字会旗下担任救护工作。由于职务上的关系，苍祐不久就和这位姑娘谈起恋爱。

这个姑娘不是别人，就是今日的林苍祐夫人——吴欣燕。

吴欣燕，另外一个名字叫杏蓉。出生在富有的家庭，父亲有土地和工厂，主要生产棉纱。但姑娘在战乱的年代好动，不做千金小姐，而是表露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毅然参加红十字会，来到重庆担任护士工作，为伤兵和病人服务。

欣燕在高中毕业那年，曾投考大学。第一次考不上，因为那时的大学收生有限，裙带风很浓厚，需要走后门才能入学。她不要这样的引荐，宁可不入大学。

后来，她凭着不懈的努力，终于考进燕京大学。可惜由于时局的动乱，她没有完成大学教育就投身于社会服务。

认识欣燕是苍祐人生的第二个转捩点（大学教育应该是第一个转捩点）。

中国的大地对于苍祐是很陌生的，他举目无亲，入息有限，以致经常捉襟见肘。好心的欣燕不但在精神上给他鼓舞，同时也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援；更经常教导苍祐把华语学好。

虽然苍祐在英国时曾跟随萧乾学华语，但平日少有机会交谈，以致在初期所讲的华语好象是日本人学讲华语，音调生硬。

有一天，吴欣燕取笑苍祐：“我的大医生，你的华语怎么讲得这么难听。好心你认真地学学吧！”

苍祐苦笑说：“我一向来讲英语惯了，讲华语一直难以启齿，真抱歉！”

“别急，我教你讲华语吧。华语的拼音是与英语不同的。日子久了，你自然会讲华语。象你这样聪明的人，肯定很快学会的。”欣燕一边安慰一边勉励。

如果说萧乾是苍祐的第一个华文老师，那么欣燕是他的第二个华文导师。这个华文导师一教就是一辈子。

事实上，除了华语不大行外，苍祐样样都行。他不但是位好

医生，而且态度认真，因而受到赏识，后来被调派到更重要的部门。

他被安排负责药品部门，仓库内有许多名贵药品，惟他从未想到从中牟利。虽然在中国行医很苦，要发达几难，可是他没有任何的邪念。

以苍祐的出生来说，他是属于富有阶级，不愁衣食住行。只是碍于当时马来亚沦陷，他和在檳城行医的父亲断绝音讯，根本无法汇钱给苍祐。

没关系，穷医生遇上好心的吴欣燕，经常塞些钱给苍祐或请他吃东西。

苍祐不肯，他说：“我不需要钱，我已经够吃够用了。”

欣燕有点尴尬，但鼓起小嘴故作恼怒半开玩笑道：“人家好心给你就留在身边用吧！战争随时爆发，到时逃亡一来，可能你我都会被冲散。那时你要找欣燕就找不到了。”

乱世儿女露真情

确然，战争每时每刻都会到来，生命在这个时候虽然可贵，但也好象没有价值。枪炮无眼，谁又会去想明天呢！

明天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美好的，但明天的现实却是丑恶的，伤兵，死人，挨饿，叫喊已把人都弄得麻木了，再好的明天只能收在心坎里。

欣燕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但苍祐坚信明天是美好的。他只不过开始新的路程，前头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湖北姑娘的古道热肠感动了年轻的医生；而壮志凌云，学问渊博又不怕苦也不贪人便宜的医生打动了美人芳心。

一对乱世儿女，心心相印。热流在他们的内心滚动，不用任何语言表达，只是用行动来表示。

苍祐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来到中国而爱上湖北姑娘。缘份这种东西来的时候令你无法抗拒，而且叫你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

欣燕有温暖的家，她也同样没有想到会遇上一位“峇峇”，改变了她的一生。

人世间，奇妙的事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只能在心灵上感受。

因然大医生也是科学家，但爱情的逻辑却是用爱心来表达的。

重庆对中国后来的命运的转变十分重要；同样的，重庆对苍祐一生的转变也是十分重要。

他是一个做了决定就不后悔的人。在不幸的年代，他享受到幸福的爱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林苍祐和吴欣燕一定能给你答案。

陈诚的私人医生

林苍祐在重庆抗战时期，除了和吴欣燕（杏蓉）结成亲密的朋友外，在职务上，他也认识了当时重庆政府的大人物，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为台湾副总统的陈诚。

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林苍祐以一位留学英国的医生身分担任军医。由于他的医术精湛，尤其是擅长治疗肠胃病，很自然地成为政府上层人物求教的对象。陈诚就是林苍祐的病人之一。

在当时，陈诚是国防部参谋总长。这位将领于1898年1月4日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毕业于保定军校，较后受聘为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显露，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团军总司令；翌年又调为第九战区司令，在武汉与日军作战。

武汉不幸失守；陈诚转而驻守湖南平江，以制止日军继续进攻，危及重庆。

与此同时，陈诚也是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是吴欣燕的老家，以她们的显赫家世，其父亲认识陈诚也是极自然的事。

较后陈诚曾一度辞职，而在1940年重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任第六战区总司令，军政合一。

在湖北，他提出了提高生产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以期改善地方环境。

其时，国民党内部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政策的改变而起了一些变化。日蝗军收买了蒋介石的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利诱使到汪流投降，跪倒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一个称为“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

日军一边制造傀儡政权，另一边则扩大侵略范围，几乎包围了重庆。蒋介石在这时任命陈诚出任远东军司令官，调往昆明和美国配合，希望以印度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同时促盟军收复缅甸，用缅甸牵制在泰国境内的日军。

情势的发展已因日军的猖狂行动紧急起来。陈诚也在这个时候患上胃病。美军友人曾叫他到美国治疗，他无法走开。胃病便一直纠缠着他。

尽管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当时希特勒仍在欧洲横行霸道，致美国不能分身。日本蝗军则配合希特勒的大侵略，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加速了。

日本蝗军除了想攻占重庆或通过汪精卫之流取得国民军妥协之外，更是把毛泽东控制下的延安视为“必除目标”。

1943年，陈诚奉派回重庆，出任军政部长，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日军投降后，中国并未立即和平，国共之争又成尖锐的对峙。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旋后内战又起，双方又于1946年签署停战协定，组成有美国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在较后举行包括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后所产生的“三人小组”即周恩来（代表共方），陈诚（代表国府）与马歇尔（代表美国）。

可惜，国共合作不能持久，内战变得更为激烈，而于1949年宣告结束。

话说陈诚在抗日战争完结后，基于蒋介石的需要，尤其用在应付与中共的和谈，因此调派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

陈诚在军中身居要职，当然不能政躬违和，无奈肠胃病经常发作，使他苦不堪言。他就派他的手下到医院和医务所找一位肠胃病医生。

有一天，他的手下回来向他报告：“报告军长，我们经过多方探听，找到一位年轻的医生。根据所知，这位医生是从英国到来，且是医学博士。”

陈诚听后大喜：“快召他来，我需要一位受过良好医学训练的医生。”

但是，手下又补充说：“报告军长，这位军医不是道地中国出生的，听说是一位华侨。”

“没关系，你就请他来见我。”陈诚似乎对病痛的解除充满希望。

这个被看中的人正是林苍祐医生。

苍祐听说长官有请，就跟着守卫到陈诚官邸。

陈诚请苍祐坐下，先打开话匣子：“我的手下说你擅长医肠胃病。”

“不敢当，我只是有研究。”苍祐的华语还是说得不流俐。

陈诚于是把他的病情告知苍祐，经过检查后，苍祐说：“此病无大碍，在服药的同时，特别要注意饮食，最好少吃大鱼大肉。”

“到底我能吃什么，我不能吃什么？”陈诚因为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宴席上不能什么都不吃。

苍祐不知道宴席上什么菜适合陈诚，也就未能一一例举，但告知一些不合肠胃病人的肴食，同时也请陈诚注意起居饮食。他说：“阁下患肠胃病已多年，不能一下子根治，应该慢慢调养。”

就这样，苍祐成为陈诚的医生。因为医疗得法，两人成为朋

友。苍祐以他渊博的医学知识，担任了陈诚的私人和家庭医生。

婉拒陈诚大礼物

过了一段时刻，陈诚调查到林苍祐和吴欣燕过从甚密，且欣燕的家长又是他熟悉的人，对苍祐另眼相看，乃更加信任这位医生留在他身边是没有“危险”的。也许曾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对苍祐的女朋友是湖北人感到加倍亲切，有一天，陈诚主动提出：“林大夫，你干脆留在我身边，陪我参加宴会。”

苍祐感到迟疑，他不能一下子答应，也不便拒绝。

陈诚明白他的心意，于是向他建议：“我的意思不是要你放弃目前的医务工作，我只是想要你除了定期检查外，顺便陪我出席宴会。我会介绍一些要人给你认识。”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向苍祐说：“你所要做的是当那一道菜不适合我时，就轻轻摇摇头，我就不吃，或只夹一个意思。如果可以吃，你就轻轻点点头。”

这分差事并不难，在苍祐当时的情况，他是想要多认识中国，而有机会多结交一些要人，并不是坏事。

林苍祐于是成为陈诚身边的人物之一。不过并没有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理想。他在陈诚那儿又对中国有进一步的认识，加上他自己目睹的一切，心中有了盘算。

陈诚对林苍祐的赏识，除了佩服苍祐的医术外，更对这位年轻人带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认识到一位既有学问又有服务精神的军医。

出于这个缘故，苍祐较后时曾被调升管理新药品“盘尼西林”抗生素。这是个重要的职务，如果有人从中牟利，便会成为暴发户，但苍祐一点也不为之心动，他坚守职务，绝不发战争财。

对于身边的林苍祐医生，陈诚很想把他留下来，有一天，他对苍祐说：“我觉得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应该留下来。”

苍祐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直接表态，似乎内心已有自己的

决定。

陈诚看见这位年轻人沉默，于是进一步的提出：“你要什么东西我可以送给你，房屋地产都没问题。这样你也好安心住下来。”

林大夫这时有所反应了，他马上婉拒：“谢谢阁下的好意，我什么都不要。”

林苍祐拒绝送上门来的荣华富贵，他不稀罕物质享受。对他来说，生活的素质反映在精神上尤重于物质上。他只是想在中国增广见闻，不想久留，更不想受人恩惠，一生耿耿于怀。

其实在乱世中，他心中想要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吴欣燕。他对金钱和洋房没有兴趣。

陈诚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年轻人的品质：不为物质所诱。

在上海重逢萧乾

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林苍祐又和在英国当记者的老朋友萧乾联络上。当他得知萧乾准备动身回国，至为欣喜。

萧乾这位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记者，曾是唯一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记者，1945年随美军第七军抢渡莱茵河。当盟军攻下柏林时，他是第一批进入柏林市的记者之一，且有机会目睹希特勒的魔窟。他后来还参加中美苏英首脑举行的波茨坦会议的采访工作。同年5月，自英乘船赴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

同一个时期，他以英文写成的著作也在英国出版。他是当时中国精通两种语文的少数特出新闻工作者。他的经历和新闻报导，确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1946年夏季，萧乾被调派回国，在途中他特意到槟城探望林苍祐的双亲——林萃龙医生伉俪。一方面是借机会游览，另一方面则是想要给他的挚友一个惊喜。

萧乾想，游览槟城一趟，回到中国后将会给苍祐一个意外。这显示萧乾和苍祐间的情谊已告升华，久未碰面，大家都挂念着对方。

1946年的槟城，仍然简陋，但美丽的山水，迷人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他。来到苍祐中路的住家，他向萃龙医生自我介绍是苍祐在英国的好朋友。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萃龙热情招待。“这真是太好了。”内心一时百感交集，他已经有八年没有见过爱儿苍祐，当闻知萧乾行将回国，必然会见到苍祐，就有很多话想要交待。

萃龙说：“萧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草舍，真是幸会。”

“请不要唤我萧先生，叫我萧乾好了。我今天是路过，顺道探望您老人家。”

“好！好！那我就不客气。萧乾，如果你碰到苍祐，叫他尽快回家，我们都很想念他。再说，我的药房也需要一位好帮手。”

“一定，一定。”萧乾也是归心似箭，他离开国土已经有7年。家乡的亲人和朋友，还有苍祐，都是他渴望重逢的。

接着他们闲聊起中国的时局。萧乾说：“他离国太久，不大知道确实情况，但从同事的来信中得知，虽然日本投降，国共和谈，惟仍难望和平，因为国共之间自然会再次交手。”

萧乾接着和萃龙分析中国的政局发展。

离开林家时，萧乾若有所思。他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重临槟城。心中忖想：苍祐有这样的良好家庭背景，再加上青山绿水的环境，难怪表现优越。

他开始相信，什么是地灵人杰。

逗留短时间后，萧乾乘搭轮船赴香港，再搭火车回上海《大公报》，告别了宁静又可爱的槟榔屿。

归途上，萧乾有很多遐想，他爱自由，更爱和平，不过如果战争再次爆发，他准备面对，因为他是龙的传人，来自龙的家乡。

1946年的上海，表面依然繁华，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它是外国人和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罪恶的温床。当然它更是文化的园圃，孕育知识的摇篮。

萧乾期望在上海有所发挥，他身负宣扬文艺的使命，决心把

英国的文学引进中国的文坛。

同一时期，苍祐被调派往上海，继续操医务工作，欣燕跟着他到上海，两人的恋爱已晋入谈婚论嫁的阶段。

萧乾和苍祐又遇上了。这一次萧乾赫然发现苍祐身边多了一位女人。在苍祐介绍后，又端看了欣燕一阵，欣然地说：“果然是天赐良缘。”

萧乾转入话题：“苍祐，我到过你老家一趟，见过你的老头子和老妈子，他们都很慈祥，频频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苍祐喜出望外，几乎不敢相信萧乾真的到过槟城。

许多年没见过爹娘，苍祐马上从萧乾口中探问父母近况。当听到他的父亲很想要他回去时，脑海不禁涌现昔日快乐的情景。

推荐苍祐当讲师

一向以来，苍祐不喜欢把内心的感受形诸于色，虽然他很想家，于是把话题一转：

“大记者，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萧乾挂着笑脸，捉挟苍祐：“我没变，你可是变了。现在不是一个单身汉，而是一加一等于一。你和欣燕是两位一体。”

欣燕在旁说：“你来了可真好，苍祐多了一位知心朋友，生活将会过得更有意义，我不懂他那一套生活哲学理论，你懂，他有了说话的对象。”

“大姑娘真会讲话，你不怕我做电灯泡？”萧乾说完哈哈大笑，三个人笑成一团。

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萧乾继续在报社工作，苍祐则搞医务。但两人碰在一起，又不忘谈英国文学。

苍祐的文学根基好，是萧乾所佩服的。当萧乾在同年应聘到复旦大学讲课时，得悉校方尚要聘用兼职讲师，就想把苍祐推荐给大学当局。

“苍祐，复旦大学有一门课缺乏讲师，是讲文学的，不是讲

医科，你有没有兴趣？”萧乾想使苍祐成为复旦大学的同事。

苍祐有所迟疑：“我能吗？我没有教过这门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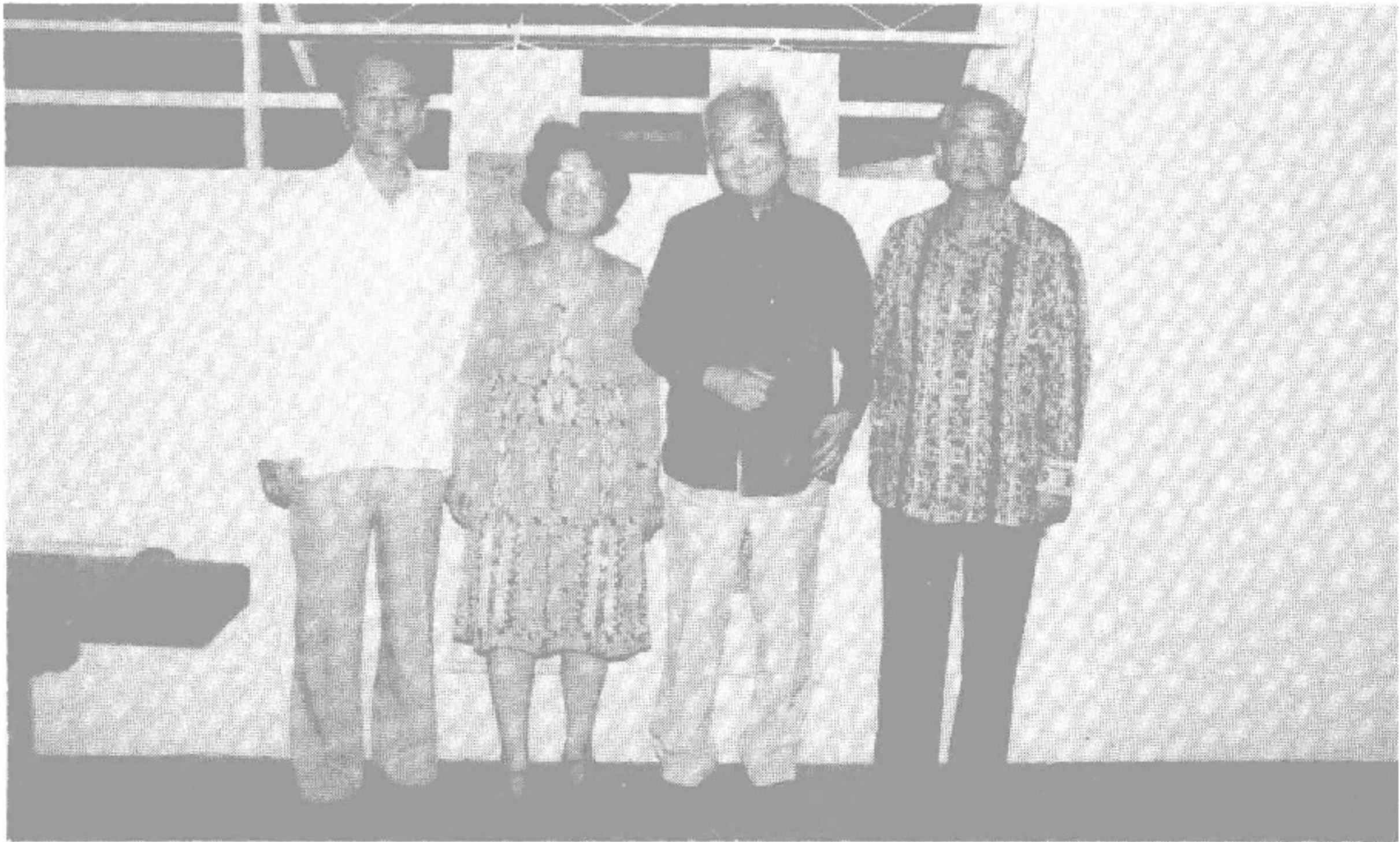
萧乾马上给他信心：“你一定能，我知道你对英国文学有相当的修养，肯定胜任有余，你既然是教英国文学，就用英语讲课吧！”

苍祐不置可否，他反正有剩余的时间，兼做讲师是十分新鲜的挑战。

萧乾成功地推荐苍祐，他们又有机会高谈阔论了。



卅年后，萧乾应邀前来槟城重游，林苍祐特邀当地名流陪席。
After an absence of 30 years, Xiao Qian re-visits Penang upon Chong Eu's invitation. Seen here with local dignitaries.



林苍祐与萧乾夫妇及宴会主人拿督林庆金合照于宴会上。
Dr. & Mrs. Lim Chong Eu, Xiao Qian & his wife seen with their host, Dato' Lim Kheng Kim at a din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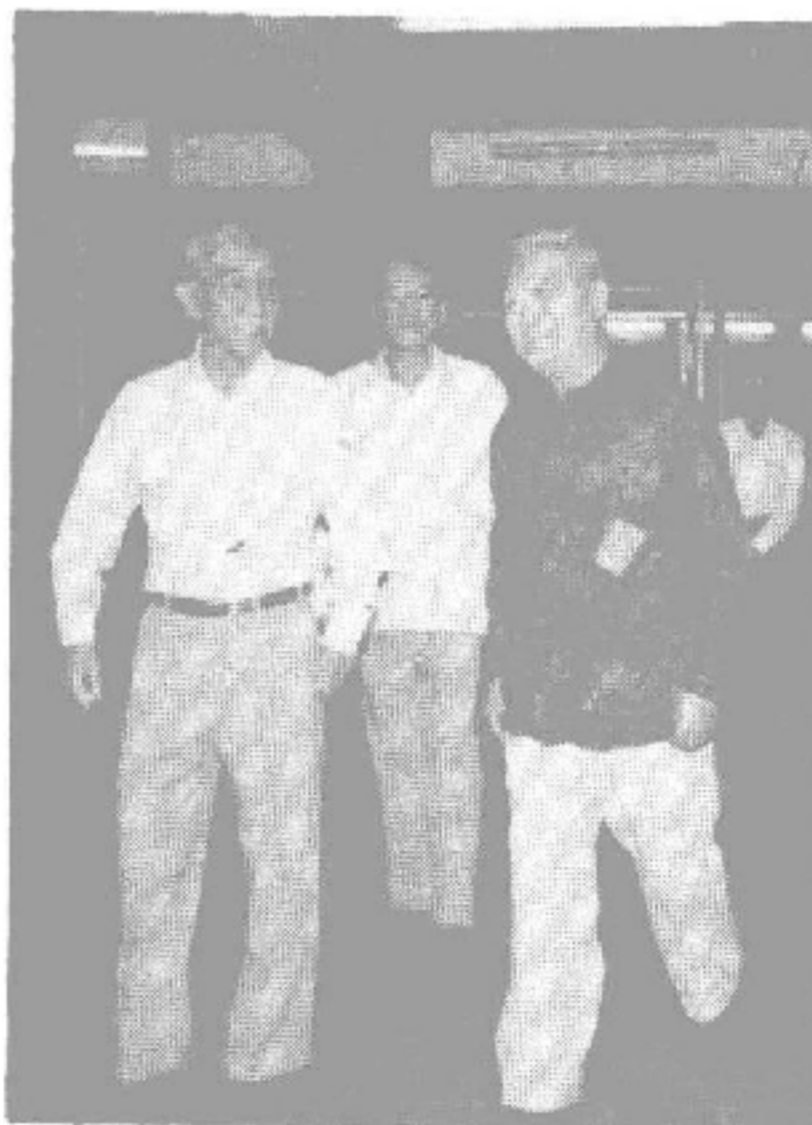
萧乾向槟城的朋友敬酒
Xiao Qian proposing a toast to his Penang friends.

萧乾追忆当年一游槟城
 的趣事。

Xiao Qian recalling an interesting episode during his previous sojourn in Pen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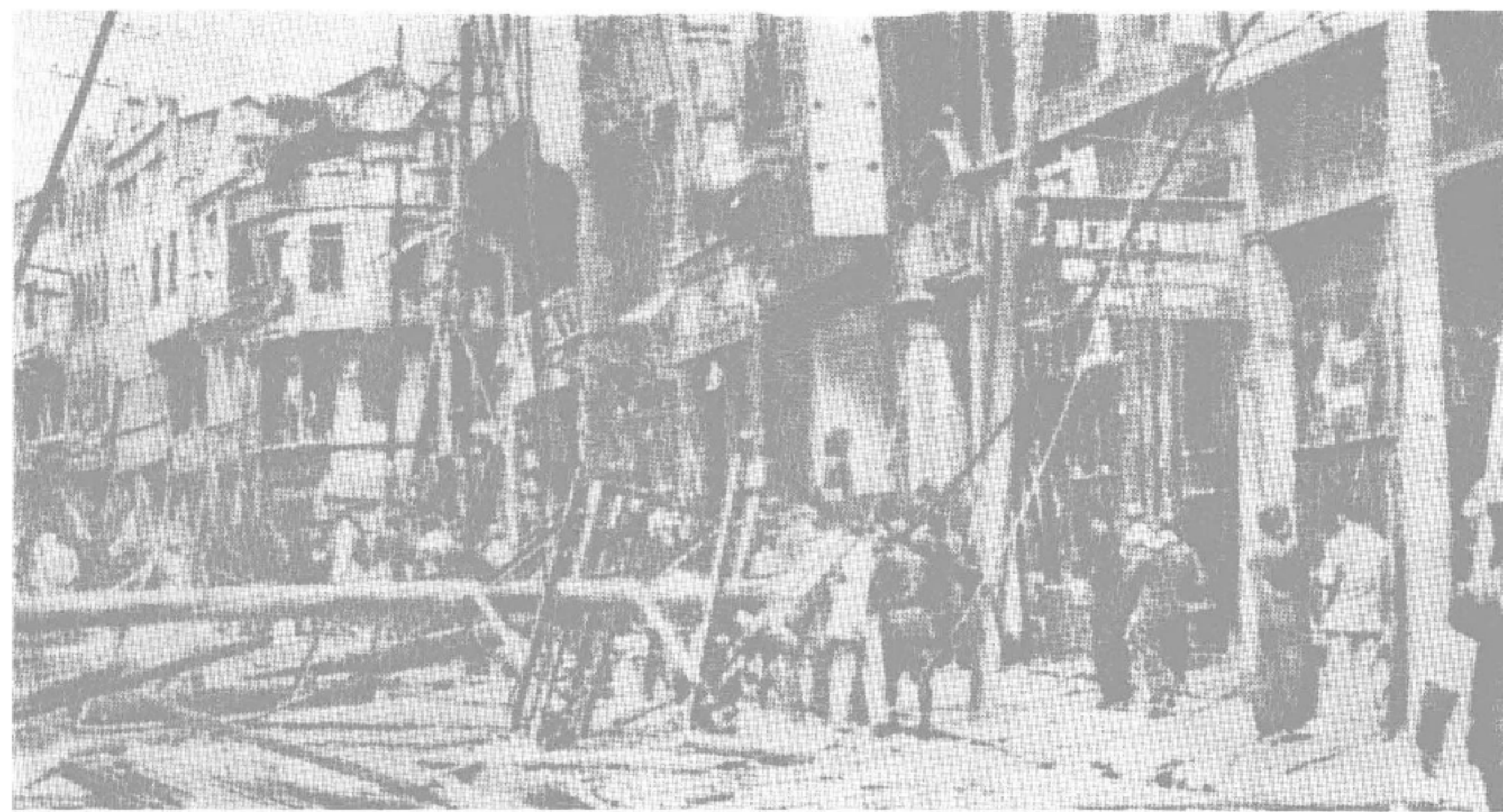
萧乾与作家方北方。
Xiao Qian with local writer – FANG PEI FANG.



萧乾与书法家周曼沙。
The well-known Chinese Journalist Xiao Qian with local China caricaturist CHOW MAN SHA.



萧乾与作家梅井。
Xiao Qian seen here with writer MEI CHING.



▲1944年林苍祐来到烽火的重庆，开始另一个转折点。
Lim Chong Eu arriving at Chungqing, a city at the brink of war in 1944, to begin another chapter of his life.



林苍祐夫人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护士。她因此而结识林苍祐医生。
Mrs. Lim Chong Eu, a nurse with the Chinese Red Cross, who got to know Dr. Lim Chong Eu through their work.



林苍祐在中国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陈诚（后来曾台湾副总统）。
Lim Chong Eu getting acquainted with Kuomintang government high official, Mr. Chen Cheng (who later became Deputy President of Taiwan).



日本投降后，国民军队开入上海，不久苍祐来到上海工作。
After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the Nationalist Army trooped into liberated Shanghai; soon after it, Chong Eu arrived to work here.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重庆市民在街头庆祝抗战胜利。
苍祐也置身其中感受和平的可贵。
Chungqing residents celebrating victory in the streets after the Japanese surrender – Chong Eu was on hand to savour the significance of pe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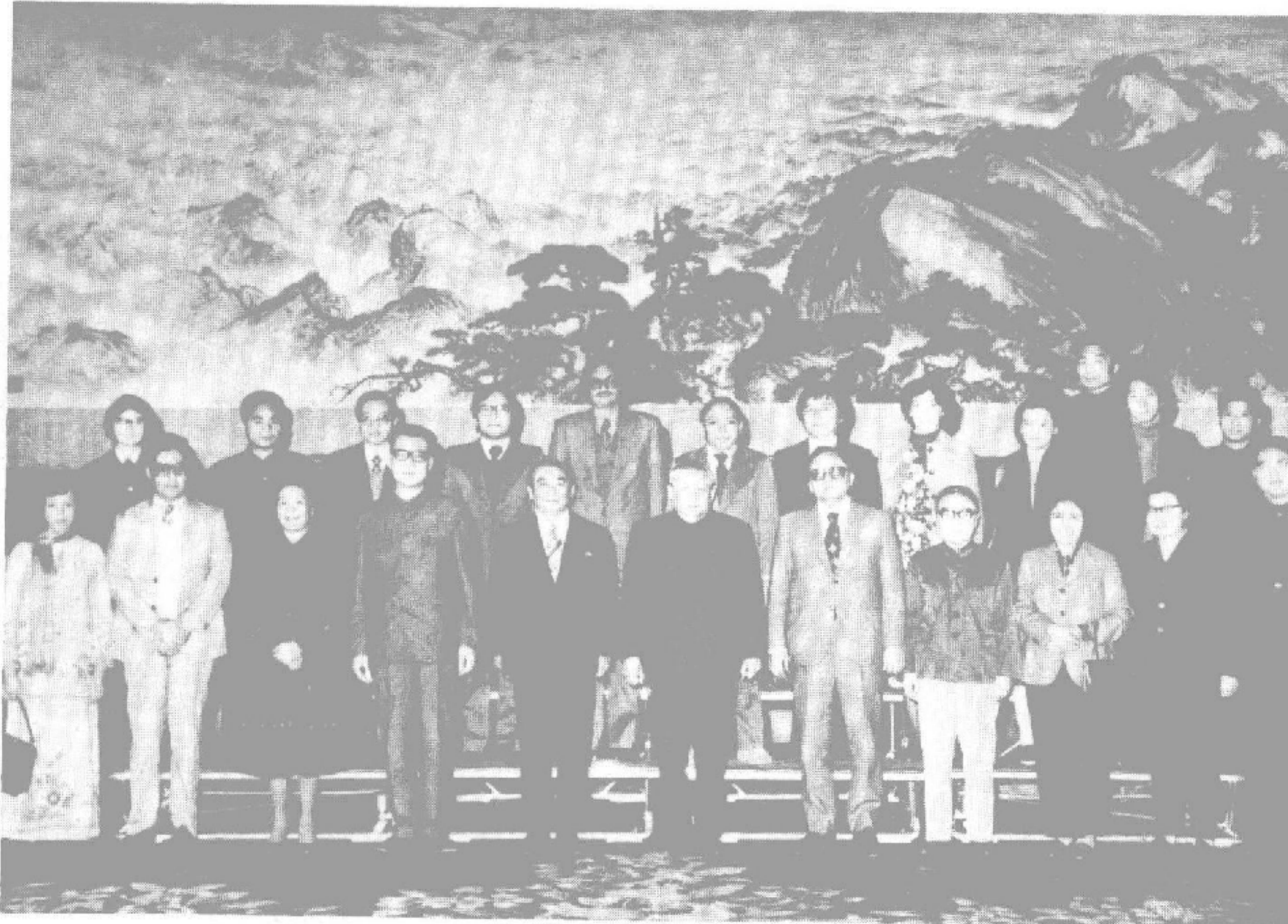


1949年上海市民及学生展开
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

*Students and Residents of Shanghai
in "Anti-Hunger-Anti-Civil War"
Demonstrations 1949.*



◀不久之后，毛泽东的军队开入
上海，并继之统治中国，使林
苍祐夫人的“约法三章”失效
*Mao Tze Tung's army moving into
Shanghai and remained to keep
China under his rule, which also
ruled-out Mrs. Lim Chong Eu's
"Three-Point Treaty" with Chong 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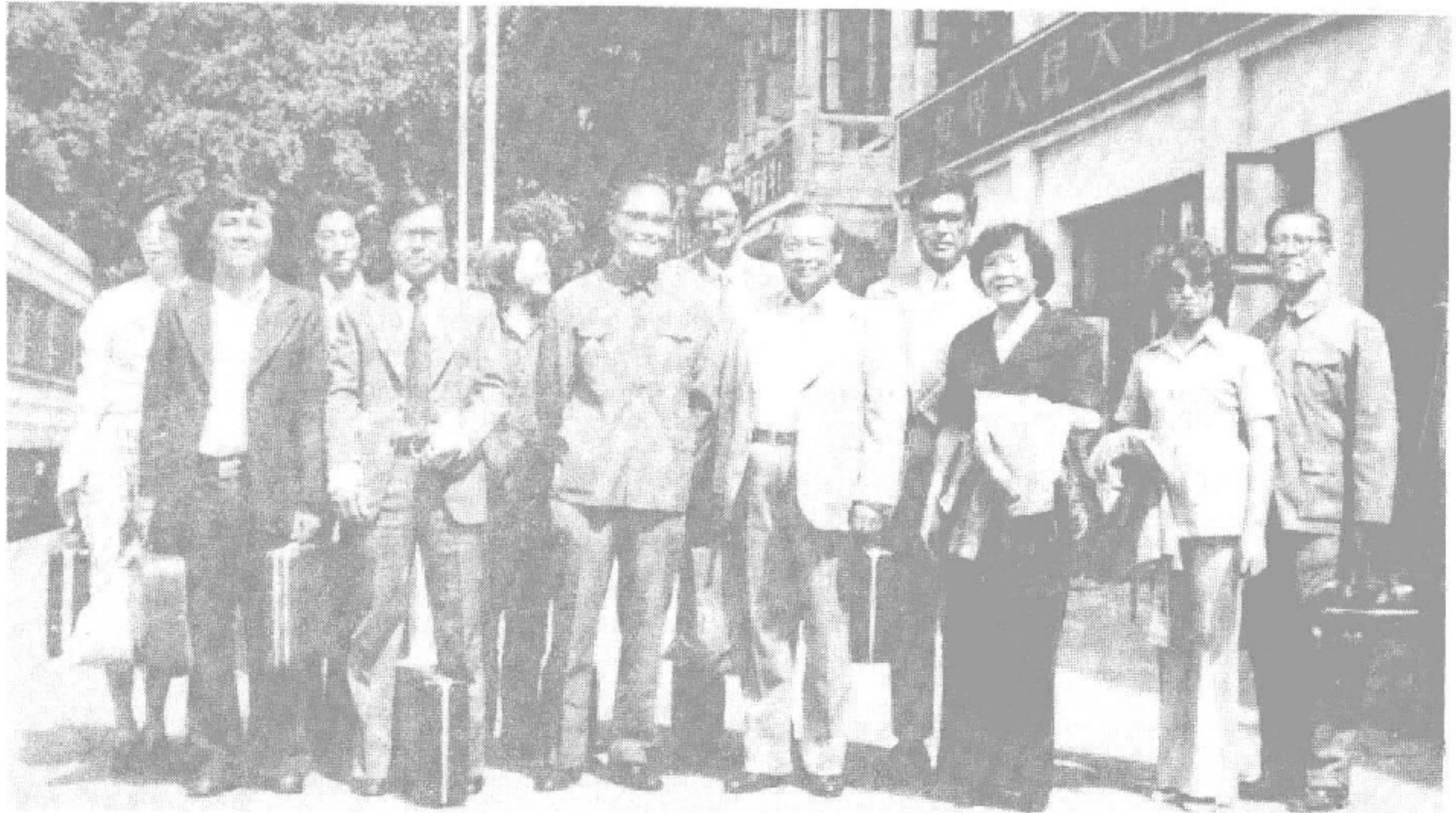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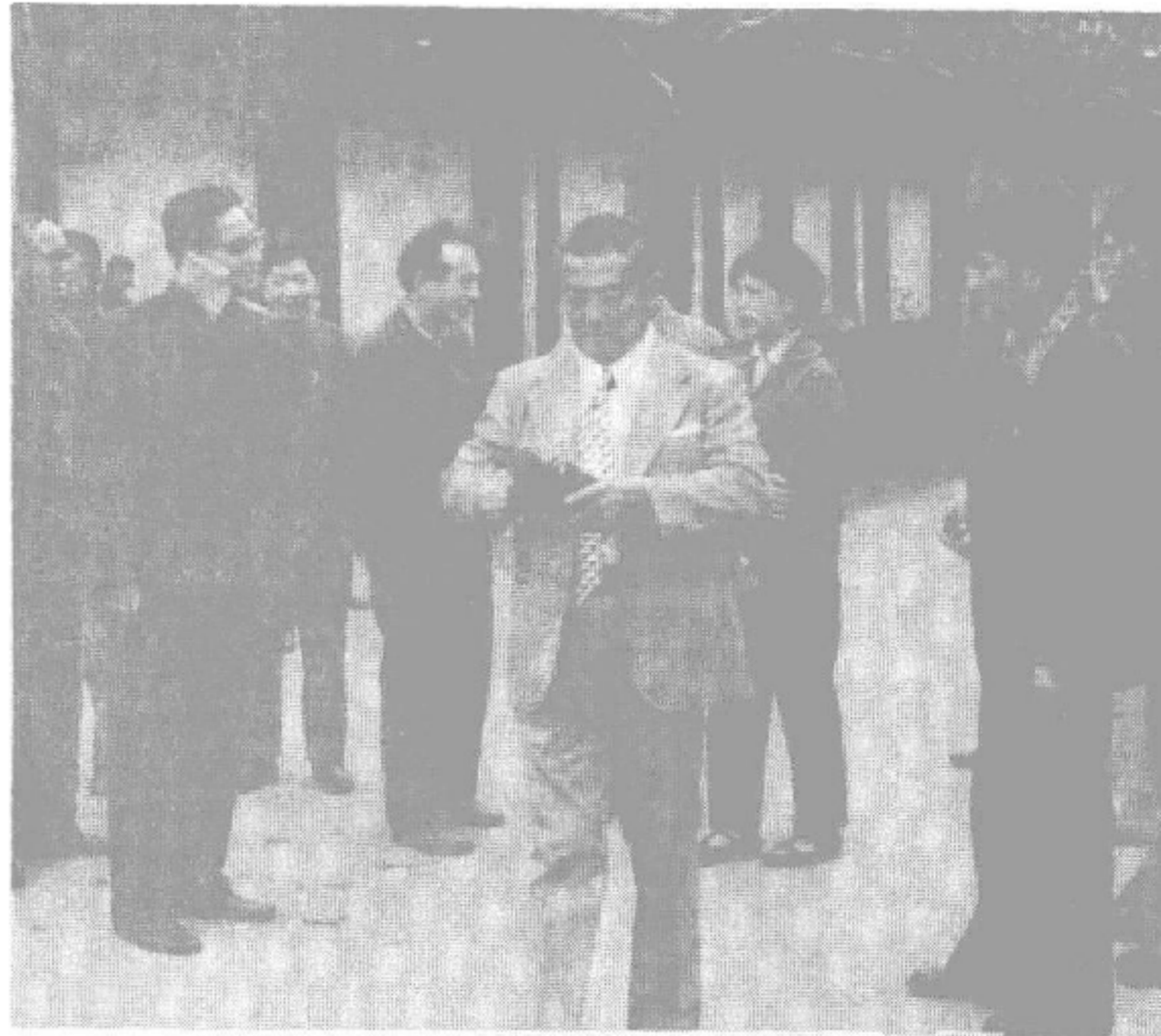
1978年，林苍祐伉俪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图为一行人与友协领导人廖承志等合影。

In 1978, Dr. & Mrs. Lim Chong Eu made a goodwill visit to China up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Foreig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een here are the entourage with Association leader, LEOW CHEN CHEE.



◀ 林苍祐访华期间在街头漫步，旁为许平城。
Lim Chong Eu walking a Chinese Street during his goodwill tour, with him is Mr. KHOR PENG SEAH.

林苍祐也拿起相机拍照。
Dr. Lim Chong Eu, for one brief moment,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amera lens.



林苍祐医生在广州市与中国政府官员合照。
Dr. Lim Chong Eu posing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n Kwongchow.

第三章：告別中國回檳城

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平静。停止内战协议字迹未乾，国共又起风云，而且这一次的内战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1946年7月12日，国共合作终止，中国再次掀起烽火连天的内战。

上海局面动荡不安，学生示威游行，高举反美口号（肇因于一美军凌辱北大女生沈崇），复旦大学的学生也卷入其中。

接着上海各学校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

学校不安，局势急转。林苍祐停止了教学。1947年，他接到父亲的来信，催促他早日返家。

林萃龙的信中说：“苍祐吾儿，久未相聚，日夜思念。父年纪已大，且患病。思明药房正需人才，望你早日归来分担工作。”

苍祐很想家。在不安的时局下，他觉得应该回家看看老爸爸和老妈子。于是他和欣燕商量这一重大的事情。

苍祐说：“欣燕，跟我一起回檳城好吗？檳城是一个宁静的地方，我相信你会爱上这个地方的。”

小姑娘在中国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出过国，一听到苍祐想走，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在中国不是好好的吗，干吗这个时候要走？”

她大脑转动一下，又觉得不让苍祐回去实在说不过去。为人子女，不管离家多久，总是应该回归的。于是她提出一个问题：“你是要回去长住还是纯粹探亲？”

苍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不想即刻作下定论：“我们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

小姑娘在中国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一大批亲戚，熟悉了生活环境，但檳城对于她是一片空白的。她只听过苍祐描述檳城如

何可爱和漂亮，却从来没有到过。她的直觉是：“槟城我是住不惯的了，玩玩倒无所谓。”

这也难怪，姑娘第一次出远门，抗拒心总是很强。

这一晚，他们讨论没有结果。小姑娘失眠了，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到未来，心中总忐忑不安；可是她又是那么深爱着苍祐，如果不跟他回去，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见面了。内心的矛盾，不断地交织着，枕头湿了，她流泪到天明。

第二天，苍祐和欣燕展开第二回合的论战。欣燕企图说服苍祐留下来。苍祐试图劝服欣燕跟他走。

两口子唇枪舌战

欣燕一夜没好睡，哭肿了眼。她要用泪水感动苍祐：“你是一位医生，不论在乱世或和平的年代，总有谋生能力，况且医务人才正迫切需要。我们迟一些时候再说吧！”她要拖延时间，希望苍祐改变初衷。

林大夫最不喜欢纠缠不清，他做事向来都是乾脆俐落：“我只是带你回去见见家翁和家婆，又不是生离死别，为什么要哭，为什么不要走？”

林大夫有点激动，姑娘一点儿也不让步，使出看家本领闹别扭：“你要回自个儿回，我不要跟你走！你走得越远越好，我不要再见你了。”

欣燕说的当然不是真心话，然若没有使出这最后一招，必然收不到效果。

苍祐一时答不上话来。他们的争执仍然没有结果。

经过反覆思考后，苍祐察觉到自己不能过于倔强，他必须耐心说服欣燕。他知道如果一个人走了，会留下伤心的爱人。他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姑娘的眼泪对他起了作用。

第三次“谈判”时，苍祐不再使气氛“紧张”，而是使之轻松，逗着爱人讲笑话。姑娘好气又好笑，终于被苍祐的孝心所感

上海。在1947年8月被蒋介石派往沈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统率国民军和共军展开争夺战，和林彪的部队短兵相接；后者得到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部队接应，战事激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辽沈战役。

战争未了，陈诚以病为由，于1948年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回到南京养病，旋后又继程上海割治胃部。他辞卸了参谋总长职务。

1948年12月29日，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是蒋介石在内战时的一个盘算，他要做最好的打算，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被调往台湾，可谓是国民政府的先头部队，以应付万一的变化。

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后，毛泽东的军队已攻下北京，及后又取下上海、广州等地，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並出任共和国主席。

1949年3月1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移向台湾，並由他出任总统，任命陈诚出任行政院院长。

1953年，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当选正副总统。1958年，陈诚以副总统身份再任行政院长。

1960年再获蝉联。

1963年因病重辞卸各职。

1965年陈诚因肝癌逝世于台北市，终年77岁。

X X X

林苍祐在告别中国时，当然没有想到日后的变化是怎样的，但他知道变化肯定到来，只是变化来得太快。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来到香港注册结婚

他和欣燕途经广州到香港。他归心似箭，欣燕则患得患失，不过他们两人的爱情火花已燃烧成一团，再也分不开了。

1947年，林苍祐带着吴欣燕踏上香港的土地。远离乱世的尘埃，他深深的吁一口气。新的生活又再向他召唤了。

苍祐的家庭虽然开通，可是在当时的华人或峇峇社会，仍然带有守旧的思想。因此苍祐在香港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婚姻注册局与吴欣燕正式结为夫妇，共偕连理。

结婚是苍祐和欣燕两个人的事，没有铺张，也没有渲染，一切从简，主要的目的是向苍祐的父母交待：他是把太太娶进门，不是带女朋友回家。

欣燕入乡随俗，反正已是林家的人，什么仪式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住进苍祐的家时，能和家翁家婆融洽相处。

从香港乘船回到檳城，苍祐又回到孕育他成长的地方。这熟悉的环境，似乎有了变化。日本黠武主义者三年零八个月的残暴统治造成的破坏仍然留下痕迹，还有一些朋友也失去踪影。

但对欣燕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幽静的城市，稀少的人烟；最重要的是，没有战争的阴影，与中国的城市相比，实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进入林家，她尴尬地拜见家翁和家婆，内心却是无限的欣悦。因为两位老人家的慈祥和霭扫走了她的不安，她日后发现到原来两老是这么容易相处的，苍祐一家人都受过高深教育，大家以礼相待。

苍祐一回到檳城，就发觉到华人社会中存有如中国一样的情形——国共两派势不两立，只是檳城方面诉诸文字论战，并未动刀动枪。

当国共在中国展开生死战时，马来亚的华人明显的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国民党，另一派支持中共。前者以上层分子居多；后者则以劳动阶级占大多数。

苍祐不介入任何一方，在他还没有确定应走的路线时，他是不会贸然行动的，而且也得小心翼翼，庶免被指为倾向某一派。

虽然如此，苍祐基本上是层于峇峇派。这一派人与英政府有

密切的关系，政治方向也以英伦作为标准。但毋容争辩的是，峇峇派中的一些著名领袖，也成为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他们比较倾向于支持国民党，陈祯禄即为其中一例。

1948年，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华人社会陷入危机，在这个时候，马华公会在陈祯禄筹组下，呼之欲出了。

马华公会正式成立于1949年2月17日。一批峇峇和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成为党的领导人，前者以陈祯禄作为代表，后者以李孝式和梁宇臯作为代表（李孝式曾任国民党陆军上校，梁宇臯曾任国民党陆军少将）。

这两批人在日后既合作又斗争。林苍祐明显的未受到感召，也许是回檳不久，对当地政治不熟悉；也许是正在探索，以致未介入其中。

约法三章成废纸

他回到马来亚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协助他的父亲，在思明药房当医生。思明药房在日治时期所幸未受到破坏，保持完整。

思明药房有林萃龙医生坐镇，病人络绎不绝。苍祐初上任，不愁没有生意。

林萃龙对这位大儿子能继承衣钵很感满意，总算后继有人。

不过，做父亲的很是开通，不久之后苍祐应英军之聘，担任马来亚空军辅助部队军医，林萃龙也让他自由发展。

林苍祐从在中国当军医到马来亚当军医，是在不断地吸取经验。

另一方面，自从欣燕嫁入林家，她每天都撕下一张又一张的日历，每日都翻阅各华文报有关国际新闻的报导，中国战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和扩大。中共部队反守为攻，节节由北推向南。

眼见6个月的期限快到了，她的“约法三章”也快付诸实行无奈中国时局不靖，心情一天比一天焦急。

有一天，她和苍祐说：“6个月了，我们该准备动程。”她想念在中国的父母和家里的亲人。

“这种局势你能回得了吗？过一个时期看情况再决定吧！”苍祐明知道这是安慰太太的话，不得不要求欣燕静观其变。

1948年中国的政局大为转变，到了1949年，几乎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中共部队挥军南下，毛泽东改朝换代。

政局迅速的变化，已不是欣燕主观所能预期的。她的“约法三章”终于成为废纸一张，她不但未再向苍祐提起，而且也下定决心要在槟城长住。

这一段历历在目的往事，如今欣燕回想起来，不禁哑然失笑。时事的蜕变竟然把她变成另一个人——马来西亚的槟城人。

当她追忆这段往事时曾这么说：“如果当年不是苍祐答应最迟逗留6个月，她是肯定不会跟他走，真没想到，这一住竟在槟城住了40年。”

回味往事，无限感慨，也包含着无限的满足。

如果她不跟苍祐回槟城，她的历史可能要改写。如果苍祐6个月后陪欣燕回中国，槟城的历史又要改写。

一段烽火姻缘，编织了林苍祐和吴欣燕的爱情故事，接着下来，他们又塑造了槟城历史的一部分。

世间的事有时候是用缘分和巧合来撮成的，苍祐和欣燕就是一个例子。

吴欣燕一点儿也没有后悔，她认为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以下有一段插曲可以证明欣燕已认同于马来亚，更乐意相夫教子。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城的参政司是英国人宾汉。欣燕很想回故乡探望双亲和家人。当时苍祐已是个有身分和地位的人，她趁一个适当的场合向宾汉说：“宾汉先生，我想申请访华。”

“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随时去，随时回。”宾汉对她是尊重的。

听宾汉这么一说，欣燕心动。她和苍祐商量，但碍于苍祐政

务繁忙，无法答应与她成行，她也明白此时的环境，政界人物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可是，没有白纸黑字，欣燕放心不下，万一出得门，回不来，岂不是夫妻拆散？这个险万万冒不得。

于是，她来到宾汉的办公室，要求写一张批准书，宾汉马上办好，一会儿，她又觉得不够妥当，又向宾汉说：“你只给我离境证，却没有给我回境证，如果回不来怎么办？”

宾汉笑着说：“你来去自如，完全不必担心这多余的问题。”

欣燕还是放心不下，宾汉见她这么认真，又叫手下打一封信，准她回境。

临走前，欣燕再提出一个条件：“我的意思是准我回乡探亲，然后又回来，回来后不要调来问话的。”

宾汉点点头，叫她放心出门。

欣燕拿了准证，在1957年回乡省亲。1947年离家门，整整10年才有机会回家乡来。

10年的日子又是多少的6个月呢？算起来是20个6个月，竟然要挨过20个半年，欣燕的“约法三章”才得以“生效”一部分。不生效的是：苍祐没有同行，她自己也否定了要苍祐与她回家且在中国谋生。

从这件事证明了10年前后的欣燕，思想已起了变化——她的家是在槟城，只有她父母亲的家是在中国。

踏上政治的道路

林苍祐从政是家喻户晓的，但他什么时候从政则是鲜少人知道的。要介绍这一段历史，必须讲述马来亚在日本投降后的政治演变。

1945年日本投降，苦难的日子终告过去，和平的到来曾掀起一阵狂欢。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在马来亚冲击，接着反殖民地运动风起云涌。

英军在日本战败后又重临统治马来亚，英国政府开始检讨整个制度，认为战后的政策已不合潮流，在1945年10月派遣麦马克爵士到马来亚与各州统治者谈商新的协定。

1946年1月，麦马克飞返伦敦。英国工党政府提出了“马来亚同盟”(Malayan Union)计划，把联邦各州及马六甲和檳城归纳成一个行政系统，新加坡不包括在内，仍保留为皇家殖民地。

这份计划报告书提供机会予所有要把马来亚当着家乡的人成为公民。

报告书一发表后，触发马来人的反对，在全国各地展开示威和抗议大会，他们认为建议中的计划危及马来人的地位。

虽然如此，英国工党政府决心推动这个计划，1945年12月在上议院通过，继之在1946年3月18日在下议院经过辩论后通过。

马来人的反对更为强烈，包括各州苏丹也杯葛马来亚同盟新总督爱德华爵士的就职典礼。

马来人的政治意识随着领袖的疾呼进一步提高，结果在拿督翁的领导下，马来人组织于1946年1月24日在吉隆坡举行大会，宣布巫统(Umno)的成立。

巫统在取得马来社会的支持后，结合各州苏丹，直接向英国反对马来亚同盟。经过协商后，英国让步，一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被草拟，并于1948年2月1日生效，取代“马来亚同盟”。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确保了各州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权，也组成了统治者会议。不过，除开宗教和马来人风俗外，英国人已在这个协定下建立了集中权力的结构。

华人社会从1945年到1948年，并没有对“马来亚同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也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未予十分的关注。它基本上形成三个思潮，一个左倾，一个右倾，卷入国共论争；另一个是土生华人的峇峇思想，倾向支持英国人的统治。

迨至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后，华人才顿然感到生存受到挑战和危害，乃有马华公会的成立。

马华公会于1949年2月17日正式成立，目的在于解除紧急状态下的华人困境。第一任会长是陈祯禄，他是道地的峇峇。

林苍祐也是峇峇，但未参加马华公会。不过，他与其他峇峇不相同的地方是：他曾在中国住过一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甚为了解。他的思想既带有峇峇的土生色彩，也具有南来华人的心态，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折衷性人物。

事实上，在马华公会成立之前，曾出现过一个以华人为主的西方倾左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党(Malayan Democratic Union)这个党在1945年12月提出其政治纲领，包括成立自治的马来亚政府，全部议员民选，言论及结社的自由，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就业均等。

参加这个政党的人多数是专业人士，主席是菲立何亚琳，发言人是欧亚混血儿约翰伊伯。他们模仿英国工党的组织鼓吹自由、平等与民主。

虽然这是一个非共的组织，但它的左派姿态被英政府视为受共党“统一阵线”渗透的目标。

再者，英国只重视巫统、马来苏丹，不承认马来亚民主同盟党的代表性，以致这个党在未能适应时代潮流下，于1948年6月25日宣布结束。

为华人社会填补一个被英国人接受的“政治真空”是马华公会。这批人也是以受英文教育者为主，且土生峇峇占多数。

林苍祐从1947年到1951年的政治纪录是空白的。不过他的父亲却是较早期的峇峇公会的领袖，因此被英国人看重而委为华人参事局议员。他在40年代初期，即退出社会和政治活动。

但是，他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对林苍祐的从政不无帮助。“子凭父贵”用在林苍祐的身上也许并不恰当，可是做为林萃龙医生的儿子，又是留学英国的优等生，兼之在空军部队当过军医，苍祐终于被英政府看重，把他拉入政治圈。

无党无派当议员

1951年4月30日是林苍祐一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委为檳城殖民地议员（相等于今日的檳州立法议员）

这一天，他兴奋地出席殖民地会议，西装挺笔，风度翩翩，引人注目，因为他是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年仅32岁，其他的议员多数是上了年纪的。

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分，能跻身成为议员，实不多见。苍祐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无疑是他从政的最大资本。

对一个经历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的青年来说，从政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苍祐的心情是激昂的，夫人欣燕与他分享这一分荣耀。

这个时候，他准备大开拳脚，过去所学，所思，所闻已有了用武之地。他没有参加马华公会，他要在檳城开创一个新局面，组织政党的念头越趋强烈。

为了要专心从政，而思及积极从政后可能会改变了家庭的生活，苍祐就和欣燕讨论这件事。

有一天，他征询欣燕的意见：“你赞成或反对我从政？”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也有点突然，欣燕一时摸不着头脑：“你不是已参政了吗，当了议员就是介入政治，还问这样的问题？”

“不，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我可以不参加政党也能当议员。我的意思是要搞政党，全力以赴。”苍祐做出解释。

他受过西方教育，他认为做这样重大的决定，会影响一生的生活，必然要先取得太太的首肯。如果太太反对，家中鸡犬不宁或意见多多，将使他无法集中精神从政，他要先取得太太的谅解。

欣燕认为象苍祐这样的人，他作出的决定自有其道理。为了协助丈夫实现政治理想，她决定接受生活的改变。

“你安心从政吧！家里的事务由我料理。”欣燕爽朗地答应。

在林苍祐的心目中，问过太太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后来，凡

是后辈要参政或从事竞选，他一定问：“你问过了太太没有？她同意不同意？”

他认定一个赞同丈夫从政的太太，将会使从政者事半功倍，更有冲劲，更放胆醉心于政治活动，而不会日夜不分回到家来又和不谅解的妻子起勃谿。

从政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他认为值得的，因为可以服务更多人。

这种强烈的心理是由于受到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不过人道主义要广泛地应用，就必需通过政治作为手段。

他认定：政治是用来追求自由、平等与人道的工具。

于是他召集了一批同道，组织了类似马来亚民主同盟党的新政党，命名为“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

第四章：邁上漫長政治路

急进党 (Radical Party) 是50年代初期檳州的政治产物之一。它的发起人之一是最年轻的殖民地议员林苍祐医生。

当林苍祐在取得夫人的点头后，召集一般友好商讨组织一个新政党。这些人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

几乎同一个时期，劳工党已告成立，而拿督翁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组织独立马来亚党。

很明显的，急进党是继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后的另一个不讲种族主义的民主政党，但它没有象民主同盟党那样具有左倾的影子，而是标榜多元路线，有异于巫统和马华的单一种族路线。

领导成立急进党

这个党在林苍祐的积极走动和拉拢下，于1951年6月19日在威斯兰英校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其目的是要赶上参加第一次的檳城市政局议员选举。约有100人出席，包括律师、医生、议员等。林苍祐担任司仪，他说：“今晚召集大家开会，是要组织一个新政党，以便派出候选人参加行将举行的第一次市政局选举。现在我们需要选出一位临时主席主持会议。”

结果公推林注旺律师为临时主席。经众人讨论后，一致接纳将党定名为急进党。

虽然名为“急进”，其实急进党并不急进，也不极端，而是走中间的温和路线。

在众人支持成立急进党后，主席宣布休息5分钟，让与会有机会交换意见，选出第一届执委。

复会后，林注旺众望所归，当选主席。对于年轻的林苍祐而

言，他不认为应争做主席，他有的是时间和时机，结果他当选3位副主席之一。另两位副主席是再阿比丁（马来国民联合机构檳城主席）及徐瑞意（联合邦立法议员，等于今日的国会议员）。秘书是锡兰籍青年律师山尼比礼（他后来曾出任乔治市议会秘书）、督察李天柱律师、财政李洪章会计师。

委员5人：美农医生（殖民地议员）、阿里亚医生、达斯（浮罗英校教员，乡村局议员）、菲伯律师及叶真宝律师。

叶真宝小姐是著名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叶祖意年轻时是剃头匠，后来发迹成为银行家，万兴利银行系由他一手创办。

急进党组成后，未有明确的政纲提要，唯不断强调以服务人民为主要任务。言下之意，是要倾全力攻打市议会。

乔治市政局议员局部选举是英殖民地政府为表示崇尚民主制的第一个步骤，用以缓和马来亚各政党要求走向自治的压力。这也是马来亚联合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议会选举。在过去凡是议员都是委任的，虽然各有关代表性的团体可推荐候选人；例如战后由英政府委任的市议员有平章会馆的王学才医生、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人公会的李长景医生、檳城海峡殖民地公会的古密、檳城西商会的马丁、檳城中华总商会的林耀椿，政府直接委任的有7人（其中包括邱善佑），全部12人。

根据市政局法令，新议会将选出9名议员，另6人由英政府委任，合共15人。在选区方面只划分三个：即加拉歪区、日落洞区和丹絨区。不论是政党候选人或独立人士均可以参加提名。

三个选区将根据票数的多寡各选出3名候选人。例如加拉歪区有3人将会中选，得票最高者任期3年，第2高者任期2年，第三高者任期1年，余者落选。这种轮流制造成市政局每年都有选举，实在热闹，也刺激政党展开活动。

1951年11月1日提名时，檳城急进党派出9名候选人，劳工党8名及巫统的候选人，马华公会没有派出候选人。为马来亚选举制度之滥觞。

急进党的 9 名候选人中，林苍祐并没有在内。他当时已是殖民地议员（州议员），为了让其他人有机会角逐，他未成为候选人。9 名候选人即每个选区置放 3 位候选人。

叶祖意孙女当选

最引人注目的候选人是叶真宝小姐 (Nancy Yeap)。不但貌才相称，而且勤于工作，颇得选民好感；兼之女性的候选人至为罕见，有如万绿丛中一点红，无形中已先声夺人。

身为急进党领导人之一的林苍祐医生在长达 1 个月的竞选运动中，四处奔波，为候选人打气。演讲和访问选民成为他的重要工作，他也协助叶小姐在加拉歪区的竞选活动，包括沿户访问。

12月 1 日投票。《亦果西报》有下列的一段新闻报导：

“檳城市政局的首次选举从各方面来看是至为成功的。”

“72% 的注册选民履行了投票权可能不很令人满意，但由于下雨，不然会有更多人投票。”

“没有一个候选人的成功是基于种族社群的支持。”

不错，当时的投票是以候选人的素质作标准，在同一个选区内，当选的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

开票结果，急进党赢得 6 席，劳工党 1 席，巫统 1 席及独立人士 1 席。选举成绩如下：

丹絨区——李天柱律师（急进党）

末拉明申（急进党）

本努都拉（劳工党）

加拉歪区——叶真宝律师（急进党）

鲁汀斯（急进党）

林注旺律师（急进党）

日落洞区——美农医生（急进党）

C. M. Ismail（巫统）

谢清波（独立）

急进党的胜利，主要是这个党在当时拥有最多专业人士，而且在槟城标榜明显的政治形象，有组织和有准备地介入议会选举；与其他政党比较，急进党是最有活力的。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仍然热衷于搞福利彩票，将所得协助新村华人，并没有注意到乔治市政局选举的重要性。直到1952年的吉隆坡市政局选举，才使马华醒悟到政权比做福利工作更重要。

至于劳工党，也是刚刚冒起，人才不多，并未象急进党那样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因此参加乔治市政局选举时，声势完全难与急进党匹比。

同样的，在槟城的巫统也还是一个政治性不很强的组织，尚未与马华合作。

基于形势和声势对急进党非常有利，林苍祐的急进党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触发他思及下一步如何控制市议会的计划。

不过，9名民选的议员并不归一党所有，因此在政府委任另6名市议员后，急进党在15席中未占大多数，这6名委任的议员是林学易及亚里夫医生（任期3年）、旺布特拉及诺兰（任期2年）、和周文意及C. M. Hashim（任期1年）。

原任市议员被割爱的有：邱善佑、王如山、林耀椿。

虽然委任市议员中包括现任立法议员和殖民地议员，但林苍祐未受委，他把工作集中在殖民地议会和急进党的党务。

当然他还有更大的目标：他要在政治上崛起成为民选的槟州领袖，而不是以长期委任为荣耀。

林苍祐做事是循序渐进的，他不会一下子争第一号人物来做，但他一旦介入政治团体，不久之后就表现出领导的能力而成为领袖；同时他是在时势造英雄的条件下，使自己被人重视而成为那个时期的盟主。

急进党力量的成长，无疑推动着林苍祐在政治上攀上高峰，他试图通过政治巩固权力来实现理想。不过，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出任急进党主席

林苍祐决心要壮大这个党，虽然名义上是副主席，但党内没有人比他更积极，自然而然地大家都觉得林苍祐是搞政治的能手。

事实上，急进党的市议员在议会内表现不俗，深得民心，而且也能与英国政府搞好关系，这使到急进党在檳城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政党。

为使党更加强大，他四处延揽人才，以期在未来的选举中脱颖而出。王保尼、陈清美及黄鲁坛会计师都是被他拉入急进党的。

1953年，林注旺律师决定让贤。他认为时机已成熟，应该由林苍祐名正言顺领导急进党。在党大会中，苍祐众望所归，当选急进党主席，林注旺律师宁愿退居副座。

这个时候，苍祐在政坛上已冒出头来，除了在殖民地议会中表现突出，令人刮目相看外，他在檳城社会的知名度也逐渐提高。

同年11月，林苍祐受党拥护提名参加市政局的竞选。在中委会议上，当讨论到候选人问题时，党员一直要求苍祐亲自出马，以期在市政局中拥有更多的议员。

当时的市政局有9名民选议员（其中3人任期3年，3人2年及3人1年），六名官委议员。换句话说，有3名民选议员于任期满1年后，在1952年重选，然后任期3年；接着任期满2年后的另3名议员，即急进党的未拉胡申和鲁汀斯与巫统的 C. M. Ismail，他们的空缺则需要1953年重新选举。

急进党除了派鲁斯汀重作冯妇外，并推举林苍祐和黄鲁坛为候选人。它希望在日落洞、丹絨和加拉歪区囊括3席。

本来林苍祐是攻打丹絨区的，但为了提拔新人和让新人在较安全的地区竞选，苍祐选择在日落洞提名。

日落洞当时的华人选民很少，马来人占大多数，不是一个安全区；但苍祐认为这是一种考验，他决定要党同意他与黄鲁坛交换选区。

这个决定到底是正确抑或错误，至今还没有结论。不过，这场仗对苍祐来说是重要的一役，也是他从政以来的处女战。

提名日是在11月20日。苍祐在日落洞区和巫统的哈森、劳工党的巴古南及独立人士的查兰星展开四角战。

以4位候选人来看，苍祐的声望最高，而且他亦是殖民地议员。虽然如此，他并不轻敌，到处展开宣传，因为他认为这是一场硬仗。

尽管他已作了最大的努力，林苍祐终于上演滑铁卢，阴沟里翻船，败给巫统候选人。

处女战铩羽而归

一个月后，3个选区的战绩如下：

①日落洞区：哈森（巫统回盟）2178票（中选）

巴古南（劳工）1561票

林苍祐（急进）1186票

查兰星（独立）416票

②丹絨区：戴邑干（巫统回盟）3128票（中选）

邱思仁（独立）1526票

黄鲁坛（急进）1508票

杨清江（劳工）494票

③加拉歪区：胡申（巫统回盟）883票（中选）

鲁汀斯（急进）541票

邱继榕（独立）406票

南马纳旦（劳工）255票

很少人知道林苍祐有过失败的竞选纪录，问起老党员也不晓得，在他们的印象中，苍祐是不倒翁。

这也难怪，如果没有翻查历史，就不知有这一段插曲。

失败也许是痛苦的经历，但却能激发一个人从中吸取经验和改变策略。这小小的挫折固然一点都没有损伤苍祐的名气，可是

却改变了急进党的历史，更使苍祐做出一个没有人注意的重大决定。

不知道是否相信缘分和命运，在日落洞马失前蹄后，苍祐从此不再与市政局（乔治市议会）直接挂钩。

他的内心世界是很难摸透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接下来的市议会选举，不论是50年代或60年代，他都不提名参加竞选。

30年后的今天，我才蓦然发现苍祐竟然没有当过市议员的纪录。显然他对于首次的失败耿耿于怀，虽然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他在以后呼风唤雨的日子里，同样没有思及启开市议会大门；担任首席部长时，也兼任市议会长官，但他很快把这个管理市议会的责任交待给爱将郑耀林。直到1984年12月19日，他才欣然地接受槟州市议会颁给他“自由市民”的荣誉。

从此不做市议员

没有人会否认，如果林苍祐在1959年或1963年提名市议员竞选，他是可以轻易当选的，然而他不再尝试。

如果我们研究1953年的市政局选举，不难察觉到3名中选的都是巫统的人，没有一位是华人，主要原因是华人没有兴趣登记成为选民，反而是马来选民一年比一年增加。由于这件事，林苍祐后来成为推动华裔登记为选民的主要领导人。

另一个因素是华人选民投票不踊跃，他们尚未意识到投票的重要性。

同一次竞选中失败，后来成为具有知名度的人，是劳工党的南玛纳旦、巴古南；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此外有一个独立马来亚党的候选人邱思仁也是失败者，这个党来头不小，却无法在选票中取得立足点。

独立马来亚党是巫统发起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另

外搞起的一个新政党。它是一个非种族性政党，门户开放给各民族人士。

当拿督翁创立独立马来亚党时，仍然是殖民地政府内阁中的内政部长，接任拿督翁之位成为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只担任立法议员，比较之下，拿督翁的号召力较大，因此一度吸引陈祯禄和林苍祐等人也参与拿督翁的努力。从形势看来，拿督翁已占上风，和巫统展开一场争夺战，一度把马华公会的陈祯禄拉过去。

巫统和马华的真正合作始于1952年的吉隆坡市政局选举。在12席中，巫统和马华的合作导致两党候选人胜9席，独立马来亚党则惨败，从而奠下马华和巫统合作组织联盟的基础。

尽管马华未参加1953年的檳城市政局选举，它和巫统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华裔选民也会把票投给巫统候选人。急进党又和劳工党争选票，终于导致巫统胜了3个市议员席位。急进党竞选失利与此不无关系。

领导独立马来亚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檳城的树胶殷商连裕祥；他是这个党的副主席，也是檳州的主席。连裕祥以其财富跃居檳城华社领袖，但他与林苍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在独立马来亚党竞选失败后，拿督翁于1954年将之改名为马来亚国民党，虽仍拥有华人，如连裕祥在内，但由于气愤马华倒向巫统，拿督翁较后又使这个党走向种族路线，连裕祥始终未离开国民党，因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这样一来马来亚国民党更加得不到华社的支持，最后走向式微。

当拿督翁转变立场，林苍祐就与之更疏远了。就在这个时候，林苍祐的政治生涯又有一个新的突破。

林苍祐在政治上的转变与突破乃是由于急进党已因时代的转变不能单独进行斗争：其一、是由于急进党虽然在1951年檳岛市政局选举中赢得9席中的6席，但在1952年的选举中（选举法令规定，1951年3个选区得票第3多的人任期只1年，因此到1952年市议员有3个空缺，其中急进党主席林注旺任期满，其他两人

是巫统和劳工党的议员)，急进党只在加拉歪区由林注旺保留，另两位候选人则在丹絨区和日落洞区败北，以致急进党还是6名市议员，没有进展。

接着在1953年的市议会选举（又有3名任期满2年的议员退休，需要重选，其中急进党占了2名），虽由林苍祐亲自出马，却全告落选，急进党只在市议会拥有4名市议员。

其二、1952和1953年的市政局选举中，华籍登记选民原本很少，又不热衷投票，使到急进党候选人中选的机会大为降低，例如在1952年市议会选举，投票的马来选民和印度选民占90巴仙，华人投票选民只10巴仙，又如何能确保急进党取胜呢？

其三、马华公会于1952年吉隆坡的市政局选举中和巫统达成合作，取得胜利，促使两党组成联盟。

不过，马华公会在檳城的势力仍很单薄，没有染指1951、1952和1953年的市议会选举。忝为马华公会创办人之一兼总会长的陈祯禄便到檳城招兵买马，以壮大马华的势力；除了拉拢有影响力的华人参加马华外，并向急进党主席林苍祐伸出橄榄枝。他要林苍祐加入联盟的努力，争取独立和保卫华人的利益。

一方面，他希望林苍祐把急进党带入联盟的大家庭；另一方面，他请林苍祐加入马华的党务，加强组织。

原来在1952年，马华公会鉴于在吉隆坡市政局选举胜利后，发现到政治力量的扩大是至为重要的，乃在是年6月通过改组马华公会，使之更象一个政治团体，不单是照顾华人的福利机构。在这个时期，吡叻的梁宇臯被马华中委选为总秘书，以取代辞职的梁旭龄之空缺。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马华公会酝酿办一分《马华日报》，作为宣传之用；当时中委会的构想是买下新加坡《南侨日报》的印报机和资产，改为出版《马华日报》。可是有数州的马华公会反对动用党资金办日报，这个计划乃告胎死腹中。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陈祯禄在改组马华之时，曾遇到党内的

一些人士的阻力，他愤而提出辞职，终被挽留，而改革计划也因此举得以推行。

陈祯禄的改革运动推行并不很快，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马华公会仍然保有各州的权力，不是中央可全面控制的。例如檳城马华公会是由华人领袖伍瑞琴（也是檳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担任，他是个社会领袖，顺序被推举为政党领袖，在政治上是“好好先生”未具政治野心，所以党务一直停顿不前。

1954年投入马华

直到1954年，陈祯禄和梁宇聿才能在檳城推展党务，他们两人力邀林苍祐等人与马华公会一道，团结华人，强化政治力量。

林苍祐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是“池中物”，更不是短视者。在分析了政治情况的变化后，他认为应该唤醒华人对政治的关注，踊跃登记成为选民，否则1955年的全国大选将会使华人的政治代表权丧失。

1954年是马来亚政治动荡的一年。这个时候，各政党都向英殖民地政府施压力，要求及早举行普选，迈向自治，最后赢取独立。

一边是巫统和马华（后来印度国大党加入）组成的联盟提出自治的要求；另一边是以拿督翁为首的国民党也提出自治和独立（按拿督翁原在1951年离开巫统后，另组独立马来亚党，但这个党在市政局选举中无法取胜，导致拿督翁另组国民党来和巫统争夺政治权力）。

国民党组织之初，声势浩大，有多名州务大臣和议员加入，兼之拿督翁是英殖民政府中的内政部长，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由于组成不久，国民党希望大选拖延举行；联盟则迫使英政府及早普选。英政府初时倾向拿督翁，未明确表明态度，同时也未承诺大选后要委任议员必须与议会内多数席党磋商，导致联盟号召其议员辞职以示抗议。此举果然奏效，英政府唯有让步。

既然变化已经到来，作为急进党主席的林苍祐有两个选择：一是与拿督翁的国民党合作；另一是与东姑阿都拉曼和陈祯禄领导的联盟合作。经过思考和研究后，他选择后者。

为了制造舆论和取信于急进党的党员，林苍祐告诉他的同志：“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应当配合各政党，联成一道，扩大政治阵线，借选举达成组织政府的目标。”

参加政治的目的是获取权力，而政党是通过权力的阶石。在林苍祐的哲学理论中，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从政而未具有权力，就不能实现理想，也就不能很好的服务人民。

因此，他需要改变急进党的策略。不过，由于情况不同，他对联盟议员的辞职抗议英政府拖延还政于民虽表示同情和支持，惟认为急进党的地方议员用于服务地方上人民，不必要也相应辞职作出响应。至于急进党的联邦立法议员要不要辞职，党不拟强制实施党纲，准其议员依个人情况来作决定。该党的唯一立法议员徐瑞意乃遵循党的意见，未去函表示辞职。

1954年6月27日，急进党举行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修改党章，将“檳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不再受地区之限制。

林苍祐以党主席的身分告诉与会者：“今天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与各政党团结，争取自治早日到来。”

“联合邦的选举将要到来，这是学习民主，呼吸民主空气的好机会，急进党党员应勇于瞻望未来，面对挑战。”

他补充说：“我们有必要思及采取下一个步骤。”

什么是下一个步骤，林苍祐一向来的作风是不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主观强加在别人身上，但却是婉转而有力地要使到别人接受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他这样疾呼：“我们要由既定的基地突围，而把这艘船引入汪洋大海中。急进党在过去已打好基础，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这一席既明显而又不自我承诺的谈话，显然已产生影响力，急进党内大多数人接受与联盟合作的概念。

可是，就在这重要的时刻，林苍祐突然向党大会宣布，他不再提名角逐党主席，只接受当副座。

与会者感到愕然，大家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时议论纷纷。

林注旺见状，马上提名苍祐为党主席，但苍祐即刻表意不做主席，虽经再三劝说，他始终不改变初衷。

是什么道理呢？只有林苍祐一个人知道，当时没有人了解。

马华天地更广阔

苍祐这么做自有其算盘，因为这个时候马华公会已向他伸出触角，要他保留急进党员身分的同时，也加入马华的努力；而最佳之道是退居副座，不要当党主席。这样，当他加入马华后，急进党还有党主席作发言人。同时他加入马华，也不会对急进党的存在有何不利。换句话说，在当时党组织都很松弛时，一个人具有双重身分是极平常的事。

他想得更远，他要在马华公会内闯一番事业，他要使马华更加壮大……。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做什么，但急进党党员都认为他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尊重他的决定后，党员们支持林苍祐提名美农医生为新任主席。

美农医生是檳殖民地委任议员，也是民选市议员。

改选后急进党的阵容如下：

主席美农医生，副主席：林苍祐，林注旺及叶真宝小姐（这位唯一的女市议员连升三级）。

秘书拉曼纳，财政黄鲁坛。

总党督：伊士迈仄末。

委员：倪亚班医生、特拉汉、菲立普律师、巴里拉、徐长生、陈清美及李天柱律师。

不久之后，林苍祐成为急进党的前锋，与党内一些华人领袖

打进马华公会。他要在马华公会建立另一个起点。

从一个领导多元种族的政党转向参与单一种族的政党，是苍祐的一种政治战略，他经常都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点采取不同的战略。过去的经历使他领略到：当需要转变时，你不能故步自封；当时代变化时，你要顺应。不要怕变，只怕你站着不变。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坐上什么位置，以期处于不败的地位。假若紧抱不放，到头来是无从突破和改变现状。

急进党在诸多党员同意下，在1954年选举前加入联盟，成为其中一员，但由于急进党只局限在槟州，未具有全国性政党形象，在联盟内被聊备一格，起不了大作用。

反而是林苍祐医生带领一批急进党员加入马华公会，发生重要的影响，并导致日后马华起了根本的变化。

林苍祐基本上是接受陈祯禄和梁宇聿的邀请加入马华，不过在他加入马华之前，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却第二度辞去会长职位，原因是马华若干负责人在接受英殖民政府有关大选的方案时，未与他磋商。

陈祯禄是在1954年7月29日辞职，当时其子陈修信在伦敦养病。马华党员上下闻讯一致加以挽留。

林苍祐也针对此事发表意见：他形容陈祯禄是能够使到马华团结的领袖，而且与巫统关系密切，是受到华巫人民尊重的唯一华人领袖。

陈祯禄打消辞意后，于1954年8月5日来到槟城，呼吁槟城各政党加入联盟，且再次会见苍祐等人，要他们加入马华。

在那个时候，双重党籍身分是被允许的，急进党人在保持原来身分的同时，也得以参加马华公会。林苍祐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54年9月15日被马华槟威分会选为工作委员会委员，以便和巫统代表商谈筹组槟州联盟。

这15人工委如下：王如山、陈日升、杨允全、徐长生、邱光

辉、伍瑞琴、徐瑞意、梁锦耀、邱有益、谢清波、黄鲁坛、林苍祐、王景成、蓝宝财及李焕文。秘书是戴惠思。

檳威马华并决定成立青年团和妇女组。

很显然的，急进党是分两路打进联盟：其一是以整个党加入联盟，让非华人党员也成为联盟一分子；其二是急进党的华人党员个别加入马华。

在这么多人中，林苍祐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因为他在1951年成为檳州殖民地议员后，就逐渐崛起成为议会内的雄辩者和首席代表。

例如当1954年8月13日联合国大会主席班迪夫人（印度国家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抵达檳城访问时，以林苍祐为首的殖民地议员给予热烈的欢迎。

又如1954年12月3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抵檳，也是受到林苍祐的迎迓。

表现和声望是成正比例的，苍祐以他的才华赢得了声望。当他决定要打入马华公会时，就把重点放在马华，而把急进党交给了美农医生负责。

自此而后，林苍祐的名字和马华挂钩，相对的渐渐地与急进党的关系疏远，虽然急进党是联盟的一员。

为了显示檳州联盟的团结，急进党于1954年11月的檳州市议会选举不派人角逐，支持华巫联盟的候选人吴源和（丹絨区）、依里斯（日落洞区）及鸭都拉阿里（加拉歪区），（结果全胜）。

原本这3区的任期3年满议员都是急进党人，他们是李天柱（丹絨）、美农医生（日落洞）及叶真宝（加拉歪）。

不过，在威省地区，王保尼、陈清美仍保持急进党市议员身分，而余水清则是无党派市议员。

叶真宝是急进党的副主席，她的想法是与林苍祐不同的，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支持急进党加入联盟，本身也没有参加马华公会。她的退引，确实有点令人意料之外。

恶斗叶祖意媳妇

但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接踵发生……。

1955年1月23日，这一天是檳城殖民地议员选举的提名日。风和日丽，艳阳高照，林苍祐和他的支持者来到提名站，办理提名手续，参加加拉歪区选举。

不一会儿，突然杀出一位豪门名媛，也走向同一个地方提名参加加拉歪区选举。

林苍祐一望，感到惊愕；来者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相识的朋友，而且财势显赫。

这位名媛在提名表格上填上的姓名是黄绣娘。

谁是黄绣娘？相信在今时今日，鲜少人知道她的来头。

黄绣娘不是别人，她是叶金和夫人。

叶金和又是谁？一查之下他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第二公子，因此黄绣娘是叶祖意的媳妇，她同时是急进党副主席叶真宝律师的母亲。

一向来的传统是长辈的退休，后辈接上。黄绣娘却打破传统，女儿厌战，老娘挂征。

她也打破另一个传统——女人不单主持家务，而且可以参加政治。

50年代的保守社会，只有少数妇女反传统而行，黄绣娘是其中一个。

当然，这和她的出身及家庭背景大有关系，作为叶祖意的媳妇，岂可抛头露险做男人的事？原来她的身分是十分特殊的。

叶祖意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今日的万兴利银行即是由他一手创办起来的。目前仍然是叶氏家族的主要生意之一。

如果你出生迟，没有听过叶祖意的名字，那你一定听过长辈提起“剃头意”这个人；尤其是经过红毛路（现易名为惹兰苏丹阿末沙）看到一幢豪华的洋楼时，长辈会指说这是“剃头意”的大洋房。

叶祖意祖籍福建南安，诞生于1868年，家道贫寒。17岁只身南来（1884年）槟榔屿，举目无亲，当苦力。随后在二条路路边执理发业，被人称为“剃头意”。

“剃头意”不是凡夫俗子之辈，他经常到观音亭膜拜。有一天一位好心的客籍富商吴德志对他另眼相看，鼓励他从商。

虽然年幼失学，但他十分有头脑，先是从事糖业生意，向印尼购入原糖，稍后有所积蓄，便在威省种植蔗糖。

由于这个关系，他和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糖王黄仲涵打起交道。在印尼最大的华裔富豪黄仲涵支持下，叶祖意成为“马来亚糖王”。

黄仲涵和叶祖意深交后，更进一步把其女儿嫁给叶祖意的儿子，从朋友成为亲家。

其时，叶祖意生意得到更大的发展。在1890年创立“万兴利号”，发展银行业、油较业和地产业，又跃居成为银行家。

1952年5月26日，叶祖意溘然逝世，终年81岁，生前捐25万元予马来亚大学，声言设立中文图书部，对其他学校和福利机构也作了不少捐款。

他一共有6个儿子，大儿子连成，次三儿子连河及连鸿早逝，下来是叶金和，福和及福兴。

糖王黄仲涵千金

黄绣娘是叶金和的夫人，叶祖意的媳妇已足以显示她的上流社会的地位和身分，但不止于此，黄绣娘还是东南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

提起黄仲涵，稍有涉及海外华人史的都对他的事迹有所闻。他的国际地位比叶祖意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仲涵，1866年11月19日出生于印尼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壟，他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南渡，落脚在爪哇三宝壟，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从事中国

与印尼之间的土产生意。后又把生意扩大到经营典当业、邮信、树桐业及鸦片等，财源广进。

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仲涵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巨大财富，加上和当地荷兰殖民地长官关系良好，仲涵把建源公司的业务扩展至糖业，除了种植蔗糖外，并开设了9间糖厂。

他生产的糖不但占印尼市场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叶祖意就是因为需要糖供和黄仲涵成为好朋友。

接着，仲涵把他的事业伸入银行业和船运业，在印尼崛起成为首富，被誉为印尼糖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暂居新加坡，归化为英籍民。

在新加坡，他捐15万元给莱佛士学院作为创办费，又捐10万元建筑华侨中学礼堂。

1924年，他病逝新加坡，终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其墓志铭曰：“其人有异算奇谋，握许多轮船银行，地皮产业，鼎鼎大名惊宇宙。此地如龙盘虎踞；最难得山峦拱卫，潮海滌洄，隆隆吉穴向乡邦。”

星马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系，例如李光前、陈六使及李延年等都曾受过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仲涵共有8位太太，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黄绣娘即为其中1位。多数子女都有受过良好的留学英国的教育。

黄绣娘还有一位妹妹黄腰在较后时也嫁给叶祖意第三公子福和。

不宁唯是，黄绣娘的另一位姐妹黄惠兰是中国国民政府时代著名外交官顾维钧之夫人。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中国任命为驻美公使，较后又任驻英国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1931年升为署理外

交部长，及后出使法国，接着再先后辗转为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

黄绣娘的身分介绍至此，相信读者已有印象，但说得更近一些，1983年10月遭绑匪枪杀的万兴利银行执行董事叶龙安局绅，乃是她的侄儿。

黄绣娘有糖王父亲黄仲涵和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声望作后盾，对林苍祐的竞选无疑产生一种心理威胁（当今马来亚的糖王郭鹤年是后期崛起的糖王，在他之前，黄仲涵和叶祖意是他的先行者）。

林苍祐有的是政治威望和民众的力量；黄绣娘有的是糖王的遗威和富甲一方的气势。这一场仗林苍祐虽然蛮有把握，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挑战者是个不平凡的名门淑女。

豪门淑女轰苍祐

黄绣娘挟着显赫的家世向林苍祐挑战，是1955年槟州殖民地议员竞选中最引人侧目者，也成为报章重视的新闻。

槟州总共划分为14个选区，联盟（包括巫统、马华和急进党候选人）参加14席，威省劳工党5名，国民党3名，槟劳工党1名及无党派（独立人士）3名。其中4区为联盟候选人不劳而获。剩下的10区由20名候选人展开争夺战。

1955年选举的形势对联盟至为有利。参政司宾汉已宣布槟城大部分为白区，同时在联盟据理力争下，获得英殖民政府让步，在1955年举行全国普选，由民选议员在议会占大多数。

林苍祐作为联盟的候选人是满怀信心的，以他过去在政坛的表现，他深信自己必然能够经得起考验。

另一方面，黄绣娘也十分乐观，她相信选民会像在3年前支持她的女儿叶真宝一样的支持她。（叶真宝在1951年代表急进党成功地在加拉歪区当选市议员）。

黄绣娘是住在加拉歪律叶祖意的豪华洋楼，她是在叶祖意过世两年半后介入政治的。在这之前，绣娘为人所知是叶金和夫人，

而她的女儿则风头甚健，在市政局内是唯一的女议员，备受议会尊重的人。

叶真宝当3年的市议员并没有让选民失望，她尽其所能改善市区的环境。不过，她显然不大同意林苍祐把急进党带入联盟，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从她的急流勇退和不反对她的母亲绣娘出来参加竞选以对抗林苍祐看来，她是站在她母亲这一边的。

叶真宝律师基于这个缘故，未参加竞选，因为她本身仍然是急进党副主席，不便与其同僚林苍祐正面对峙。

黄绣娘既无党无派，参加提名竞选系名正言顺。既然她女儿在1951年市政局选举中在加拉歪区脱颖而出，得票最高，计1143票，她没有理由会失败的。

叶真宝不反对她的母亲参政，也是认为胜利机会相当高。于是母女两为竞选工作大费周章，又发文告，又作演讲，又沿户访问，因为对手是林苍祐，不是无名之辈。

在了解到劲敌当前的情况下，黄绣娘分两路炮轰林苍祐。首先她指责英政府袒护政党候选人，拒绝无党派候选人在电台作广播乃是不公平的，以争取选民的同情和支持。

接着她把矛头对准林苍祐，谴责林苍祐“出卖”急进党。她质问：“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

这一情报，相信是她的女儿叶真宝所提供。

她冷嘲热讽地讥笑林苍祐：“一个有毅力的领袖决不会‘中途换马’，不会爬往跟随联盟的‘驿车’。”

她疾呼选民：“抛弃辜负人民的所谓领袖。”

词锋锐利的黄绣娘，不放过任何的机会来打击和贬低苍祐形象的意图。

她在告选民的文告书中说：“当林苍祐在1953年参加日落洞区市政局议员选举时，曾许下诺言，如果他落选将退出政坛，他是否遵守诺言？”

林苍祐确然在1953年的市政局选举中败北，但翻查旧报，并

没有刊登有关他失败将退引的谈话；这也许是急进党内不满林苍祐把党带进联盟者提供的“情报”。

更进一步，黄绣娘抨击林苍祐放弃急进党的原则。她责问道：“这样做是否为了要争取做官和更有机会往上爬？！”

她解释她之所以用独立人士的身分参加选举是不要受到吉隆坡的指示，不要联邦政府强加意识在槟州议员的身上，更不要看到槟州殖民地议会是一党天下。

响应黄绣娘对林苍祐展开“体无完肤”攻击的是急进党秘书拉玛，他公开宣布辞卸秘书职，并反对急进党投身入联盟。

他说：“急进党是不分种族的政党，但联盟却是由种族性组成的机构。”

为支持黄绣娘的论调，拉玛质问林苍祐等人：“为何不与党员磋商急进党加入联盟事？”

显然，反对急进党参加联盟的中委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委已同意和联盟合作，与马华公会挂钩。

这些少数人想借助党员大会来推翻急进党加入联盟组织，但当时形势比人弱，并未引起共鸣。

绣娘在整个月的宣传运动中，一刻也不放松对苍祐的攻击；她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她要一炮而红。

对着这位来势汹汹的“铁娘子”，林苍祐是无动于衷的，他避开绣娘的所有人身攻击，而不与她争辩，更不与她纠缠不清。

他熟透了政治的技巧，对待什么人用什么样的策略。他似乎受到孔子的影响：不与女人争。

因此他的政治攻势是针对大问题，他抨击马来亚国民党的领袖言论不负责任。他说：“这些人为仇念所激，是不能容忍异议的自私者。”

国民党领袖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组独立马来亚党时，曾得到马华领袖的支持，更有一些马华领导人加入独立党。但后来马华转向与巫统合作，激怒了拿督翁，造成拿督翁从拥护各族

利益到指责马华反对公民权法律，反对教育法令，且要求设立华文大学来对抗马来亚大学，更指责马华公会与台湾国民党有联系，企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第廿省”。

奠定在政坛地位

林苍祐则向选民解释政党团结，争取自治和独立早日到来的重要性，也否认“出卖”急进党，表明其用心，是要结合更大的政治力量，达成独立的愿望。

他认为殖民地议会举行选举是朝向自治的一个重要步骤。

曾任急进党首届秘书的山尼比礼（在社阵执政时，他是乔治市议会的秘书）则支持林苍祐将急进党带入联盟。他列举联盟政纲内的大目标是要为人民服务，他否认急进党已失去原则。他说：“国内政党的合作将能更早实现独立而当家作主的愿望。”

政策性的演说比对个人的攻击和挑剔是更能使人信服的；但对个人抨击又往往能激起一些效果。不过，越过了头不是取胜的捷径，有时候可能会弄巧反拙。

黄绣娘没有预见这一点，她过於自信的认为要打倒林苍祐，必须破坏苍祐的形象。

可是，情绪之言只能逞一时之快，不能取信於大部份群众。当选举揭晓时，林苍祐终於以绝大多数票打败黄绣娘，从此奠定他在政治上的地位。

黄绣娘失败后，就在政坛消声匿迹，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她的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绣娘较后也离开檳城，往事如过眼云烟，但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在林苍祐投身於竞选时，他有一位好帮手，这个人就是后来被人形容为“蚱蜢”的林维雄，他为苍祐进行招贴工作，四处奔波拉票宣传，无所不为。

庇护王保尼起家

另外一个和林苍祐同时加入联盟的就是大山脚急进党市议员王保尼，他在大山脚以绝大多数票取胜。

林苍祐把王保尼带进联盟和马华公会，对他诸多匡助，他是王保尼难以忘怀的恩人和领袖。

还有一个与林苍祐的母亲有亲属关系的谢成金於提名日在丹絨区（北海岸区）中选议员。

这两个人在日后有一场恩恩怨怨，暂且按下不提。

值得一提的是，急进党主席美农医生以联盟候选人身份在日落洞报捷；而另一位急进党员阿日斯在提名日，不劳而获东海岸区峇六拜州议员。

阿日斯后来加入巫统，成为州行政议员和代首席部长，权贵一时。但一件趣事须在此带过，当1951年阿日斯以急进党候选人身分参加日落洞市政局议员竞选时，他宣告落选；同时他的夫人以巫统候选人身分参加加拉歪区选举，也被击败。

夫妻同时参加竞选，却隶属不同政党，命运一致，不失为政坛佳话。1955年，阿日斯获得翻身，他和林苍祐有一段久远的交情。

兹将1955年槟州殖民地议会选举成绩列下：

- ① 槟岛北海岸区（丹絨武雅）——谢成金（联盟）（不劳而获）
- ② 槟岛东海岸区（峇六拜区）——阿日斯（联盟）（不劳而获）
- ③ 槟岛南海岸区——胡申（联盟）（不劳而获）
- ④ 槟岛西海岸区——惹哈森（联盟）4328票（中选）
巫宗发（独立）1775票
- ⑤ 丹絨东区——黄鲁坛（联盟）4616票（中选）
阿都华合（国民党）1641票
- ⑥ 丹絨西区——阿武峇加（联盟）2681票（中选）
查加尔亚（国民党）734票
- ⑦ 日落洞区——美农医生（联盟）5074票（中选）
沙里夫（国民党）764票

- ⑧加拉歪区——林苍祐医生（联盟）1535票（中选）
黄绣娘（独立）635票
- ⑨威省中部——摩哈末洪（联盟）不劳而获
- ⑩威省北部——哈森阿旺（联盟）3492票（中选）
伊布拉罕（威劳工）1812票
- ⑪北海区——黄宗祺（联盟）3492票（中选）
温源容（威劳工）1812票
- ⑫峇都加湾区——森南尔（联盟）2815票（中选）
康大衍（威劳工）589票
- ⑬威南区——哈森苏拉曼（联盟）2076票（中选）
林德和（威劳工）821票
阿都拉沙美（独立）672票
- ⑭大山脚区——王保尼（联盟）4966票
邱加彦医生（独立）858票
王财玉（威劳工）187票

14个民选州议席，联盟全胜。另由英政府委任10人，再加上参政司为当然成员，合共25人组成第1届多数席民选槟城州殖民地议会。

于是，槟城政治又启开新的一页。

当影子首席部长

1955年是马来亚历史巨变的一年。政治自治的口号已响彻云霄。全国各地州议会的选举显示联盟获得扫荡性的胜利，跃居成为执政党和最大政党。原本居政治主流的马来亚国民党则节节败北。

这一年，有许多条件对联盟是非常有利的：其一，联盟表现出能够通过各种族性政党的合作发挥力量，尤其迫使英殖民政府作出让步，及早还政于民；其二，联盟也对1952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不满，乃与华教团体，主要是教总和董总进行磋商。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作出积极的行动，以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这项法令是英殖民政府根据巴恩报告书而拟定的，它拒绝了芬吴报告书（巴恩报告书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由5位英国人和9位马来人组成，它建议设立单一的国民型学校制度，以英文和马来文为媒介语。芬吴报告书则于1951年由芬尔博士和吴德耀博士草拟，认为华教的存在是与建立马来亚国民意识相一致的。）

1952年教育法令认为华文和淡米尔文是第三种语文，而华校和印校不能成为国民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如要在国民学校教导华文和淡米尔文，至少须有15名学生提出要求。

此外，英政府并对华校的发展作出一些限制。例如华校教师要享有新薪金制，先决条件是教师的聘请、课程、教科书必须要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剥夺了华校董事会的权力。

教总和董总在这种情形下结合了华团的力量，一致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接着，马华公会介入支持。1953年，马华、教总和董总成立“三大机构”，以维护华教。

1954年英政府由于“国民学校”计划耗资过大，又加上华社反对，乃委任一特别委员会研究教育开销，因而有所谓1954年教育白皮书的发表。这份报告书主要在于重组华校和印校，实施三种语文教育，且在华印校中推行英文媒介班。

华社掀起一片反对浪潮，并进行筹款运动，倘使英政府切断对华校的津贴。

在1955年正月，董总和教总负责人在马六甲与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商谈，巫统领袖东姑阿都拉曼也在场。

会上同意如果联盟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将修改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法令和承认华校的地位。联盟的竞选宣言包括了这一点。

林苍祐在1954年加入马华工委会后，就被推选参加联盟的工作和关注教育问题。

无可否认的，苍祐在加拉歪区中选殖民地州议员后，其身分和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槟州殖民地议会中，他是联盟的首席议员。换句话说，他领导14名联盟民选议员在议会内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行政权利仍然操在参政司宾汉的手中。

例如，在1955年4月16日，林苍祐在槟州殖民地议会内动议：“本议会为与联合邦其他各州采取一致的行动，应以马来语及英语为官方语言，本议会应委任特委会，以提供建议，俾对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作必需之修订以将动议付诸实行。”

此动议受到官委英籍议员反对，但因民选议员占多数，且属于联盟议员，苍祐的动议乃获得通过。

这显示了林苍祐已控制了槟州殖民地议会。

在马华党内崛起

在马华公会内，林苍祐崛起成为马华中央领袖之一。1955年3月12日，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马华代表之一。其他人选有：陈祯禄、梁宇聿、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符兹美及彭亨州代表一人，共16名；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

接下来是联盟积极部署应付1955年7月的首届联合邦立法议会（相等于今日的国会）大选。根据规定，联合邦立法议会由99名议员组成，其中52人是民选议员，官委32名，官职议员3名，各州州务大臣9名及槟甲议员2名。

这意味着，1955年的全国大选只有52个席位是民选的；在议会内占多数席的政党领袖，将出任联合邦首席部长。

可是，在选民册内，总数128万选民中，马来选民占了84%，华人占11.2%，印人只占4.6%。

由于这样，当巫统和马华在联盟内讨论议席分配时，一些巫统党员指责巫统领袖向马华作过多的让步，建议分配12席给马华。但马华认为不公平，最终达致巫统37席，马华15席，印度国大党一席也没有分配到。

联盟面对最大的劲敌是拿督翁领导的国民党 (Party Negara) , 后者派出29名马来候选人及1名华籍候选人角逐; 其他较小的政党有回教党、劳工党及人民进步党。

林苍祐并没有参加立法议员选举, 他本身在较早前也予以否认。事后看来的理由是: 苍祐既然是槟州殖民地议会 (相等于今日的槟州立法议会) 的首席议员, 而这个议会将推荐1人出任联合邦立法议员。他是当然的人选, 因此他不需要参加提名。

所谓首席议员是指在议会内占多数席政党的领袖, 而且具有代表性。只是当时马来亚尚未独立, 槟州的行政权力操诸在参政司手上, 以致未能把“首席议员”, 当成“首席部长”。

不论有没有确定的名堂, 林苍祐在很大程度上已可被视为未来的“槟州首席部长”或“影子首席部长”。

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于7月25日投票, 在天时地利下, 联盟赢得扫荡性的胜利, 总共取得51席, 另1席归回教党拥有, 槟州的两名华人民选立法议员是戴惠思和徐瑞意。

其他当选的马华立法议员有: 马六甲的陈修信、太平的谢启聿、怡万区的梁宇聿、近打南区的朱运兴、吉隆坡西区的翁毓麟、吉隆坡东区的谢有吉、雪兰莪中区的李荣德、芙蓉区的林纪祥、柔佛南区的陈銮峰、柔佛中区的张子宗、麻坡南区的陈宣国、亚罗士打区的李天与及吉打南区的林廷光。

林苍祐和吴志渊分别被檳城及马六甲的议会所推荐, 再加上马华商联会的两名代表, 种植业和锡矿业各两名代表, 另外联盟委任的两名遂使马华的阵容增加至25人。

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宣誓就任联合邦首席部长。他的内阁主要成员是: 教育部长阿都拉萨、副教长朱运兴、天然资源部长伊斯迈医生、交通部长李孝式、农渔业部长阿都亚兹、副农渔部长佐哈里、卫生社会福利部长梁宇聿、副阿都拉曼达立、劳工部长善班丹、邮电部长翁毓麟及工程部长萨顿等。

拉萨报告书委员

林苍祐未入阁，但被推举为联盟党鞭。既是槟州首席议员，又是联盟党鞭，他的身分和地位再次提高。

大选后联盟作了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是与马共代表在华玲谈判（1955年12月28日），结果谈判破裂。参与谈判的马华代表有陈祯禄和朱运兴，林苍祐没有参加。

不过另一项针对教育法令的修改，林苍祐是其中一员。这个委员会在1955年9月4日成立，以教育部长阿都拉萨为首，成员有善班丹、苏来曼、森苏丁、阿都阿兹、朱运兴、林苍祐、赛纳阿比丁、拉曼达立、加沙里、梁长龄、阿都哈密干、李天兴、吴志渊及莫哈末伊里斯。

1956年5月6日，委员会发表其报告书，定名为1956年教育报告书（或称拉萨报告书）。其内容要点如下：①本邦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下，本邦国语为主要之教学媒介。然本委员会亦承认，达到此种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②一个被人民接受的国民教育制度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来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使到马来文成为国家语文时，也保留和发展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③小学将分成两种，其一是国民小学；其二是国民型小学，其教学媒介语可用英语、华语或淡米尔语。

④至于国民型中学，将采用共同的课程和考试。这些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并非至为重要，超过一种语言的媒介语可使用。

这就是说，中学可以接纳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以适应政府的教育政策。

钟中学潮有话说

教总认为这份报告书强调马来文和英文，忽略了中文。接着，政府宣布初级教育文凭和教师合格考试以英文出题激起董教总大力的反对。

更严重的事情是：政府推行国民型中学制度导致檳城钟灵中学于1956年11月23日发生严重的学潮。

学校注册官宣布关闭三星期，有68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这件事轰动全马，尤其是华人社会。而钟灵中学是第一间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当时的董事长是王景成，校长汪永年。经过申请后，有16名学生获准回校或转校。

虽然是拉萨教育报告书小组的成员，林苍祐显然对报告书未在立法议会讨论，即被联合邦教育司朋思加以实施而致公函予全马华文中学，是否愿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但须履行20项条件感到不悦。因此马华公会也与董教总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并向教长作出反建议，要求废除20项条件，另行公布新条例。

对于钟灵中学的学潮，林苍祐在1957年4月5日作出这样的评论：钟灵中学的学潮，如在华文教育身上的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研究其根源，不要以为外面敷药即行。

他说如果不把疮内的东西拿出，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他同情学生面对的遭遇，他认为钟中董事长王景成及常务董事应对68名学生被开除事负有重大责任。

弦外之音，林苍祐是不赞同通过开除手段来解决教育问题。马华公会也因为这件事成立委员会，调查学潮和教育问题。

由于教育问题，一直未能妥善处理，终于演变成政治问题，马华公会因此在日后蒙受很大的伤害。

林苍祐预见问题的严重性，他深深地感觉到在马华公会内，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进行——公民权和选票。

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从政者，都会在党内外建立其地位和形象，缺一不可，林苍祐也没有例外。他在加入马华公会之后，表现了他的才华，逐渐赢得支持。在党外，他成为檳州中华总商会董事，由1955年到1959年出任当然董事。

在担任董事期间，林苍祐提出了他的远见，他促请董事会考虑兴建多层大厦，将之分租，必有盈余。可惜他的建议未能获得

完全接纳，商会只兴建三层楼大厦（即现代旅社）。这就是今日位于九间厝和华盖街交界处的建筑物（目前商会办公室已迁至槟州华人大会堂，旧址租予商业机构）。

除此之外，林苍祐也是檳城国际青商会的发起人，以鼓励年轻一代的商人培养出组织和领导的力量。

虽然如此，林苍祐仍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政治活动方面。他认为政治是最重要的，华人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将没有办法争取和改善应有的地位。

疾呼华人成公民

为此，林苍祐不断地呼吁华人登记成为选民，以期在选举时发挥作用。这是由于1955年的大选时，华人选民十分有限，要争取更多的议席也不容易。

同时，他也确定华人必须申请成为公民，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拥有二心；尤其是在马来亚独立前，华人不能只做观众，而是要全心全力投身于独立运动中。

对于马华公会，林苍祐当时是充满豪情和热忱的，他要居住在马来亚的华人都成为公民。

在这方面，他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已故）的看法是一致的。周恩来于1955年访问新加坡时，向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传达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意向，他促请海外的华人效忠于居住国。这个观点普遍受到海外华人政治领袖的欢迎。

很明显的，林苍祐的意愿是要马华和华人一体；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鉴于马华公会本身的组织仍未趋健全，如果没有进行改革，将不容易号召华人团结一致。是以在1957年3月8日的马华高级委员会议中，林苍祐以主持人的身分提出革命性的言论。他建议改组马华，加强基层组织，协助华人申请公民权，推动华人加入马华公会。

制造革命性言论

他同时提出一个尖锐性的课题，他要马华公会就中国的政治表明明确的立场。他说：如果国共和谈实现，马华必须进行研究所应采取的立场。

林苍祐的这一言论，暗示着马华不能再与中国任何一方面有暧昧关系，而是要以马来亚的主人看待国共问题。

这一思潮的推引，造成当权派的马华领袖大为不满，他们这批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人，岂能允许林苍祐提出“新思潮”。林苍祐的改组马华建议终于碰了钉子，主要的原因是马华当权派中不乏国民党人或亲国民党分子，他们不能也不接受林苍祐的革命行动。

苍祐这样子做，目的在于排除和驳斥某些马来领袖对华人的效忠提出质疑。国民党的拿督翁就曾指控“马华公会与国民党有关系，且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0个省”。

又如劳工党发起人苏比（后加入巫统，成为国会议员，曾任新闻部总监，马来亚驻巴基斯坦大使）也曾指责“马华是台湾的工具”。

马华要摆脱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不过问题的进一步暴露是在华团大会后重新挑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联盟在1955年大选胜利后，直接与英国进行谈判，终于在1956年2月8日达成协议，同意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协议签署后，英国委任一个以李特爵士为首的宪制调查团，到马来亚听取各方意见。

华团与马华对抗

在吡叻州的刘伯群号召下，全马华团1094单位举行代表大会，通过向宪制代表团提出四点要求：

①凡在马来亚出生者，一概成为公民。

②外地来马居住满5年者，申请公民权时无须受到语文考试。

③马来亚公民之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④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

大会成立了一个以刘伯群为首的15人工委会：刘伯群（吡叻）、叶茂达（森美兰）、王景成（檳城）、陈贞舜（丁加奴）、林坚固（吉打）、余金鉴（柔佛）、梁长龄（马华商联会）、梁志翔（董总）、曹志辉（雪兰莪）、陈期岳（马六甲）、林连玉（教总）及蔡荣兴（雪华人行团总会）。

反之联盟向李特宪制调查团提出的备忘录中未提到列华文为官方语文，遂引致刘伯群等人的抗议。他和陈期岳领导华团和马华公会进行对抗，虽然他们两人当时仍是马华的领袖之一。

换句话说，马华公会对宪制的论争产生分裂，林苍祐并不属于刘伯群派，但也不全然是陈祯禄派。

当华团工委会于1957年4月14日决定派出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赴伦敦请愿时，林苍祐作出批评。

苍祐是以马华组织主任的身分发表谈话。他说：“华团代表这样做是对国家和华社不利的。”他也指责这些人中的某些人宣誓效忠于台湾，而使独立问题变成论争课题。

他显然是影射刘伯群和陈期岳。

由于“华团代表团”涉及国外的政治，成员之一的林连玉宣布不参加前往英伦。他指责在1956年有人企图通过台湾方面关系来解决本地问题。

他说：“马来亚的华教问题应在本地解决，不要利用外来影响。”

职是之故，教总本来改派沙渊如代表林连玉参加刘伯群的行列，旋后又告退出。这样一来，代表团的分量受到削弱。

东姑阿都拉曼更是一口咬定刘伯群等人是国民党要员，拒绝接见他们。另一方面林苍祐对林连玉的决定表示激赏，他同意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决定，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

林苍祐和林连玉也因此有了较好的交情。

林苍祐和林连玉的渊源始自钟灵中学的学潮后，一个以从政者的身分过问教育问题；一个则以教育工作者的身分参与华教斗争，而他们之间的媒介是“三大机构”作连系。“三大机构”即指马华、董总和教总组成的教育委员会。

苍祐是马华调查学潮小组的成员之一，其他人有梁宇皋、黄奕忠、翁毓麟、陈修信、朱运兴及杨邦孝。

林连玉则是马华三大机构的教育小组成员之一，负责调查钟中学潮。其他成员是吴志渊、李润添、符兹美及严元章。

钟中的学潮在后来成为政治性的课题；劳工党也展开签名运动要求收回开除成命。

因为马华公会在处理教育问题方面未能立竿见影，反对党的力量从中膨胀。

刘伯群和陈期岳矢口否认与国民党挂钩，他们声称决定到伦敦请愿，如不成功，要向联合国提出上诉。

进一步，陈期岳反指控陈修信亲中国大陆，起因于陈修信于1957年4月19日倡组考察团前往中国。

但考察团团员的李延年和郑隶讲明纯粹做生意，与政治无关。

马华公会分两派

陈期岳似乎采取报复手段，不甘示弱，促请政府扣留陈修信这一批人。

他的要求自然未受理会。不过，从陈期岳的语气中，反映出马华公会内存在着亲台派和非亲台派的派系。

刘伯群和陈期岳的举动，也在马华党内引起关注。当权派动议解除他们的党籍，侨生公会表示反对，侨生公会的人包括林苍祐、吴源和、谢敦禄、李长景、辜承福、周文意、林耀椿、林学易及徐瑞意。

林苍祐是不赞同刘伯群的手法，但未否定他们提出建议的权

利，而且言行间没有反对华团的议案，只是不能同意有外来者插足其中。

马华内部的相互倾轧，给予反对党抬头的机会。

在檳州方面，劳工党通过市议会的选举取得立足点。中选的议员包括南玛纳旦、陈朴根、林建寿、黄添寿和崔耀才等。

在怡保方面，人民进步党的DR辛尼华沙甘崛起成为“华印族英雄”。在吉隆坡及各大城市，劳工党势力开始成长。

不要吃煮熟鸭子

1957年是马来亚历史的分水岭。联盟在1955年的选举取得胜利后，从自治走向独立。

独立意味着马来亚人民摆脱殖民地的统治，而由人民直接选出政府。作为联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将在独立后成为马来亚的首任首相，檳城及马六甲也将各选出一名首席部长。

谁将是檳州的第一任首席部长？市面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按照附属于联合邦宪法内的檳州宪法规定，首席部长将是行政长官，是属于政治性职务；州长或称州元首则是非政治性的最高的统治者。

在那个时候，首席部长职非林苍祐莫属，但是煮熟的鸭子为什么会飞掉呢？其中的过程是曲折迂回的，又是值得回味的。

话说在1956年底，钟中爆发了学潮，有68名学生被开除后，林苍祐便忙于处理教育问题，为学生的复学请命。接着在1957年1月4日，檳城因庆祝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而举行大旗游行，不幸爆发冲突事件，造成紧张局面，华巫间的感情受到伤害。

为平息不安，全檳华团举行大会，成立亲善小组，林苍祐被选为委员之一。其他成员有伍瑞琴、徐瑞意、谢成金、李典谟、苏承球、陈朴根、谢丕益、王景成、崔耀才、李焕文及黄鲁坛。

学潮和骚乱成为1957年檳州的两大事件，林苍祐以首席议员的身分肩负重任。与此同时，他也是檳州联盟主席，但没有担任檳州马华主席，当时是由华社领袖伍瑞琴出任。无论如何，林苍

祐已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论从那个角度看，首席部长已是他的囊中物。

报章上的预测是：林苍祐是首席部长的热门人物。

吡叻州的马华公会则推荐陈祯禄出任第一位槟州州长。

槟州中华总商会建议州长改为民选，而非委任。

到了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首席部长是林苍祐医生。马六甲州长是陈祯禄，首席部长是奥士曼（吡叻州助理州务大臣）。

这些预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呼之欲出的。因为在较早的时候，东姑阿都拉曼已劝过林苍祐，要他在槟州组织州政府。

东姑向林苍祐说：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槟州需要一位首席部长，你是最适当的人选。

林苍祐没有正面答覆东姑，也未一口承诺。他心中有更大的目标，首席部长不是他从政的最终理想。他要为全国人民服务，他要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带动华人介入国家政治的主流。

王保尼从中冒起

对其他人来说，首席部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乐而不为呢？但在林苍祐看来，不做首席部长并不会降低他的身分和地位，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因此，林苍祐向东姑阿都拉曼推荐一位人选。他告诉东姑：“王保尼是适当的首席部长人选。”

东姑一听感到愕然，马上问道：“谁是王保尼？”在东姑的印象中，王保尼并没有列入他的人选中。

王保尼不是何方神圣，他是大山脚的一名英校教师。原是林苍祐急进党的党员，在1953年代表急进党参加大山脚市议会选举告捷。旋后他又追随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在1955年的殖民地议会选举中，中选大山脚区州议员。

联盟在殖民地议会中的胜利，遂使到林苍祐、王保尼和谢成

金共乘一条船。林苍祐是首席议员（因英国仍派出参政司宾汉掌权，首席议员乃是在独立后晋身首席部长的踏板），王保尼是政府工商委员会主席，谢成金是交通及地方政府主席。

在华人议员中，如果林苍祐不做首席部长，剩下具有希望出任的就是王保尼和谢成金了。

事实上，在苍祐未正式表态前，他已经在担任相等於首席部长的职务了。例如在1957年7月12日独立前夕的殖民地会议中，林苍祐已是议会中的领导人物。参政司宾汉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出席会议，下一次的会议将是改朝换代了。

林苍祐代表联盟政府提出接纳槟州州旗和州宪法。

他提出的动议如下：“本议会欢迎联合邦立法议会第41号报告书内所列之宪制建议及其附件，并欢迎在1957年8月31日建立马来亚联合邦为独立自主国之努力，本议会尤表示支持附件中之槟州宪法草案。”

谢成金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苍祐的法案获得了议会的接纳。

历史终于记载：林苍祐是第一位引导槟州成为马来亚独立国一部分的人，他为槟州掀开新的一页。

也因此，他和槟州结下深厚的情感！

通过州宪法后，下来就是挑选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再三希望林苍祐亲自出马，领导槟州政府。但林苍祐提出了父忧的表面理由加以婉拒。

苍祐的父亲林萃龙于1957年5月27日逝世，在6月2日举殡安葬。

在一项文告中，林苍祐表明因种种理由，包括父亲的逝世使他不能接受首席部长职，他对推举者表示内心的感激，这个人就是东姑。

他个人认为王保尼是适当的人选。斯时王保尼是46岁，比林苍祐大8岁。

谢成金美梦破灭

由于林苍祐放弃出任首席部长，槟州马华公会内也因为职位之争展开一场权力斗争；一方是支持王保尼的，另一方是支持谢成金的。论财势谢成金远胜王保尼；论关系，谢成金也比王保尼更有条件，因为他和林苍祐还有一段亲属关系。

林苍祐这个人很少感情用事，他不帮谢成金，自有其理由，但理由何在，至今仍是个谜。谢成金已告过世，他死后也许遗憾终身，林苍祐破他当首席部长的美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57年7月16日，槟州联盟召开会议，讨论首席部长人选，会议在中路巫统大厦内举行，由林苍祐担任主席。出席者包括：美农医生、谢成金、哈森宾哈旺、王保尼、伍瑞琴、阿比珍（槟巫统主席）、阿武峇加、黄宗祺及岑亚就等人。

会议开始时，林苍祐解释今日是要选出首席部长，关系到槟州的未来，请各位慎重考虑人选，结果有两人被提名，一是王保尼，另一位是谢成金。

在投票前，双方已展开拉票工作，势均力敌。开票结果竟是6票对6票，不相伯仲。这使到苍祐很伤脑筋，他宣布休会。

这个时候，电话响起，来电话者的不是别人，正是东姑阿都拉曼，他第一句话就问林医生选举怎么样？

林医生告诉他票数相等。

东姑马上说：“既然这么麻烦，干脆由你出任好了，免得日后再有问题。”

“不行，按民主秩序选举中途，应该由这两人中挑选一个。”苍祐回答。

“那么，你做为会议主席，投下你决定性的一票吧！”东姑知道再也劝服不了苍祐。

苍祐告诉东姑，他属意王保尼，东姑表示接受。

复会时，林苍祐已胸有成竹，他帮理不帮亲，在会议上宣布投王保尼一票。主席的决定票，等于是投了2票，因在较早时他已投一票，王保尼才有6票。

林苍祐这一票，改变了王保尼的一生命运，由一名穷教师摇身一变成首席部长。

林苍祐这一票，也判决谢成金的政治命运，不能再升级。一生的抱憾唯有英雄无泪，难过得十分不甘愿。他不是输在别人的手上，而是输在林苍祐这位亲戚手中的一票。

王保尼内心的激动几乎热泪盈眶，林苍祐虽然比他小，但在政治上却是他的教父。感激之余，内心似乎欠下苍祐一笔难以偿还的人情债。

大局已定，王保尼着手组织他的州政府。他把林苍祐扶上州内阁（行政议会）的督察员，其他行政议员有谢成金、黄宗祺、阿兹斯，哈森宾哈旺及美农医生。

冥冥之中似乎是早有定论。林苍祐在日后料想不到因为婉拒东姑的好意，而使东姑耿耿于怀，结果后来在政治上出师触礁，与东姑反脸成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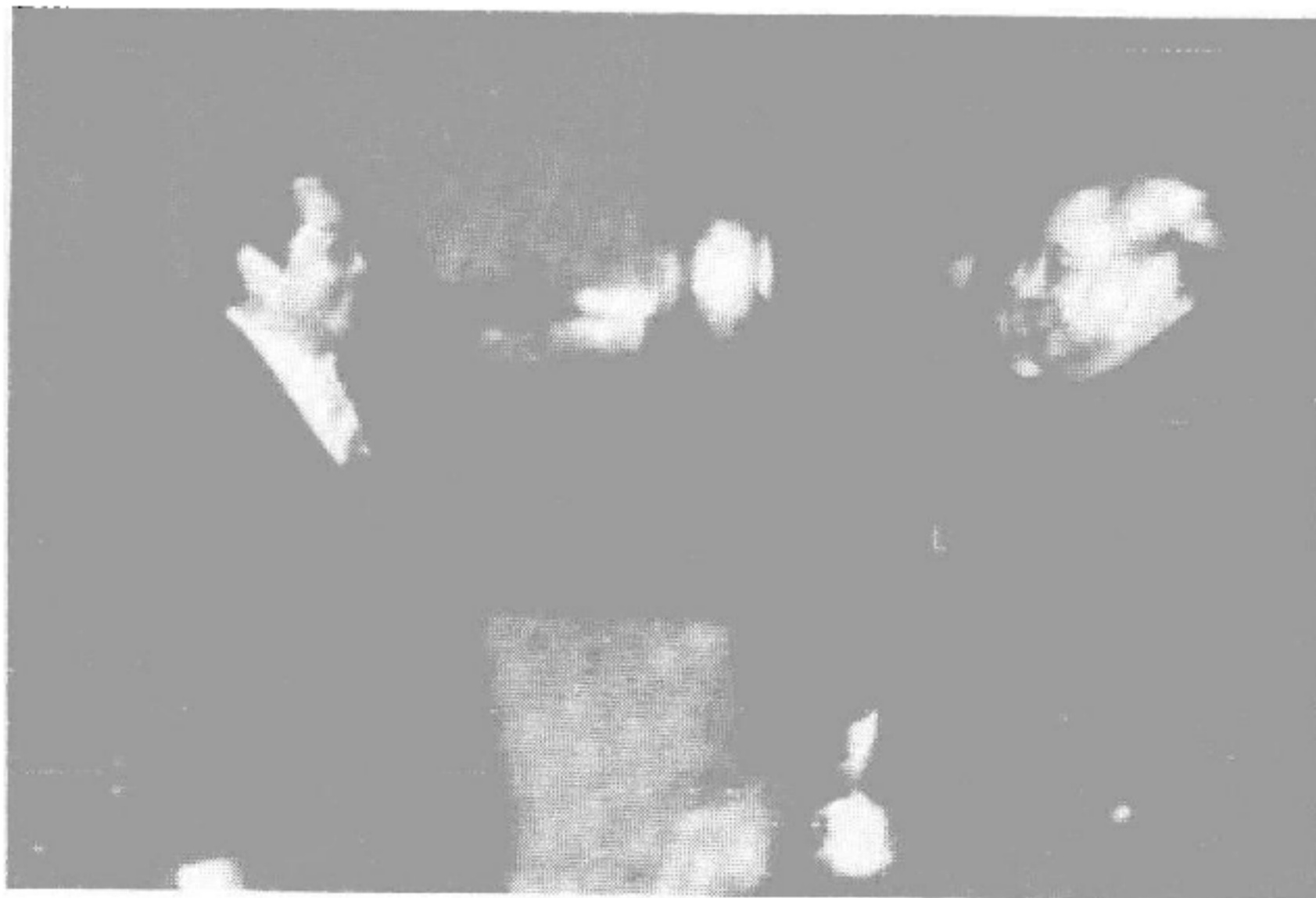
◀ 林苍祐在中国一家商店参观购物。

Lim Chong Eu at a Chinese shopping cen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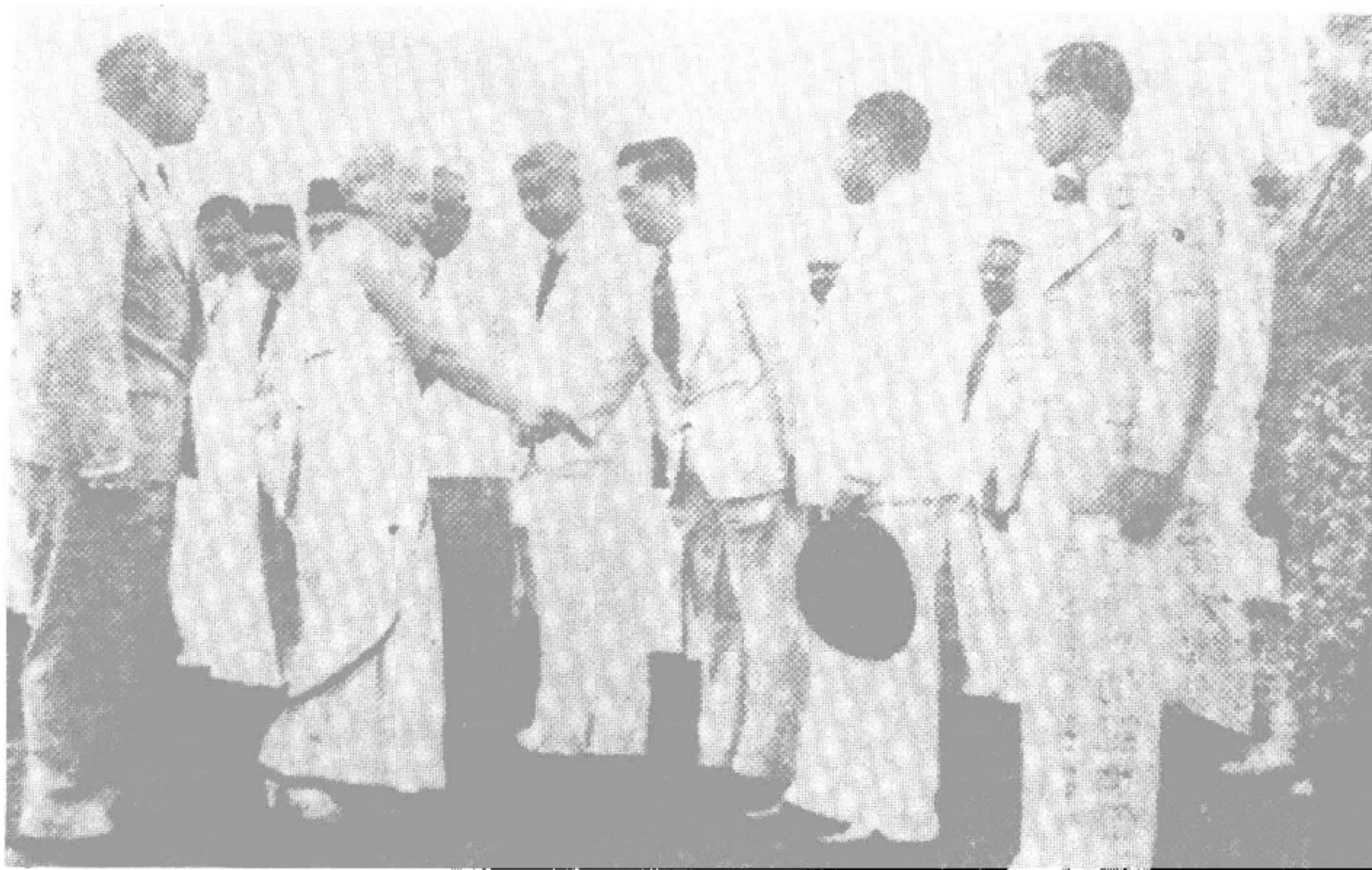
林苍祐参观中国制造的拖拉机。▶

Lim Chong Eu looking over a Chinese-made tractor.



◀ 廖承志设宴款待林苍祐。两人举杯共饮。

Mr. LEOW CHEN CHEE gave a banquet to honour Dr. Lim Chong Eu, and proposed a toast to his distinguished gu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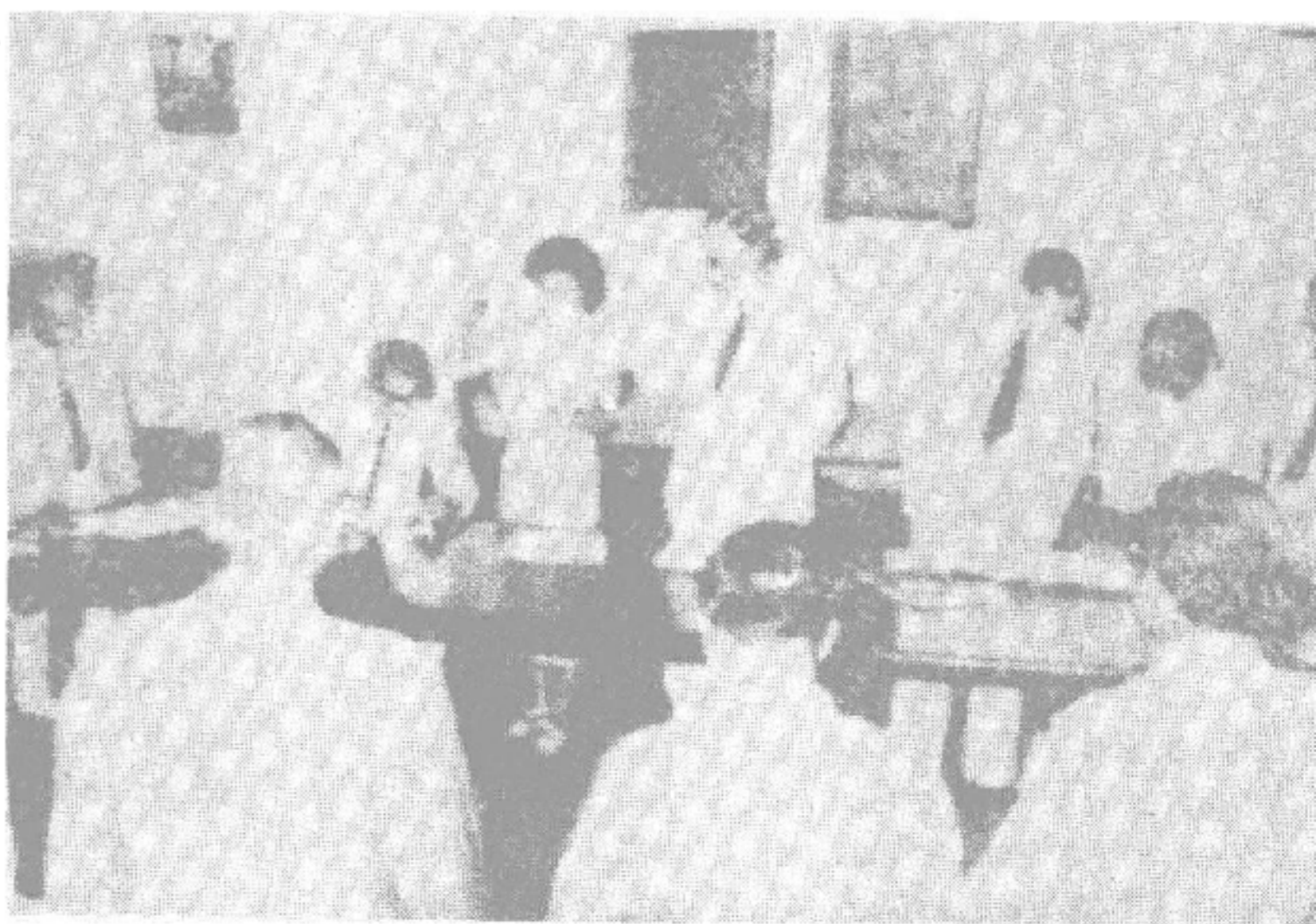


1951年林苍祐被英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州立委（槟州议员）后，风头甚健，跃居为首席议员。图为林医生在槟城机场迎接到访的联合国主席班迪夫人（印度）。

With his appointment as Penang Legislative Councillor, Dr. Lim Chong Eu quickly amassed great popularity and was recognised as The Leading Councillor. Seen here at the airport to welcome visiting United Nation's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Mrs. PANDI of India.

不久之后，林苍祐着手组织槟城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结果有六名党员中选，包括富豪叶祖意的孙女叶宝真律师。图为她宣誓就职时摄。

When Lim Chong Eu formed the Radical Party and contested the Georgetown Municipal Council elections, 6 of his candidates were elected, notably millionaire Yeap Chor Ee's granddaughter, Miss Yeap Chin Poh who is seen here taking her oath-of-office.





银行家大富豪叶祖意。
Banking magnate Yeap Chor Ee.



东南亚糖王黄仲涵(印尼)。
*Southeast Asia's Sugar King, OOI CHONG
HAM of Indonesia.*



黄绣娘是黄仲涵的女儿，也是叶祖意的媳妇。她在一九五三年和林苍祐对垒参加州议会选举。
OOI SIEW NEOH, OOI CHONG HAM'S daughter and Yeap Chor Ee's daughter-in-law, who contested against Lim Chong Eu in the 1953 Stat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1953年面对财雄势大的黄绣娘对手，林苍祐终于过关当选州议员。
In spite of his opponent's prestige and wealth, Lim Chong Eu won the elections to become a State Legislative Councillor.

第五章：當上馬華總會長

斑雀焉知鴻鵠志！

林蒼祐不當第一任首席部長，固然有他個人的理由，但最大的理由是他不想被“綁死”在一州之內當個行政長官，他要展翅飛翔，做一個全國性的華人政治領袖，把檳州政府的事務交給王保尼打理。

王保尼感激得涕流淚下，他做梦也沒有想到林蒼祐會大力的扶他上青雲。把蒼祐視做“老佛爺”，初時事事請教，讓蒼祐垂簾聽政。

也因此，王保尼在各方面都配合林蒼祐，讓後者致力搞好馬華公會。

林蒼祐在得到馬華黨內少壯派和非當權派的支持後，在1958年初，為他的革命行動打响第一炮。

他以馬華政治主任的身分昭告天下：“自1957年起，馬華公會內部組織非常腐敗，原因是黨內有若干頑固分子造成分裂，影響部分華人对馬華失去信心。”

他大胆而疾聲吶喊：“馬華公會需要改組，馬華公會需要新血，復新會務，以挽回頹勢！”

他形容1957年是馬華的組織年，而1958年是馬華的復新年。

林蒼祐這一席話，是有感而發的。因為過去兩年來，馬華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力太小；同時在爭取華人政治權利上也沒甚成果，以致各地市議會和鄉村地方議會的選舉，顯示反對黨，尤其是社陣已告壯大，奪得喬治市議會執政權。

在吡叻，由於梁宇皋接受被委為馬六甲州長，放棄怡萬區國會議席，在補選中人民進步黨的DR辛尼華沙甘脫穎而出。

如果再不振作，馬華公會將會變得鮮有作為。

在党内进行夺权

在当时，敢于以马华领袖之一的身分大力揭发和抨击马华所作乏力的人，除了林苍祐之外，并没有第二人有如此赤裸裸鞭策马华公会。

情势发展结果，支持“革命论”的人越来越多，从暗中支持到公开表态。林苍祐显然已在党内崛起成为新兴力量的源泉。

党内的元老和当权派感到震惊和恼怒。林苍祐的“大字报”式的抨击言论，无疑是对当权派当头一棒。

阵线于是分明了。一边是陈祯禄领导的陈修信及翁毓麟派，得到吡叻、雪兰莪、马六甲、彭亨、新加坡及部分柔佛分支会的支持；另一边是以林苍祐为首的改革派，领袖包括朱运兴和杨邦孝，得到檳城、吉打、玻璃市和部分柔佛分支会的响应。

再有一派是李孝式及李剑桥的父子派。

李孝式身任财政部长，却不被纳入党的重要职位，心有不甘，一开始只是出任党中央政治青年及妇女组主席。

（初期马华没有妇女组，后来却由一个男人担任妇女组主席，令人莫明其妙，滑稽之至，恐怕前所未有的，倒可列为政坛佳话）。

抑有进者，在1956年马华雪州分会改选中，翁毓麟背叛了李孝式，在陈修信的支持下，挑战李孝式之主席职，结果翁毓麟抬头。

既失雪州头头之位，又在党中央没有职位，李孝式心头之恨难消，他决定暗中支持林苍祐派进行夺权运动。

苍祐要改革马华，但又不想站在第一线，此事使他好生为难，心情的矛盾可想而知。他向其派系表示只想协助革命，不要坐第一把交椅。

原先有人建议由总秘书朱运兴晋级，挑战总会长陈祯禄。

可是，有更多人建议苍祐出马，并拿出勇气，敢把皇帝拉下马！

思前想后，苍祐心情起伏不定，数日难眠。

1958年3月23日，马华公会举行第9届常年大会，同时将改选理事。要不要改革马华，就在这一天。

在22日晚，苍祐踱来踱去，心神不安。要打总会长吗？似乎会开罪陈祯禄；不打吗？马华的前途就亮起红灯。

到最后，他想到党比个人更重要。他明知这场仗不易打，可能是“以卵碰石”。然而佛学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念头一闪至此，心情顿时开朗，勇气也加倍了。

击败元老陈祯禄

历史性的一天终于到来。在吉隆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共有112人与会，林苍祐率领他的革命队伍进场。陈祯禄等当权派感到不妙，一时气氛紧张，拉票运动也在会场展开。

陈祯禄是马华的开党元老，一向来谁也甭想动总会长的念头。在当权派来说，这是终身椅子，除非陈祯禄自动下台，否则没有挑战者可言。

上午阶段是总会长致词和秘书报告，下午阶段是投票选举职员。因此在下午复会时，马华革命派先来一个下马威，森美兰的陈世英动议让记者旁听，林苍祐马上附议，他说因过去以来报章对马华改选有过报导，应开放予记者旁听。

此议合情合理，大会接纳。林苍祐派胜了第一回合。

接着第二回合的斗争宣告开始，支持陈祯禄的黄谭顺（雪州代表）建议将议程更改，先选举理事，再讨论章程修改，理由是有些代表远地而来，可能要提早离席。

林苍祐起立反对，他促请大会按议程行事，先讨论修改章程，才选理事。他反驳当权派说：“代表们并不急于回去。”

陈修信为要试探革命派的力量，建议投票表决，结果只有37人支持先选举后讨论修改章程，大部分人反对。

林苍祐派胜了第二回合。

在修改章程的项目上，其中一条是增设助理会长（马华开始

时只有总会长，没有副会长之设），赞成者85票，反对者70票，因赞成票未达3／5票数被否定。

这意味着，革命派人数较当权派支持者多。

对于年捐由每两年收2零吉改为每年收2零吉未有争论一致通过。

由于对章程修改有激辩，会议延至下午6时45分才进入选举职员议程。

当时的党章没有规定要事先提名，可以在会中当场提名，因此挑战者得以从中冒出。

这个时候，会场中人抖擞精神，神色凝重。首先是选举总会长。

当权派的杨章港（吡叻）即刻举手提名陈禎禄，翁毓麟给予附议。

革命派抓紧时机，由柔佛的郑婉文提名林苍祐，檳城的王保尼举手附议。

由此显示出王保尼对林苍祐的恩情难忘。

陈禎禄对林苍祐。

一个是党的创办人，一个是党的革命者，代表们要如何投下神圣的一票？

提名过后，林苍祐示意要讲话，获得主席批准后，他带着激动的情绪说：

“我这次参加总会长竞选，事先曾作过慎重的考虑，直到昨晚，尚未决定。最后一刻钟决定接受提名。

我参加竞选的理由很简单：马华是一个民主团体，因此每届的选举都应该有人参加。

在过去几个星期来，报章的各项报导，可能会使人产生误会。其实，我们参加选举，不是所谓叛徒，更非向陈爵士挑战，而是马华若不能照民主方式推动党务，将来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困难。

我必须表明，如果我中选会长，不是要把陈爵士逐出马华；相反的，对陈爵士的功绩永垂不忘。

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党不会发生分裂。”

他的简短而又有力的讲话，博得会场热烈的喝采，也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当权派看在眼里，苦在心头。对革命派的行动咬牙切齿，但要表现出君子风度，只有一肚子闷气，未敢表露出来。

代表们鱼贯投票。开票结果，当权派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能置信。

林苍祐得89票，陈祯禄得67票。

这就是说，林苍祐成功地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新会长，会场又是一阵阵雷动的掌声。

革命派炮打司令部，旗开得胜，迈向胜利的第一步。

林苍祐接受支持者的欢呼，也接受陈祯禄的祝贺。而林苍祐马上宣布委任陈祯禄为马华永远名誉会长，陈氏欣然接受。

革命派推出的人马，取得全面的胜利。

总秘书一职有3人角逐：吡杨章港2票、雪翁毓麟（陈祯禄派）65票、吡朱运兴（林苍祐派）89票。

朱运兴当选总秘书。

杨邦孝（林苍祐派）打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

青年团主任陈宣国、劳工主任陈世英、政治主任李孝式、妇女组主任陈銮峰夫人、法律主任黄奕忠、文化主任李致祥、福利主任符兹美。

除了各职委由大会选出外，各州分会主席是当然委员，他们是黄富南（新加坡）、许德明（丁加奴）、陈修信（马六甲）、翁毓麟（雪兰莪）、伍金枝（彭亨）、白成根（吡叻）、冯耀煌（森美兰）、王耀威（吉兰丹）、伍瑞琴（檳城）、蔡松林（柔佛）及谢敦禄医生（吉坡）。

林苍祐派系全面告捷，控制了党中央，马华公会人事一番新。当权派黯然伤神，他们默默地离开会场。

然而这只是斗争的开始，失败的一方并未俯首称臣，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复辟江山。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马华党章，各州分会仍有一定的“自主权”，马华中央未能控制分会。林苍祐只控制党中央和一些州，不归顺中央的州潜伏着他们的势力，为日后的斗争埋下计时炸弹。

眼前困难重重，革命派决心按照他们的计划全面革新马华。

陈东海收拾包袱

第9届马华党大会在林苍祐派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

善后事千头万绪，而今迈步从头起。

意气风发的林苍祐以38岁的年龄当选马华总会长，政治声望再晋一级，可谓少年得志。

回到檳城后，苍祐一见到记者就发表他的政治评论。他说：

“一年半前马华没有政治方向，随风飘荡。”

“过去，各重要职委由于毫无约束，各自争权夺利，遂意见分歧，党无法强大。今日马华公会能安然无恙，不是因为组织强大，而是得到友人之匡助，同时敌方意志萎靡，未能团结对付吾人。”

林苍祐这一席话，压积在心头已久。他早在马华改选前，便鼓吹革命论，但所提到的友人相助及敌方意志萎靡，所指何人，未见明显。

在那个时候，马华最大的劲敌是社阵，已在城市区崛起，对马华构成威胁，不是萎靡不振的组织。

假使是指陈修信一派，却未尽然，因为陈派还不至于毫无斗志。

唯一能够解释林苍祐获胜的是：陈修信派低估林苍祐派，过于轻敌；加上马华党代表思变，需要一个新的领导层，大势所趋，

定下林苍祐的江山。

胜利果实来得太早，而且“革命”尚未成功，林苍祐只夺得中央权力，各州分会反对势力仍盘踞着，有如群雄瓜分天下。碍于章程所限，中央鞭长莫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林苍祐第一项要做的是陈东海执行秘书职位是否要保留。

陈东海原是一位新闻从业员，他靠向东姑阿都拉曼而得宠。在马华党内是一名普通党员，后成为受薪执行秘书。

东姑一手提拔陈东海追随其左右，包括参加英伦争取独立的谈判，他的特殊地位有如马华的“外星人”。更难理解的是，他后来竟成为联盟总秘书。

一个马华普通党员有此特权，实在是政坛怪事。

陈东海靠东姑维持政治生命是众所周知的事，也因为这样，他并没有把马华或华团的意见传达给东姑。还亏刘伯群曾天真地把华团备忘录请他转告东姑，他却置之不理。

林苍祐不欣赏这种人，他的派系更不要留这种人在马华担任职位。

陈东海本是希望陈祯禄派取胜，继续担任执行秘书，可是眼见“大江东去”，不得不提出辞呈。

改选后的马华中委会于1958年4月13日在檳城召开高级执委秘密会议，接受陈东海的辞职。4月20日的中委会正式接纳陈之辞职。

这样一来，陈东海进一步靠向陈修信派，谋反林苍祐。

第二件事，林苍祐发现马华经济陷困境，入不敷出，乃委任下列人选负责改善经济状况。他们是黄树芬、朱运兴、李孝式及符兹美。

亏大本停出党报

中委会并调查到马华机关报《镜报》在陈东海主编下，一年开销高达\$50,000.00，收入只\$4,000。于是下令停止出版已有4年历史的《镜报》。

《镜报》是陈东海于1955年在马华党内搞的一分党报。在这之前，即1952年，马华曾萌起创办一分《马华日报》。原来当时已被关闭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的印刷机有意出让，马华中委很想买下机器来作为出版报纸用途，但在数州马华代表反对下作罢，理由是不赞成动用党基金办报。

《马华日报》胎死腹中，是好事或坏事，历史没做定论，若以今日眼光来看，党报似乎不能办，较后诞生的《镜报》即是一个例子。

陈东海对此指责作出澄清：《镜报》每期印华文本5,000本，英文本3,000本，大部分免费送给人阅读。

陈修信则针对1957年镜报的开销作出解释：是年开支\$47,621.66，广告收入\$37,938.66，不敷之数只\$9,683.60。

这一争论，事后不了了之，没有下文。谁是谁非，也弄不清楚。

第3件事，林苍祐发现到马华党章不合时宜，各州分割势力，党中央鲜有实权，而且总会长有太大的权力，变成其他党中委聊备一格。因此，他控制下的中委会决心全盘修改党章。

他形容未修改的马华党章，中委会只是谘询性质，向总会长提意见，没有执行权力；这种中委会形同虚设，使到马华好象是互助会，不象一个政党。

他建议将总会长权力下放，让各执委有权力行事，使到党趋向民主化。

另一方面，林派要使马华更象一个政党，将最高权力回归中央，不是州分会权力大过中央。

修改党章起冲突

新执委提出的修改章程要点如下：

- ①规定根据市议会，县议会或地方议会的选区设于支会，而支会派代表出席区会大会（每一个国会选区有一个区会），区会代表直接选出中央代表。不再受到州分会的控制。
- ②各州分会不能自己选出信托人管理分会资产，只有中央代表大会才有权利选举信托人，方便集中马华全国的资产。
- ③会员必须是马来亚联合邦公民，不接受非公民的华人入党。

1958年11月30日，林苍祐召开马华创党以来的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通过修改党章。共有126人与会。

以林苍祐为首的新当权派全力支持修改党章，但遭到以陈修信为首的非当权派全面反对。

会议由上午开到傍晚，阵线分明；一方以林苍祐为首，另一方以陈修信为首。

陈修信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及考虑新章程草案，在下次大会时通过。

翁毓麟支持陈修信的动议，并认为特别委员会各州分会派出1名或2名代表组成。

陈翁的用意，显然是要通过各州分会的力量来阻止党中委修改章程，因为他们在州分会仍拥有势力。假如新党章通过，州分会的权力便会大为削减。

陈修信既有此议，林苍祐以大会主席的身分将之付诸表决，结果以67票对57票（3票弃权）否决了陈派的动议。

接着大会表决由党当权派提出的修改党章动议。

在表决前，林苍祐说：“唯有修改党章，马华才能强大和更好的领导华人，作为联盟的盟友，在将来争取新加坡回归联合邦的怀抱，实现马星合并的理想。”

他形容这是第一次对党章进行重大的修改，希望党员谨慎投票。

开票结果有75票赞成，50票反对，1票弃权。

这个时候，反对派引述马华党章指出需要 $\frac{3}{5}$ 的大多数支持才能通过修改党章。既然有126人投票，赞成者75票未达 $\frac{3}{5}$ ，尚差一票，因此今日的会议不能修改章程。

当权派则起立反驳，指出投空白票等于没有表示意见，只能以125张票来算，75人支持就是 $\frac{3}{5}$ 的多数票。

两派的争论是弃权票应否计算在内，林苍祐派认为不算，陈修信派认为要算。

彼此在会上唇枪舌剑，一来一往，互不让步。

到最后，林苍祐再也不能忍受无休止的争辩。他以大会主席的身分表示愿意负起全责，隆重宣布今天是 $\frac{2}{3}$ 的多数票支持修改党章。

未能取悦于东姑

他的决定，阻止了反对派继续攻击当权派，但埋下了两派更深的仇恨。

林苍祐要把马华的力量集中起来，领导华社和争取权益；陈修信要保留马华的现状，伺机卷土重来。

林派在党的胜利，且节节推行改革计划，使到陈派很不舒服。陈修信、翁毓麟和陈东海逐渐结成马华党内的反林苍祐派。他们这派靠向东姑阿都拉曼，再加上陈东海取得东姑的信任，反而对林苍祐派起了戒心。

林苍祐派在内阁内只有一个李孝式，虽担任财政部长，却未与苍祐共浮沉，而与苍祐共浮沉的人却未在内阁内。朱运兴只担任副部长，林苍祐本人未入阁，这对新当权派无疑是不利的。

事实上，当林苍祐一派得胜时，马来报章便作出攻击。

《马来前锋报》的社论说：“已有更多的亲国民党分子渗入马华公会。”

社论进一步怀疑马华之种族主义色彩今后更加浓厚。

所谓国民党分子是指谁，《前锋报》的社论未指名道姓。除

了所知的李孝式外，相信矛头是指向林苍祐。

林苍祐虽曾在抗战时住在中国一个时期，担任军医，惟从未加入国民党。在返马后也不同意将中国政治带入马来亚。不支持刘伯群企图通过台湾关系解决马来亚问题即为一例。他在言论上也吁请华人成为公民，以马来亚人自居。

《前锋报》对他的攻击，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也为此反驳《前锋报》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有此澄清和表态，林苍祐在后来也被政治对手套上这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

华教问题困马华

由于改朝换代，暂时稳住马华党中央的控制权后，林苍祐把大部分精神花在华文教育问题上。

他了解到华教是一个敏感问题，关系到马华的存亡。倘使撇开华教问题，马华将备受华社抨击。因此在各方面，林苍祐努力改变马华在华社的形象。

甫上任马华总会长不久，适逢新加坡南洋大学于1958年3月29日举行开幕典礼，林苍祐连同檳城的王景成和叶苔痕前往新加坡参与盛会。

他在归来后形容为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这个时候，华校酝酿杯葛参加“华文后期中学甄拔考试”。

林苍祐控制下的马华公会面对了挑战。在开会讨论后，马华认为应该支持联盟的教育政策，而要反对的是政策的实施方法；不过，马华不同意杯葛甄拔考试。

华教人士均反对甄拔考试未能与初级教育文凭考试享同等地位，而且考试媒介语也受到关注。董教总坚持以华校的教学媒介语出题和作答，同时应得到政府的承认。

华教人士在这种情形下，非议林苍祐的马华公会的做法。

由于事态严重，林苍祐派了李致祥、李孝式及杨邦孝会见敦拉萨商谈拉萨教育报告书带来的问题。林苍祐本身则飞往吉隆坡

会见董教总人士，后来苍祐把“三大机构”的意见转达给教育部长佐哈里。

经过据理力争，教育部长发表文告指出：华文后期中学入学甄拔考试与全津贴中学考试同等。

虽然争取结果未尽令人满意，总算做了适当的修正，有些成绩，苍祐促请学生报名参加考试。

但在1958年5月20日，林苍祐的医务所突然闯入一群学生。

他们是中华中学初中三的学生代表，联名致函给新任马华总会长林医生，要求答覆下列8个问题：

- ①贵会为什么单独谒见教育部长而不邀请“三大机构”的代表？
- ②林苍祐是否认为马华可以代表全马华人对教育问题作出决定？
- ③在“三大机构”未作任何决定前，马华抢先召开文教小组会议，公开表示接受考试制度，并通过各分会及报章，鼓励学生参加，林医生对此意见如何？
- ④三大机构本身尚未决定接受新考试制度而这次召开“三大机构”讨论内容却列为“如何劝导学生参加考试”是否正确？
- ⑤马华是否认为“三大机构”是属于马华文教组的一个执行工作的机关？
- ⑥我们要求澄清马华公会对新考试制度的看法。
- ⑦我们要求澄清超龄生是否可修完高中课程。
- ⑧我们要求澄清新教育文凭有何价值，是否相等于初级教育文凭？

这一连串的尖锐性问题，显然是鼓起学潮的学生所提出的，他们对于林苍祐的做法不表满意。

在所提及的问题中，概与拉萨教育报告书有关。因为在接受政府津贴后的中学，就没有超龄生，而且受津贴的学校要参加政

府举办的考试，这类考试只以马来文或英文出题。

压力的到来，对苍祐来说是具备挑战性的，他不能使学生失望，又不能无法向董教总交代，他需要通过马华做最大的努力。

对于学生的质疑，林苍祐作了简单的答覆。他说：

“由马华及董总和教总成立的三大机构确曾深入讨论甄拔考试的问题。

他希望学生对三大机构表示信心。

他也解释三大机构的组成是马华、董总及教总各占11名，共33人组成，称为中央教育委员会。根据章程规定，马华总会长是三大机构的当然主席。

背上华教十字架

为了使学生对马华信任，苍祐又促马华文教小组争取达致更为明确的决定。结果联盟政府同意甄拔考试将会发出文凭。这张文凭除了可升上高中外，也可以选择进入日间师训和职业学校。

至于考试的出题范围则以初中程度为标准。

学潮、教育问题、考试制度的论争成为林苍祐背上的“十字架”。

作为马华的领导人，他没有其他选择，唯有挑起重任。

在1958年5月27日参加柔佛州华团大会上，林苍祐语重心长地表态。他向与会者说：“我深知华教问题的复杂和困难，而且也知道华教问题最先考验我。我必须坚定对于整个国家和华教的忠诚！”

新会长的压力是四面八方的，包括来自党内外。既然林苍祐表现出他对华教的积极性，引起了林连玉对他寄以厚望。

林连玉是教总主席，是五六十年代的华教斗士。在三大机构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于1958年6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他表示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

林连玉对林苍祐的评价，出自于后者为甄拔考试争取到应有的地位。他也希望在苍祐领导下的马华，有一番作为，和华教团体紧密合作。

就这样，双林终于在华教问题上重新结盟。

三大机构的主要人选如下：

主席：林苍祐（马华）

秘书：李致祥（马华）

副秘书长：林连玉（教总）

财政：陈济谋（董总）

副财政：郑婉文（马华）

常务委员：胡由凤、李天兴、朱运兴、李致祥（以上属马华）；林连玉、严元章、王佐、蔡任平、周曼沙（以上属教总）；温典光、王景成、钟森、陈世荣及陈济谋（以上属董总）。

此外并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人选是：林苍祐、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

在会中，林苍祐以主席的身分发言。他要求三大机构成员提高警惕，面对挑战。假如三大机构及华人团结一致，一定能克服困难，使华教在宪法保障下，获得充分的发展。

他矢言马华将尽最大努力与华教共浮沉。

历时10句钟的马拉松会议，被苍祐形容为最令人振奋者。

虽然三大机构已较前更为合作和团结，但在对甄拔考试问题上，董教总仍然坚持政府要做出明确的保证，才能公开表示态度。

在这时候，又一个学潮迫使林苍祐不得不介入。

1958年6月3日，韩江中学学生突然发动闪电的和平示威集会，提出三大要求：

①收回因反对甄拔考试而被开除的学生。

②要求校方遵遁三大机构议决，在甄拔考试未获得合理解决前，决不以个别行动强迫学生参加这项考试。

③要求校方保证参加这次抗议政府颁布不合理甄拔考试的同

学不被开除，因为学生只是针对当局的不合理措施，三大机构的决议——甄拔考试必须合理解决。

学生代表在抗议集会后，到医务所谒见林苍祐医生，要求林医生出面干预，并促使学校收回开除两名学生的成命。

林苍祐劝告学生专心向学，他认为参加考试并无不妥。

他也向学生们解释林连登的办学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另一方面，为了使考试风波平息，林苍祐再派杨邦孝谒见教育部长佐哈里，要求将甄拔考试改为测验性质，与升级和津贴无关。

教长口头表示答应。

经此斡旋后，董教总也表示满意，公开呼吁学生报名参加甄拔考试。

林连登接受林苍祐的调解，不开除学生，而16名韩中学生向林连登表示歉意。

与此同时，在吉隆坡坤成女中发生的学潮，也因甄拔考试在各方力争下，有了解决方案，宣告平息。

全马各地的华校生终于报名参加考试。林苍祐渡过华社考验的第一关。

陈修信进行反击

话说林苍祐控制下的马华公会于1958年11月30日在争论下通过了修改党章，暂时安定局面。可是陈修信派不甘于失败，他们通过各方面阻挠党章的修改。

由于陈修信和翁毓麟等人仍在中央当部长，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这一派人拒绝承认修改党章的合法性，且率领雪兰莪、马六甲和彭亨的马华公会杯葛新党章。

新党章牵涉到林苍祐派和陈修信派的权力斗争。林派试图以新党章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马华公会，有纪律处分，也对分会的权力有所限制，借此消除“群雄割据”局面。

此外新党章还欢迎华团成为马华公会的附属会员，以争取华团的支持，来阻止陈派的“复辟”。

因为这样，林苍祐派不对参与华团大会而与陈祯禄领导下的马华公会摊牌的主要人物采取纪律行动。

虽然有此苦心，林苍祐派却遭到一记闷棍。社团注册官以新党章之通过不足法定人数而宣布失效；同时允许新加坡马华分会成为附属会员亦违反法令。

新党章无从发挥，林苍祐派旋与陈修信派取得妥协，另立党章，同意政治团体与马华具“共同目标”可成为附属会员，但删掉将州分会的资产转移中央保管。而各州分会有权推派候选人，如果被中央否决，也有权另做推选。

这种折衷的方案，目的是要避免马华分裂，俾以整体应付大选。为此，新党章要在大选过后才生效。

拉拢华团打陈派

派系斗争表面平息，实则暗流汹涌，危机四伏。因为两大派系对候选人的问题十分重视，且陈修信派亦步亦趋迫向当权派。

纵然有此威胁，林苍祐决定与华团作进一步的挂钩，希望唤醒华人申请成为公民。

1958年5月11日，在林苍祐主催下，马华公会在吉隆坡召开全马华团代表大会。林苍祐以华语发言。这是马华成立以来破天荒地其领袖用华语致词。

林医生说：

“1948年的联合邦协定条文不全然是公平的。因此在独立前马华为宪法的草拟争取权益，主要的任务是确保华人能够得到公民权，成为马来亚的公民，并登记成为选民。”

他大声疾呼华人应该永远团结，守望相助。不时向马华公会提供意见，促使马华成为一个能为华人服务的政党。

马华公会之所以对选民重视是因为发现到全马 1,200,000 合

格华人选民中，只有 700,000 人登记成为选民。

大会并选出各州社团大会之召集人：雪州李剑桥（李孝式公子）、森美兰李致祥、檳城王保尼、马六甲吴志渊、彭亨何炽强、吡叻刘伯群、柔佛黄树芬、丁加奴许德明、吉隆坡林廷光及吉兰丹符兹美。

这些领袖在各别的州展开申请公民权运动。王保尼受林苍祐委托，也在檳城召开一项大会。

当林苍祐派在华团和华教中取得力量后，开始在联盟内争取应得的权益。

另一方面，巫统也有了变化，它认为巫统应在联盟内有较大的发言权和控制权。联盟的章程乃被修改成在执行理事会内巫统 6 名，马华 5 名（原本 6 名）及国大党 3 名。虽然出席联盟理事会的代表仍然维持巫统 16 名，马华 16 名及国大党 6 名。

马华公会的 5 名代表是林苍祐、朱运兴、李孝式、杨邦孝及黄奕忠。

争取三分一席位

改革后的马华公会，这批新领袖准备与巫统谈商 1959 年大会议席的分配。他们达致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① 马华公会必须争取得 $\frac{1}{3}$ 的国会议席的分配。

② 华教问题必须列入联盟的政纲内。

马华所持的理由是，1959 年华籍选民已增加到 35.6%，而 1955 年华人选民只占 11.2%。再者，马华公会认为拥有 $\frac{1}{3}$ 的席位，可确保宪法的修改必须要得到马华的同意。

华教问题更是敏感。眼见马华公会在各大城市的市县议会选举中的一些议席已被反对党所占有，声势似乎越来越大；尤其是乔治市议会，落入社阵手中。如果马华不再对华教表示关注，将会失去更多的华人选票。

在这个问题上，林苍祐也请示陈祯禄的意见。陈祯禄致给林的一封信中表示给予支持。

巫统则对议席的分配有不同的结论。在全国 104 席中，巫统分得 74 席，马华 28 席及国大党 2 席。

理由是巫统是联盟的主要骨干，同时各州选举的结果使到巫统失去丁加奴和吉兰丹州的控制权（归回教党控制），因此巫统认为若再分配马华多一些议席，将会失去较多的国会议席。

林苍祐于 1959 年 7 月 8 日向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联合邦现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宪法，二是教育。宪法是不应随便修改，教育则甚为重要。

他表示马华绝不会放弃责任，并吁请全体华人支持马华争取权利。

一场论争的风暴已告掀开。一方是以东姑为首的巫统，另一方是以林苍祐为首的马华公会。

但林苍祐并未得到马华陈修信派系的支持，这一派较取得东姑的信任终於使到马华的争取变成党内的斗争。

尽管如此，林苍祐还是写了一封密函给东姑，阐明马华的立场。

林苍祐是以马华总会长的身份于 1959 年 6 月致密函予联盟党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其中提到了大选席位和教育的两个重大问题。虽然已属历史，但重温这段往事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致东姑的陈情表

密函开头这样说：

“首先我要趁这机会对阁下关心我的病况表示感激，我要告诉阁下，我现在已经逐渐痊愈，尤其是经过医院的疗治之后更有起色，但我尚不能离开我的住宅。现在我要和阁下商讨对我国及联盟党的进展有着非常重大关系的一些事。”

当我执笔写此函时，离开联合邦大选提名日只有三个星期而

已。但联盟的竞选政纲尚未分发给联盟执行委员研讨，同时联盟的一般党员也尚蒙然不知。就其间的因素来说，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可能导致大选前不必要的争执。即使是如此，我也要趁此机会强调两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认为联盟竞选纲领中，对此两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表示。但在尚未谈到细则之前，我要重申我们最关心的是要看到本邦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形式。我相信联盟的立场是和平与稳定地发展马来亚的意识与观念。我相信只有联盟方能解决第一个问题——种族主义问题。

从整个国家的福利来看，不必要的种族主义的星星之火可能导致恐慌与流血事件。我认为自从联盟成立以来，它在道德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维护了整个国家对付这个危险。但我们就宪法与国会的观点去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本邦公民与选民的一般性地位，尤其是在各选区的分配情形，那么我们便会充份明了，即使在国会方面，种族主义已成为一种危险。虽然眼前尚不致于流血，最终可能导致流血事件。

属于其他种族的马来亚人——华人、印度人及混种人所害怕的只是种族主义吧了。他们担心不受节制的态度不只可能单独破坏联盟所计划的进展，而且可能导致宪法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因此自从本邦宪制谈判开始以来，马华公会一向的政策是支持我们所认为公平合理，而且将确保本邦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宪法，得到进一步的维护。

今天此项政策已列入马华公会新章程的宗旨与目标中。但上述担心仍然存在是由于宪法中规定，许可多数国会议员以多数票修改宪法。只有马来人方能在国会里获得所需要的多数票。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东海岸的一些议员的态度，但经过了丁加奴州选举结果后，我相信阁下应当会同意如果再趋向那一方面，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违反联盟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应当要求阁下注意联盟竞选政纲中

明确说明联盟决心维护现行的宪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至今为止，我的信念是这样的：华人，尤其是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投票给联盟的主因之一是担心其他政党所采取的种族主义。

我坚决认为联盟显然应采取这项政策，在政纲中表现出来，将彼此恐惧的支持，改为信任我们本身的坚实基础。

我相信阁下一定会同意除非马华公会获得40个席位，不然不会真正的保证采取中庸的路线。

为止，联盟应对国会大选选区的分配采取具体的政策，以表现联盟对于维护宪法及马来亚所有公民皆可享受平等地位的信念，倘使未获得联盟中非马来人政党的同意，将不能对宪法提出修改，马华公会认为联盟中非马来人政党若能分得40席乃公平合理者。

再者，联盟竞选政纲中应清楚地说明联盟决根据过去两年来的经验对本邦教育政策之实施作一般性的检讨。此举其他团体的意见也可受到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竞选政纲中，必须清楚说明联盟对实施本邦宪法第152节条文的政策。

基于上述目的，拿督阿都拉萨（已故第二任首相）和我本人已经草拟如下的条文：

马来文已经有充分发展，但在所有学校能充分供给教授马来文的设施之前，学校得采用其教学媒介语举行以升级为目的之考试；同时再以巫文为必修科的条件之下，这些升学考试将受到政府承认，且具有与国家教育文凭考试同等的程度，同时被接受为遵循教育部政策的一项资格。

我只要求对上述条文作一个细微的修改如下：

由于学校举行考试之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学生的升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学生的离校。举例来说，学生经过初级教育文凭考试之后，没有办法升学，而须要离开学校，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上述条文中‘以升级为目的’的后面增加以下的字眼‘以为离校时评估学生的学业成绩之目的。’

槟州选举敲警钟

林苍祐在函中提及患病，乃是脊椎神经发痛，在1958年忙于政务后，曾于1959年的上半年减少活动，以致无法协助於5、6月间举行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

在槟城州选举中，马华公会受到打击，共派出11名候选人代表联盟出征，结果只有6人中选。社阵则夺得7个州议席。他们是林建寿、陈朴根、李国良、黄忠和、陈宗美、崔耀才和南玛纳旦。

虽然在全部24个州议席中，联盟仍然17席执政，但马华的声势大不如前。这对作为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来说，自是脸上无光。

林医生本人並未提名参加州议席，他的目标是参加国会选举。可是他的爱将和亲密战友却在州选中失败。这些人包括方衍梓律师、胡由凤、李天柱、岑亚就及林英辉。

中选的州议员计有王保尼、谢成金、陈琴和、邹新庆、纪永进和彭如德。

马华候选人的失利，与华教问题很有关系。社阵的从中崛起，也是藉着为华教请命得到支持。

在痛定思痛后，林苍祐决定向巫统提出尖锐化的要求，以表明马华公会的决心。

但是，在马华其他州领导层不与林苍祐合作下，密函的要求终於未获音讯，迫使林苍祐派人马大为不满，演成内部争取到公开争论，眼看风暴就要来临。

暴风雨的前夕是宁静的。东姑接到林苍祐的密函后，不动声色。林苍祐也静候佳音。（密函是在1959年6月24日发出的）

双方都期待着1959年7月10日的联盟会议上来个讨价还价。

问题是马华並不如林医生想像中的团结。陈修信不甘于雌伏，配合身为东姑身边的人物陈东海巧妙地利用这个对峙局面争取出线。他和林苍祐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陈东海在失去马华总部执行秘书(受薪)的工作后,对林苍祐怀恨在心。

透过陈东海的关系,陈修信和翁毓麟倒向东姑。于是乎陈修信,翁毓麟和陈东海结成一体,打着反林苍祐的旗帜。

当然在陈修信的背后还有成群结队的呐喊者,他们在马华党内形成一股暗流,使林苍祐防不胜防。

东姑也因为陈东海的提供情报,对马华内部的变化有所了解。

杨邦孝拉开战幕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东姑知悉林苍祐派的举动;林苍祐却摸不透巫统的情况。

虽然林苍祐有“忍”的功夫,他在等待东姑作出反应。可是林苍祐派的人缺乏忍功;他们认为民族大业是应该高举鲜明的旗帜,不论是成功或失败,都要表明立场。

把林苍祐密函公诸于报章的是马华宣传主任杨邦孝。

(按杨邦孝后来是华侨银行董事主席)

杨邦孝是林苍祐的亲密战友之一,身为宣传主任,他觉得有责任公开马华的总要求,同时向报章披露马华中央工作委员会达致的结论。

马华中央工委会是在6月举行会议,通过两个决定:①马华必须在8月国会大选中分配得35到40个席位;②考试媒介必须与教学媒介相同的原则。此原则必须列入联盟的竞选政纲中。

杨邦孝说:林苍祐将代表马华向联盟提出上述要求,如果未获接纳,中央工委会将向中委会提出报告,以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而单独参加竞选。

杨君进一步指出,马华的要求是要使到宪法不会轻易被更改。同时华教问题与马华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他表示敦拉萨已同意马华对教育问题的处理。

提到候选人事宜,杨邦孝说:联盟中的华籍候选人由马华总

会挑选，其他盟友不得干预。

参与马华中央工委会者计有：林苍祐、朱运兴、李孝式、陈世英、陈宣国、黄有为、许德明、蔡松林、黄富南及白成根。

陈修信派系并未在内。

无疑的，杨邦孝投下一颗计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7月10日下午，东姑召见林苍祐，两人就席位和教育问题举行会谈约一秒钟，结果不欢而散。

危机终于爆发，暴风雨跟着来临。

暴风雨终于来临

东姑大发雷霆，他把重要的人物召到首相署，他们是敦拉萨、陈祯禄、教长佐哈里、工商部长陈修信、外长伊斯迈医生、农长阿都亚兹、卫生部长善班丹及联盟秘书主任陈东海，然后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

东姑宣布取消原订于10日晚上举行的联盟全国理事会。理由是他看了今日各报章的消息后，觉得已没有必要召开联盟会议。

他说：“如果我接受马华的要求，那么马来人将会指责我们在威胁底下作太多的让步。”

无论如何，东姑说：联盟在巫统、国大党及忠于联盟的马华会员支持下，将依照原订计划举行大选，我相信反对林苍祐当前领导层的马华会员一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毋庸置疑，由于有了陈东海、陈修信及翁毓麟的支持，东姑已准备拆林苍祐的台。

马华内部的不能团结，以及陈修信的反击林苍祐派，造成了马华的悲剧，进一步地动摇了华人对马华公会的信心。

也因为东姑深信在马华内有他的支持者，对林苍祐的覆函是很不客气的。

东姑的覆函说：

“我今晨看到报章发表阁下于6月24日来函的内容。我原想

于今晚联盟理事会议上提出答覆，并向阁下保证阁下所抱着的恐惧并没有存在的理由。阁下认识我已经这么久，却依然对我及巫统其他领袖的诚意感到了怀疑。这件事使我非常伤感。

我一向为巫华联盟辩护，甚至于曾经这么说过：我宁可丧失每一个席位，也不愿牺牲了华人的友谊，因为依我看来，华巫亲善是达成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的唯一保证。阁下在这么迟之时把‘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送给我，简直就是在我的背后刺了一刀，而且使我对目前的马华领导层深感失望。”

“很明显的，阁下之目的是要脱离联盟的组织。这么一来，根本使我及联盟其他人士没有进行商讨的机会，特别是阁下已经将你们的条件公开发表，因此我觉得定于今晚召开的联盟全国理事会议已经没有举行的必要。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一事件而告退缩，相反的，在印度国大党以及反对阁下立场，但对于联盟极具信心的马华公会会员的支持下，我们仍将以联盟的名义参加竞选……”

这封覆函，宣告了东姑与林苍祐的合作破裂，也改变了马华公会的历史。

东姑挥刀砍断与林苍祐的政治情谊，7月风暴接着掀起滔天巨浪，直冲林苍祐在马华的政治地位。一个反手回扣，逼林苍祐和杨邦孝撤消密函的要求，否则已无谈商的余地。

陷于进退维谷的林苍祐，已经感到形势不妙。一方面他要顾全大局，不使马华破裂；另一方面他要思及其派系的尊严和民族大义。他应该如何收场呢？

被同志拉了后脚

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3个影子——陈东海、陈修信及翁毓麟。他打从心里产生一股难以控制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他感觉到背后也挨了一刀。

马上，他得到一个结论，这3个人“背叛”了他所领导的马华公会，而且矛头指向他，企图致他于“政治上的死地”而后快。

但是，在衡量自己的力量下，他又发现他所控制的马华中委

会尚不代表全国的马华支持力量，因为在党章未修改底下，各州分会几乎是存有自主权，不受总会过大的干预。

思想后，苦无良策。可又绝不能坐以待毙，在徵询几位亲密战友后，他采取了下列的步骤解围。

①也公开向报界表示，根据东姑发表的文告，马华已被踢出联盟，但这不是马华所要的，他仍然希望东姑能召开联盟理事会解决危机。

另一方面，他指责马华内有一些分子企图中伤马华与巫统的关系。如果这些人的目的得逞，那将是国家的灾难。

林医生没有指明这些分子是何人。

②接着他覆函给东姑，正式提出要求：

我要向阁下呼吁，为了国家利益，召开联盟全国理事会。

以我个人来说，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我有一个任务保证马华公会内部的民主精神。同时我要指出马华内有一些破坏分子，职是之故，我已经决定召开马华代表大会。

③显然，要解决问题和打开僵局，唯有让马华各州的代表作表决。但为了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林苍祐派决公布陈祯禄致给马华中委会的函件。

这封函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逕启者：

苍祐医生曾来见我，要向我谘询有关他日前致函给东姑阿都拉曼的两要点，即我们一定要马华公会有 $\frac{1}{3}$ 的席位，同时我们坚持一定要把华文教育列入政纲。

我对他的做法表示同意，并诚恳地呼吁你们全体为马来亚华人及其他民族的利益，团结地坚决支持这两项要点。

此致

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诸委员先生大鉴

陈祯禄上

1959年7月8日

这一封信，引致了林苍祐和陈修信口诛笔伐，唇枪舌剑，火药味十分浓厚。

这是林苍祐首次和陈修信的正面冲突。

在林苍祐这边有中委会作后盾；在陈修信这边，有东姑和内閣部长作后盾。而所谓上阵不离父子兵。陈祯禄也公开站到儿子陈修信这一边，与林苍祐起骂战。

陈氏父子和林苍祐的骂战所用的词句十分尖酸泼辣。

与陈氏父子骂战

陈祯禄说：“林苍祐似乎已利用我为工具，以便在这一次与联盟及巫统的争执中加强他的地位。

林医生把我于7月8日交给中委会的信刊诸报章。不幸地已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鼓励马华公会因为国会大选席位分配及华文教育问题而与联盟发生的争执中，以不妥协的态度对付联盟。

应该指出的是，林医生根本未把局势的真相告诉我。我毕生致力于本邦各民族的团结与友善，尤其是巫华两族的团结与亲善。在现阶段，我绝对不会破坏这种团结与友谊。

林医生明知从两年前我离开了马华公会会长职务以来，即已跳出政争的圈子，因此实不应将我卷入这一次政争的旋涡中。

“林君未把信的内容告诉我，就要我在上面签名，这简直是诱骗了我在信上签名。”

陈修信讲话的语气比他的父亲更绝。他开口就大骂林苍祐，语气很是激动。在旁的东姑不得不在记者群面前劝他控制一下脾气。

他说：“我的父亲眼力很差，记忆力也坏，因此当天我父亲写那封信时根本不知其内容的影响。”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龌龊如此卑鄙的手段。林苍祐偕同其夫人来马六甲见我的父亲，林君把用打字机打出的一封信要我的父亲签名。我的母亲趋前追问，林君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事，只是一宗小事。林君深怕我的母亲发生怀疑，当下叫他夫人请我的母亲到屋内的其他部分参观。此举的目的显然是调虎离山，恐怕我的母亲识穿他的计划。”

接着，陈修信又讥讽林苍祐是无兵司令，高高在上，没有群众。

他指出，林苍祐动辄就抬出他的改组计划，事实上他的老家檳城在实行改组计划后，州选举中却一败涂地。马六甲未实行改组，反而在州选中获全胜。

林苍祐对这猛烈的炮轰作了反击和答覆。

他说：我的唯一答覆是，陈祯禄写给我的信，我交给中委看。

“当马华公会内部发生严重危机时，我特地到马六甲去拜会陈祯禄爵士。在我还没有去陈爵士的家之前，我首先通过电话，把我的要求告诉他。当我到达陈爵士之家时，他又很客气的招待我。当时我将马华的各种情况向他反映，并征求其意见。陈爵士听后马上自动拿起笔来写下给马华中委的信，要求大家在与联盟谈商时采取坚决的立场。关于这件事，当他签名时，我的内子及陈爵士的夫人也在场。”

双方各执一词，到底谁是谁非，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历史终究要证明是与非。

林苍祐和陈修信的舌战，确实是华人社会的不幸。当马华要力求争取的时候，不是矛头一致对外，而是拔刀相向。今天看来，陈祯禄给林苍祐的信是在怎样的情况写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苍祐领导下的马华提出的要求合不合理？

可是陈修信派认为林苍祐派做得不对；而陈修信派在政府中有权力，林苍祐派则没有，因此有相当多人倒向陈修信。

一场原本是马华对宪制权力的斗争变成内部的自相残杀。本来马华在独立前已被华团指为未尽全力，如今又成为华社抨击的对象。马华地位的一再削弱，完全是因为马华不能团结所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修信和林苍祐交恶之前，陈修信曾在1956

年9月27日致一封私函给林苍祐（当时陈是宣传主任，而林是政治、选举及公民权小组主席）。

陈的私函中提及种族主义仍然强烈存在，且担心非马来人的地位一再降低。

陈修信在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华公会必须推广华人的利益，而且永远是如此。”

未及两年，当林苍祐登上马华总会长后，陈林的私交已不存在；更甚者他们竟然反目成仇，不再站在同一阵线上斗争。反而开始更激烈的权力斗争。

林苍祐在一边是东姑的压力，另一边是陈修信派的夹攻下，感到处境十分危急。

妥协方案陷困境

党代表大会于1959年7月12日在吉隆坡马华总部举行，162名代表热烈与席，以决定马华未来的命运。

这个会议是十分重要的：马华要留在联盟抑或是离开联盟。

林苍祐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的派系要他坚定立场，但他以总会长的身分想顾全大局，避免分裂，他希望折衷底下寻求危机的消弭。

他向大会说：“这次危机发展是在莫明其妙的情况下开始的。起因是我写给东姑的密函，很不明智地被发表了；其次是发表陈祯禄致给马华中央的函件。”

但所以会发生这件事，林苍祐说：“这是因为在7月2日的联盟会议上，我乘机和东姑谈到密函的内容，东姑觉得时间过于短促，未能详谈，就把事件搁置下来。”

（按：由于未获东姑答覆，马华林苍祐派的杨邦孝在7月9日向报界发表林医生于6月24日致给东姑密函的全文，风暴便告排山倒海而来。）

林苍祐接着说：“虽然发表那两封信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职

责所在，我愿意承担全责。

我对这两封信未经我同意就发表感到遗憾，而且表示歉意。依我看来，这两封信引起了更多的误会。7月9日我接到阿都拉萨的电话要我当日傍晚去见他，我们在商讨有关选区分配与候选人的问题时也谈到教育问题，谈商进展十分顺利，令人满意，但两封信发表后，局势起了变化。

次日上午我打电话给东姑要求见他，他要我收到他的信后才见他。后来我收到他的信，马上去见他，那时局势已经演变成所谓马华脱离联盟不再是谣言，而是除了那些仍然支持联盟的马华会员外，马华公会不应再留在联盟的问题了。

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能够重申马华对联盟与东姑的领导的信任，那么这场误会就会消除，这样一来还可能恢复马华与联盟的关系。

不过，我要重申，目前我不能告诉大家，我们将由巫统那里争到多少席位。现在已经是互相信任的问题，东姑已掌握了联盟的职权。

我不知道国会大选席位与联盟竞选纲领将有些什么决定，但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恢复对联盟的信心，我们在谈判中已得到的成就应当可以保持。

可是，我很抱歉，就眼前的局势，联盟中央工委会对此事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现在是马华中央总委员会应对马华的前途及它与联盟的关系负起全部的责任，请各位作一个具体的决定，同时应不惜任何代价保持马华内部的团结。”

很显然的，林苍祐的演词中已隐约地寻求与东姑的妥协，希望马华不会分裂，也希望马华仍留在联盟。

大会经过3个钟头的激辩后，以89票对60票通过对联盟及东姑的领导表示信任。并授权会长林苍祐医生与联盟领袖谈商，然后将结果向中央总委员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

虽然林苍祐成功地消除了危机的爆发——马华未脱离联盟，

但接踵而来的又是另一个打击，这个晴天霹雳使到林苍祐心力交瘁。

表面上，林苍祐打了圆场取得胜利，实际上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后来竟然成为“无兵司令”。

陈修信派可以说取得胜利，东姑对他更加信任，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和巫统合作的人。

理由是：大会通过的议案，并没有坚持马华要40个席位，也没有要求将华教问题列入联盟政纲内。

马华的命运已经交给东姑作决定。

东姑和陈东海、陈修信及翁毓麟进一步把林苍祐排斥在决策门外，虽然身为总会长，林苍祐已是有名无实。

马华代表大会即使暂时解决了危机，并没有解决林苍祐的问题。

林苍祐是靠改革派起家的。可是在代表大会中他没有完全站在改革派的一边，而是以调停者的身分来冷却陈修信派的沸腾。

虽然如此，他没有讨好党内的反对派；而且反对派“乘胜”追击，企图把林苍祐排出主流外；同样的，他也没有满足自己派系的人马，因为他不够坚决地表明与他们共浮沉。

他仍然怀着一线的希望：在危机消除后向东姑挽回面子和民族尊严。

不知是他的派系不了解林苍祐的苦心或是认为不能打退堂鼓，否则再斗也没有意思。

于是，林苍祐派系的两员大将在代表大会上慷慨陈词，完全不同意折衷和妥协。

杨邦孝反对妥协

杨邦孝既是一名律师，又是宣传主任，一马当先表态，带着责难林苍祐的口气说：

“依照林会长的说法，我们必须以一张未填上银额的支票交

东姑。东姑说什么，我们就怎样做。

依我个人看来，除非我知道这张支票交给谁，同时又知道支票的银额是多少，否则我是不会随便发出支票，而不考虑到其后果。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对在报上所发表的每一句话承担下来。直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这种见解。

我认为今天讨论的问题与两封信的发表没什么关系。记得当我参加雪州马华公会时曾说过，马华必须能够解决公民权与华文教育这两个问题，这样参加马华才有意义。现在前者已得到解决，后者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华教问题是我们在国会内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才能有所保证，即若未经我们同意就不能修改宪法。

现在人家要我们对联盟表示信任，我认为对方也要信任我们。我们不能随便交出未志银额的支票。

说到华教问题，眼前最迫切的是考试媒介语的问题。不论是作为一位律师，政治家或者是普通人，我都没有办法为政府所施行的学华文考英文的政策辩护。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政治家说什么都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

我个人来说，在现阶段我绝不愿接受我所认为错误的东西，以免日后有人说我是伪君子。”

杨邦孝的话，表露了他对马华的争取权益是不后退的，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要马华坚持立场。

朱运兴态度强硬

响应杨邦孝态度的有总秘书朱运兴。

他的讲话更是单刀直入：

“现在是马华公会成立10年来最严重的关头，甚至能影响到未来的存亡。马华是代表华族利益的政党，如果我们不能接纳华人的合理要求，那么我们究竟要代表谁？

这次我们争取的是大选席位和华教两个问题。关于前者，国

会的选民登记数字显示，在39个选区内，华人人数超过马来人，因此我们要求 $\frac{1}{3}$ 的席位不是很公平合理吗？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决定维护宪法，但是也不愿意别人修改宪法而损害到我们的利益。自从独立以来，马华公会到处宣传，鼓励华人争取公民权登记成为选民，花了许多时间精神才有今天的业绩。难道现在的要求过分吗？

我今天非常痛心。我们固然要与盟友合作，但非受人控制。我们于6月24日写给东姑的信直到今天尚未收到只字的答覆。这是否民主态度，这是否平等？

今天为了一封信闹成这么大的风潮，请问我们合理的要求是否向联盟背后插一刀？

报章曾发表巫统要求74席，这件事并不被人认为发生问题，但我们要求 $\frac{1}{3}$ 的席位却被认为犯了大罪这是否是平等。我们马华公会是代表华人的政党，不能永远向人叩头。

我认为马华公会的两个要求如果未被接受，就应以马华公会的名义单独参加大选。

另一位林苍祐的亲秘战友是来自檳城的李典谟。他反问道：“马华要求40个席位是合情合理的，究竟有什么不对？”

虽然两封信的发表有点问题，但我要问，马华的要求是否过分呢？依我看他们并没有理由对两封信的公开感到愤怒。

再者，联盟全国理事会大权已经掌握在东姑一人的手中，这样一来是否会损害到马华和国大党的利益呢？”

杨邦孝、朱运兴和李典谟的据理力争精神，可惜没有得到与会的马华代表热烈响应，靠向陈修信的派系纷纷借大会的讲坛直逼林苍祐派系收回要求。

修信派转弯抹角

第一个发难的是雪州的卢如贵，他质问中央是否要采取行动制裁发表密函的人，同时是否知道杨邦孝发表要退出联盟的言论。

另一位也是来自雪州的黄谭顺。他指责杨邦孝公开函件引起问题，且要杨君给予必要的澄清。

再一位是丁加奴的陈荣安，他反对讲话过火。他形容“西海岸的食品在东海岸可能变成毒药”。

陈修信也站起来发表长篇讲话。虽然矛头未直接指向林苍祐，却是直捣林苍祐派系。

他说：“刚才杨邦孝说那两封信的发表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事无关，又说他认为不应该以未志明金额的支票交给联盟与巫统。但各位应知道，每逢选举之前，对席位与候选人问题都引起困难，而这种意见分歧可通过谈商来解决，不应公开讨论。”

“如果谈判失败，当然应召开代表大会，也有需要将事情公开发表，事实上谈判并未失败，由此可见问题的中心是两函的发表。这就是说，问题在于谈判未结束前就公开发表两封函件（即致东姑函件和陈祯禄致马华中委函件），而且是在局势最紧张时发表。依我看来，这是一种挑战性的行动。”

陈修信于是把问题一转，将炮口对准杨邦孝和朱运兴猛轰，当然也包括林苍祐在内：“6月间我曾接到总会的通告说有关候选人的问题，各州马华公会不应个别与州联盟当局接洽。其实除了若干州之外，马华已对此问题，和巫统取得协议。

当中央工委会召开首次会议时，我曾建议授权给马华参加联盟执委会的5名代表进行谈判。关于这一点，我要很坦白说本党内部是分成两派的。这5人都不是我们这一派的人（按这5名代表是林苍祐、朱运兴、杨邦孝、李孝式及黄奕忠）。

我的建议是为了党与国的利益；翁毓麟则建议授全权给总会长进行谈判。我同意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这个建议被中央工委会推翻了。

让我再坦白一点，这一项事件并非因为席位分配所引起，因为联盟已经建议候选人的甄选应该是以有必胜把握为根据，而不论其种族为何。问题是联盟必须获胜，胜利后才能组成政府。

据我所知，当联盟全国理事会提出此问题时，马华公会代表曾对巫统说就算在选举中输了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还可以组织强有力的反对党。

其次，联盟当局也建议候选人的推派应该由各地分会决定。因为只有当地的人对人民的反应比较清楚，然而中央工委会表示反对，或许他们认为这样推派的候选人可能不是他们所高兴的吧？我说了这么多话，其目的是要找出这次危机的真相，同时让我们追究造成目前危机的是谁。”

无可否认，陈修信是为联盟辩护而力斥林苍祐当权派的不是。首先他同意联盟的候选人以必胜为准则，不是以种族分配作准则；其次他同意由马华各州推举候选人，反对由马华中央甄选候选人；第三他最大的目的是要倒杨邦孝的台，进而拉垮林苍祐的派系。

在谈到华文教育问题，陈修信还有更“大胆”的妙论。他说：“杨邦孝提到华文教育问题，我虽然不懂中文，据我所知，即使是现在的华校生也已经获准在以升学为目的考试中（指甄拔考试）以华文作答。杨君说华校生学的是华文考的是英文，我说联盟政府尽管如何愚蠢也不会如此疯狂。”

本邦华教发言人林连玉昨晚曾来找我，在会谈中，我知道华文教育界所要求的是华校生永远都可以用华文参加考试。这一点可就不同了，因为我们不能好象在马来亚这样的国家里另外产生一个‘小中国’来。关于华校考试的目的，从林连玉的口中我知道华文教育界的意思是华校毕业生并非一定要进入政府机关服务。我对这一点不同意，因为将来本邦失业人士可能增加，这么一来华校生的出路一定会受到限制。

说到华巫两民族的关系，让我们坦白的说，相信大家都同意，不论那一方面，华人的水准都比马来人为高；马来人因之感到害怕，希望在政府权力方面有所保障去抵销经济方面的弱点。这种念头可能是错了，事实抱着这种念头的马来人却非常普遍，我说为了消除这种恐惧起见，必须靠有耐心的谈判，而不是发表火药

味很浓的演词。

“杨邦孝说除非马华公会获得这么多的席位，否则便没有办法保护华人的利益。其实只要多数票就可以更改宪法。说到华教问题，如果政府有意消灭的话，只要削减华校的开支津贴，不是可以达到目的了吗？这么一来可能引起华校风潮，甚至演成暴乱事件。”

陈修信的讲话，口吻如同代表联盟，也代表政府。虽然在马华中委会内，他不是重要的人物，但仍然担任部长，又得到东姑的信任，当然不是非部长的林苍祐可能做到的事。

他的讲话的内容，听在林苍祐派的耳里，蛮不是味道，因而引起他们对陈修信更加气愤。

只是当时党代表却担心脱离联盟后不知何去何从，再加上林苍祐的妥协，大部分的人赞成留在联盟，不再谈两个坚持—— $\frac{1}{3}$ 的席位和华教问题列为联盟政纲。

表面无事，实则林苍祐吃了闷棍，陈修信从中冒起。由于情势急转直下，愤而离开马华的不是陈修信的派系，反而是林苍祐的人马。

林连玉驳陈修信

陈修信在马华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激怒了林连玉和教总。第二天，林连玉发表一篇书面谈话答覆陈修信：

“我要说明的有两点：

第一、在6月24日林苍祐医生致东姑密函以前，我只有和林苍祐及陈济谋两位先生以三大机构主席的名义联署致送全国华教大会总要求及宣言一函分呈东姑及首相（在大选期间，东姑暂卸职，由敦拉萨任首相）和教育部长，此外别无其他以私人或用教总主席名义致东姑的函件。

第二、7月11日晚间6时30分，我见过陈修信先生，是由吴志渊、沈慕羽先生安排的。我还邀教总副主席王佐及刘怀谷先生

参加。我只说我们的要求最主要的是高初级文凭考试应用教学媒介语，其文凭价值同等，出路同等。单单只有这句话，以后是吴志渊、王佐、刘怀谷3位先生用英语和陈修信交谈，我听不懂。我知道吴志渊先生曾指壁间所挂的中国画以及他父亲的话对他说，如果说华文没有用，为什么你要这些有华文的画，而你的父亲要写上陈祯禄爵士字样的华文呢？

由此可知今天报上所发表陈修信所指林连玉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一回事。

我个人对陈修信的感觉是，他和他的父亲陈祯禄爵士完全是两个人。最后我要指出的是，三大机构具有充分代表性，这是不容否认的。联盟政府对三大机构（由马华、董总和教总组成的教育委员会组织）采取关门主义使我们无法把使命对华人交代，用意何在呢？”

教总副主席刘怀谷报告当晚与陈修信的非正式会谈的情形时说：

“当时我们向陈修信指出不管是现行教育政策或教育报告书的建议也好，都规定各民族可采用母语母文为教学媒介。既然如此，考试的语文也应该采用教学媒介方为合理。

关于华校生出路问题，陈修信说，政府所以规定国家教育文凭考试须以官方语文考，是因为考试及格者才能申请政府职位。我们指出华校毕业生并非一定要进政府机关服务，不过华文教育界认为政府必须承认华校高初中毕业的资格。

陈君对这一点不表同意，他说我们若坚持政府须承认华文考试的资格，就等于政府承认华文为官方语文，马来人是不会同意的。他还指出，华校如果单单念华文，考华文而不考英文，就不会有马来亚的意识。

我们指出，华教承认马来语为国语，且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导马来文。我们认为要使学生有马来亚意识，采用何种语文并非一个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课程的内容。”

教总的立场显然与陈修信的立场是相左的，杨邦孝是支持教总的要求而坚持马华必须为华教作斗争。

但是，马华代表大会已不是在讨论是否要为两个坚持作斗争，反而把矛头指向林苍祐派，又以多数票通过妥协，把马华的命运交给东姑安排，这使到杨邦孝十分失望。他认为马华这样做已乖离原来的立场，缺乏勇气争取华教地位和席位的分配。

一个接一个退党

杨邦孝是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律师业，他是第一位带头冲锋陷阵的人。当看到马华代表赞成妥协时，一怒之下，宣布辞去马华公会宣传主任职。他在致给会长林苍祐的信中说，因为他曾在数日前代表马华发表了与今日马华议决案相左的谈话，因此决定辞职，较后又告退党。

杨邦孝的辞职，在马华引起震荡和回响，拉开了马华要人退党的序幕。

接着马华总秘书朱运兴也辞职和退党，还有陈世英、陈宣国、郭开东、何镜泉、叶金水、徐国钧等。

下来李剑桥（李孝式儿子，李裕隆长兄）也辞职了，他并指责东姑对候选人的推派采取不民主的手法。

杨世谋（后任法官）也步退党人的后尘。另外檳城方面马华强人李典谟、温振祥、胡由凤和林英辉也纷纷辞职。

辞职之风猛刮，几乎是林苍祐派系的人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马华。林苍祐感到失望但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离开，因为整个局面对林苍祐派系大为不利。他们认为与其在马华内“苟且偷生”，不如脱离马华另谋计划。

杨邦孝雄心勃勃，在退出马华后，又准备筹组新政党，另起炉灶。一时消息甚嚣尘上，指新政党将取名为“马来亚行动党”。

由于人心未定，加上林苍祐没有退党，筹组新政党的计划最后“胎死腹中”。

虽然如此，脱离马华的一些知名人士却以独立人士的身分和
马华候选人一较长短。这些人包括朱运兴、陈世英和郭开东。这
是后话，且不详提。

且说林苍祐派系的人马离开马华后，林苍祐已是更加孤立，
他和陈修信派更是格格不入，在党内虽是总会长，惟狮子无牙。

如果林苍祐当年坚持两个要求，如果林苍祐派及时成立新政
党，形势可能不同，但林苍祐没有这样做，他使自己留在马华内
却处于被挨打的位置。

在这种情形下，做总会长完全索然无味。他为什么要坚持下
去？直到今天尚找不出答案。但肯定的是，他没有想到局面会变
得这样坏，坏到连总会长也不知道马华公会的候选人究竟是谁？

陈修信暗中夺取了马华的控制权。在东姑的支持下，陈修信、
陈东海和翁毓麟没有把林苍祐这位总会长看在眼里。

林苍祐以满腔的热血改革马华，转眼之间，烟飞灰灭，一切
化为乌有。

“哀莫大于心死”！

在马华代表大会召开后，林苍祐的人马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
他们指责马华“软脚”，不敢坚持立场。

第一个离开的是杨邦孝。接着朱运兴等人。他们的离开是因
为林苍祐代表马华与东姑会谈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林苍
祐是于1959年7月13日和东姑见面，他带回来的结果是马华可能
会分配到32席，同时候选人，包括马华的候选人由东姑决定，而
马华总会长事先将过目候选人名单并可提供意见。至于华教问题
不被列入联盟竞选政纲，只能通过行政方式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执
行。

总会长大权旁落

林苍祐派的人马在代表大会上听后火滚，陈世英、朱运兴及
李典谟相继反对让步。他们不满足分配到32席，而华人占多数的

选区有39个。李典谟及黄奕忠说最少也要分配到35席。

他们最大的不满是马华的候选人不是由马华中央决定，而是由东姑决定。

可是代表中支持妥协者占多数，终于以89票对60票通过妥协性方案。

7月15日是提名日，林苍祐虽然身为马华总会长，却不知道谁要代表马华参加提名，连他本身是否是候选人也不知道，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在这个过程中，陈东海扮演着重要的作梗者，他凭仗着东姑的支持，心目中完全没有林苍祐这个人。

当然，东姑对马华候选人的甄选是先和陈东海、陈修信及翁毓麟等人磋商，事先一点也不让林苍祐知道。

直到15日提名，林苍祐才知道谁是马华的候选人。这些人全属陈修信派系所推荐，林苍祐的人一个也没有，包括林医生本人也不是候选人。

马华共有31名候选人，较原订的32席又少了1席。

从争取40席到只分到31席，马华公会在联盟内的屈从地位似乎已告定型。

林苍祐在提名日后大为恼怒，指责联盟违反原则，破坏事先答应要与总会长商讨马华候选人的名单。

陈东海身为联盟执行秘书，手上有一分全部联盟候选人的名单，他竟说未把名单交给马华会长和中央委员过目，是因为联盟要把部长放在安全区，此事若事先给叛党者知道了，将会对联盟不利。

林苍祐无名火三丈起，他公开向报界愤怒地表示：对马华的候选人，一概不负责任。

他质问陈修信和翁毓麟什么是安全区？林医生说：只有让人民作出判决，而不是避开人民。

林医生所指的当然是部长应面对华人占多的选区，不是跑到

马来人占多数的所谓安全区。华人部长这样做，只有自损本身在华社的尊严。

林医生激动地说：

“我回忆起新章程提出辩论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陈修信与翁毓麟对原则之争立场甚为坚定。他们说提名必须由底层以民主方式选出，并说在选举前夕工作者，应有权挑选他们认为合意的候选人。

然而，现在看来原则已不被遵行。我不懂他们如何自圆其说，但我仍然希望他们的席位安全。

照我看来，陈东海似乎有意撬墙脚，以破坏马华与巫统的关系，为的是以少数人（指部长）的席位安全问题。”

对陈东海恨入骨

林苍祐在报界的面前对陈东海咬牙切齿。他说：“当我在提名前会见东姑时，他曾发出训令说候选人名单应给我看过，但始终未给我看。”

这时林医生把东姑写给陈东海的指示纸条示众。

他于是概括一句：这不是马华公会的竞选，只是少数马华内的人参加竞选。

林苍祐的火滚，已到了顶点。

隔天，陈东海又有他的怪论，他说林医生并未把东姑所写的纸条给他看。

他还这样说：“如果林苍祐有给他看纸条，他会照做。”

这话是真是假，只有陈东海知道。

接着他又持一番似是而非的理由：“在当时的情势下，马华中央代表约2/3主张脱离联盟，当然须采取步骤提防马华候选人名单外泄。”

他说：“林医生未出席联盟会议，而这个会议有讨论候选人名单。”

他更说：“联盟本来选派林苍祐、朱运兴和杨邦孝代表为候选人。后因事变，只好作罢！”

陈东海的解释，自然不能使林苍祐及仍留在马华的林派人马信服。

堂堂总会长没有亲挑候选人，还要在不知情底下被献议这个和那个，如果不是荒唐，也是十分滑稽的。

然而，这一切说开了就是陈东海等人不是站在马华的立场处事，而是站在联盟的立场，依照东姑的指示做事。

马华公会演变至此，权力已逐渐落在某些人的手里，他们已经把马华导向与林苍祐派不同的方向。

身为马华总会长，林苍祐竟然事先不知道马华的候选人是谁。这一种侮辱，是林苍祐毕生难忘的。

情势至此，林苍祐仍然没有退党，继续担任总会长，但他的手下大将不见了。林苍祐派系分崩离析，在一夜之间被陈修信搞到支离破碎，此情此景，深深地烙印在他脑海里。

7月16日国会大选提名时，林苍祐榜上无名。他不是候选人，他的派系也跑到反对阵容去，例如朱运兴、陈世英及郭开东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国会大选，杨邦孝也支持独立人士何镜泉在孟沙区角逐。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林苍祐这位坐困愁城的总会长，他的心境正是这首词的写照。

但是，就在此时，各地的马华公会纷纷通过议案，表示信任林苍祐的领导，希望他继续担任总会长。有些支区分会是出自诚意请林医生留下来，有些是因为大选到来，不得不作态。

林苍祐表现他的君子风度，跑到吉隆坡为联盟的候选人打气，虽然和东姑同坐在一个台上，他们之间已是貌合神离，不能推心置腹。

1959年大选提名是在7月16日，而订在8月19日投票。即使

林苍祐以无奈的心情参加联盟的一个群众大会，他已是无心恋栈总会长。

落花流水春去也

7月28日，林苍祐作出了他一生中痛苦的决定，宣布将于8月4日出国休养。痛苦是因为他辛苦夺下的江山，眼看就要变色；痛苦是因他胸怀大志，一心要改革马华，到头来是一场空。

几许的无奈，在没有更好的抉择下，林苍祐决心离开他一度满怀希望的政党。他没有办法再做一个不属于他控制的党领袖；他不愿成为傀儡，任人摆布。

7月30日，林苍祐正式宣布辞卸总会长职，但仍未退党。他的退党是在日后提出。

他并没有提出特别理由，只说遵医嘱，必须出国养病半年。

林苍祐有病，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林苍祐的个性是绝不会因为病痛离开政治，他是患上政治病。既在党内无知心人，他又何苦勉强自己去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华社对林医生的辞职感到震惊，马华中央也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劝请林医生打消辞意，并同意在林医生养病期间，委任吉打州谢敦禄医生署理会长，代摄会长职务。

会议也议决追认黄奕忠为署理秘书，以递补朱运兴辞职和退党留下的空缺。

林苍祐没有接受挽留，他的第一封辞职函的内容未有公布。按《亦果西报》的报导，林在函中曾提及如他续任总会长，则条件之一是马华和巫统在联盟内具有平等的地位。

此说未能得到证实，署理秘书黄奕忠不否认也不承认这一报导。

不管怎样，马华公会已无能力在联盟内和巫统平起平坐。

8月4日，离距投票还有两周之久，林苍祐在他的夫人吴欣燕的陪同下离国。槟城峇六拜机场一片人潮，近600人欢送，包

括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马华署理会长谢敦禄医生，巫统槟城分会主席CM哈森，印度国大党槟城主席阿鲁姆甘比礼及巫统槟州秘书阿日斯行政议员。

欢送场面令人感动。马青团长曾守源率领马青团员高呼：

“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争取教育平等，林医生万岁，华族同胞团结万岁，各民族大团结万万岁！”

口号声一时响激云霄，人心激动。

林连玉慷慨万千

林医生虽有千言万语，但此时已是无声胜有声。他在机场只发表简短的谈话，相信谢敦禄可负起领导马华工作，也希望党员予谢医生支持。对于中委会的挽留，他则表示意见。

登上飞机，一声声再会。从此改变了林苍祐的政治生涯。

思及前事，不胜依稀。他是踏上正确的一步，抑或是错误的一步，直到今天仍然是争论性的课题。

有人说，林苍祐不应该离开马华，他如果坚持做下去，今日的政局也许不同；但有人说，如果林苍祐不离开马华，他将是一名傀儡领袖，在陈修信和陈东海的包围下，他已没有发挥的余地，不退出将是死路一条。

教总主席林连玉对林苍祐的辞职感到十分的惋惜，从谈话中流露出英雄重英雄的感叹。

他在实兆远发表意义深长的谈话：

“以前我们存有错误的见解，以为马华公会是理想的盟友，理论上也算得执政有分了，我们有四个合理的要求通过马华总可以解决的。可是不幸得很，由于这次联盟内部风潮的暴露，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原来马华的要求竟没有得到盟友的理会。

马华公会的会长林苍祐先生不但对于联盟的政纲不能参加一句话，甚至连所谓代表华人的候选人名单，也没有过目的权力。假如说马华是华人的最高机构，那么马华会长当然是华人的最高

领袖。事实上，林苍祐先生得到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

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酌呢？也就难怪林苍祐要对记者说，一切都完蛋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马华会长可以说一切都完蛋了，而华人的权利是不可以完蛋的。我们必须万众一心，努力奋斗。我们应该选出理想的代表进入国会。”

林连玉这一席话是有感而发的，对于陈修信派系，无异是当头一棒。

这一棒真的使马华在大选中失去许多选票，加上林苍祐的辞职，使得马华公会在华人占多数的大城市选区败得一塌涂地。

1959年国会大选是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对执政的联盟是一种重大的考验。倘使没有马华的风暴，倘使没有内乱，马华公会的表现将会比较好。因为在林苍祐领导下的马华，已试图使马华屹立起来，一改它的病态形象。

可惜，马华公会的党员步伐不一致，有的人要站起来；有的人脚软，不想站得太直。他们希望舒舒服服的坐在安乐椅。

出师未捷“心”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林苍祐没有流泪，但内心的痛苦与屈辱只有他一个人感受得最深。

马华共有31名国会候选人。结果有19人中选，12人落选。

根据瓦西(R.K. VASIL)在其“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一书中这样的分析：在马来选民拥有超过20%的选区，马华公会赢得19席，而在马来选民少过20%的选区，马华公会全军覆没，这种结果适应了巫统，因为它使到马华公会必须依赖巫统赢取席位；这不可避免的结果进一步削弱马华的地位。

瓦西更下结论：巫统要把马华留在联盟内的主要目的是：

- ①保持联盟内的多元种族形象；
- ②提供联盟达到 $\frac{2}{3}$ 的国会议席及

③提供一个受管制的通道，让华人的不满得以表达。

瓦西的分析和结论虽然不被陈修信派所接受，但自此而后，马华确实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妥协的立场。

马华的重要头头，在1959年过后，多数选择在较安全区竞选，直到1982年，李三春才以身作则打破这个“传统”。

在华人集中的市区，马华候选人可谓纷纷败北，例如在槟州的丹絨区，马华的吴源和（前市长）败给社阵的陈朴根；在柑仔园区，马华的李天柱败给社阵的林建寿，两人输的票在5,000张以上；在威省南区，马华的戴惠思败给社阵的维拉板。

马华所胜的两区是槟岛北区和峇眼区，倪宗吉与陈清美只以千张多数票取胜；在马六甲市区，马华的黄坤云也败给马来亚党的陈期岳。

吡叻州，马华的程海业、黄国荣、杨建德及陈国祥分别败给人民进步党的DR辛尼华沙甘、SR辛尼华沙甘、孔国日和曾瑞豪。

在雪兰莪，马华的林熙鸿、许培基及李荣德败给社阵候选人。

脱离马华而属于林苍祐派的陈世英及郭开东以独立人士身分在森美兰击败马华候选人。

另一位林苍祐的密友朱运兴则在吡叻的实兆远区以微差的300余票被击败，不过朱氏在61年的补选中雪洗前耻，获得胜利。

从上述观之，由于马华未能坚定两个坚持，导致它在华社的声望跌落。虽然马华并未下沉，但马华已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

大选过后呈辞函

大选投票是在8月19日。林苍祐已是人在英伦，未能顾及马华的成败，在同年的9月15日，林苍祐正式致函给马华代总秘书黄奕忠，正式辞去总会长职。函件全文如下：

关于我前一封信，我谨此奉告：有关我辞去马华总会长一职，我认为应被视为最后的决定。故此，请把我的看法转告中央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

我认为在现行的章程下，除非我辞职，否则党不得委任他人执行中委会的命令。有关改组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是重要的，因此，若当时特委会执行工作时我又不在场，将是有欠公允的。

鉴于党的特别情形，它必须有领导人在场的领导。因此，总会长的职位理应由负责领导者担任。

在上述的情形下，我必须遵守我辞职的决定。

弟林苍祐上

林苍祐不接受挽留，是他唯一的抉择，他已经没有留在马华的必要。因为他不再是马华实际的领导者，陈修信在其派系和联盟的支持下，成为马华的领导人（虽尚未正其名，一直由谢敦禄担任代总会长到1961年，但每个人知道，陈修信已是以部长的身份夺得了马华的控制权）

林苍祐派系已由于林苍祐的辞职，在马华内宣告消失。

一个时代的终结，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马华由林苍祐转入陈修信时代，整个马华结构起了根本的变化。



◀ 林苍祐从急进党转入马公会后，地位更形重要。1957年东姑诚邀林苍祐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但后以丁父忧为理由而婉拒。
From Radical Party, Dr. Lim Chong Eu had his political influence extended when he joined MCA, in 1957, he was persuaded to lead the Penang State Government as Chief Minister by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But Dr. Lim Chong Eu declined the offer, citing his fathers' recent death and his resultant grief as rea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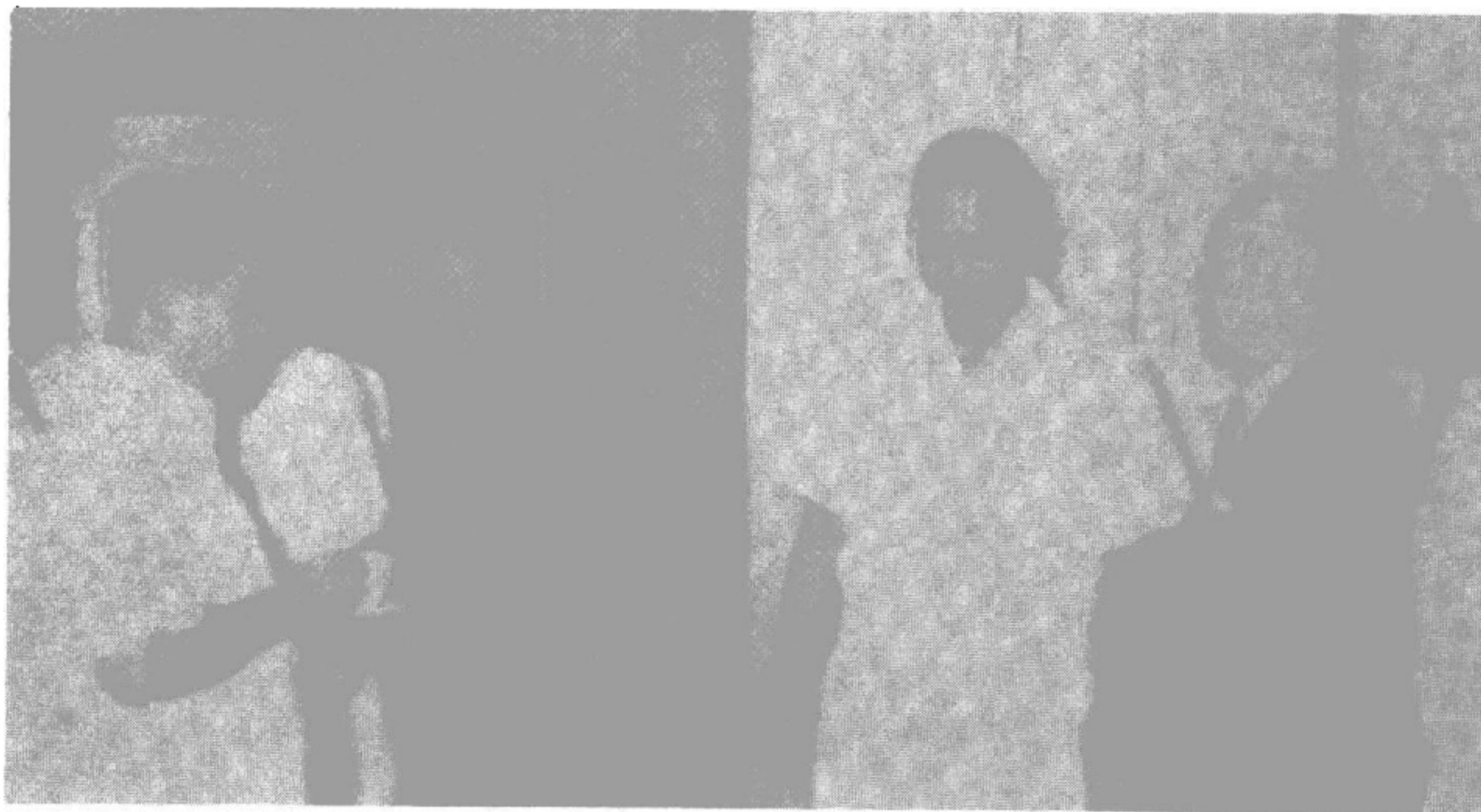
◀ 林苍祐向东姑推荐王保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并在联盟会议上投下决定性的票支持王保尼。
Dr. Lim Chong Eu proposed Wong Pow Nee to the Tunku as the choice for Chief Minister and cast a deciding vote at the State Alliance Meeting to support his choice.

Dr. Lim Chong Eu proposed Wong Pow Nee to the Tunku as the choice for Chief Minister and cast a deciding vote at the State Alliance Meeting to support his choice.



槟州议员谢成金与王保尼争夺首席部长职，他和苍祐虽为亲戚，但得不到后者的支持。

Another State Legislative Councillor, CHEAH SENG KIM lobbied for support to become Chief Minister too; he did not receive Chong Eu's nod though they we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林苍祐在马华地位如日中天，东姑对他十分赏识，连陈修信初期也服膺他的领导，后来却交恶。

As his stature grew in MCA, Dr. Lim Chong Eu received much appreciation from the Tunku for his leadership; even Tan Siew Sin had to admit to his abilities. But they went separate ways la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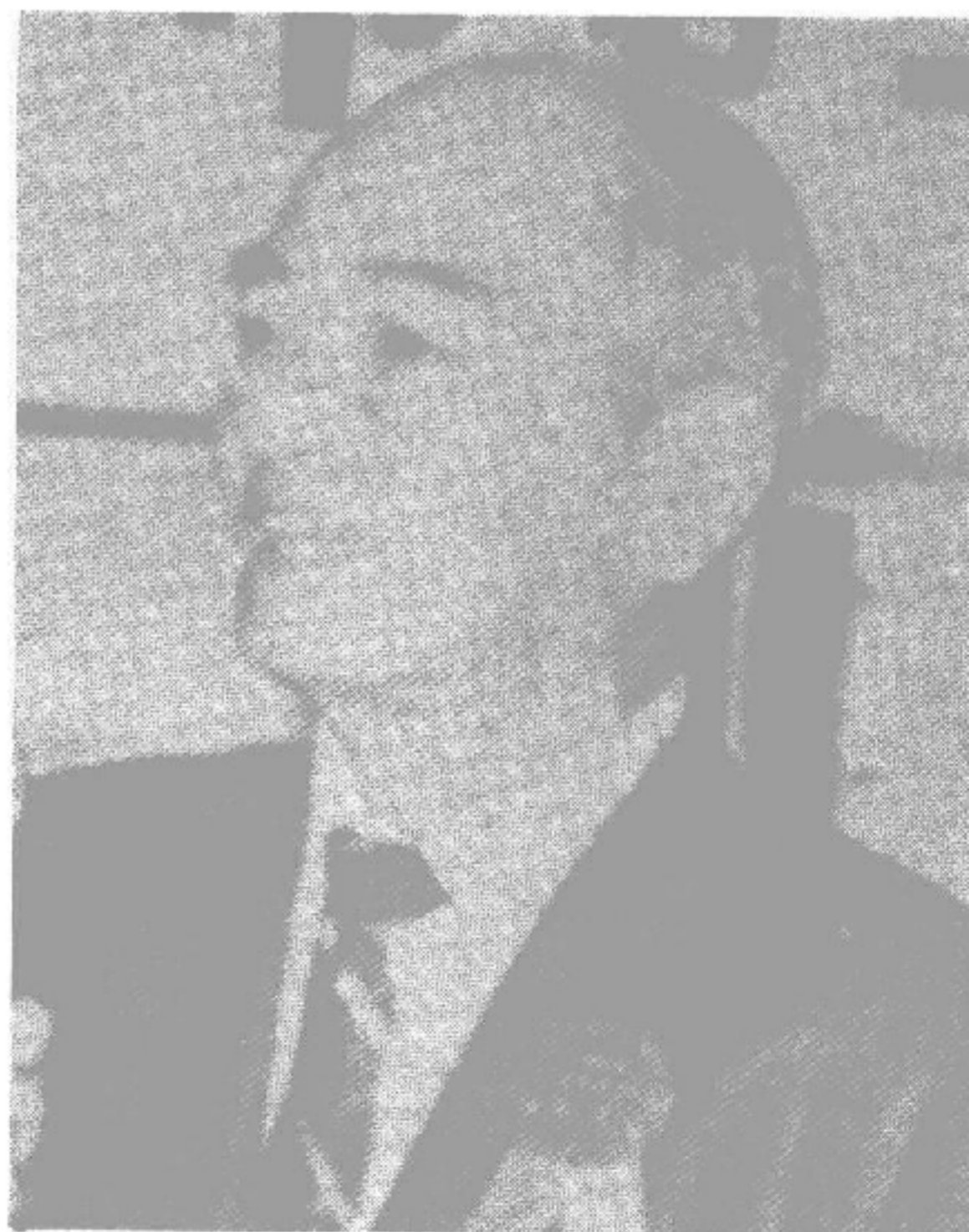


李孝式暗中帮了林苍祐一把，使后者当上
马华总会长。

Colonel H.S. Lee, who lent subtle support to Lim Chong Eu, thereby enabling the latter to become President of MCA.

◀ 马华创始人兼总会长陈祯禄，于一九五八年被林苍祐击败。

Founder of MCA and its President, Tan Cheng Lock was defeated by Lim Chong Eu at the party's elections in 1958.





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林苍祐比王保尼更容易靠近东姑。
After ascending to the position as President of MCA, Lim Chong Eu had easier access to the Tunku than Wong Pow Nee had.



身为马华总会长，林苍祐是记者群包围采访的对象。
As MCA President, Lim Chong Eu became the target for interviews and photographs to flock after flock of journali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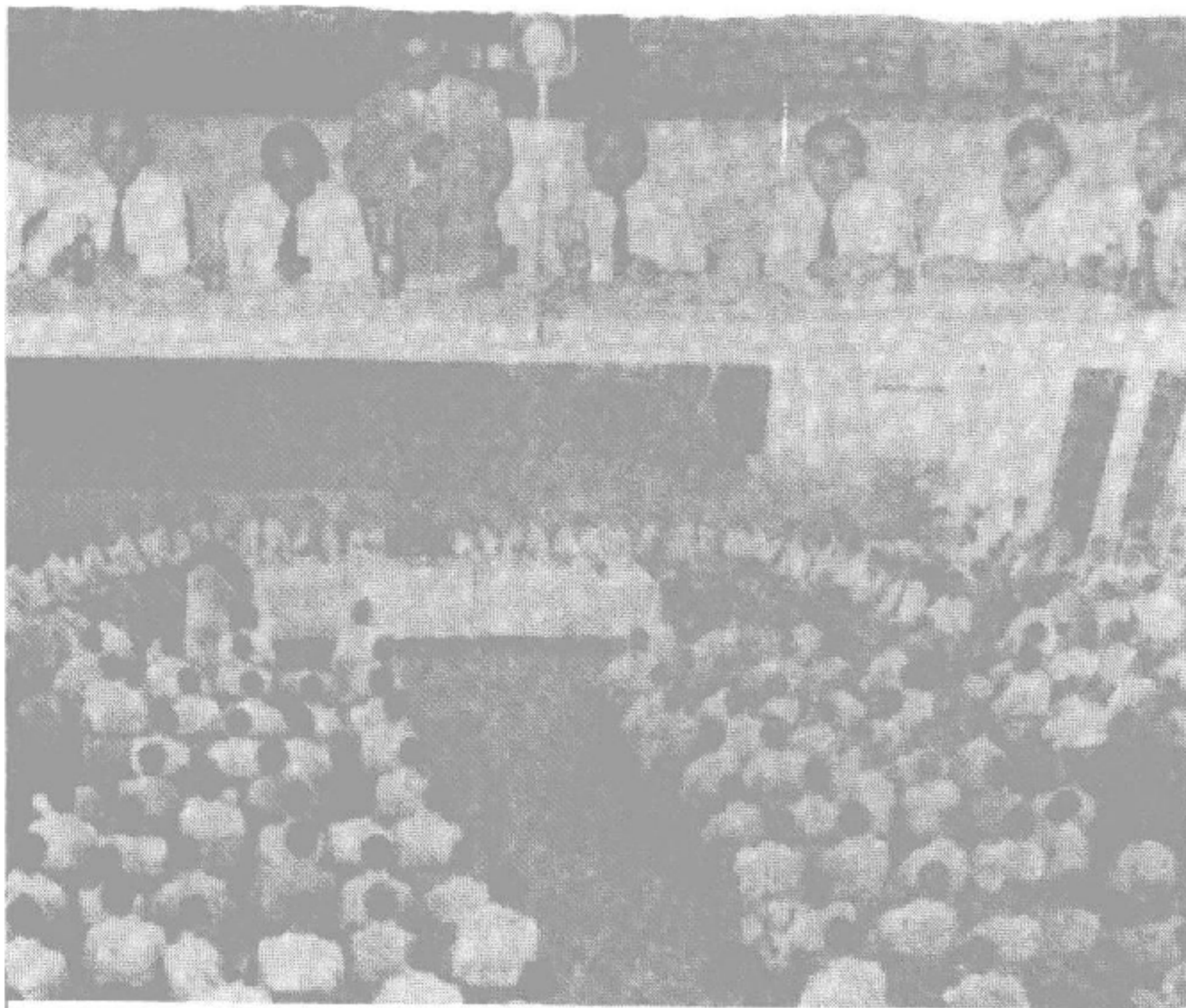
林苍祐和其马华内的派系及华团领导人经常讨论华教问题。

Lim Chong Eu and his faction within MCA had regular meetings with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to discuss and evaluate Chinese Education iss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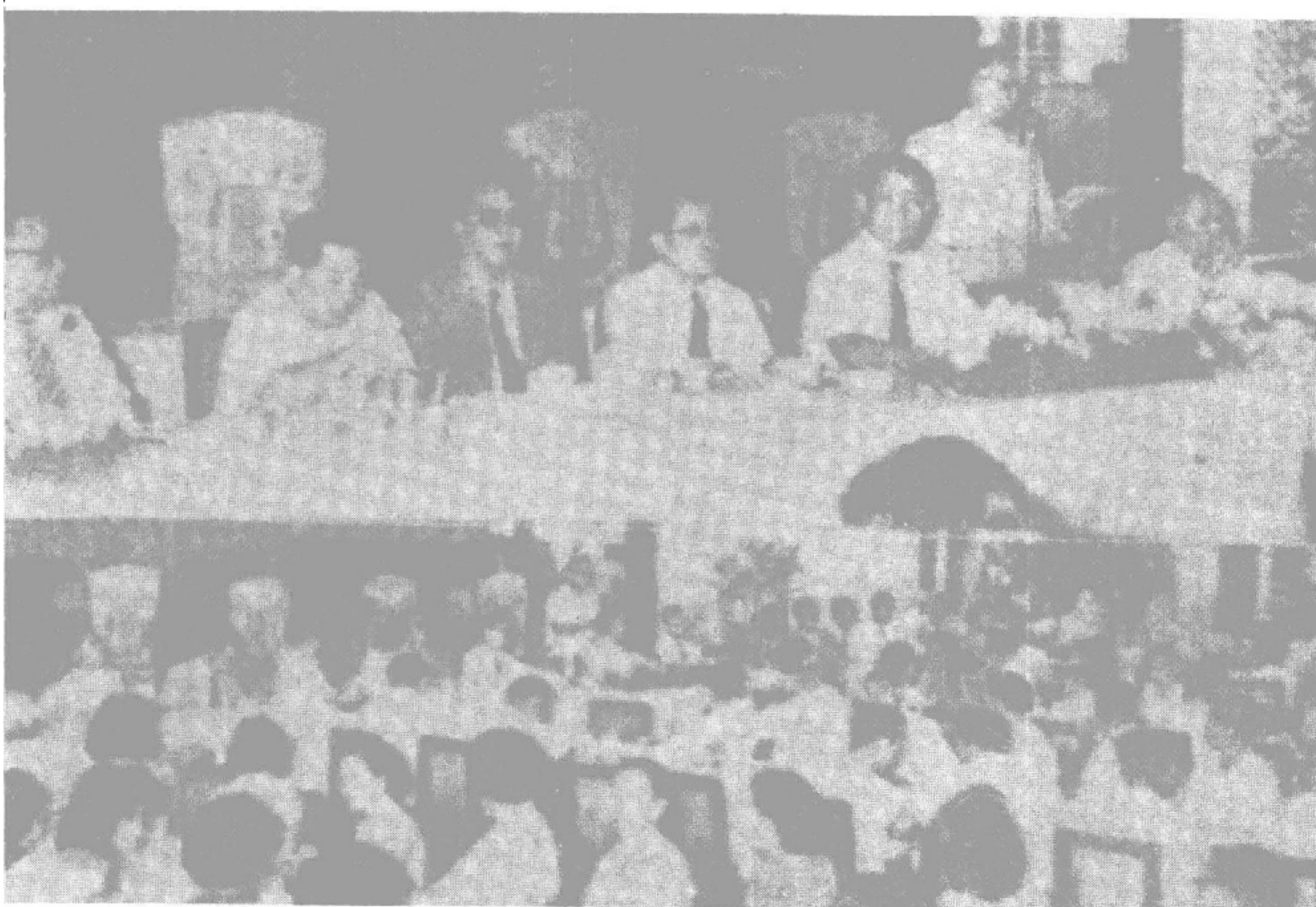
钟灵学生发动学潮，抗议改制，林苍祐从中斡旋，又使到马华和董教总的关系接近。

Students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Penang, boycotting clas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lly-aided schools system. Lim Chong Eu's mediation in the issue helped to foster closer ties between MCA and "Tung-Chiao Chung" (the Amalgated School Boards Unions and Teachers' Unions).



林苍祐在1958年以马华总会长的身分，召开华团代表大会。首次以华语公开演讲，吁请华人登记成为公民，以便有资格参加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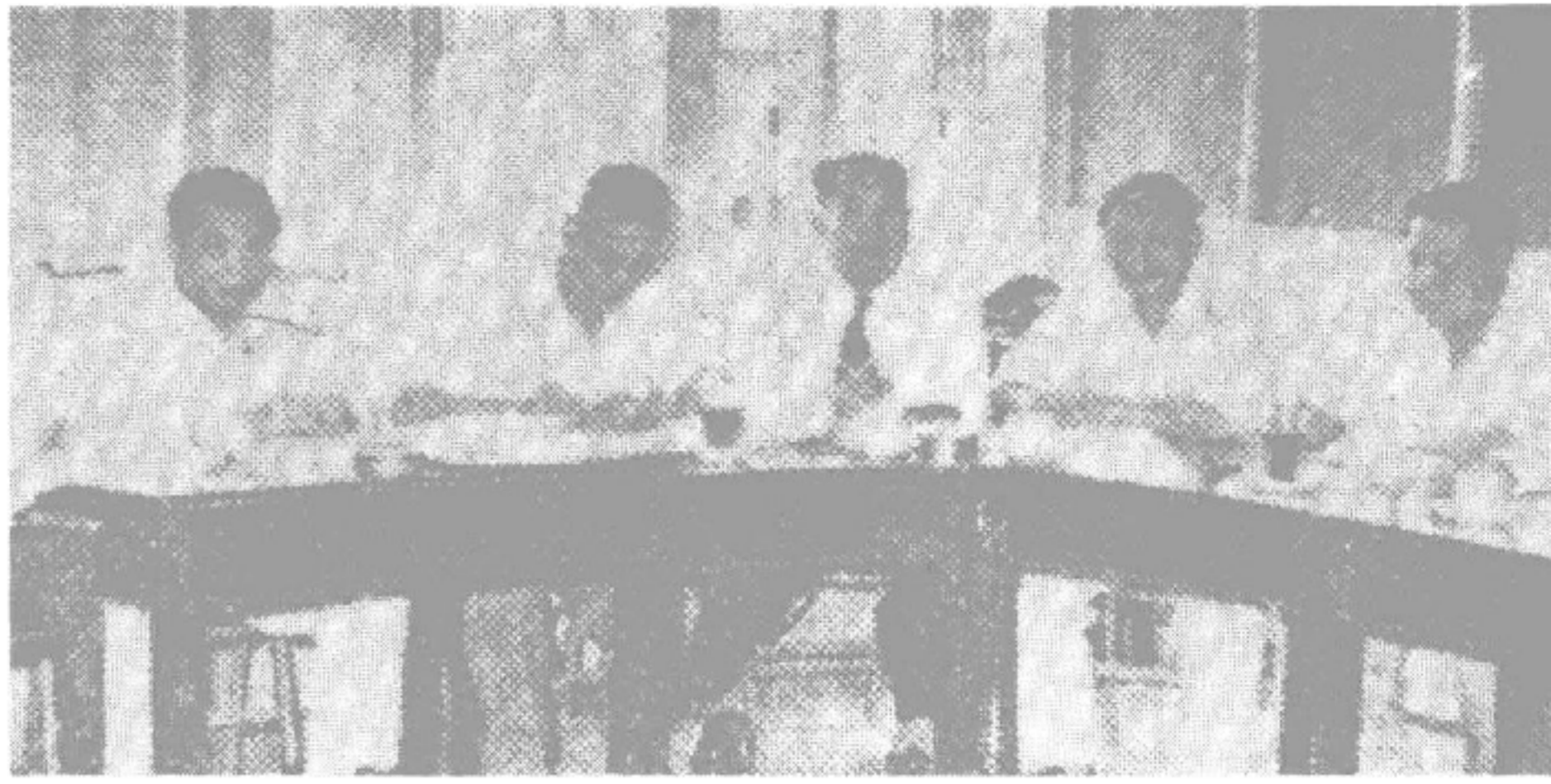
In 1958, Lim Chong Eu called a Conference of Chinese Association Leaders in his capacity as President of MCA. At the conference, he made his maiden speech in Mandarin, urging Malayan Chinese to register themselves as citizen and ensure of their rights to vote.



在檳城方面，林苍祐也交由王保尼展开登记公民权运动。
The job of urging local Chinese to register as citizens in Penang was delegated to Wong Pow Nee by Chong Eu.

林苍祐夺权成功▶
后，主持第一次
马华中委会议。

*Chairing his first
MCA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as the party President.*



◀林苍祐和其亲密
友陈世英及朱运
合照。

*Lim Chong Eu with
his close aides TAN
SEE ENG and CHOO
JOON HING.*



林苍祐的先锋队杨邦孝掀起一场
风暴。

*Lim Chong Eu's ranguard, YONG
PUNG HOW raised a political storm.*



林苍祐在檳城的代言人李典谟。
*Dr. Lim Chong Eu's spokesman in
Penang, LEE TIAN MOK.*



▲ 林苍祐夺权后马华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在项特别代表大会上，林苍祐派和陈修信派相持不下。

After taking over the reigns, Lim Chong Eu had to face escalated factional conflicts in MCA. At a Delegates Extra-ordinary Assembly, his faction had an impasse with Tan Siew Sin's group.

东姑通过陈东海，拉拢陈修信，组成反林苍祐派系。

Tunku Abdul Rahman used T. H. Tan as a go-between to procure Tan Siew Sin, convincing them into forming an anti-Lim Chong Eu fa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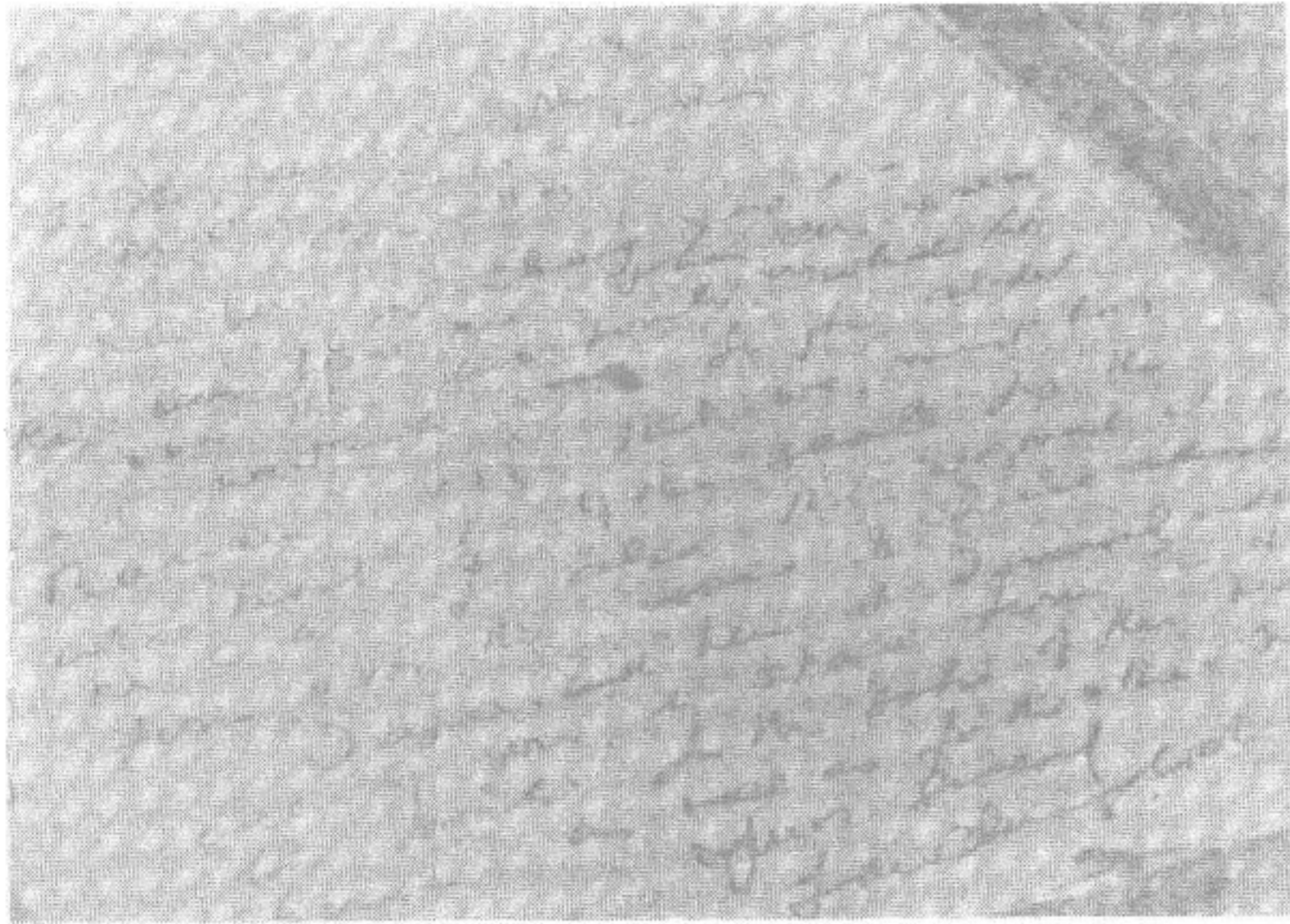
陈东海专撬林苍祐的墙脚。
Lim Chong Eu's chief tormentor, T. H. Tan.



陈修信和林苍祐正面对抗。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Tan Siew Sin and Lim Chong Eu.



翁毓麟倒向陈修信反林苍祐。
Ong Yoke Lin leaned towards Tan Siew Sin, thus himself an adversary of Chong Eu.



◀ 陈祯禄致给林苍祐及全体中委的信，表明支持马华中委的两个坚持，但陈修信指为此信系林苍祐在其父不知情下签署的，终于引起轩然风波。

Tan Cheng Lock's letter to Lim Chong Eu and all the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of MCA; supporting the Committee's two demands. But Tan Siew Sin claimed that the letter was signed by his father, without knowing its contents and at Chong Eu's persuasion. This claim precipitated nasty storm.



◀ 马华向联盟要求更多席位不果，引致陈修信反攻，林苍祐失势，黯然神伤。

MCA unsuccessfully negotiated within Alliance for the allocation of more seats 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exposed a disappointed Chong Eu to Tan Siew Sin's scathing criticisms.

林苍祐斗争失败，由隆返檳，王保尼在机场慰勉
Defeated in his struggle, Lim Chong Eu left Kuala Lumpur for Penang. Wong Pow Nee was at the airport to console Lim upon his return.





◀ 林苍祐大权旁落，伤心离国赴英国养病。马华代总会长谢敦禄医生机场相送。
Deprived of his powers, a dejected Lim Chong Eu left for England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cting MCA president Dr. CHEAH TOON LOK seen here at the airport to bid farewell.



林苍祐向机场的送行者说：再见了！▶
Lim Chong Eu saying "We shall meet again!" to friends and supporter who come to see him off.

29, ABRAHAM PLACE,
 SINGAPORE
 20th September 1949

MR. DR. CHEAH TOON LOK,
 Ag. Sec. General,
 MCA.

My dear Eu Teong,

Following up on my previous letter to you, this is to inform you that in my considered opinion my resignation as President of MCA must be treated as final, so please accordingly transmit my view to the members of the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I cannot see any other way, firm or existing rules, for another person to be appointed to act by order of the C.W.C. unless I resign. The work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for reorganisation will be important, and I do not think it will be fair on my part to be away when the actual work is being done.

The peculiar circumstances of the MCA requires immediate leadership at the spot, and it is obligatory for the person in charge to be in offic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 must abide by my decision to resign.

Yours sincerely,
 C. Lim

◀ 不久之后，林苍祐修函马华公会，正式辞卸总会长职。
A while after his departure, Lim Chong Eu wrote to the party, tendering his resignation as President.

第六章：而今邁步從頭起

历史证明：成为英雄的人物是最怕寂寞的。

英雄是需要有人围绕着他，为他摇旗呐喊，甚至为他打前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英雄离开了一片欢呼声，他不再是英雄了，而是一个寂寞和逐渐被人淡忘的人。

英雄和美人一样。美人要有千万只眼睛在张望着他，发出一阵阵赞美声，她才能感受到真正是美人；美人如果躲在穷乡僻壤就不成为美人了。

林苍祐偕其夫人在1959年忧悒地离开伤心地后，就静悄悄地在英国渡过一段不受干扰的日子。但这段日子好难渡，同志全不见了。那些与他一起在马华打天下的同志，一个个先后离开马华，他们也感到茫然，不知要在政治上归宿何家，他们盼望着英雄重现。

同样的，林苍祐的内心有一千个不甘心，他不甘心于失败。他不认命，他不要寂寞，他要重新夺回昔日的荣誉。

政治已在他的血液中流畅，政治已是他的第二生命。

英伦归来天地变

在英伦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夫人：我要回去！

这句话包含了很大的意义和勇气。“我要回去”不是平铺直叙的字面上的含意，而是要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是没有“失败”这两个字的。同时蕴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是一团烈火，交织着爱与恨。

他向自己许下豪言：我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1960年，他从英伦回来了。但在机场迎接的，不再是热烈的欢呼声，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他只属于自己的领袖。

离开时，是一个雄壮和悲愤的场面；回国时却是冷清清的场面，前后不过一年光景。林苍祐打从心里冒出一阵的颤抖：林苍祐啊，你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飒爽英姿的人物，而是一个逐渐被人遗忘的人。

养病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政治遁词。他是一位医生，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的病是顽疾，不是短期内可以治愈的。

病痛他可以忍受，寂寞难挨；还有胸中一股被陈东海、陈修信和翁毓麟压抑的闷气，久久不能消散。

想起这三个人的阴影，他的心头之恨马上在脸上呈露。“君子报仇，十年不迟”。

“林苍祐，你不能倒下去。否则陈东海会发出冷笑，乃至令你一生难于洗雪前耻。”林苍祐不相信他是一个倒霉的人。

可是，甫一踏下飞机，顿然感到世界变了样。槟州不再是他呼风唤雨的地方，政治也没有他立足之地。

“我是什么东西？”林苍祐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

未来是一片空白。王保尼已坐稳了槟州首席部长座位；陈修信在内阁中也晋级，更控制了马华公会。

他是一个绝对不乞求于陈修信的马华的人，他也绝对不会吃回头草。

因此，回槟城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思明药房建立他的根据地。

白天他诊病，也同时连络旧同志，那些离开马华的旧同志，有的已厌倦政治，有的在等着他召唤。

其中一位曾经在马华跟着他喊上喊下的人是林维雄。

林维雄和林苍祐同是姓林，但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林维雄是江湖人物，林苍祐是书香世家，两人走在一起，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两人虽然是出生在不同背景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里，

却有一个沟通的地方。

政治就是这样奇怪的连系媒介。林苍祐正是需要一位跑上跑下的人，为他打前阵和做联络工作；林维雄也需要象林苍祐这样的“教父”，使他活得更有意义。

林维雄对林苍祐是“马首是瞻”的。在当时，如果林医生说要天上月亮，林维雄也会设法制造一个假月亮带回给林医生。

当然，林苍祐回来后，不止有林维雄这个帮手，还有其他的旧同志。温振祥就是一个在幕后支持林医生的人，身为教师，温振祥不便公开活动，在暗中也拉了許多人听林医生“讲道”。

再有一个和林维雄扮演着同一个角色的人是较后期的黎敏悟、罗象明、郑文焕等人。

他们四处替林医生招徕支持者，林医生对来者不拒。如果有人找上他的药房，他认为对方可谈政治时，便口若悬河大谈政治经，大骂陈东海的不是。

在药房开政治课

一谈到政治，林苍祐几乎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

每天上班诊病时，就不忘政治。于是到来找他谈政治的人逐渐多。病人因为等得不耐烦，慢慢地走开了。

林医生的病人一天天减少；林医生的政治朋友一天天增加，他把病人都赶跑了。为了政治，竟然牺牲药房的生意。温振祥在追忆往事时透露了这个小故事。

前文早已提过，林苍祐年轻时曾熟读孙中山的著作。孙中山是一名医生，但他认为用政治来救普罗大众比行医更重要。医生只救少数人，政治则可以救活大多数人。

林苍祐相信这一套哲学，他宁可牺牲药房的生意，也一定要鼓起政治热潮。

在这段日子里，林苍祐的药房和家已变成政治讲堂，天天在谈政治，华文教育和民主等。有时，他也会邀约友好在别墅集会。

他一定要先制造舆论，然后才能搞起政党。

除了在檳城活动外，林苍祐把他的旧同志，如朱运兴、陈世英和郭开东等人也召回来。

经过一年多的鼓吹和招兵买马，林苍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组织新政党。乃在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这个时期的马华已是陈修信天下，檳城固然是林苍祐的大本营，但芙蓉却是另一个落脚的阵地。

原来在芙蓉，林苍祐有两名爱将曾于1959年的国会大选，以独立人士的身分告捷。他们是陈世英与郭开东。不宁唯是，在1961年的芙蓉市议会选举中，陈世英领导的独立阵线赢得市议会的控制权（9名市议员）。

创组民主联合党

由于这个原因，林苍祐同意也支持在芙蓉诞生他的新党——民主联合党（The United Democratic Party）简称UDP。

民主联合党是林苍祐倡组的第二个政党。第一个政党是檳城急进党。后来因林医生加入马华，使到这个政党在独立后无疾而终。

民联党是于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宣告成立，为了使这个党具有多元种族的色彩，前国民党（Parti Negara）的领导人阿都哈密被选为党主席（国民党是由拿督翁所倡组，原是巫统的劲敌，但在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皆告败北，终于趋向式微）。

林苍祐出任副主席，芙蓉的陈世英和郭开东分别当选正副秘书长。

其他领导人有朱运兴、黄奕忠、陈宣国及黄树芬。

朱运兴在1959年以独立人士身分在实兆远竞选失败。后来联盟安顺国会议员胡锡康遗下的空缺，朱运兴在林苍祐的协助下中选安顺国会议员。

在补选期间，林苍祐夫人破例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显示了林

夫人的夫唱妇随及林医生对朱运兴的全力支持。

民联党一开始，即控制芙蓉市议会和拥有3名国会议员，声势不可谓不大。

不过，林苍祐这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已有了改变。他不再认为靠单一种族可以解决马来亚的社会问题，而是认为应走多元化路线来抵销种族政治的流弊。

他这样说：“当东姑阿都拉曼决定筹组马来西亚联邦时，我认为这是时候通过更广泛的基础来探讨未解决的种族问题。”

他在党成立大会上宣布：“我们正在成立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党，以使到每一个人享受公平的权利。我们不思及种族主义，而是要积极献身于一个团结的国家。”

“平等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们过去在联盟的经验显示联盟充满危机。如果主要的问题在联盟提出来，所出现的分裂是由于种族色彩造成的；但如果在一个真正马来西亚式的结构内，如有出现分裂，刚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联盟的政策基础是促使平衡甚过于铸造一个新社会，但对我们来说，创造一个新社会是更为重要的，唯有在平等的基础下，才能达成这个愿望。

成立一个效忠的反对党而最终获取权力是迫切的工作，国会民主由于联盟结构的硬化而越来越没有活力，要使到民主具有活力，民联党必须成立，而在这个时候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合时宜的。

朝向一个非种族的马来西亚是为了要建立它的特性和国家安全。无疑的，殖民主义曾给这个国家带来许多好处，但它同时拔掉这个地区的各民族的文化模式，很多人在今天迷失方向——向东或向西，人民所需要的是他们的感受被接受；对他们来说，新生的马来西亚国家象征着落实他们的基本人权需求，但种族政治否定了人权需求。”

剩陈世英唱反调

林苍祐不走种族政治，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否定民联党的华人政治色彩。只是他要这个党阐明是多元种族的，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加入。

为什么林苍祐会有这个改变呢？

他认为若走回马华的路线，他将无从跳出旧框框，也不可能争取到其他种族的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通过非种族的手段，可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

在理论上，他确实想要建立一个温和式的民主社会，既不走社会主义，也不走联盟的路线。

在联盟执政下，社阵是在野的最强大的反对党时，林苍祐试图走第三条路线。

林苍祐能否成功，他也没有很大的把握，虽然他具有信心。

可是在另一方面，陈世英就不同意这种路线。他主张民联党为华族的权利作斗争，尤其是华文教育问题。他说，任何人如果声称他是非种族主义和非沙文主义者，这个人是个伪君子。

林苍祐和陈世英之间因政治思想的不同与斗争方式的互异，关系逐渐淡化。

林苍祐不同意过于公开渲染单一种族政治，但私底下认为华人的权益应以整体的利益来争取。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林苍祐甚至建议与国内的反对党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反对联盟政府。

由于这个关系，林苍祐要陈世英接受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但后者不依，两人感情进一步恶化。

林苍祐和陈世英的矛盾，唯有通过党代表大会来解决。

党代表大会于1963年4月14日在吉隆坡召开。这个时候，林苍祐已吸取在马华内斗斗争失败的经验，因此在开会前，已成功地拉拢温和派接受他的策略。

此举果然奏效，在改选理事时，林苍祐成功地将另一位著名的马来政治家拿督赛那阿比丁推为党主席。取代退休的阿都哈密。

拿督赛那阿比丁是巫统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跟随拿督翁脱离巫统而组织独立马来亚党；他沉寂政坛一个时期后，被林苍祐请出来参加民主联合党。

林苍祐这样做是要证明他已经走向多元种族政治的路线，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的斗争。

总书记一职由林苍祐本身担任，而陈世英和郭开东不但未蝉联党正副秘书长，同时被排在执行理事会门外。

在心有不甘底下，陈世英率领他的支持者离开民联党。

林苍祐于是将民联党的大本营搬回槟城。

1963年，槟城乔治市议会举行选举，这是民主联合党和林苍祐声望的第一次考验。那个时候，市议会是由社阵所控制。

乔治市议会在1959年后，已落入社阵手中，而社阵最兴盛的时候是在1961年的市议会选举，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夺得市议会15席中的14席，令人刮目相看。联盟只剩下可怜的1席。

1963年市选举，社阵在林建寿的领导和策划下，雄心勃勃地认为将会再度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并没有把林苍祐的民联党放在眼里。

正如前文有提过，林苍祐自1953年在市议会选举中落选后，就不再参加市选举。

是以，在1963年的市选举，林苍祐就不准备亲自出马。但他要他的干部参加选举，作为探测民心的动向。

派郑耀林打林建寿

他最大的目标是对准社阵当红人物林建寿。

林苍祐和林建寿是同一时代的政治人物，前者出道较早，后者则较迟。当林苍祐领导马华公会时，林建寿就在政坛上冒出头来，成为知名的反对党领袖。

这两个人的性格是不相同的，而且也格格不入。林苍祐是打慢波的高手，林建寿是个急性子，他打快波，期望从槟城建立起他的政治王国。虽然不是乔治市市长，但在1961年起，他俨然是市议会的老佛爷，喊起喊落。

林苍祐和林建寿结下的恩怨，是讲也讲不完的，有如一匹布那么长。

民联党中，有谁能抗拒如日中天的社阵领袖林建寿？林苍祐费尽心思在找寻；结果仍然找不出一位同等级的人选。至于他本身，他不想参加市议会选举，他要留在国会大选时来考验自己。

于是，在四处打听下，有人向他推荐一个人，推荐者是柔道协会的负责人，他们说柔道会的秘书是个可造之才，虽是无名小卒，却有死缠烂打的能耐。

有一天，林苍祐要他们把这个人请到思明药房，他要试试这个人的能耐和谈吐举止。

这个人就是1982至1986年的槟州立法议长郑耀林（生于1925年，卒于1986年11月20日，享年63岁）。

郑耀林在1963年时，是一名小商人，穿着简单朴素，寂寂无名，学历中学程度。他应邀来到思明药房，战战兢兢的走进林苍祐的诊房。

“你就是郑耀林，请坐。你的柔道会的主席介绍你来，我很高兴认识你。”林苍祐先讲出客套话。

郑耀林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地回答：“Dr. 你言重了，我很久就仰慕你的领导才华，你是我们华人社会的领袖！”

林苍祐马上打断郑耀林的说话，问道：“我想要你从心中答覆我一个问题，你个人认为林苍祐是一个怎样的人？”

“林医生是一个好人，为华人做事，有勇气与东姑对抗。我十分尊敬你。”郑耀林即刻下断论。

“你认为应不应该支持林苍祐？”

“应该，而且要无条件的支持。”

“你还没有参加政党，我诚恳地邀请你加入民主联合党，跟我们一起斗争。”

“我需要考虑，因我过去没有参加过政党。”

“不要再犹豫了，这里有入党表格，你填写吧！我有重要的任务交托给你。”

郑耀林接过申请书，感到一阵愕然：“什么任务？我什么都不懂，太重的任务我做不来。”

“你一定做得来，但你必须要付出努力，很大的努力。”

到底是什么任务呢？郑耀林一头雾水。

林医生眼看这位青年人被打动了，于是就告诉他市议会选举将至，想派他担任候选人。

担任候选人当然不是大事，不是有小贩，工人中选过市议员吗？

原来是做候选人，郑耀林内心一阵激动；他不认为这是难事，反正选胜或落选都不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们查到消息，林建寿会在甘榜曼吉区竞选市议员，我想派你和林建寿正面挑战。”林苍祐严肃地说道。

郑耀林马上摇头又摇手：“Dr. 别开玩笑，林建寿大名鼎鼎，是国会议员，又是市议员，我郑耀林凭什么和他挑战？”

“不凭什么，我看得到，凭你的勤力和服务精神，你一定能脱颖而出。学识固然重要，但选民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能与他们打成一片的议员。”林苍祐既安慰又鼓励郑耀林出马擒下林建寿。

他接着问郑耀林：“你敢不敢面对林建寿？”

反正输了也不要紧，郑耀林随口回答：“有什么不敢！”

“这样很好，你回去准备吧！到提名日，我们会带你弄妥手续。”

林苍祐终于找到了一个敢和林建寿抗衡的对手，他的脸上绽出满意的微笑。

可是，郑耀林一踏出思明药房，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抓了抓头皮自问：“打林建寿，真是拿石头来担，算了吧！既然已亲口答应，就不要反悔。输少当赢吧！”

巨人有倒下一天

林苍祐派郑耀林打林建寿，是要挫后者的锐气；他明知道市议会牢牢地被社阵所控制，但他不相信林建寿是打不倒的。

提名日那天，林苍祐拍拍郑耀林的肩膀，用鼓励的语气说：“不用怕，巨人也有倒下的时刻。”

尽管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为何林苍祐不参加市议会选举。他们唯一找到的是答案：市议会选举只是小儿科，无需劳动林医生；但是，如果你深一层研究林苍祐的性格，就会从中发现他这个人是要有第二次的失败。1953年的市选举，他翻了船，致使他耿耿于怀，不再与市议会直接挂钩。

但在市选举中，民主联合党派出足够的候选人，与联盟和社阵争夺15个市议席。社阵指责林苍祐的目的旨在分散反对党的选票，以让联盟有机会卷土重来。林苍祐否定这一指责，他要在联盟与社阵之间杀出一条道路，一条属于林苍祐的道路。

虽然他很重视这次的市选举，以为民主联合党的未来燃一把火，但他没有指望会执政市议会。他所指望的是郑耀林与林建寿的对垒，他要把林建寿必胜的神话击破。

林苍祐于是向郑耀林面授机宜：“攻打敌人是要选择他的弱点，尤其是你面对强大的敌手时，不要正面打，而是要向他的弱点进袭。”

林建寿的优点是他有很高的知名度，不是无名小卒的郑耀林可以比拟的；他的弱点则是轻敌，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家一户的访问。

郑耀林于是日夜马不停蹄的一家一家的走，阿伯阿叔，阿姨阿婶，阿哥阿姐叫个不停，几乎每一个选民都是他的亲朋戚友。

一些好心的女选民向他说：“郑先生，你还是省点力吧！你怎么能够取胜林建寿呢？”

你想郑耀林怎样回答，他逢人便说：“我知道打不过林建寿，但我只要求你们给予我一些的支持，只要不失去按柜金就好了。”

这一宣传，果然博得许多同情票，加上林建寿的脸孔难得一见，许多家庭主妇转而同情郑耀林。

当然郑耀林的“走路功夫”是第一流的；还有他的态度也予人好感。渐渐地，郑耀林的名字也被选民所熟悉。

论口才，郑耀林比不上林建寿；论学历，郑耀林更没得比；论身分，郑耀林更不是什么东西。人家是反对党领袖、政坛红人、大律师、国会议员、市议员。郑耀林呢？他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路上，谁也懒得理他。

郑耀林避开林建寿的锋芒，他默默地宣传，辛勤地走动。

当晚开票时，郑耀林也是抱着必输的心情出现开票站，开票站外社阵的支持者比民主联合党来得多，林建寿尚未到来。

计票员一张又一张地分配选票，竟然出乎意料之外，两人的选票不相上下，一眼望下，未知谁胜谁负。联盟的马华候选人得票太少，已是输定。

第一次算票时，林建寿胜了郑耀林几张票；但当第二次算票时，郑耀林又压倒林建寿；结果，来一个第三次算票，郑耀林胜了一个马鼻，以34张多数票当选。

当选举官宣布郑耀林中选甘榜曼吉市议员时，郑耀林惊喜而泣，他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

林建寿的支持者把坏消息告诉林建寿后，他感到极大的沮丧，简直不能相信会被一个初出道者击败。

一夜之间，郑耀林从一个平凡的人变成一位不平凡的人；他在胜利后，马上赶到林苍祐在甘榜峇汝的住家报喜讯。

苍祐向他祝贺，用英语向他说了一句毕生难忘的话：“You are entering a new chapter of your life。”（你的人生已进入新

的一页。)

可是，民主联合党的其他候选人全告败北，只有郑耀林一个独行侠。社阵胜 9 席，再度执政，联盟胜了 5 席。

1961 年社阵全盛时代的 14 席已不再重演。林建寿的失败也叫人深深体会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句至理名言。

郑耀林胜在妇女票，他的选区就在柑仔园选区内，这是他立足的地方，也是日后他飞黄腾达的起点。

从此，郑耀林不再是什么东西了，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了。

他把他的成功归于林苍祐的栽培，没有林苍祐的一臂之力，他不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带着这分刻骨铭心的感激，郑耀林对林苍祐由尊敬而进展到全心全意的拥护。林苍祐叫他站，他不敢坐；林苍祐要他去那里，他没有第二句话。

民主联合党在威中的市选举，也出现一位议员，他就是余水清，一位与林苍祐在急进党做同志的战友；在槟岛乡村议会，则只有一位卓文贵乡村议员。整个来说，这个党在槟州的势力还很薄弱。

意外扶起雷贤雄

反而在吡叻州的阿逸打哇县议会的选举，民主联合党意外地拥有控制权；林苍祐就选任其中一名地方议员担任议会主席，这个人就是今日在商场上的风云人物雷贤雄。

雷贤雄是那个小地方的一名 Foreman，林苍祐派林维雄去把一些人请来当候选人，雷贤雄是其中一位，但雷贤雄说他没有钱参加竞选，在当地人士支持下，他摇身一变成为地方议员，又是议会主席。

雷贤雄由那时起便平步青云，过后在商场上崭露头角，他是林苍祐培植下的另一个富翁；杨邦孝则是林苍祐培植下的第一位

银行家。

1964年的大选是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对抗声中举行的。

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它是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和砂朥越组成。印尼政府在苏卡诺总统的领导下，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它指责英国强把沙巴和砂朥越纳入马来西亚联邦，而未尊重民意。但联合国派出的调查团在完成对沙砂的访问后，指出东马人民同意加入马来西亚。

苏卡诺乃掀起对抗浪潮，谴责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的产物，不惜与马来西亚断绝邦交。

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派政团也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形式，指责这是新殖民地主义，是英国人搞的把戏；反对最激烈的是马来亚的社阵和新加坡的社阵。

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则赞成马来西亚联邦，惟反对联盟的政策。

1964年1月12日，民联党代表大会在昔加末举行，提出了进步和减少种族论调的政纲。

在议决案中它矢言要建立一个基于公平原则的平等社会，它谴责外军留驻马来西亚。

它同时也保证改善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特别是贫穷和经济落后者。

在教育方面，它的调子比较温和：“我们将特别关注联盟在教育上的失败——未能建立良好的国语教育制度，也压制其他语文发展的平等机会。”

民联党在教育问题上的未够鲜明立场，引起华社的不满，因而促使它在1964年的竞选宣言中作出新的承诺：

“各民族语文学校接受马来文为必修科，但政府必须对各语文学校一视同仁，同时学校教学媒介语也是考试媒介语。

离校文凭，不论是用国语或其他语文作为媒介，在谋求就业上必须被接受为同等资格。”

显然，林苍祐十分明白，教育问题一直困扰着华人社会，如果不作积极的表现，不作出明确的交代，他的党将难于在华社立足。虽然他一心要走多元种族路线，但不得不承认现实的重要性。

六四年大选过关

大选是在4月举行，国会和州议会同时选举。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同时角逐国和州的议席。

在国会方面，联盟派足104名候选人，社阵派出63名，回教党54名，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也雄心勃勃，派出27名候选人。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则派出11名，人民进步党9名。

反对党并未能团结与合作，在多个选区演成多角混战，这是反对党的致命伤。

与此同时，全国笼罩在马印对抗的气氛中，人民支持政府抗拒印尼的对抗多过关注反对党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形势对反对党至为不利。可是所有的反对党似乎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以为59年大选，联盟未能压倒性胜利后，在5年后的大选，自然会损失更多的议席，尤其是马华公会，更没有被看好。

在槟州方面，林苍祐除了本身角逐丹絨国会议席外，也提名哥打区的州议席。他派出了庞大的队伍和联盟及社阵展开三角战，有些地区，人民行动党也插足其中，演成大混战。

那个时候，林苍祐的脊椎骨发痛，他持着拐杖出席群众大会，所触及的问题以教育为主。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林维雄每晚跑几个群众大会压阵，在台上向联盟和社阵左右开炮。

林维雄在教总筹募大厦基金时，到处主持演唱会，有许多人用“无名氏”乐捐，而由他一一报告，结果人们都把他叫做“无名氏”。

“无名氏”凭他三寸不烂的舌头在台上口沫横飞，名声也逐渐传开，他成为民主联合党的播音机。

但林苍祐不叫他“无名氏”，却称呼他另一个外号“蚱蜢”。

林苍祐这样叫他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林维雄这个人东奔西跑，林苍祐有时要找他也很难，不知他又跑到那里去；在危急时，还要劳动同志把“蚱蜢”召来。

“蚱蜢”因为有演讲天才，每个候选人都要请他到来演讲，他忙得不亦乐乎，林苍祐的台当然少不了他。

林苍祐靠本身号召力，果然吸引了不少群众。不过，社阵的群众大会也够火力，几乎是人海战术，群众更多。

最轰动的莫过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到槟城为其候选人打气，旧关仔角的人潮是空前的，群众都带着一片好奇心来聆听李光耀的演讲。

4月25日投票了，林苍祐满怀信心。虽然他的对手社阵的陈朴根也是强人，又是原任国会议员，但他认为民联党一定有立足的地方。

在丹絨国会，林苍祐把陈朴根打败了，他以绝大多数的票轻易压倒敌手，胜来写意。

丹絨区的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在马华公会的斗争。他们同情和支持林苍祐，认为他是华人的领袖，应该再站起来。社阵固然也有许多支持者，然在比较之下，投林苍祐就比投给陈朴根更好了。

就这样，林苍祐又再回到国会（在1955年到1959年他是联邦立法议员）。

可是，民联党的其他国会候选人却败得一塌涂地。林苍祐毕竟是林苍祐，他的名气大过天，只有他一个人是击不倒的。

反对党溃不成军

群众大会的人数当然不能作为胜或败的标准。尽管反对党声势浩大，但因四分五裂，以致分散选票；加上马印对抗，人民担心外来的侵略，对联盟政府有很大的依赖。

心理上的作用和反对党未能团结，终于使到联盟打了一个胜

仗。

1964年4月25日投票，翌日选举成绩全面揭晓，联盟参加西马全部共104个国会竞选，结果赢得89席，如果连同东马沙巴联盟的16席和砂朥越联盟的18席，联盟在154个国会议席中占了123席，超逾 $\frac{2}{3}$ 的多数席。

马华公会派出33名国会候选人，共有27人中选，可谓战绩辉煌，也是陈修信自1961年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以来最意气风发的一天。由于胜利，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不认为华社舆论有何畏惧，逐渐远离华社，甚至与华社抬杠。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同样的，林苍祐的声望在当时也如日中天。他一出马，连中二元，既当国会议员又是州议员；同时也带动他国会选区附近的另3个州议席归民主联合党，他们是邱继圃、郑耀林与郑玉贵。

但是民联党的其他候选人皆告败北，参加27个国会竞选，只林苍祐1个中选，孤苦伶仃。

社阵是最大的反对党，派出63名国会候选人，结果只有陈志勤和林建寿分别在雪州峇都区和檳城州柑仔园区中选；而在檳州也只有两人中选州议员，他们是日落洞区的陈福兴和丹絨南区的许平城。

人民行动党派出11人角逐国会，也只蒂凡那（后成为新加坡总统，现自我寓居美国）一人中选。

人民进步党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只DR及SP辛尼华沙甘昆仲抡元。

回教党派出54名国会候选人，有9人中选，并保留吉兰丹州的控制权。

整个形式看来，联盟已稳定控制政权，反对党力量大不如前。

林苍祐本身对大选的成绩感到失望：其一、联盟的一些政策在他看来是倒行逆施的，尤其是马华公会委曲求全于联盟，竟而能得到华社的支持；

其二，他一心一意要提倡多元种族的中间路线的政治，却未

能如愿以偿，反而看到种族政治根深蒂固；

其三，最使他看不顺眼的，陈修信、翁毓麟及陈东海竟然在马华呼风唤雨而不倒。

但无论如何，他也拾得了安慰奖。至少他本身被证明是受到华社所拥护，他以大多数票在国会的丹绒选区击败社阵强人陈朴根；在哥打区州议席，他也以千余张多数票击败社阵少壮派领袖陈潘钦及联盟的梁润洲。

他的爱将郑耀林在柑仔园国会输给社阵林建寿，但在丹绒西区的州议席则打败社阵乔治市市长崔耀才。

郑耀林对取胜崔耀才感到抱歉。他说：“崔耀才是位好好先生，但党派他出来，他不得不正面与社阵交锋。”

他形容自己是因党致胜，他个人是胜不了崔耀才的。

另一位林苍祐的爱将邱继圃在丹绒北区以微少的多数票得胜。

邱继圃是打篮球出身的，过去没有介入政治活动，他是被郑文焕等人介绍给林医生的。

郑耀林和邱继圃对林医生忠心耿耿，声声是Yes，没有No的。

值得一提的是，社阵在当年的战略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少壮派已在党内得势，因此老将都被派去打非安全区，林建寿身为党领袖，不得不接受此项安排，但他认为要调动就全面调动，不能有人仍守安全区，他是指陈朴根和黄添寿及崔耀才等人都要换选区。

这一调动，使到少壮派的陈福兴和许平城冒出头来，其他元老则在州选中宣告败北。

姑且将1964年槟州的国会和州议会选举成绩录下，从中回味当时的情况。

1964年全国大选国州议会成绩一览

檳城州国会:

- ①丹 絨——庄友良（联盟）6221 票
陈朴根（社阵）8516 票
陈崇美（行动）778 票
林苍祐（民联）12928 票（中选）
- ②柑 仔 园——林清宝（联盟）7707 票
林建寿（社阵）10102 票（中选）
郑耀林（民联）8238 票
- ③檳 岛 北 区——倪宗吉（联盟）16688 票（中选）
刘德海（社阵）10148 票
卓文贵（民联）5149 票
- ④檳 岛 南 区——依里斯（联盟）16089 票（中选）
阿武峇加（社阵）12571 票
林民利（民联）4752 票
- ⑤峇 眼——陈清美（联盟）8925 票（中选）
摩哈末沙里（社阵）6564 票
马迪（民联）871 票
沙立夫（回教）983 票
- ⑥威 省 北 区——哈芝阿末（联盟）15440 （中选）
奥马尤索夫（社阵）3277 票
西蒂花迪玛（回教）4087 票
- ⑦威 南 区——洪丁（联盟）10427 票（中选）
维拉邦（社阵）6322 票
摩哈末淡（民联）457 票
- ⑧威 中 区——依布拉欣（联盟）15660 票（中选）
甘幼华（社阵）7486 票
余水清（民联）5215 票

槟州议会:

- ①北 海——威廉大卫（联盟）4258票（中选）
华素（社阵）3178票
麦迪（社阵）575票
- ②峇眼亚占——彭如德（联盟）4741票（中选）
黄添寿（社阵）3031票
黄桂林（民联）203票
- ③姆 打——C C 依士迈（联盟）5769票（中选）
耶谷（社阵）587票
西蒂衣迪玛（回教）1496票
- ④甲抛峇底——哈芝阿末（联盟）4531票（中选）
奥玛（社阵）457票
许文彬（民联）524票
哈芝尤索（回教）1562票
- ⑤打西汝咯——查美尔（联盟）6724票（中选）
尤鲁斯（社阵）1573票
黄和发（民联）934票
- ⑥峇 东 埔——阿里芬（联盟）6724票（中选）
巴哈鲁丁（社阵）2282票
赛阿都拉（民联）993票
- ⑦大 山 脚——王保尼（联盟）3967票（中选）
陈忠武（社阵）2917票
余水清（民联）2458票
- ⑧阿 尔 玛——苏来曼（联盟）5224票（中选）
李崇顺（社阵）2451票
哈仑西叻（民联）1273票
- ⑨爪 夷——纪永进（联盟）6303票（中选）
沙哈达（社阵）3583票

- ⑩高 渊——哈芝沙益（联盟）4322票（中选）
萧汉武（社阵）3044票
- ⑪哥 打——梁润洲（联盟）1962票
陈潘钦（社阵）2937票
林幼福（行动）165票
林苍祐（民联）4065票（中选）
- ⑫丹 绒 中——李焕文（联盟）2401票
黄忠和（社阵）2401票
江荣华（行动）3576票
郑玉贵（民联）4055票（中选）
- ⑬丹 绒 西——谢福成（联盟）2052票
崔耀才（社阵）2470票
郑耀林（民联）3610票（中选）
- ⑭双溪槟榔——南玛纳旦（联盟）4236票（中选）
奥玛（社阵）3120票
李启文（民联）1385票
- ⑮丹 绒 南——郑宝华（联盟）1376票
许平城（社阵）4789票（中选）
骆联基（民联）2066票
- ⑯丹绒北区——庄友良（联盟）2571票
卢源庆（社阵）2656票
陈崇美（行动）535票
邱继圃（民联）2877（中选）
- ⑰加 拉 歪——陈琴和（联盟）2658票（中选）
德里蒂鲍星（社阵）1324票
林建才（民联）1497票
- ⑱丹绒武亚——谢成金（联盟）5669票（中选）
奥斯曼沙里（社阵）3197票
赛沙里（民联）844票

- ①⑨洗布桥——查加里亚（联盟）4179票（中选）
阿萨（社阵）2113票
谢清吉（民联）1773票
邱悦时（独立）370票
- ②⑩亚依淡——邹新庆（联盟）3485票（中选）
林建寿（社阵）3358票
卓文贵（民联）1202票
- ③⑪日落洞——许国水（联盟）3169票
陈福兴（社阵）4999票（中选）
曾丽心（民联）2552票
- ④⑫牛汝莪——阿日斯（联盟）4487票（中选）
陈朴根（社阵）3345票
陈治安（民联）658票
- ⑤⑬浮罗山背——哈芝阿末（联盟）3149票（中选）
阿武峇加（社阵）2353票
摩哈末达拉（民联）416票
- ⑥⑭峇六拜——依士迈哈森（联盟）5064票（中选）
周大成（社阵）1861票
依士迈（民联）961票
胡申里拉尼491票

以上观之，反对党如果合作，还可胜多几个席位，但他们相互倾轧，而使联盟丰收。

和王保尼打对台

1964年大选的结果使林苍祐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民主联合党的势力是在槟州，而且是靠林苍祐的名气支撑大局。如果没有林苍祐，民联党随时会“树倒猢猻散”。

在现实上，林苍祐意识到民联党的基石是在华社，虽然他并没有放弃多元种族的政治斗争目标。

赢得1国4州，林苍祐输少当赢，因此也搞了答谢选民的游行。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是他艰苦奋斗的另一个起点，胜利还在遥远的另一端，想得到却摸不到。忽然从心里打了一个冷颤：胜利是那么可望不可及的。

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他决定使民联党成为槟州的强大反对党。

在国会，他是民联党独一无二的议员，孤军作战。昔日曾和DR辛尼华沙甘在国会舌战，今日大家排排坐，坐在疏落的反对党议席上。想到时局的改变，林医生不禁哑然失笑。从前是执政党的党鞭，而今是反对党的一员。此一时，彼一时，令人感慨万千。

他的政敌陈修信扶摇直上，从工商部长晋级为财政部长。林苍祐看在眼里，骂在心头，他为自己立下誓言：一定要吐这口闷气。

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曾经是他一手提拔的王保尼，仍然稳坐在首席部长的位上，而自己在州立法议会内和王保尼遥遥相对，当个反对党领袖。

王保尼对这位政治恩公倒有三分畏惧七分尊敬。他可以公开责骂林建寿，但却不敢公开责骂林苍祐。

林苍祐的出现，使到王保尼感到矮了一截。尽管贵为一州之首席部长，每当午夜梦回时，总是看到林苍祐的阴影在他面前幌来幌去。

林苍祐从过去的失败中已吸收到一定的经验：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需要改变时，就得顺应潮流。

改变终于到来。这是1964年大选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谋求与联盟，特别是巫统组织联合政府，但不被后者所接纳，导致李光耀萌起另一个政治斗争策略，转向寻求反对党的合作。

为了达成这一愿望，李光耀鼓吹他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论调，希望借此口号将反对党团结在一个共同组织下，惟排斥马来西亚社阵的加入。在李光耀的眼中，马来西亚的社阵和新加坡的社阵是源出一体的，不是他们所要和所能争取到的对象。

1965年5月9日，在人民行动党的推动下，一个命名为“马来西亚团结机构”简称“团总”在吉隆坡宣告成立。参加的政党包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砂马华达党、砂人民联合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

林苍祐代表民联党成为“团总”的重要一员。因为这个关系，林苍祐和李光耀之间有了交道，而且进一步发展成好友。

李光耀邀当部长

林苍祐的父亲本来是新加坡人，他的兄弟也在新加坡享有名气，新加坡对他来说是不陌生的。当他在1958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李光耀仍然是新加坡的反对党领袖，直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胜利后，李光耀才出任总理。

李光耀是一名律师，林苍祐是一名医生。两人同在英国念书；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不过，当李光耀意气风发时，林苍祐则在马华落难，最终被迫退出马华公会；李光耀则平步青云，牢牢地控制新加坡。

当1964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李光耀是新加坡的总理，但在国会内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至于林苍祐不再是一个大政党的头头，他的民主联合党势力有限，在国会内也只得他一个人。

尽管如此，李光耀对林苍祐是另眼相看的。有一次，当李光耀访问檳城时，他和林苍祐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场者尚有郑耀林等人。

李光耀很想帮助林苍祐舒展政治才华。他向林医生说：“我想邀请你到新加坡参加政治。”

林苍祐感到愕然，他不知道李光耀为什么要这样说。

李光耀也觉得此语来得太唐突，马上单刀直入表达：“我的意

思是请你到新加坡当部长，你将会有机会实践你的政治理想。”

林苍祐有点受宠若惊，但很快就回复平静：“李总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想我还是留在檳城搞政治。”

“你留在檳城，将难有作为。不如到新加坡，我们致力把这个岛建设得更好。我对你有信心。”李光耀显然是出于诚意。因为他没有料到日后的政治变化，他只是觉得，马华和联盟不要的人才，正好是新加坡所需要的。

李光耀恨死陈修信，林苍祐也对陈修信恨之入骨。在反对马华的陈修信上，他们几乎是一致的，他想让林苍祐再度抬头，不会给陈修信看衰。

两人的会谈是冗长的，气氛也很融洽，只是李光耀无法说服林苍祐转移阵地。

林苍祐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未来的檳州，将会落在他的控制中，王保尼坐位不会很久。

当时他没有想到新加坡会退出马来西亚，他认为在檳州仍然有所作为，尤其是团总成立后，反对党的势力将会变得强大，要夺取檳州的执政权，不会是很困难的事。

也许李光耀没有看透林苍祐的最大心愿。

林苍祐是土生土长的檳城人，他对檳城有一分执着的真爱。当檳州还是属于殖民地时，他就卷入争取独立运动；当英国政府同意让马来亚独立时，林苍祐是檳州议会内带头通过檳州宪法和州徽及州旗。而且如果他当时接受东姑的劝告，早就成为檳州首席部长，不会轮到王保尼。

现在，他矢言要从东姑手上夺过檳州的执政权，要靠人民的力量，不是东姑的施予，同意参加团总就是为这段路程铺路。

可是好景不常。因为团总的组成给联盟带来太大的压力；因为李光耀已发动一场和联盟，尤其是马华的斗争，因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请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就这样，“团总机构”昙花一现，成为历史名词。



◀ 1961年林苍祐由英国返马后，创组民主联合党。连发型也焕然一新，剪成榴槿头，难得一见。这是在他群众大会上所拍的一帧珍贵图片。

After his return from England, Chong Eu began to plan for the formation of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U.D.P.). Even his hair-style was "revamped" into a crew-cut. This rare picture of Lim was taken in a public rally.



民联党丹绒区会成立。这是林苍祐卷土重来的发源地，致词者是其老战友罗象明。

Inauguration of U.D.P. Tanjung Division, the power-base for Lim Chong Eu's political resurrection. The speaker is his old-time comrade, LOH SIANG M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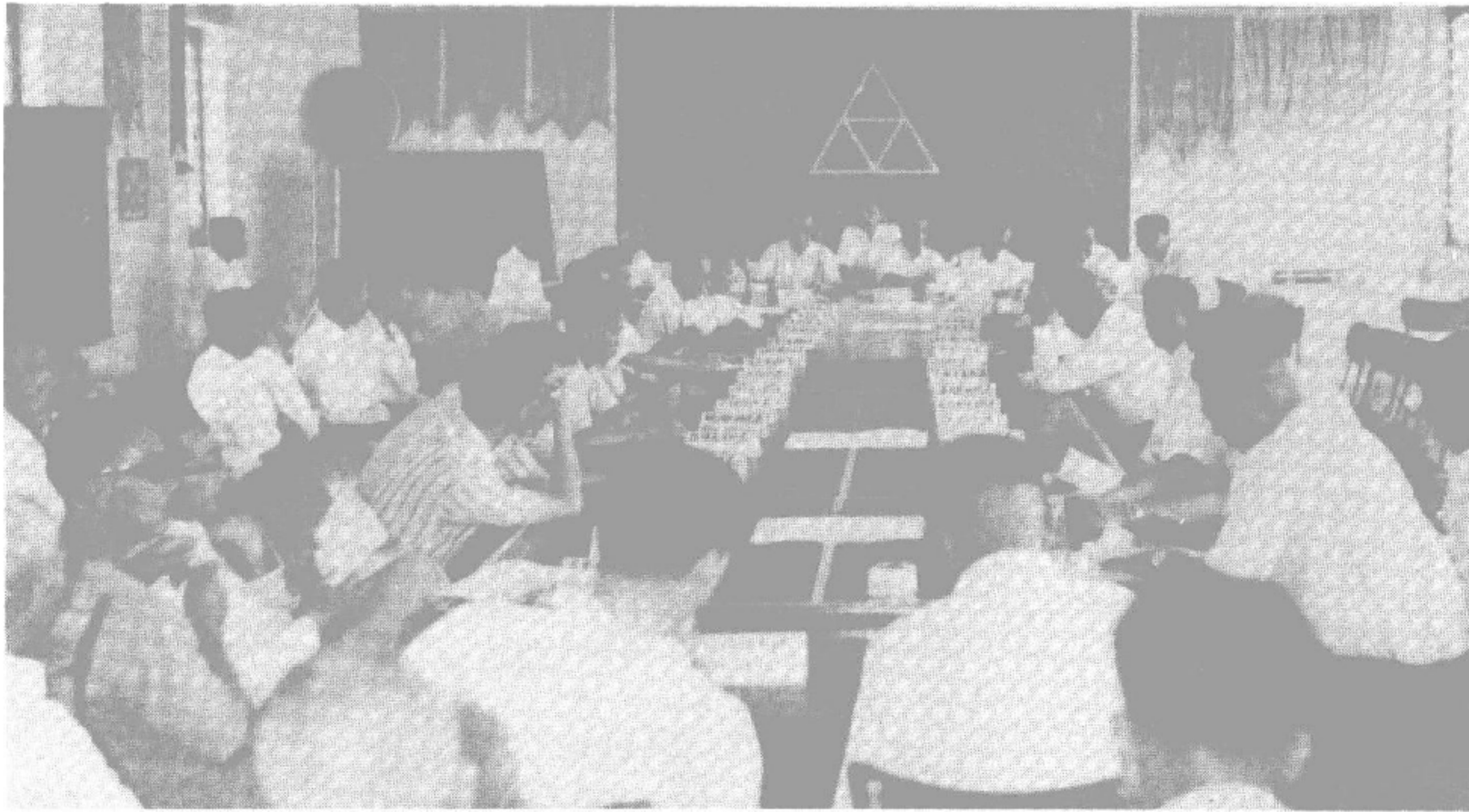


丹绒区会成立大会出席党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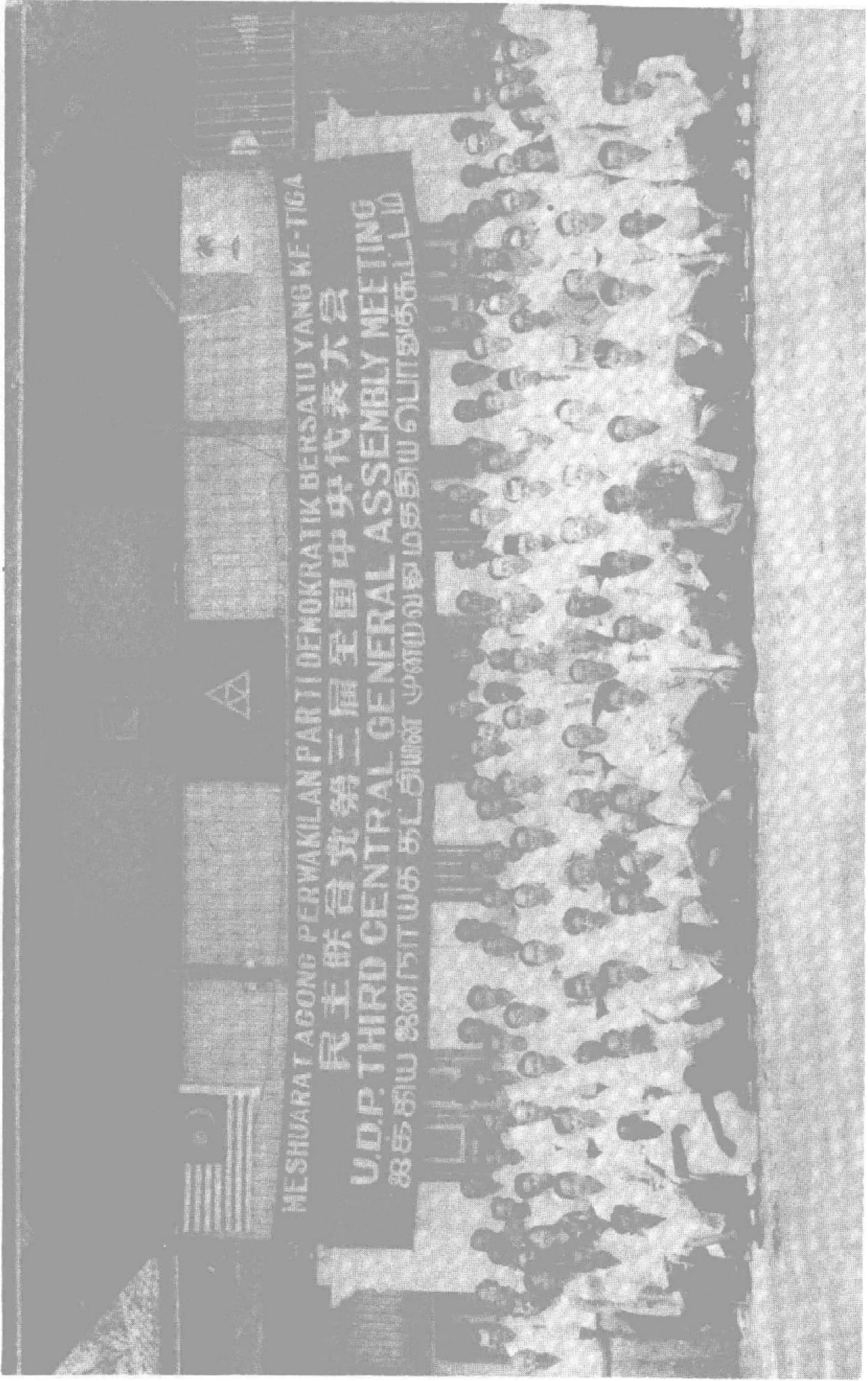
Party members of U.D.P. at their Tanjung Division Inaugural Meeting.



罗象明领导丹絨区会党员向林苍祐宣誓效忠。
LOH SIANG MENG leading U.D.P. members of Tanjung Division in pledging loyalty to their new-born organis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Dr. Lim Chong Eu.



林苍祐主持民联党代表大会。口号是“万众一心”。
*Lim Chong Eu chaired the Delegates Assembly of his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U.D.P.).
Their slogan: "TOGETHER WE STAND"*



民主联合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檳城举行。图为出席者合影。
A scene at the 3rd. Annual National Delegates Assembly of U.D.P. in Penang.



林苍祐率领他的同志在1963年的市议会选举群众大会上登台亮相。
Dr. Lim Chong Eu presenting his line-up for the 1963 Georgetown Municipal Council elections at a public rally.



1964年，林苍祐在丹絨胜利后，率领郑耀林及邱继圃游街答谢选民。他从这一点逐步登上高峰。
A victory procession to thank voters after his victory at Tanjung Constituency in 1964, Dr. Lim Chong Eu seen here with Khoo Kay Por, and Teh Ewe Lim. This proved to be a foothold upon which Dr. Lim Chong Eu ascended to the peak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林苍祐以民主联合党党魁的身分欢迎民主行动党的蒂凡那和吴福源。
As U.D.P. helmsman, Dr. Lim Chong Eu extended his welcome to Democratic Action Party's Devan Nair and Goh Hock Guan.



林苍祐招待东西马的反对党领袖用餐。
Lim Chong Eu playing host to opposition leaders from East and West Malaysia.

第七章：奪取檳州執政權

团总的失败，对不走左派路线的反对党固然是个打击，但林苍祐并没有气馁，他坚持既定的斗争，要和联盟争天下，也要和社阵争地盘，最明显的实例是1966年的檳州亚依淡州议席的补选。

因为联盟（马华）州议员邹新庆的逝世，其遗下的空缺成为民联和社阵觊觎的目标。

林苍祐要物色一位候选人上阵，党内有人推荐陈锦华，而民联党的乡村议员卓文贵则推荐叶锦源。

陈锦华是留学澳洲的，是一名会计师；叶锦源是留学英国的，是一名律师。林苍祐对两人都没有印象，但陈锦华透过其岳母关系，获得林苍祐的好感和信任。

陈锦华的岳父及岳母曾是林苍祐的同志。有一天，林苍祐召见陈锦华在其医务所见面，他开头就问陈锦华有没有参加过政党，对政治有何看法。陈锦华说他印象中政治是肮脏的东西，一时还没想到参加政治。

林医生说：“其实政治本身并不肮脏，而是人为造成的。我希望你加入民联党的斗争行列。”

陈锦华不置可否，他对林苍祐过去领导马华进行改革留有印象，也很赏识这位“教父”，于是他加入了民联党。

叶锦源没有被林苍祐选中，一时看走了眼，前者在后来投身入民主行动党，一度成为后者的劲敌。

林苍祐在衡量后，派出陈锦华初试蹄声；社阵则派出老将林建寿，与联盟候选人演成三角战。选举结果，林建寿取得胜利。

陈锦华虽告失败，但被林苍祐吸纳成为主要干部之一，和郑耀林及邱继圃形成一个铁三角，围绕在林苍祐的周围。

由于补选失利，再加上执政党声势浩大，林苍祐认为组织反对党联合阵线的时机已告到来。他是在总结1964年的斗争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1964年反对党联手，将不会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檳城州。

民联摇身变民政

1967年的民联党代表大会上，林苍祐宣称要建立一支特大的真正团结的反对党阵线。他希望各个反对党重新考虑他的建议。

他的用意是取代已消失的团总。可惜曲高和寡，所得到的反应差强人意。一方面是左派的社阵已走激进路线；另一方面是从人民行动党脱离出来的民主行动党不接受此议，反对的人是吴福源（按吴福源后来与林吉祥闹翻，于1972年参加林苍祐的斗争行列，于1974年大选失败后，退隐政坛）。

林苍祐很感失望，他又再构思另一个策略。终于他找到在劳工党内失意的领袖连同大学教授和专业人士共同商讨对付联盟大计。

他深刻地了解到要把民联党变大成为全国性的政党，他必须要作出某些牺牲，民联党也要因此吃亏。

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在初时，负责推动筹组新政党的任务是落在王赓武教授的身上。王赓武原本无党无派，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新加坡当局请去草拟改革南洋大学，提出了一份《王赓武教育报告书》引致学潮，而使到他的名字和南大的被改革成英文源流的大学连在一起。（王赓武是现任香港大学校长）。

于是，6君子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马来西亚民政运动”Gerakan Rakyat Malaysia，简称民政党。这6个人是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新加坡大学马来语文教授），王赓武，陈志勤医生（劳工党国会议员），林苍祐医生，彼得医生（马来亚药业公会主席）及维拉板（前劳工党国会议员）。

他们矢言努力争取民主，坚持经济与社会公正的原则，致力提高工农阶级的生活条件，以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政党。

发起人中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是要向群众表明走多元种族路线，而非单元种族路线。

继后，他们又拉拢一些劳工党人和职工会分子，包括V大卫及陈朴根加入，但并不包括林建寿在内。

林苍祐不喜欢林建寿，陈志勤也不喜欢林建寿，他们把林建寿排在民政党门外。

民政党的诞生，标志着林苍祐的斗争又转入另一个阶段。他宁可屈居副主席，而让赛胡申成为党主席，陈志勤成为秘书长。

这种作风与他早期成立急进党一样，只做第二，不坐第一把交椅。但很明显的，他拿民联党作为班底，论实力他是比任何人都要强大的。

因此林苍祐的情况有些特别。其他人加入或参与组织民政党，是出于个人的自由，只要修函退党即可，例如陈志勤，陈朴根，V大卫先后修函劳工党，与劳工党结束关系；林苍祐却要向整个党负责。

他下一个步骤是必须说服全体党员加入民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受一些阻力，因为党内有人不同意解散民联党加入民政党，更有人指责民政党不强调华文教育问题，与民联党的宗旨“背道而驰”。

林苍祐不接受这种指责，他逐一或整批地召见党员，向他们剖释政局的变化，如果不先牺牲，就不会有壮大的希望；如果不改变战略，就难望掌权。

有许多人被他感化而跟着他，也有一部分的人拒绝加入民政党。

林苍祐在这个时刻，表现他最大的耐心，他日夜不分地向党员进行游说。他向党员们说：“团结对付联盟才是最重要的，民联

党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

在林医生的劝服下，民政党在槟州成立一个又一个分部和支部，也不断地争取知识分子加入。因为离开选举的日期已经不远。

民政党的注册是在1968年6月28日正式获得批准。林苍祐在较早时已部署一切，整个民联党班底马上改头换面成为民政党组织。惟林苍祐留下一条后路，没有正式取消民联党的注册，而是把党员和党所转为民政党。这就是说，万一有分裂发生，林苍祐及一批民联党人不会成为政治孤儿。

当然林苍祐不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也不主张打回原形，而是一心一意要把民政党搞大。在他的心目中，民政党是结合各阶层人士所组成的，具有反对党阵线的雏型。

有道创业不易，民政党成立之初，民联党死硬分子抗拒加入，其他政党人士也在观望，原本是无党无派人士显得不够积极。

林苍祐算来算去，要从党内挑选足够的候选人参加大选实在不容易。有些学历不足，有些则不愿出面，大家对做候选人不甚感兴趣。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如果你想成为候选人，只要参加民政党就有机会。

为什么有人不赶紧凑一分热闹。理由很简单，人人都怕输，而且认为成为民政的候选人要取胜根本没有把握，大家对民政党有个好奇心，却又信心不足。

组织大排档阵容

1969年大选到了，民政党一方面与反对党达成君子协定，另一方面忙于物色候选人。林苍祐问过很多人，也试过很多人，但反应并不令人满意。他也叫邱继圃及郑耀林四处拉人。

林苍祐深切明白，自民联党在1964年大选成绩差强人意后，要争取有识之士共同加入斗争并不能如愿以偿。那些人只表示口

头支持，但不敢以身接受考验。

可以说，民政党在1969年排出的候选人阵容，有些是临时拉角的，有些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候选人。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夜之间成为候选人，令选民大感诧异。谁是齐来也？谁是史迪华？谁是倪巴拉？谁是黄亚美？许多人都感到陌生。

这是一个大排档的阵容，有知名度很高的，包括曾是林苍祐劲敌的陈朴根、威拉邦、V大卫，也有刚冒出头来的人士。

林苍祐亲自指挥槟州竞选，他本身除了参加丹絨国会和哥打区州议会外，其他人参加双料竞选的不多。至于吡州和雪州的竞选，则由当地民政党人负责。

民政党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夺取槟州执政权。”

林苍祐虽有雄心壮志，还是未敢充分信心能击败联盟政府。

他唯一坚信的是：民政党一定会夺得更多的席位，足以给联盟带来巨大的威胁。

因此，在排阵上，林医生是有其算盘的，他把三位爱将——邱继圃、郑耀林和陈锦华置放在安全区。

王保尼前后被轰

由于这个问题，在提名前夕发生了一些争执。前劳工党人黄忠和被派到丹絨南区（也就是今日的彭加兰哥打区）与联盟的候选人郑清林对垒。

黄忠和认为这是非安全区，理由该区选民大多数惠安人，他不是惠安人，而且社阵已杯葛大选，他出身社阵，跑回社阵堡垒区，将难以得到投社阵票的选民所支持。

他要求换选区，而且所看中的是丹絨中区——原属于民联党郑玉贵的。

但这个选区已由林苍祐指派陈锦华出征。

黄忠和找陈锦华商量换区，陈锦华将此事向林苍祐提出，答案是No。林苍祐的理由是：排阵已部署好，不能更换选区，就是

这么打。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取胜的机会，每个人都得接受挑战。他把其挚友余水清放去打王保尼，也是没有选择的。

黄忠和即使一百个不甘愿，只好接受提名。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医生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其步伐的，也有他的道理。他往往不需要作更多的解释，他的权威代表了一切。

提名过后，就是轰轰烈烈的竞选运动，群众大会到处举行。

此时联盟的声望降到最低点，联盟（马华）的群众大会出席者寥寥无几。据说，需要事先邀请才有一些人潮，否则真开不成大会。

反观反对党的群众大会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聆听反对党人对执政党的无情炮轰。

1969年的大选有许多问题困扰着联盟，失业的浪潮加剧；华教问题，尤其是独大问题，一直在冲击着；反对党则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默契，有许多选区是与联盟演成对垒战。

在槟州方面，民政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社阵不再参加选举，民主行动党的主力不在槟州。唯一能与联盟抗衡的是民政党。

民政党在槟州是靠着林苍祐打着的旗帜配合一些前劳工党要员的加入，形势果然大好，还有林苍祐手下有数名猛将在冲锋陷阵，天天在骂联盟，马华公会和王保尼，指责槟州政府颞预无能。

攻击型的炮手是民政党的“播音机”林维雄。他日也骂，夜也骂，即使连睡觉也在骂王保尼。甚至跑到大山脚选区当众痛骂王保尼。

王保尼忍无可忍，联盟政府也对这个“无名氏”恨之入骨。于是一道拘捕令已经签署，要把无名氏抓起来。

不知道谁走漏这个风声，消息传到民政党要的耳里。林苍祐似乎有预感大选一过，只要槟州联盟再胜，林维雄就要吃“咖哩

饭”。但林维雄天生一张嘴巴，不能不讲话，他还是到处亮相，因为他相信在人多的地方也许会平安。

可是每当一讲完话，下了台，他就一溜烟的消失在人群中，头也不回，没有人知道他跑去什么地方藏起来。

5月9日是投票日，5月7日是最后一晚的群众大会。林苍祐在忙中把林维雄召来，当面授予机宜。

“蚱蜢，我看你今晚演讲过后，最好找个地方藏起来，不要露脸。我担心王保尼会在大选后来一个逮捕行动。”林苍祐严肃地告诉这位蹦蹦跳的同志。

“报告Dr. Lim，我没事。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放心吧！大不了坐监牢，长期休息。”林维雄拍拍胸膛，但他仍然要作出心理准备，必须要暂时避过风头，不要逞一时的英雄。

林苍祐还是放心不下：“蚱蜢。我知道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投票后我们将会胜利，不过，我要你知道，一旦我们上台执政，你一定要等到我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后才露脸，否则我保不了你。”

蚱蜢点头答应。在5月7日晚群众大会后，马上由一人用摩多单车把他载走，藏在一个不为人知道的地方。

民政秋风扫落叶

5月9日投票的那一天，蚱蜢为不想惹事，连投票也牺牲了，但一直有人向他报告投票的情况。

5月9日晚上，各算票站工作开始，林苍祐的计票中心是在圣芳济学院，他在晚上11时左右来到投票站，坐在席位静待佳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久之后，有一位党员跑向林医生的座位：“报告Dr. Lim，我们已经赢得第一个选区，那是联盟的堡垒区，我们的史迪华打败了巫统强人阿日斯，牛汝莪州议席选区已被我们攻陷。”

林医生睁大着眼睛，露出胜利的微笑：“连史迪华也胜利，看来我们有望执政了。我相信人民已作了正确的决定。”

再过不久，又有消息传来：“报告 Dr. Lim，哈仑也在打锡牛汝咯抢元。”

紧跟着，全场开始热闹起来，因为在圣芳济学院的算票站，林苍祐和他的同僚的选票已盖过联盟候选人。

一个比较令林苍祐振奋的消息是来自大山脚的：“王保尼已被打败，我们的余水清同志胜利了。”

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选区失陷，意味着联盟州政权开始动摇。这个时候，民政党尚未夺得超过半数。林苍祐的选区揭晓了，他的胜利是压倒性的，蝉联国州议员。邱继圃、陈锦华、郑耀林皆报捷，黄忠和也凯旋，陈朴根、威拉邦、姆斯打花、王裕好、黄亚美、邱鼎才、张桂城及齐来也都一一过关斩将。

时间是凌晨 2 时了，林苍祐已是获得扫荡性的胜利，党员和支持者包围着他，记者群众也包围着他。

林苍祐的话特别多，他矢言将组织一个有效率的槟州政府。

选举官请他上台讲话，他精神奕奕，春风满面。外面的大地仍然是黑漆漆，他则看到曙光已照在他的脸上。

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可以形容他当时的神态。虽然他内心激动，仍然保留外表的冷静。

他没有高声疾喊，也没有使会场秩序混乱。他接受每一个人的祝贺，包括选举官在内。

“无名氏”也不知在什么时候钻了出来，他不亦乐乎的走在林苍祐的身旁。他已经深深地吐一口气，因为民政党已告执政，王保尼再也没有威力了。

在计票工作结束后，党员和支持者情不自禁地把林苍祐抬起来，他们在欢呼，他们在庆祝，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林苍祐从 1961 年搞反对党到 1969 年，终于扬眉吐气。

马华的候选人在槟州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被民政党杀得片甲不留。

联盟在州议会只剩下 4 个议席，全是巫统议员。民主行动党

胜了3席，人社党1席。民政党16席有足够的席位组成槟州政府。

在其他各州，民政党要纷纷告捷，陈志勤，杨德才都告中选。

民主行动党大有斩获，共有13名国会议员。回教党保住优势。

联盟的多数席被削减，在104个国会议席中，只赢得66席（巫统占51名，马华只占13名，国大党2名）。尽管仍可组织中央政府，惟马华在陈修信的领导下已失尽面子。

林苍祐在1959年被陈修信迫出马华公会，10年后林苍祐也整回陈修信。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林苍祐算是报回一箭之仇。

民政党的胜利是林苍祐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人生记录。固然他过去有几个破记录——在殖民地议会内成为最年轻的州议员；打败陈祯禄出任马华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会长；但这一次是人民给予他力量，推翻王保尼州政府，成为继丁加奴和吉兰丹后第三个州，属于反对党执政。

无可置疑的，槟州首席部长应该轮到林苍祐来做了。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的第二天（即5月10日），民政党党魁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在政府别墅举行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林苍祐将出任民政党的首席部长，以便组织槟州政府。

在旁的林苍祐并不多言，他让阿拉达斯去表达民政党的意愿。他打从心里泛起满意的微笑。因为这一仗是打给陈修信看的，是给东姑看的。这一下子，他卧薪尝胆十年，人民让他翻身，不必依赖东姑的庇护，他同样可以站起来，象一个凯旋归来的将军，万千的人为他欢呼，许许多多的人围绕着他。

与他共甘苦的一群自然雀跃万分，而在投票前带着观望态度的人也涌了进来，真是一朝得势，万人簇拥。

不过，在另一方面，首都吉隆坡的消息传来情势有些紧张，雪兰莪州议会的28个议席，联盟只获14席，局面尚未稳定；而在吡叻州议会，40个席中联盟只夺19席，未达半数。反对党企图组织联合政府，联盟却捷足先登，拉拢了一些独立人士，把大局控制着。

王保尼输得潇洒

林苍祐在槟州尚未上任，他只是影子首席部长，王保尼仍然是首席部长。

林苍祐正在等候槟州州长（州元首）的召见，以接受委任状，但这个程序需要王保尼先辞职。

就在这个时刻，林苍祐住家的电话响了。象往常一样，他认为这个电话如果不是朋友的祝贺就是同志的来电。

可是，一拿上听筒，对方却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王保尼，Dr.，恭喜你竞选胜利！”

林苍祐感到意外，本能地说声：“谢谢！”

王保尼的电话岂止是祝贺这么简单。原来他是有事告诉林苍祐：“Dr.，我看吉隆坡的情势有些紧张，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将在11日正式辞职，你也一起到州长府，接受委任状。”

王保尼输得潇洒，输得心甘情愿。因为胜利者不是别人，是10年前扶他登上首席部长宝座的林苍祐。

如果不是林苍祐，王保尼根本没有机会担任首席部长；如果林苍祐当年要争，王保尼怎样排队也排不到。

恩公林苍祐在王保尼的心目中永远是他的上司。虽然从1964年到1969年的州议会内，王保尼是“老板”，林苍祐和他打对台，但王保尼就不敢对林苍祐采用不雅的字眼。

10年来，王保尼都没有回报林苍祐。但今天，他反正也要下台了，顺水做个人情，叫Dr. Lim及早登台，算是感激林医生的栽培。

林医生放下电话后，他意外地感受到过去的施恩，竟然有被回报的一天，王保尼就是其中一个记恩的人。如果你稍为注意，林苍祐不论在上台前或下台后，都没有对王保尼作过私人攻击。认真说起来，王保尼还是他带出道的呢，是急进党时期大山脚的市议员。

王保尼心中只恨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维雄。但既然失败了，一切的仇恨应该消除了。

5月11日，王保尼乘坐PG1的马赛地车到州长府辞职，顺便把官车和车夫还给政府，以让新主人使用。林苍祐则自驾着自己的Ford牌汽车到州长府。他接受州长的祝贺，也接过委任状。

只是片刻的变化，王保尼已是平民身，林苍祐摇身一变成为槟州首席部长。

王保尼的干脆俐落，倒是助了林苍祐一臂之力。

如果王保尼再延迟两天让位，林苍祐可能要压后两年才做首席部长，甚至可能做不成。因为5月13日，暴乱发生，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接管中央政权，宣布中止国会，暂停民主。

这意味着所有的民选国州议员在未宣誓就职前，都不算是议员。也意味着民政党没有机会登台。

更可能发生的事是：万一民政党的议员在这时间被拉拢倒向联盟，林苍祐一番心血就在阴沟里冲走了。

冥冥之中，似乎是天助自助者，林苍祐在成为首席部长的第三天，国会民主已被悬吊。

由于这一捷足先登，再加上敦拉萨和林苍祐是老友，也就顺利顺利地由民政党执政槟州。

王保尼的急流勇退，使林苍祐深受感动，久久不能忘怀。

简单的仪式过后，林苍祐向州长告别，自驾车到州政府大厦视事。第一天不办公，只是认识一下各部门首长。

待到林苍祐走出州大厦门外，许多的记者把他团团围住，一辆PG1的马赛地等着他，有人替他开门。

他当然不再坚持驾自己的车，而是交代属下把他的车驾回去。

登上马赛地PG1，林苍祐是槟州的第1号人物（指政治上的）。他挥手向人群告别，一个新的路程，一个璀璨的明天在向他招手！

林苍祐医生当上首席部长后，槟州历史翻新页，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也创下了另一个记录。回教党于1959年执政吉兰丹10

年后，政权才告易手，而在丁加奴的执政只有两年寿命。民政党是继回教党而后第二个夺取州政权的反对党。

民政党在槟州横扫24个州议席的16席，超过半数有余，组成了稳定的州政府。由于民政党的大胜利和民主行动党夺得了3个州议席及人社党1席，联盟在议会内只剩下4名巫统州议员。

林苍祐医生原本要当全国华人的领袖，但在马华内受尽排斥，唯有另找出路。从民联党进而成立民政党是一种政治战略的巧妙运用。结果他成功地从槟城建立起他的堡垒。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他退而求其次地当槟州人民的领袖。虽然如此，因为是一州的首席部长，地位令人刮目相看，几乎可以和马华的部长们平起平坐。

陈修信想不到又碰上他的死对头，感到不是味道，但要来终归到来，他们之间的斗争又晋升一级。

反对党受到召唤

“513事件”的爆发，并没有阻挠民政党的发展。相反的，在敦拉萨的支持下，林苍祐已稳住了他的地位。他和敦拉萨之间曾是联盟的同僚，两人相互尊重。基于这段渊源，为民政党日后的蜕变铺下道路。

不过真正引致民政党蜕变的先是党内的危机触发。这一段的戏剧性的变化是这样的：

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后，他就以首席部长的身分推行各项发展和改革政策；尤其侧重在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但林医生并没有把他的发展计划交给党中央讨论。党中委会的领袖，特别是槟州以外的领袖只知道林医生领导州政府，并不详细了解槟州的政策。特别是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及秘书长陈志勤医生认为这似乎是林苍祐的政府，不是民政党的州政府，中央领袖鞭长莫及，感觉林医生好象遗忘了他们，不满乃从内心中滋长。

更大的不满是在1970年8月间。当时市面谣传林苍祐将出任

中央内阁部长，首席部长空缺则由余水清递补。

原来是林苍祐在执政后与联盟关系转好，但不包括马华公会在内，凭着与敦拉萨的交情使到他的关系进一步和中央接近。

在林苍祐看来，这是正常的发展，州政府必须和中央政府合作。当时国会民主已告终止，各议员尚未宣誓就职，只有他具有行使州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也唯有全国行动主任敦拉萨有着大的权力。他们之间也因为昔日的友情加上政治上的需要而关系融洽。

由于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中表现最为差劲，只赢得13个国会议席，威信大减，以致敦拉萨的智囊团思及争取更多的政党来加强统治地位。第一个被看中的是砂朥越一贯走左派路线的人联党。

在敦拉萨的推动下，砂朥越联盟和人联党组成联合政府，政局为之一新，令许多政界人士跌破眼镜。

既然已有先例，敦拉萨也就尝试拉拢西马的反对党加盟，这包括回教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

初步的表态是中央政府予反对党执政的吉兰丹和槟州施出援手，接着劝服反对党加入联盟的努力，恢复“513事件”以来被伤害的元气。

反对党也乐得顺水推舟，与中央修好关系。陈修信看了不是味道，再加上敦义斯迈医生抨击马华半生不死，激发陈修信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企图挽回劣势和面子。

一边是马华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另一边是巫统积极争取反对党的合作，以巩固势力，民主行动党则例外。

林苍祐在这个时候被献议出任中央内阁部长，已非空穴来风，而是敦拉萨的心意，有意用林苍祐来取代陈修信在内阁的代表性。

陈志勤很快就否认这一点。他说：有关民政党将考虑加盟执政党成为联合伙伴之说是确实的。自1969年5月（民政党执政

槟州以来)我们与联盟之间,无所联系,对方并没有与我们讨论这项事宜。

陈志勤的否认是对了一半。事实上敦拉萨并没有和陈志勤提及此事,确和林苍祐讨论此事。林苍祐没有答应出任中央部长,不过他同意和中央政府合作。

林苍祐是打从心坎感激敦拉萨的。因为后者有权力不让他执政槟州。理由是“513”后,国会民主暂时中止议员不能就任,也就没有所谓民政党执政槟州。抑有进者,敦拉萨也表现出全心信赖林医生,委他出任槟州保安委员会主席,参与内政工作。

林苍祐为了取得中央的支持和援助,与巫统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陈志勤不在槟州政府内,当然不能明白这一点。他对林苍祐的支持态度逐渐改变成保留。

民主行动党这时也加上一把火,指责林苍祐亲联盟政府。吴福源说:他后悔在大选时和民政党取得默契,以致让民政党有机会执政。

为此,他宣布民主行动党终止和民政党的合作。

林苍祐逐渐感觉到民政党的高层存有意见,乃在1971年4月的槟州立法会议上(按国会民主于1971年恢复,敦拉萨卸下行动主任职,但继东姑之辞职成为第二任首相)通过委任党主席赛胡申教授担任上议员,以安抚这位党魁。

挫宫庭政变阴谋

民政党在中央政府解除整个国会民主禁令后,并未带来好运,反而是党内的分歧越形严重。

虽然林苍祐为安抚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委以上议员职,却不能抵消后者对他的敌意。通过王裕好(州议员),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及陈志勤医生向林苍祐发难,策动一场宫庭政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1年6月5日，王裕好召集一些州议员到其北海住家。

事件的关键性人物齐来也（州议员）于下午2时返家时，获得告知DC史迪华有急事找他。他于是打一个电话与史迪华联络。史迪华说，王裕好请齐来也在下午4点钟到北海他家。

齐来也在下午4点钟前与史迪华赶到王裕好的办事处，他意外地发现张桂城也在那儿。

王裕好告诉他们，他刚从新加坡会见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和在吉隆坡会见陈志勤医生归来。两位党领袖不满意林苍祐领导之槟州政府的作风，他们要林医生下台换人担任首席部长。

王裕好说共有8名州议员会参与倒林苍祐运动。除他本人外，其他人是陈朴根、威拉邦、邱鼎才、齐来也、张桂城、史迪华及慕斯打化胡申。

在会上，王裕好透露赛胡申阿拉达斯试图拉拢哈仑西叻加入反林阵营，条件是，哈仑西叻仍任州议长，陈朴根将被推举为新的首席部长。

这显示出倒林运动已告开始。为了壮大其阵容，王裕好说3名民主行动党州议员（叶锦源、邱思业及郭文生）及1名人社党州议员将会被邀加入，共同组成联合政府。

在24席州议会中，如果正如王裕好所说的人数，刚好是半数又一席，共13席，可以在州议会内打倒林苍祐。

为使“政变成功”，王裕好献议张桂成出任高渊议会主席，史迪华出任乡村议会主席，齐来也则被委为乔治市谘询委员会主席。他本身出任威北议会主席。

此外，州行政议员保留给民主行动党及人社党各一席。

王裕好又说，余水清和黄亚美将被开除出党。

整个“政变”的策划，从王裕好的口中述来，是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要革掉林苍祐的职。若单凭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借助州议员的力量，在州议会中投林苍祐不信任票。

在赛胡申的把握中，倒林的坚决支持者将是：陈朴根、威拉

邦、慕斯打化和王裕好，如果能拉拢张桂城、邱鼎才、齐来也、史迪华、再加上哈仑西叻，以及反对党议员的加入，林苍祐的政治前途就九死一生，再也没有机会担任首席部长。

但是，这之中，对王裕好的举动表示怀疑者的是张桂城、齐来也、邱鼎才和史迪华。他们不能马上承诺王裕好的方案。

王裕好以为大功告成，只待赛胡申发号施令，林苍祐马上就倒下去，是以没有防备这场秘密“政变”会外泄。

“鸡蛋密密也有缝”。王裕好会见这些人后，消息不久就传到林苍祐的耳朵中。

来向林医生告密的是齐来也。他把“政变”的大事告诉了林医生。这一听之下，林医生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先发制人，可能槟州江山就此断送。

他漏夜把宣传主任林维雄召来，要他作紧急通知其坚决支持者，包括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亚美在明日（即6月6日）上午9时到其官邸开会。同时也通知张桂城和史迪华，当然齐来也也在内。唯有3人未受到通知，他们是陈朴根、慕斯打化及威拉板。

6月6日上午，林苍祐以槟州民政党主席的身分召集属下州议员及州联委会会议。会议通过要求党中央将代表大会展至10月2日（原定7月3日）。

会议并通过促请王裕好解释不应被开除理由，且促党中央执行此议案。

林苍祐也在当日会议上被告知张桂城、齐来也、史迪华和邱鼎才被拖下水的报告。他们四人同时分别向林医生作了宣誓书，矢言支持林苍祐，且将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这样一来，林苍祐已挽回颓势，拥有12名州议员（包括他本人在内）。

他们的宣誓书内容大同小异。从他们的自白看来，张桂城是最先被王裕好拉拢的，而张桂城不知道王裕好究竟要讲什么大事，

待来到王裕好的办事处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大件事。

邱鼎才则是较后时被通知，但他不同意这种做法。

既然林苍祐已把大局稳住，他的心情稍为安定下来。对王裕好采取纪律行动是试探党中委会的反应。

果然，中委会的头头马上在吉隆坡讨论林苍祐事件。赛胡申是比较坚决要除掉林苍祐，陈志勤当然对林苍祐有所不满，但未有此偏激行动，他建议请林苍祐到吉隆坡谈商。

林苍祐不准备与党中央公开决裂，乃在6月8日飞往吉隆坡。当时他会见了赛胡申及数名党领袖。

固执与主观很强的赛胡申教授，未经过党中委会议，即以党主席的身分口头通知林苍祐，表示要暂停林医生之党职，并要林医生解释为何不应被开除党籍，他还说要写信正式通知。

林苍祐不作任何解释，他也没有理由打退堂鼓，既然赛胡申摆明要摊牌，而且是由于对方先点火，林医生唯有赶回檳城商讨应变之计。

在6月9日，林苍祐接到赛胡申的来信，要开除其党籍。这意味着王裕好“政变流产”，唯有由他本身亲自出马，革掉林医生的党职，迫使林苍祐辞职“谢党”。

四大罪状头顶压

林苍祐医生由隆返檳城后，马上部署反击行动。他必须要“先发制人”，转守为攻，不然将“坐以待毙”。

1971年6月9日，他召开了民政党檳州联委会会议，并有13名州议员出席，其中包括陈朴根，未出席者有威拉邦、莫斯打化及王裕好。13名议员在会上矢言支持林苍祐继任首席部长。换句话说，在州议会24席中，林苍祐取得一半以上的支持。

陈朴根的出席耐人寻味。他既属于赛胡申派，又是赛胡申派内定的首席部长接班人，怎么会支持林苍祐呢？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还不明朗，陈朴根也拿不定主意他是站在那一边的。

会议上也通过致函王裕好，请他提出不应被开除的理由。

相等重要的是，会议通过促请党中央将代表大会展至10月2日举行，而不是原定的7月3日。

林苍祐派此举是要防止党中委对林苍祐采取“处罚”行动。因为林苍祐已接获党主席赛胡申要终止他党籍的函件。

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列举林苍祐“四大罪状”：

①林苍祐不重视党章及党宣言；

②林苍祐一连串的行动影响到党的和谐；

③林苍祐并没有向党主席报告槟城的进展，虽然党曾作出多次要求；

④诸多投诉指林苍祐没有公开讨论党的利益及团结。

林苍祐接到信件后感到好笑，因为“罪名”是那么地抽象，而且党主席未经中委会通过，是没有权力采取纪律行动的。

（民政的党章规定只有工委会才有权采取纪律行动）。

为了阻止赛胡申的意图得逞，林苍祐先稳住州政权，再通过槟州联委会的力量作自卫。

在当时，民联党的注册尚未取消，有一些愤怒的党员促请林苍祐医生将队伍退回民联，以民联旗帜组织槟州政府。

林苍祐认为他在民政党内的斗争并没有失败，尚不需要走这一步棋。他一方面满怀信心，另一方面加强对党中委的连系以取得优势。

曾经在马华公会吸取失败经验的林苍祐，已了解到：放弃斗争，等于是向敌对派投降。这次他不退缩，也不让其支持者打退堂鼓而另起炉灶，他决心要抗拒到底。

同时，从林苍祐的性格中，我们也了解到，他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他认为是对的，就决定去做。领导槟州政府是属于行政事务，不是党的事务，无需事事报告，样样请示。他表现了自主的权利。正因为他把党政分开，引起了非议。但也是由于他拥有这种党归党，政府归政府的心态，也在日后种下祸根。

既然赛胡申冲着他而来，他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虽然这场斗争，有人试图穿针引线，以缓和矛盾，但赛胡申表示对付林苍祐的信件既已发出，不再有转折的余地，他一心一意要把林苍祐拉下台。

为此，他授意中委会在6月13日举行会议，以讨论林苍祐的政治命运。中委会一共有15人，林苍祐派占了7人，尚未超过半数。于是他们决定要“抓住”另一位中委，以凑成8票，制止中委会对林医生不利。

这个人就是太平州议员林英全。他是个独行侠，行踪飘忽不定。

林苍祐派出他的马仔四处找他，他却不在太平，而是人已经在吉隆坡。

林维雄在吉隆坡的一间咖啡店找到了林英全，要他施出援手。林英全听过分析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只帮这一次，以使林苍祐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以后的事我不理了。

林维雄说：你就帮这一次吧，以后的事以后讲。

巧妙控制中委会

13日的会议对林苍祐是十分重要的，他不能失败。既然已拥有胜利的皇牌，他不准备再作让步。陈志勤医生以党秘书长的身分劝他不要出席会议，他认为赛胡申也没有出席，林医生就不要出席，让中委会讨论林的问题。

林苍祐说什么也不依，他依时出席中委会议，威拉板已是决定要倒林医生，一见林医生到会，马上退席抗议。

由于赛胡申不在场，会议由副主席林苍祐主持，陈志勤也在场。会中，林苍祐接到两封辞职信，一封是赛胡申的，另一封是威拉板（党财政）的。

会议通过将代表大会展延到10月2日及3日，而且在檳城举行。

会议进行到一半，暂时休会，陈志勤建议林苍祐再与赛胡申会面，结果会谈没有结果。

下午复会时，林苍祐又接到陈志勤、陈朴根、陈业成及陈銮峰医生的辞职。他们有意瘫痪整个中委会，林苍祐全不理睬，继续举行会议，因为共有9人与会，超过半数。

会上接受赛胡申的辞职，委林苍祐出任党代主席，也接受财政威拉板辞职，委伍瑞贵为财政，但挽留其他人，尤其是陈志勤医生，因此会议只选出王文松为副书记，以递补V大卫的空缺（V大卫因是职工会领袖，不能在政党担任要职，因此较早时副书记一职已悬空）。林苍祐这样做是要陈志勤打消辞意。

另一方面，赛胡申不甘于失败，他的支持者也从中斡旋。但一切已经太迟了。赛胡申不断地发出挑战和攻击，他认为应如期召开党代表大会，以决定谁控制中委会。林苍祐不肯，他说代表大会已展期，他当然不会接受没有把握的挑战。

这一经验也是从马华公会党争中学得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让步，就是危险的一步。他不想再失败，坚持不妥协的态度。

话说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卸民政党主席后，又想回来领导党。可是大势已失，林苍祐派不接受，也不同意将党代表大会如期在7月3日召开。两派之间已没有折衷的余地。

针对党内的严重危机，林苍祐在6月18日发表告全体同志公开信，指责赛胡申在党内掀起革命，引起混乱，企图粉碎党。

他欢迎赛胡申另树旗帜，强烈地表达不愿再和赛胡申合作。

与此同时，赛胡申则号召其党内支持者在7月3日如期召开代表大会。

林苍祐派马上进行申请庭令，阻止赛胡申以党主席身分召开大会，获得法庭的批准。由于这样，赛胡申派在没有赛胡申出席的情况下，将代表大会改为特别大会，由陈志勤担任主席，会上选出了另一批新中委，以赛胡申为主席，秘书长是威拉板，陈志勤退为中委。

这样一来，民政党领导层已闹双胞。一方是以林苍祐为首，另一方是以赛胡申为首。

谁是谁非？结果社团注册官不接受新中委是合法的，也指出7月3日的大会不合党章。

赛胡申不甘于失败，向高庭申请撤消对他行使党主席职务的禁令，结果宣告失败。

法官指出赛胡申辞职在先，后又以民政党主席自居，令人费解。判决不同意撤消禁令。

不过，赛胡申身分的最后确定是在1971年11月8日的官司案裁决。大法官拉惹阿兹兰沙指赛胡申由6月13日起，已不再是民政党党员，是以禁止赛胡申再自称为民政党主席，也不得代表民政党发表文告或召开会议。

这样一来，赛胡申既不被社团注册官接受为民政领导人，也被法庭拒绝撤消对他施加的禁令后，已是无门回民政。

他在极度不死心的情况下，纠集了陈志勤等人另立新党。

奇怪的是，这位情绪化的教授又和陈志勤闹意见，不加入筹组中的新党。陈志勤迫于无奈，于10月31日成立了他的“社会正义党”，专和民政唱对台。

加入社会正义党的还有威拉板，陈朴根及莫斯打化。他们准备在槟州谋倒林苍祐政权。

但林苍祐不是等闲之辈。他在王裕好发难倒他之后，先对王裕好采取纪律行动，接着又通过人把王裕好拉回来，因为他需要王裕好来使到民政党在槟州议会拥有13席，刚好比半数多1席。（这事发生在社会正义党成立之前）

王裕好于是又回到民政党的怀抱。

有了13席，槟州反林苍祐的州议员要倒民政州政府已非易事。民主行动党叶锦源动议对州政府投不信任票终于被击败。

9月27日的州立法会议上，除了民政的哈仑以议长身分不能投票及林苍祐本身不参加投票外，其余的11名州议员全力支持林

苍祐。他们是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忠和、齐来也、黄亚美、王裕好、史迪华、张桂城及邱鼎才，共11票。要倒林苍祐的有7票。他们是行动党的叶锦源、邱思业及郭文生，社正党的陈朴根、威拉板、莫斯打化及人社党的阿都拉曼。4名联盟巫统议员弃权。他们不加入反对党阵营，而林苍祐本身又不参与投下他重要的一票，已清楚地表明巫统议员受训指示不能倒林苍祐。

巫统向民政招手

原来在这个时候，巫统主席敦拉萨已向林苍祐伸出援手，要后者加入他的斗争行列，共同发展槟州。

林苍祐对民政党的单独执政有所顾虑，只要再走一位议员，就失去半数议席。他对王裕好的忽晴忽雨放不下心，担心还会再跳草裙舞。

与其夜夜发恶梦，看民政州议员的脸色做首席部长，不如干脆与联盟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到那时，再多一个如王裕好的人退党，也不是“大件事”了。果然不久之后，王裕好又过枝到社正党了。

既然双方都有需要，情投意合。联盟和民政的结盟就在1972年的元旦日生效。

民政党内哄的结果是“联合政府”的形成。这可以说是赛胡申逼出来，也可以说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林苍祐这盘棋，表明民政有意取代马华在槟州的地位，成为和巫统合作的夥伴。

这也表示着林苍祐已从外部和陈修信斗争转向在内部和陈修信及马华公会过招。

形势的转移和组织上的变化，触及陈修信的创伤，他对林苍祐是既恨又无奈的。

联盟，主要是巫统的领袖敦拉萨要林苍祐加入行列，陈修信

又能说不吗？

当然，陈修信也是不甘于屈辱。他在1971年掀起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声誉。他准备在政府内和林苍祐再来个较量。他不承认也不接受马华公会已如副首相敦义斯迈所说的处于“半生不死”状态。他要怒吼，他要借助华团的力量来抑制民政党的攻势。

在民政党这边，不幸的分裂大大的削弱了党的力量。国会中只剩下林苍祐一人，州议会也只有槟州仍是大本营。形势上看来，民政在全国仍难与马华比高低。惟林苍祐有槟州的执政权，他的本钱也就不遑多让马华。

林苍祐安然地渡过危机后，自然感激巫统所给予的支持力量。这也符合敦拉萨在掌握中央政权后，要扩大政府组织的概念。

可是，在槟州组联合政府，是没有马华公会的分，因为马华的州议会候选人全军复没，再没有任何代表。只有民政和巫统合组行政议会。

为了安抚马华公会的不满，敦拉萨要求林苍祐作一件委屈求全的事。他说为了给陈修信一个面子，应礼貌上拜会陈修信，以讨论这个问题。林苍祐在占上风底下，也就不计较礼节问题。

陈修信心知肚明大局已定，林苍祐的到来只不过做个样子。其实两人在这个时候见面是很尴尬的，既然敦拉萨有令下来，陈修信不见也不行。

于是，在1972年5月的时候，林苍祐和陈修信约定在马华总部会面。陈修信召集他的手下出席，有许启谟、甘文华及黄进丰等人；林苍祐这边只带了一个人，他就是陈锦华。

林苍祐和陈修信只谈一些客套话，由许启谟（当时的署理会长）引入正题，他说联合政府的概念是好事，马华给予支持。接着他反问林苍祐：为什么不来个马华民政合并，搞成一个华人政党！

林苍祐没有作答，陈锦华也不能真正明白林苍祐的心意，随

口表示这是好事，只要马华有诚意，大家可以谈论。

许启谟打蛇随棍上，他说：马华公会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的名字也可改，比如改为 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 简称也用 MCA。

接着，他马上又附上条件：如果谈得成，老大由陈修信担任，林苍祐做老二。

林苍祐一句话也不说，他什么也没有承诺。他心里在想什么呢？答案是不难找的。林苍祐曾经是陈修信的上司，后来被陈修信搞垮，此仇仍未报，还提出这样的合并，简直是多余。

较后，他们把话题转入槟州政府的组织，林苍祐在考虑到马华并没有州议员在政府内，乃提出组织槟州联合政府咨询理事会和槟州联合政府协商委员会，让马华的代表在内，或多或少马华总算有参加联合政府的分。

马华同意这种组织，事实上除了作特殊的安排外，马华并没有更好的途径走进联合政府。

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两个组织只是形式上的，没有实权，陈修信即使如何的暗槌心肝，也难违反敦拉萨的意旨。

当林苍祐讨论完问题后，就和陈锦华一起离开马华总部。

他向陈锦华说：马华目前已失去威信，我看不出有何理由和马华谈合并。

陈锦华这个时候才知道刚才已经讲错话。林苍祐和陈修信之间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在一山难容二虎情形下，在陈修信还要当老大的条件下，林苍祐一口气就否定了合作。

陈锦华经一事长一智后，以后就绝口不提两党合并事。林苍祐不要这一套的合作，同时也认为，民政不需要靠马华来生存。

林苍祐按照自己的方式搞政治。在这个时候，民政党就是林苍祐；林苍祐就是民政党，他个人几乎可以作出任何的决定。

率领民政入国阵

马华和民政的合并概念既被否定，下来的是两党在政府内的斗争。林苍祐不作任何的奢想，他不再想当中央部长，也自认还没有能力要象以前那样当华人的领袖。他满足于现状，只作檳城人的领袖。

陈修信却展开他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他纠集了华团和一些知识分子，不断的吸纳新人。他的口号是：要改革马华，请进来搞，不要在外面抨击马华。

果然有很多人走了进去，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林敬益、李裕隆、梁棋祥和陈忠鸿等人。

陈修信试图通过华团运动来壮大马华。不过在檳城，他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檳州华人支持民政的林苍祐多过支持陈修信。

毋容置疑陈修信搞华人团结，目的在於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准备让出领导权。当华团斗争力量膨胀时，陈修信感到不对劲，马上采取压制行动，包括动用影响力，促使中央政府不批准华人团结运动委员会的注册。

陈修信和华团的再一次冲突，给民政党带来好运。林苍祐不但形象地位提高，而且也准备参加敦拉萨筹组的国民阵线（联盟组织的扩大）。换句话说，民政党已从一个反对党的身分过渡到执政党阵营去。

敦拉萨对林苍祐的赏识和支持，引起陈修信的愤慨，他决心在国阵内与林苍祐周旋到底，使民政党没有机会坐大。

可是政治斗争往往是因时而异的。当陈修信大开杀戒，把林敬益等人干掉时，林苍祐就准备收下成熟的榴槾，他把马华的改革派吸进民政党。结果仍是国阵一员，只差是党的身分不同。

1974年是形势大好的年头，敦拉萨打出中国牌。他率领代表团破天荒地访问北京，并与周恩来签署建交协定，为马中关系启

开历史性一页。

访华凯旋归来，敦拉萨声望如日中天，他于是宣布要举行大选，以取得新的委托。这个时候，联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阵的天秤标志，民政党既已参加联合政府，当无例外地加入国民阵线。

联盟既已改为国民阵线 (National Front)，标志从“帆船”改为“天秤”，执政党内已不再局限是由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组成，而是扩大加入了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回教党、东马的沙巴沙统、砂华公会、砂朥越的土著保守党及人联党。

在这么一个大家庭中，马华和民政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两党的恩怨起自陈修信和林苍祐。

林苍祐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投入执政党的怀抱后，不得不在表面上与陈修信合作，一个是中央财政部长，一个是首席部长，在政府方面林陈是需要合作的。

有一件事是值得写的：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财团为了要开设一间合法性的赌场，就到处物色适当的地点，他们看上了檳城的升旗山，认为是云顶之外的最理想赌场。

身为财政部长的陈修信，接受了财团的申请，中央政府也给予批准，但要过檳城这一关，必须先和檳州首席部长林苍祐谈商。

陈修信把有关事件向林苍祐说明，后者认为有关财团必须开辟升旗山公路，而不是由州政府承建。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财团算算后认为耗资过大，不能投资。

林苍祐基本上并不鼓励在檳城开设赌场，惟如果能够对檳城升旗山的发展带来积极的贡献，倒可交换条件。即然对方不能拿出大笔钱，此事只好作罢！

向陈修信下马威

林医生不想通过州政府的协助，把檳州变成一个赌城，他认定赌场一开，将会有许多檳城人民会成为赌场的牺牲者。

于是他向陈修信说：“如果我们不能给华人做多些好事，我们也不要做坏事。檳城是华人最多的地方，有了赌场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发展升旗山公路，在王保尼当政时曾动过脑筋，后来发现投资过大，也就不了了之。林苍祐上台后，不认为这对民生是重要的，便不加以积极的推动，而是把精力放在Komtar摩天楼和檳城大桥的建设。

陈修信未能使檳城协助开发赌场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和林苍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彼此谈不拢。

赌场开不成，檳城的升旗山也就不成为第二个云顶，不然今日的檳城是变得更好或更坏，我们难下定论。

陈修信在1974年下台，他的下台不是林苍祐促成的，而是马华党内搞华人大团结后出现的后遗症。陈修信开放门户，拉进了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万想不到作茧自缚。这批人曾投身入华人团结运动，思想和手段与陈修信不同，他们在马华党内要进行一场改革运动，以刷新马华的面貌。但这批以林敬益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并未得到李三春派的支持，而曾永森原先也同意改革派的行动，可是情况急转直下，陈修信抓住了李三春和曾永森，把林敬益的部长职先摘掉。继之，林敬益、李裕隆、陈忠鸿和梁棋祥等人炮打陈修信司令部，林敬益更扬言要角逐总会长夺权。

陈修信动用总会长的权力，把改革运动腰斩了。林敬益一批人“人头落地”，被开除出马华。虽然各地支持者闹过一段日子，结果对陈修信的做法无可奈何。

林敬益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李三春就在马华党内崛起成为呼风唤雨人物，直逼陈修信提早退休，以在全国大选前突出马华新形象。

陈修信在1974年4月8日宣布辞卸财政部长及马华总会长职务，理由是健康问题，李三春在党内跃居第一号人物。

失意的林敬益、李裕隆、陈忠鸿及梁棋祥等改革分子，既不

想成为反对党人，又不甘于退出政坛，唯一的出路是参加民政党。

林苍祐医生领导下的民政党只是偏于一隅，未能突破成为全国性政党，林敬益的到来无疑是民政扩大力量的机会。于是在陈修信辞职前，林敬益等人加盟了民政党。

林敬益受到林苍祐的器重，委以副主席职，但林敬益未参加1974年的大选。民政党仍然把主力集中在檳城州；对林苍祐而言，这是他个人及民政党的最大考验：一个反对党上台执政转成为国阵（前为联盟）的一员，是否会被选民接受，还是个疑问。

檳州华人一般上投票倾向予反对党，林苍祐是有所顾忌的。尤其是民主行动党来势汹汹，扬言要夺取檳州执政权，更使林苍祐要打住十二分精神。

檳州民主行动党在叶锦源的领导下，发出豪言要打倒林苍祐的执政权。他指责林医生已投靠巫统生存。

虽然调查报告显示，行动党对民政党具有强大的威胁，但国阵的敦拉萨，挟着访华成功的余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予华人选民好感，咸认国阵的政策已有所改变。

民政党在檳州的27席中，分得13席，巫统10席，马华3席及国大党1席。

马华公会对只分得3个议席表示不满。可是在1969年大选后，马华连一个州议员也没有，除了表示抗议外，不能再做什么，只好在抗议中接受3席。

这个时候，檳州马华已出现一个也是林苍祐眼中钉的人物，他就是李三春加以重用的，曾是社阵秘书长的林建寿。

林建寿被李三春献议到柔佛参加国选，但林建寿似乎更有兴趣留在檳城与林苍祐斗。

1974年大选时，林建寿仍未在马华党内扮演要角，对林苍祐所起的威胁不大，他们两人在后来却成为国阵内的死对头。这是林苍祐始料未及的。

林苍祐率领民政党在国阵的阵营内，苦战民主行动党的旋风。

在这种情形下，林苍祐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并不知道人民接受或不接受民政党的改变。

不过，他有的是政治资本：①他个人的政治声望仍然维持在高水平；②民政党本身有了蜕变，不但接受林敬益等人的加盟，而且在槟州也招兵买马吸纳多名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不再是以前的随便拉角，而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人材；③敦拉萨访华成功归来，大大的激励华人对国民阵线的支持。

反观反对党阵营，联合阵线无法组成，大家相互争夺。以檳城来说，除了行动党外，还有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及卡森阿末领导的人社党，无形中反对党的力量已经转弱。

叶锦源的壮志雄心，最终敌不过林苍祐的泰山压顶。

泰山压顶保政权

1974年8月25日开票当晚，反对党溃不成军。叶锦源在丹絨国会败给林苍祐，也在甘榜哥南州议席败给邱继圃，饮恨政坛。

来势汹汹的民主行动党只赢得两个州议席，即大山脚的胡德安及武吉淡汶的黄瑞钦（他们两人在较后时跳槽加入马华公会，致行动党在州议会空无代表）。

社正党只是王裕好一人在峇眼惹玛中选州议员，其余的强人，如陈朴根、威拉板及V大卫皆铩羽而归。

人社党更是惨败，候选人的按柜金皆被没收。

民政党参加8个国会议席（即槟州3个，吡叻2个及雪州1个和联邦直辖区两个），结果胜了5个。

槟州3个国会全胜，成绩如下：

丹絨国会：林苍祐（国阵）15409票（中）

叶锦源（行动）13969票

陈朴根（社正）2508票

李国良（人社）1622票

日落洞国会：拉惹辛甘（国阵）15112票（中）

魏福星（行动） 10152 票
 V 大卫（社正） 6955 票
 郑永祥（人社） 1467 票
 高渊国会：吴清德（国阵） 11271 票（中）
 波那汝来（行动） 5130 票
 威拉板（社正） 3155 票

吡叻国会参加两席皆胜：

太平国会：梁棋祥（国阵） 14253 票（中）
 骆宝胜（行动） 11066 票
 曹昌龄（社正） 999 票
 黄和汉（醒觉） 479 票

安顺国会：欧效翔（国阵） 9685 票（中）
 蔡介威（社正） 901 票
 陈富京（行动） 8436 票

在雪隆地区，民政党的 3 名候选人皆告败北，他们的选举成绩如下：

甲洞国会：陈忠鸿（国阵） 9192 票
 陈志勤（社正） 9858 票（中）
 陈国杰（行动） 4206 票
 林方清（独立） 618 票

吉隆坡市国会：李裕隆（国阵） 6490 票
 李霖泰（行动） 15112 票（中）
 杨德才（社正） 1540 票

八打灵国会：吴福源（国阵） 12868 票
 胡更生（行动） 14106 票（中）
 彭明（社正） 1970 票
 林桂生（独立） 1970 票

失败的 3 人，在较后有不同的际遇，李裕隆卧薪尝胆，结果在 1986 年脱颖而出，晋级为副部长。陈忠鸿较后加盟马华，一度

贵为副财长，如今返璞归真。吴福源原是行动党秘书长，投身民政选举失败后，消声匿迹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也。

在槟州的民政国会候选人不但3人报捷，马华公会的3个国席也报捷，他们是林良实、马骥骝及陈清美。马骥骝曾是槟州总警长，辞职后投身马华，在升旗山国会打败行动党的彼得达逊；不过他只做一届国会议员期满后，便弃政从商。

被民政党视为堡垒的檳城州议席选举，民政党共参加13席，结果11席当选，雄风不减，保住了民政党在槟州的执政权。

民政党参加的州议席选举成绩如下：

- ①武吉丁雅：哈 仑（国阵）2961票（中）
黄再得（行动）1299票
王振祥（社正）1058票
沈万利（人社）400票
干 南（醒觉）340票
- ②马章武莫：林兴智（国阵）3198票（中）
昔德当（行动）2005票
莫哈末诺（社正）322票
奥曼达立（人社）435票
赛阿都拉（醒觉）440票
- ③瓜 夷 区：齐来也（国阵）3350票（中）
许德福（行动）2457票
莫哈末诺（社正）695票
陈振腾（人社）846票
- ④巴当哥打：林苍祐（国阵）5543票（中）
邱思业（行动）3003票
陈朴根（社阵）936票
李国良（人社）306票
- ⑤甘榜哥南：邱继圃（国阵）5458票（中）
叶锦源（行动）4279票

- 黄鸿杰(社正) 1664票
何友成(人社) 418票
- ⑥柑仔园: 郑耀林(国阵) 5826票(中)
魏福星(行动) 2628票
陈成吉(社正) 1431票
王如静(人社) 260票
伍文龙(独立) 144票
- ⑦双溪槟榔: 黄忠和(国阵) 4648票(中)
骆金兴(行动) 3197票
奴打西金(社正) 1715票
郑永祥(人社) 511票
莫哈末哈密(独立) 1371票
- ⑧武吉牛汝莪: 陈锦华(国阵) 5010票(中)
蓝志伟(行动) 3994票
周达成(人社) 572票
王建通(独立) 195票
黄炎光(社正) 1754票
- ⑨垄尾区: 邱鼎才(国阵) 4143票(中)
林呈德(行动) 3047票
陈国平(社正) 906票
陈如华(人社) 1947票
- ⑩丹絨武雅: 许岳金(国阵) 6226票(中)
邱思来(行动) 3557票
詹姆斯罗纳(社正) 624票
劳可钧(人社) 418票
- ⑪双溪里望: 庄森培(国阵) 4848票(中)
吴福源(行动) 1072票
苏丹汶斯(社正) 515票
奥斯曼汀(人社) 1106票

陈日升(独立) 474票

民政党失败的2席是副首席部长余水清在大山脚被行动党胡德安击败，张桂城则在武吉淡汶被行动党的黄瑞钦打倒。

林苍祐证明他的加入国阵是得到拥护的，不象人民进步党在吡叻州惨败。这也使到民政有一定的本钱和马华公会争长短，尤其是注入新血之后。

引新血激怒旧人

林苍祐要和马华公会展开斗争，确是需要壮大民政党。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容纳林敬益、梁棋祥、李裕隆和陈忠鸿等人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则从知识分子中吸收人材。

1974年大选时推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已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槟州有两位当选的新议员是后来成为最具争论性的人物之一，他们是吴清德和许岳金。

吴清德原本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经常在英文报章发表政论，获得林苍祐的赏识。因为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历史研究者，两个人碰上一块，成了好朋友。

林苍祐经常邀吴清德到他的家作客，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后者也就成为首席部长府的常客和熟客。他们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几乎发展到形同“政治上的父子关系”。

林苍祐是吴清德的政治师父，前者有意在政治上栽培他成材，因此邀后者弃笔从政，参加高渊国会竞选。吴清德既属高渊人，理应从高渊迈开他的政治脚步。

高渊是个种族混合的地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输赢是五比五，但执政党居于较有利的地位。换句话说，林苍祐献议给吴清德的区是个较“安全区”，如果和丹絨区及日落洞区比较的话。

吴清德是“单枪匹马”加入民政，不是一群人。林苍祐初期对他“特别关照”希望他的爱将不会在党内面对排斥。但吴清德非“池中之物”，他很快适应民政的政治环境，也把高渊建成他

的政治桥头堡。

至于后来他怎么会和林苍祐闹翻，结束了这一段“政治父子情”，我们将在较后述及。

许岳金是华校毕业生，马大毕业后在大英义学执教；在他加入民政前，他的政治记录是一片空白的。

民政党内有一位元老黎敏悟，是在林苍祐的住家出出入入者。他是因为林苍祐曾租用过他的地方作为民政党的党所而认识，并发展成为林苍祐的外围主将，他和林维雄的情况不同。林维雄是在林苍祐早期加入马华后，就成为林医生的左右手和播音机。

黎敏悟认识许岳金是因为后者经常拿汽车给黎敏悟修理。

这个时候，民政党是控制在民联班底人的手里，黎敏悟不是主流人物。既然林苍祐爱才，他就把许岳金带给林苍祐认识。与此同时，许岳金也集合了一批知识分子，准备投身入民政党；这些人包括林兴智，庄森培、陈福荣等人。

在当时，黎敏悟的跑上跑下，把这批人引进民政党，引起了民联党班底人士的不满，认为这是冲着他们而来。

黎敏悟擎起“保龙座”的旗帜，要新血来保卫林苍祐的执政权。

民联党班底的人士驳斥有所谓“倒龙座”（即倒林苍祐运动）的存在，形容为捕风抓影，只是虚构的幻影。

民政党内的旧干部对着新血的大批涌进，又因争执候选人的席位而激起了抗拒之情。他们情绪高昂，直问林苍祐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

林苍祐说没有这一回事，但候选人总要经过挑战，不能再象1969年大选那样随意安排，也同时保证不会牺牲旧人去迎接新人；他并没有喜新厌旧，也看不出旧人会倒龙座。

率领旧人向林苍祐质问的人有林维雄、杨集东和陈锦华。经过林医生的解释后，他们不再反对有限制的起用新人。

你知道林苍祐召见许岳金一批人时，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林苍祐说：“你如果要参加政治，必须要先牺牲家庭生活，而且你的太太要懂得谅解。否则就难以从政。”

许岳金说他准备接受挑战，而且接受对生活的改变。

结果林苍祐选用了许岳金、庄森培及林兴智等新人，配合旧人推出13名州议席候选人。

如果说吴清德是单刀入民政，那么许岳金是率一群人加盟；一个是独行侠，一个是集体行动。

林苍祐毫无疑问的是欢迎一批新人加入民政。但从林医生的性格分析，他对任何的集体行动都是有戒心的，同时他也不想引起旧人的反感，是以从中折衷两股力量。

更重要的是，他自信能够中和两股力量。不论是新人或旧人，林苍祐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他的权威是不可能被动摇的。

由于他把注意力放在观察一批以许岳金为首的新人动向，也就忽略了吴清德的个人影响力。直到后来他才觉得是看走了眼，原来吴清德的政治手段也是属于一流。不过，师父毕竟没有把最后一招传给徒弟，以致吴清德一直摸不透老头子的心。

大选尘埃落定，林苍祐在槟州议会胜了11席，巫统9席，马华及国大党各1席，反对党4席，林苍祐顺利地当上第2届的首席部长。

除了选用旧人郑耀林与邱继圃及齐来也担任行政议员外，在新人当中，他看中许岳金，委他成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

当时的政治秘书只有每月五百零吉津贴，连州议员的津贴一千零吉加起来，不过是一千五百零吉。不象今日的政治秘书已成为全职，三千零吉薪水，且有汽车及车伕供应。

林苍祐的第一任政治秘书是前议员黄亚美，他不被认为称职，没有机会再次参加大选。许岳金是他的第二任政治秘书。

清德岳金冒出头

林苍祐挑选许岳金担任政治秘书是因为他要培养新血，也希

望这批新力军能催促民政党更加壮大。

至于在大选时期传出的所谓黎敏悟以许岳金作为“保龙团”（保护龙头老大林苍祐）的先锋的说法也渐告消除。后来查明是没有人要倒林苍祐，即使有，林苍祐也不会轻易被推倒他在新旧派之间成为强有力的平衡杠杆。

许岳金第一天上班，林苍祐就坦白地告诉他：“做为首席部长的政治秘书，你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但如果你懂得运用这个职位，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他简单地说完这句话，就叫许岳金做他的工作。他有什么工作好做呢？林苍祐没有交代，也没有指示。他相信许岳金懂得如何做一名政治秘书。

许岳金一方面服务他的选区，另一方面学习掌握政治秘书的工作，并尽量地发挥影响力。

可以说，他是新血中的领袖和幸运儿，那些和他一起中选州议员如林兴智和庄森培就没有机会时常接近林医生。

林苍祐出席宴会或参加任何仪式，大多叫许岳金陪同。他们坐在首席部长的官车内，只有林苍祐说话的分，他想到就说，而且无所不谈。

但与林苍祐相处，不是一件乐差，而是一件苦差。你做不对或他看不顺眼，他会斥你一顿。

在1969年大选后，林苍祐的身边红人是陈锦华；但在1974年大选后，许岳金成为老头子的身边红人。虽然老头子并没有把旧人忘记，但渐渐地，除郑耀林和邱继圃外，许岳金已崛起成为另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对许岳金是祸是福，在当时看不出来，在日后就形成党内斗争的根源之一。当一个人冲得太快和锋芒毕露时，就是阻力的到来。

吴清德在另一边也逐渐培植他的势力，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国会工作，不成为被注意的人物。

可是，随着日子的发展，吴清德成功地拉拢郑耀林和邱继圃乃至陈锦华；他和许岳金之间的一场斗争由此开展。及后和许岳金同时期入党的“战友”林兴智和庄森培也倒向吴清德。而许岳金则向另一批旧党员靠近，包括先前反对他最激烈的林维雄和杨集东等人都成为他的党内战友。

除此之外，林敬益从吡叻州建立起其势力范围，且向外州伸展势力。民政党“三分天下”局面逐渐明朗。

林苍祐对于党内的斗争并不紧张，因为不论那一派的势力，都不会冲倒龙王庙，除非老头子交出权力，不然谁都没有这种分量。

但是，林苍祐对于马华公会的动向就不能掉以轻心。

不是冤家不聚头

李三春抓住马华公会的大权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林苍祐下马威。在林苍祐当任马华总会长时，李三春不过是他的一名手下，不见经传，不被林苍祐看在眼里。

英雄不问出身，李三春不是泛泛之辈，他从底层一步一步向上爬，结果熬出了头，成为马华的当家。

论学问和学识，林苍祐当然比李三春强，但讲到政治手段，李三春却不遑多让，而且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

李三春本人曾兼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要顶住老头子，并不容易。岑亚就又是好好先生，不足威胁老头子。找大商家吗，又没有可信赖人物，结果他看中林建寿。

林建寿曾是左派社阵领袖，呼风唤雨过一时，学识和资格可以与林苍祐并齐，知名度也很高；再有一点是：林建寿恨林苍祐在1963年使他在市议会选举中阴沟里翻船。林苍祐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林建寿，两人可说是政治仇家。

李三春经过分析研究后，大胆起用林建寿成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目的是在向林苍祐示威；同时李三春也相信林建寿一定

能够重振马华在槟州的声威，虽然马华党内有人呱呱叫，表示抗议李三春拉一个“左仔”来领导。

林建寿受到重用后，打出他的第一张皇牌：组织工农局。

这个概念是从社阵搬过来的，社阵曾经为工农疾呼和请命。林建寿想要改变马华是头家政党的形象，就在全国各地开展他的工农运动。

姑不论这个运动是成功或失败，林建寿最少展露了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他在槟州每做一件事，都是冲着林苍祐而来的。

他和林苍祐之间的恩怨是无法化解的，唯有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过去是站在敌对党大张讨伐，今天是在国阵内同室操戈。

无论林苍祐怎样不喜欢林建寿，也不能形诸于色，只能一直提防被袭。他不断地私下告诉民政党员，一定要准备面对林建寿的明枪或暗箭。

林苍祐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林建寿的重出江湖也不是沽名钓誉这么简单，他是要在政治上争一个领导席位。果然在1978年竞选前夕，双林的斗争就告白热化了。

林建寿是在1977年才正式成为马华公会槟州联委会主席。他也是在马华公会内几经挣扎和在李三春的大力扶持下，得以坐正。李三春是要用林建寿来灭林苍祐的威风。

在这之前，即1976年，李三春在重振马华声望的过程中，成功地拉拢3名槟州反对党州议员加盟。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及黄瑞钦，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连同硕果仅存的马华唯一州议员庄友良，马华一共有4名州议员。和民政党的11名州议员比较，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形势已稍为好转。

可怜的是，槟州立法议会内只剩下一名反对党议员，他就是前劳工党强人，独立人士的崔耀才。

槟州议会形势的一面倒，对林苍祐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马华与民政更加短兵相接交战的开始。李三春点燃了炮火，他向林苍祐发动一场长期攻势，目的是要重夺回马华在槟州的领

导地位，削弱民政党在国阵中的作用。

不幸的是，林苍祐的民政党也发生所谓新旧派的斗争。

最直接和公开揭开存在着矛盾的是陈锦华。他在1976年8月15日的一项党宴会上，以武吉牛汝莪副主席的身分发言。他说：“有关我听到一些谣言说我和余水清要取代林苍祐在党的地位，我要郑重指出，这是毫无根据，也是不负责任的谣言。但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谣言是在1973年一批新血加入民政党时才传进我的耳里，而在民联党时却未曾发生此事。”

他更直截了当地否定新形象比旧形象好，他指责一些别有居心者利用新党员排斥旧党员。

更进一步，他含蓄地抨击以林苍祐为首的槟州政府所推行的计划是没有遵循党的目标。

言论显示，陈锦华并不欣赏林苍祐用新派来打击包括他在内的旧派。他也对许岳金的崛起提高警惕。

陈许两人演至今日水火不容的局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方牵涉着十多年来的化解不了的恩怨。

林苍祐在面对党内的裂痕的同时，又受到李三春“明合暗斗”的微笑攻势，确实要打足精神应付。当然，在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继续在做他的首席部长。

在这个时候，林苍祐也积极部署着新民政党领导层，以向马华公会进行反击，并在党内清理不归属于林苍祐派的人。

在1976年10月的民政党大会上，他起用了前马华改革派重要人物担任民政党要职，冲淡了民政是民联的“翻版”这一形象。他也适当的安置党内的新旧派领袖在领导层，惟革除陈锦华。

他的排阵是这样的：主席林苍祐，署理主席林敬益及王文松，秘书长梁棋祥，财政李裕隆。24名中委是：余水清、郑耀林、伍瑞贵、倪庭卿、布底民未、洪振华、邱继圃、吴清德、胡修安、许岳金、黄允成、拉惹辛甘、欧效翔、萧国根、官流民、曾至瑞、朱荣发、陈忠鸿、钟品珏、陈崇德、康再发、雷远增、拜山星及

苏应悟。

林建寿连环攻势

这个阵容包括各州民政党人，以突出民政已成为全国性政党，尤其把李三春眼明中钉人物都提升到成为民政党新领袖，摆明了民政党不甘示弱，准备和马华展开国阵内的权力角逐。

李三春自然看到这一点，他也处心积虑地移动林建寿这一个重要的棋子，试图将住林苍祐。

为了要争取更多议席的分配，林建寿通过马华公会不断制造舆论，且进一步声称要夺回槟州的执政权。

究竟马华要多少议席呢？林建寿没有清楚表明。以他的言论看来，马华所争取的数目不再是1974年时的3个州议席，而是要更多。即使是分配到5席，林建寿也不满意。

言下之意，林建寿是希望能和民政平分秋色。

民政党也因议席之分与马华公会在报上展开一场论争，彼此言词刻薄，不相让步。

林建寿甚至建议，如果马华分配不到满意的席位，将要求以自己的党徽参加选举。

这种说话固然有些牵强，马华是不可能在其他州以国阵名义参加选举，只保留槟州个别行动；再者，马华的党徽未曾向选举委员会注册，何来单独参选？

这条路行不通后，国阵领袖出面打圆场，认应将席位问题交由国阵决定，马华和民政才无话可说。

林建寿有先见之明意识到情势可能对马华不利。他指责民政党在国阵的庇荫下排斥马华公会，乃积极部署另一项应变战略。

这个战略先是试探气候，说马华有一批人将以独立人士参加竞选，以看反应如何。接着，一批人士被拉拢，准备在大选时集体行动。

1978年大选是在6月21日拉开序幕，一场险恶的龙虎斗在檳

城展开。

七人帮炮攻龙座

1978年的选举，国阵对槟州的州议席分配是：民政11席，马华5席，巫统10席及国大党1席。

民政党在1974年分得13席，赢得11席，1978年变成分得11席，虽表不满，仍然接受。马华由1974年的3席增至1978年的5席，是有进步，但林建寿大表不满，认为不足以反映马华的实力。

与此同时，马华党员有一批人士早已闻风马华不会分到超过5个席位，便先制造宣传，扬言将退党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提名。

最先打响第一炮的是马华公会丹絨区会主席马卓达，他在致给槟州马华主席林建寿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由于多年在林苍祐的顽固政府的倒行逆施下，对本区产生的问题亦逐渐恶化，尤其是新城市发展中心，威胁本区数以千计小商人之前途，强夺无数小业主的屋宇，剥削了无数二房东和小贩的生计……解决我们和民政党之间的纠纷和争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本区人民之票决。我相信你将会支持我的辞职和退党，让我以独立人士的身分参加选举。”

此外，马卓达也向记者透露，由马华退党党员组成的“人民独立阵线”将有12名成员，除他本身外，尚包括何启斌、黄锦鸿、邱发兴、林嘉彬、蓝武昌及颜嘉炳。

不过，提名日那天，黄锦鸿，蓝武昌及庄德成不见出现提名站，使到原本预测有12人阵容的“人阵”临场缩水，到后来算来算去，再加上一名提名后“加盟”的独立人士陈充惠，结果凑足7名。因而被称为“七人帮”。

究竟这7人是谁，他们参加什么选举？

第一位是马卓达，他提名参加甘榜哥南州议席。原本是和国阵（民政）的邱继圃碰在一块。詎料邱君马失前蹄，提名表格出问题，被宣布取消资格。这样一来，民政只剩下10席角逐，林苍

祐闻讯，大表震惊与失望。因为他的“爱将”未战先败，对选举的士气无疑是个严重的打击。

马卓达曾在1969年和1974年代表马华参加州议会选举，结果两战皆败。1978年以独立人士身分问鼎甘榜哥南州议席，在没有国阵候选人的角逐下，理应有望出线，但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黄炎光却来势汹汹，情势不容乐观。

第二位是理科大学毕业生何启斌，他提名丹絨国会，与国阵（民政）的黄允成医生及行动党的黄鸿杰争天下。这个选区本来是属于林苍祐的，惟林医生宣布弃国只打州，以表明不入内阁，只要继任首席部长。

第三位是马华的高渊强人邱思庆医生，他攻打高渊国席，挑战民政之吴清德博士，同时提名爪夷州议席，和民政张桂城打对台。

第四位是林嘉彬，一位林建寿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柑仔园州席和民政的郑耀林对垒。

第五位也是马华和工运的地方领袖邱发兴，他在垄尾区州席上阵，与民政的刘国秋及行动党的陈毓书演三角战。

第六位是布商颜嘉炳，他在巴当哥打区，连同民政的发起人彼德医生及行动党的黄鸿杰围攻民政党魁林苍祐医生。

第七位是陈充惠，提名双溪槟榔区，对手是民政的王贤智医生及行动党的蔡美康等人。

这“政林七士”组成了他们所谓的“人民独立阵线”，目的是在打倒民政州政府。如果取得胜利，将会和马华的州议员联手组织新政府。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尽管，林建寿不曾公开表示支持“人阵”，林苍祐医生在提名过后，马上指名道姓抨击林建寿在幕后策划和导演“马华独立阵线”。他指责林建寿在误导这些人，而这些人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和分散选票。

事实上，除了“七人帮”严重地威胁民政党的政权外，在1978年的槟州大选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除了民主行动党的凌厉攻势

外，还有脱离行动党的以叶锦源为首的社民党参战；更有前左派分子的介入，诸如劳工党的崔耀才（前市长），巴古南（前副市长），AR卡林（著名左翼分子）。前前后后计算，共有50位以上的独立人士。加上民政党候选人，槟州陷入了一场大混战。

不过，严格上说，真正在角逐实力的只有国阵、行动党和回教党，其他仍未具气候，只是“人民独立阵线”专门扑向民政党，使林苍祐不得不倾全力以赴。

惊涛骇浪的一年

1978年可以说是林苍祐在政治的风浪中面对惊涛骇浪的一年，也是他从政以来的最艰苦战的其中一役。

他破例地使用最尖酸刻薄的字眼谴责退出马华的“人民独立阵线”候选人。他说：“这群人是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是一群旅鼠 Lemming（注：Lemming 是一种旅鼠，它们成群结队，自我走向海中自杀的动物）。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只会分裂马华，也准备分裂国阵。槟城人民会了解这些是没有用的人，是政治阿 Q。”

“七人帮”不甘被辱，他们对林苍祐制造一大堆政治新名词感到好笑，并非议此举如同“泼妇骂街”，作出了令人惊异的言论，降低了身为一党领袖的身分。

他们表明参加选举是把矛头对向民政，但支持马华在国阵的候选人。

马华公会领导层对于“七人帮”事件保持沉默，既不表明开除他们的党籍，也没有公开叫好。这是暗示马华默许“人阵”向民政作无情的开炮，猛攻林苍祐。

李三春和林建寿隔岸观火，他们要看看林苍祐如何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

“人民独立阵线”是1978年大选的怪现象之一。这7个人是支持马华的，是国阵内的“同志”，因对民政有太深的“仇恨”，

演出直捣民政党老巢的一幕。“同志”打“同志”，原本在国阵内是不公开进行的，者次破例公然对抗，难怪民政的老头子勃然大怒，气得呼呼叫。

按照国阵领袖嘉化峇峇的说法，凡是一概以独立人士参加竞选的国阵成员党党员，已被开除出党。奇怪的是，马华公会并未采取行动，无形中怂恿“人阵”大闹民政。

“七人帮”对民政的攻击比之行动党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行动党刚经历一场内斗，元气大伤，派出的候选人不多，也不很强，反而是“人阵”人士有头有脸，文告和海报齐飞。

许多的海报出现在甘榜哥南区，这个选区是城市发展的中心点。林苍祐锐意要建设敦拉萨中心，造成受影响地带的屋宇要拆除，以致反对党和反对派利用此课题大肆抨击。

海报要“林苍祐还我家园”，又形容民政党是拆厝党，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诸多受影响的市民义愤填膺，纷纷把矛头指向林苍祐。

有一回，在甘榜哥南区的一项政治座谈会上，林苍祐面对老太婆的破口大骂，指他拆屋赶走她的住所，使林苍祐十分难堪。

同样难堪的事也发生在林苍祐夫人的身上，她上街买菜，有些小贩还故意挑剔，冷嘲热讽，不中听的语言全搬出来。

林夫人气得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她没想到林医生辛辛苦苦发展槟城，竟惹来这么多的不切实际的非议。每天打开报章，不是看见阿甲骂，就是阿乙弹。

林夫人实在忍无可忍，在竞选期间的一个早晨，她就直截了当地向林医生投诉：“我看你还是不要搞政治了。你做了这么多好事，他们全不领情，反而去听反对派的人一派胡言。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

林医生表面上若无其事，不断地安慰老伴：“你暂时不要看报纸、不要出门不就行了吗？搞政治是这样的，你要承受得起辱骂，你要经得起考验。”但是，在内心中，林苍祐的情绪是滚动的，对

于林建寿，还有马卓达他们，他是咬牙切齿，恨海难填的。

“这个仇一定要报。待我重整江山后，再算一条街的帐。”林苍祐把气暂时吞下。

“七人帮”在政海上翻天覆地，给林苍祐带来很大的打击；他们又通过种种方法，丑化和贬低林苍祐的形象。

七人帮、行动党、社民党、还有独立候选人，团团把林苍祐围住，他们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敦拉萨中心正要起步建设，檳城大桥只得个讲字。林苍祐的大蓝图尚未深入民心，纵有壮志凌云，却因发展带来的拆迁而先见其弊。民政党哀兵上阵，林苍祐被当成靶子来打，又因邱继圃“未出师先投降”，弄得林苍祐十分恼怒，这一切的一切，他都把帐算在林建寿的身上。

在左右开弓下，林苍祐的处境最为危险，因为他的巴当哥打的州选区是属于丹絨国会选区内，而这一区国阵（民政）的国会候选人黄允成医生不够强，再加上甘榜哥南区，民政的邱继圃被取消提名资格，形势对国阵很不利。同时，彭加兰哥打州区，独立人士崔耀才谔谔一士，形势大好。

因此，在丹絨区内，除了林苍祐一区被看好外，其余的选区已是岌岌可危。在反对浪潮全面冲击下，林苍祐真是险过剃头。

捏把冷汗胜马鼻

1978年7月8日投票，行情越来越对林苍祐不利，下午回来的报告说，情势不稳定，没有必胜的把握。到傍晚投票截止，更坏的消息传到首席部长官邸：林医生，看来你要准备面对失败。投票的行情并没有被扭转过来。

林苍祐脸色一沉。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在他从政的记录中，从来没有遭遇到这么难堪的挑战。坐在家中，时钟一分一秒过去，还有几个钟头他的政治命运就要被判决，他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但他绝对不相信大多数选民希望他倒下去。

他的同志，他的家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算票工作在圣芳济学院进行，林医生则坐在官邸中等候行情报告，晚上11时许，消息传到老头子的耳朵：“Dr. Half Fight，票数似乎不相上下。”

旁边的同志向报告员说：“再回去探行情，看看是胜还是败。紧要关头，不可大意！”

报告员马上又飞回去圣芳济学院，听在场的人说，好像是Dr比较占优势。报告员心情一乐，火箭地跑回来说已露胜利的曙光。

老头子闻后，神色较为安定，但在算票工作未结束之前，任何的行情都是不可靠的。于是老头子并不急于要到算票中心，他要确定胜利后才去迎接胜利。

当证实老头子赢了一个马鼻后，林苍祐整装出发了。

他来到圣芳济学院，坐进计票中心，闻知除他一人险胜外，其余的国阵候选人皆告失利。他本身只比对手行动党的黄鸿杰多出914张票，勉强露出苦笑。

但一票之多也就是胜利，老头子在大风浪中又渡过一个险滩；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打从心里对自己说：“好险呀！”

不过，也有令他振奋的消息，所谓人民独立阵线全军皆墨，即使被看好的马卓达也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一回，他有话说了。

林苍祐的险胜，固然使民政党人松了口气，但综观整个民政党战绩是不尽人意的。在槟州，民政党参加3个国会，结果只吴清德一人得胜，人民独立阵线的候选人邱思庆确然给他相当的压力，吴博士得11,077票，邱医生得7,274票。另外两人，即李熊在日落洞被行动党的卡巴星击败；而黄允成医生在丹絨区失手，行动党的黄鸿杰以19,260票攻下，黄医生只得13,412票，人阵的何启斌获得7,496票。由此可见，人阵的候选人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民政党的根基。

马华公会也参加3个国会，结果只是林良实在马打古晋报捷，李永枢及方汉勇分别在大山脚和升旗山区遭行动党的萧汉钦和彼德达逊毒手。

在州议席选举方面，民政党参加11席（其中一席在提名时因表格出错失手），剩下10席竞逐，只赢得8席。

从原本堂堂单一的执政党拥有16席，下降到11席，再降至8席，民政党的元气严重受挫。更甚的是，有几个选区以不超过一千多数票获胜，民政党的地位已非昔日之稳固。

马华公会也好不到那里去，参加5席，败了3席，只胜2席。

巫统参加10席，胜9席，另1席被回教党取去。

虽然国阵加起来共有19席，安然执政，反对党共有7席，不足威胁州政府的稳定，但国阵内的权力结构已有变化，巫统成为最大单一党，民政倒退居次。在组织州政府方面，巫统的行政议员已增至4席，民政2席（加首席部长林苍祐成3席），马华及国大党各1席。

从民政马华及国大党参加的州选区来看，可以使人进一步了解两党的得失：

①峇眼惹玛区：石清霖（马华）5640票（中）

蔡万福（社民）4304票

彭如德（独立）3875票

②峇眼拉蓝区：苏拜耶（国大）5747票（中）

山姆甘（行动）5684票

骆金兴（社民）857票

哈密阿都拉（回教）845票

③武吉丁雅区：梁道生（民政）3728票（中）

王振祥（行动）3164票

姆沙耶丁（回教）2319票

④大山脚卜干区：萧汉钦（行动）8512票（中）

胡德安（马华）5451票

阿巴罗（意识）181票

⑤马章武莫区：林兴智（民政）3301票（中）

黄秋鸿（行动）2782票

- 胡申依士迈（回教）2318票
 嘉迪星（意识）130票
 依斯迈嘉末（独立）100票
- ⑥武吉淡汶区：黄瑞钦（马华）3815票（中）
 郭文生（行动）2749票
- ⑦瓜 夷 区：张桂城（民政）2583票（中）
 张三成（行动）102票
 许发展（社民）99票
 邱思庆（人阵）2264票
 赛益仑（回教）513票
 尤 索（独立）1632票
- ⑧巴当哥打区：林苍祐（民政）6137票（中）
 黄鸿杰（行动）5223票
 彼德医生（社民）108票
 颜嘉炳（人阵）322票
- ⑨彭加兰哥打区：崔耀才（独立）8562票（中）
 陈振美（马华）2552票
 黄仕涛（行动）3460票
- ⑩甘榜哥南区：黄炎光（行动）10239票（中）
 马卓达（人阵）2225票
 李德辉（独立）581票
- ⑪柑 仔 园 区：郑耀林（民政）9002票（中）
 黄定国（社民）786票
 林嘉彬（人阵）3150票
- ⑫双溪槟榔区：王贤智（民政）7594票（中）
 蔡美康（行动）5149票
 巴古南（独立）2343票
 陈充惠（人阵）777票
- ⑬武吉牛汝莪区：卡巴星（行动）7776票（中）

陈锦华（民政）7202票
叶锦源（社民）946票
拉欣卡林（独立）848票

⑭阿依淡区：彼德达逊（行动）7643票（中）

庄友良（马华）6421票
胡更生（社民）517票

⑮垄尾区：陈毓书（行动）5525票（中）

刘国秋（民政）5255票
林呈德（社民）2320票
邱发兴（人阵）660票

⑯丹絨武雅区：许岳金（民政）9637票（中）

邱思和（行动）4464票
哥巴那耶（社民）322票

⑰双溪里望区：陈崇德（民政）6636票（中）

莫希汀（人社）4074票
胡申（回教）279票

民政党候选人，胜得比较漂亮的是：郑耀林、许岳金、王贤智及陈崇德。而险胜的是：林苍祐、林兴智（只胜519票）、梁道生（只胜564票）及张桂成（只胜319票）。

如果民政党不能保住几个危险区，那么1969年建立起来的大好江山就要奉送给别人。即使林苍祐勉强再担任首席部长，也没有昔日的光彩。

民政党无疑的在1978年的大选中死里逃生，对它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个惨痛的经验使到林苍祐更加痛恨马华公会，也提醒林苍祐不能太过大意，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在阴沟里翻船。

虽然在林苍祐领导下的民政党，在全国的国会选举中仍有5个国会议席，吡叻州有了三个州议席，槟州政府仍由民政党挑大梁。毕竟，民政党的势力尚未能与马华匹敌，尤其是国会议员的数目，更无法在内阁中争取较多的权力。它的力量还是集中在檳

州。

鉴于马华照旧是国阵的老二，它不对所谓“人阵”候选人采取纪律行动，林苍祐也无可奈何。但在槟州方面，他动用了他的权力，不再允许人阵候选人担任市议员。

当然在往后的日子，他对马华公会是更加戒心的，尤其是林建寿在马华内得势的时候，他必须要应付对方再出什么招术。他不会忘记民政党从茁壮到成长，一直遭到马华公会的压抑。可是在表面上，民政党和马华公会又似乎是一家人。两兄弟党同床异梦，各怀心思，分分钟会有戏上演。

林苍祐在任槟州首席部长期间，陈修信已退出政坛。他是在1974年引退，由李三春接任领导马华公会。退休后的陈修信先是担任财政部顾问，继后被委为森那美集团董事主席。

在陈修信退休后，曾有一股力量要将他安置为槟州元首。传言一度很盛，毕竟没有落实。

根据槟州宪法，槟州元首是由最高元首委任，而元首是根据首相及首席部长的忠告而作出决定。换句话说，当州元首任期满（5年一任）后，继承人要先过首席部长这一关。

林苍祐与陈修信是政坛死敌，前者必然不会让后者爬在他的头上，即使州元首不行使州政府权力，在职分上是比首席部长为高。

由于这样，陈修信要出任州元首的传言也就破灭了。

另外一个人是前上议院议长翁毓麟，他曾经是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之一，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他和陈修信结合击倒林苍祐，也算是林苍祐的政敌。

在林苍祐的一生中，马华公会有3个人他是忘不掉的，他们就是陈修信、翁毓麟和陈东海。正是因为解不开的死结，林苍祐在1972年一口拒绝加盟马华做老二。

说回翁毓麟，他在上议院退休后，也被传言跃跃欲试当槟州元首，同样过不了林苍祐这一关。

除开这3个人外，还有一个人是林苍祐不能原谅的，这个人就是后期加入马华，专和民政党过意不去的林建寿。

“七人帮”竞选的失败，对林建寿的政治策略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七人帮只伤了民政的元气，并不能打倒民政，也无法拉倒林苍祐，反而是招致槟州马华内哄。

最先发难炮轰林建寿的是在大选中失败的马青槟州团长庄友良，他原本是槟州行政议员，但在1978年遭行动党的彼得达逊击倒而失去官职。他说：大选失利是因为马华和民政之间缺乏合作和联系，从中作梗人物是林建寿；如果林建寿没有坚持其个人的想法和意见而置马华及个人利益在国阵团结之上的话，相信国阵会在大团结下面对大选。

随着庄友良的发难，槟州马青团秘书处发表了一篇文告抨击林建寿，并建议由庄友良取代林建寿的地位。

马青团的文告说：在槟州马华独揽大权的林建寿，为了壮大马华声势而作孤注一掷，派出“七人帮”组成人民独立阵线，可是不获广大人民谅解和支持，遭受无情的判决，全军复没。身为总司令的林建寿不应毫无交代地借故赴欧渡假，而应勇敢接受挑战，以君子风度引咎辞职。

文告又说：马华公会在槟州的处境和地位令人担忧，当前急务，应火速改组。

马青团炮打林建寿时，后者已到外国渡假，待他回来后，却对前一阵的抗议声充耳不闻。

他不会下台，也不想下台。他的背后有一座大靠山，就是李三春。李三春不认为马华和民政的斗争玩完了，他仍然要用林建寿来打林苍祐，这是李三春的一个长远战略。

因此，在大选后，李三春要收拾的人不是林建寿，而是庄友良和他的支持者，他动用总会长的权力杀掉庄友良，以稳住林建寿的地位。

林建寿有了李三春的撑腰，自然不怕什么庄友良，况且槟州

联委会主席是委任的，如果总会长要用他，马青团的人叫嚷也是于事无补的。

林苍祐干涉不了马华的内部事务，林建寿继续做马华槟州头子。两人的斗争下回合更精彩。

吴清德恼羞成怒

不过，在林苍祐的影响下，民政在中央内阁中有了斩获。他的爱将梁棋祥被胡申翁挑选为正部长，出任原产业部长。这个职位是比马华内阁部长中任何一个职位都重要。

梁棋祥的扶正，等于吴清德没有机会升正，这也导致吴清德心有不平，他和林苍祐之间开始有了裂痕。

吴清德是林苍祐一手带出政坛的，但林苍祐似乎更看重梁棋祥，致使吴清德更进一步在槟州培植势力，派系之分更加明显了。

虽然林苍祐在大选后马上安定大局把持首席部长的职位，但有一件事却是令老头子进退维谷的：邱继圃不甘于提名表格被取消，乃上诉高等法庭，结果法官宣判黄炎光中选无效，甘榜哥南州议席必须重选。

在这之前，行动党柑仔园区候选人蓝志伟及峇眼惹玛候选人吴林炎也上诉高庭，不服选举资格被取消，结果败诉。

法庭的判决自有其理由，也不受人挑战。但人民的心里似乎是认为邱继圃的上诉得直并不光彩，且有一种反抗的意识。

邱继圃如果提名资格不被取消，他战胜黄炎光的机会是相当浓厚的。可是经过高庭判决再行补选，形势对他已非有利。

在这种情势下民政党不宜公开的宣传应支持邱继圃，而是吁请选民让民政有9个席位和巫统9席平起平坐。选民反应并不热衷。

行动党决定派原候选人黄炎光把关，以真正和邱继圃较量。行动党的宣传侧重在国家教育问题，尤其是独大问题 and 中山学校重建被阻问题。

补选在1978年12月10日开票，民政的邱继圃又再一次翻船，得票4,398张，行动党的黄炎光得票8,063张，多数票是3,655张。这意味着行动党再赢取一场漂亮的胜仗。

林苍祐对补选的成绩非常失望，他不能证明民政党是够强大的，也失去与巫统并驾齐驱的地位。

万里访华探萧乾

先撇下政治不谈，林苍祐在1978年大选过后的两个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北京。除了他的夫人吴欣燕及女儿随行外，也包括槟州政府官员。

在某种程度上，林苍祐的访问中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以一位华裔部长的身分率领代表团，且是旧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访华的时间刚好是“四人帮”下台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痕迹还是存在。华国锋在掌权，邓小平尚未恢复元气，正要重新冒出头来。在北京，他受到侨务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已故）的招待，他也到过四川成都重游，参观他服务过的一间医院。

除了会见中国政府级的人员外，林苍祐有向中国当局要求会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苍祐早年在伦敦相识的老友萧乾。

萧乾是一位浪漫派的作家和报人，他和苍祐在伦敦渡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成为莫逆之交。1944年至47年，苍祐在中国行医时，也与萧乾共同生活一个时期。

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萧乾被打成右派，失去正常的写作工作。而在1966年“文革”到来后，萧乾的命运更加悲惨，被下放，坐牛棚，似乎有“永不翻身”的厄运。

萧乾在他的回忆往事中这样说：

自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展后）被赶出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那个小院子以后，我们一家就流离失所了。1971年在咸宁干校办退休，表格填好，半身照还是请人临时在猪圈前拍的。

可是北京民政局发觉我在偌大的北京城，竟连一张单人床的位置也不称时，就拒绝接受了。

这当儿，一位老友又好心地透露给我一个不祥而可靠的消息：由于那顶隐形帽（笔者按：右派帽子），我只配到山沟里去退休。这下，连一直镇定着的文洁若（萧乾的妻子）也着慌起来。她那时还在咸宁，生怕回不了北京。为了不再继续连累全家，我立刻给上级打了个报告，保证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因双抢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和孩子们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壤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

1978年，几位同命运的朋友如陈涌，来劝我写个状子，翻翻案。我都是“不”。我最渴望的是有个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窝。

（摘自萧乾著《改正之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萧乾是文革中千千万万的受害者之一。在1978年10月苍祐访华时，他还没有被真正“平反”。虽然文革已过，他尚未得到适当的安插工作岗位。

因此，林苍祐的这一要求提出来后，接待单位有些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乃向上级请示，结果批了下来：准萧乾见苍祐。

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内，主人和宾客都是衣装毕挺，苍祐则在等候他的老友光临。

不一会儿，一位衣著简朴的“不速之客”到来，大家都张望着他，苍祐夫妇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马上趋前嘘寒问暖。老友相隔多年又重逢，心情有如金榜题名时。

苍祐夫人更是脱口而出：“哎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活象一个大水桶。”

萧乾只有苦笑。从他的脸上，刻划出太多的伤痕，一语难尽，也只有用苦笑来表达。

萧乾被引到苍祐的主桌坐下。这是他许多年来第一次见外宾，能有机会享受这丰富的晚餐，真使他惊喜交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的一天，但此刻他的老友苍祐已成为部长，而他却是

尚未“解冻”的受害者。

30余年的隔离，人世间起了太大的变化。苍祐实不忍心看到一位浪漫的才子竟被折腾得“老态龙钟”。

萧乾就是因为这么一见回苍祐，从此又得以翻身，重投入写作的行列。

也许萧乾是迟早被平反的，但苍祐的到来，促成了他更早得到平反，重建作家的尊严。

不久之后，苍祐便获悉萧乾已获准访问美国。更在后来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作家大会，苍祐夫妇闻讯赶到新加坡招待老友。

最令萧乾夫妇振奋和毕生难忘的是：林苍祐在1985年邀请萧乾夫妇访问槟城，成为首席部长的贵宾。

当林苍祐一提起萧乾时，眉飞色舞，对他既热情又尊敬。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证明了友情的伟大。

接近林苍祐的朋友说：林苍祐救了萧乾，因为林医生的访问北京，把萧乾从失望中拉回充满希望的日子中。

这话也许说得有点夸大，也不无道理。试问有多少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能成为苍祐的座上宾呢？由他们的关系来推理苍祐是纯粹基于挚友的立场，给萧乾雪中送炭。

林苍祐对萧乾是相当客气的，他不但介绍很多朋友予萧乾认识，也尽量使这位老友宾至如归。

谈回林苍祐的中国之行，除了考察之外，也是在于重新认识已经不同了的中国，并借机会探访老友，和会见其夫人的亲戚。

为马中建交铺路

谈到林苍祐访华，令人勾起一段往事。

这是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前发生的事。

1971年，民政党闹内哄后，林苍祐就夺得了民政党的控制权，为确保槟州政权，开始和巫统领袖敦拉萨重拾“旧爱”。

林苍祐在1958年出任马华总会长时，就被敦拉萨所重视，建

立了良好的关系，“5.13”事件过后，敦拉萨和林苍祐又有了密切的合作。

敦拉萨除了训令巫统槟州议员全力支持林苍祐外，也给林苍祐一分秘密的重要工作，直到今天鲜为人所知。

这项任务是要林苍祐协助启开马来西亚通往中国之门。

1971年5月，马来西亚第一个具有官方身分的代表团在东姑拉沙里率领下，访问北京，获得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及副总理李先念等人的接见。周恩来向贵宾说：马中一旦建交，在获得正式邀请下，他将会访问马来西亚。虽然这个代表团不公开表明是官方代表团，但已启开了马中关系的新起点。

接着，在1971年8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报聘访问马来西亚。代表团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张斗光率领。

代表团拜会了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复在较后时与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签署联合公报，增加双方贸易量。

1971年10月，马来西亚驻联合国代表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这项动议获得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中国比较正式向马来西亚伸出友谊之手是在1971年11月。当时马来西亚乒乓代表团在曾永森率领下前往北京参加亚非乒乓友好邀请赛，中国副外长姬鹏飞向曾永森表达：“我们两国现在应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讨论建交问题。”

这个音讯传回来后，敦拉萨首相马上作出反应，他派遣林苍祐医生前往香港作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动向。

林苍祐在1944年曾在中国行医，至1947年才带了新婚妻子吴欣燕归来。他对中国的熟悉，是敦拉萨所要借重的人。

当时，各华文报章有如下的新闻报导：

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言人今日证实，马来西亚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已有非正式接触。

另一方面，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伉俪，出国3星期后，经在

据政界灵通人士消息：林苍祐医生此次出国，曾偕同夫人以及一名我国驻香港商业署官员，应邀到中国访问。

林苍祐返抵国门后，曾到首相署拜会敦拉萨。（参阅1971年11月25日《星报》。）

报章并形容林苍祐是马来西亚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安排建交事宜。

虽然，林苍祐本身否认有这回事。但是，他确实在香港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为马中建交而铺路。

后来，由于曾永森以比较公开的方式和中国官员谈商建交事，他无形中赢得了马来西亚基辛格的美誉。

到底林苍祐和曾永森两人，谁才是真正的大马基辛格？还是两人都是？这个谜团没有破。

如泉根据曾永森于1974年在钟灵校友会的演讲会上所说的话，那他本身是基辛格。

他的演词是这样说的：“马中官方正式谈判是在1972年4月，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与我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查加利亚在纽约会谈。

由于华人非公民问题，一度使会谈停顿。为了我应负的责任，因此我曾跟中国方面解释马来西亚存在的一些困难问题。很幸运的，经过讨论后，中国表示对这个问题深为了解。

在（草拟）联合公报中，有提起十多万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以及根据国际法，这十多万人是无国籍。当然中国对这一方面是不高兴，而要问为什么我们华人血统的人民在马来西亚成为无国籍。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结果会谈又停顿下来。

因此我再一次被派到香港去再跟中国代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终于达致今天在马中建交以后双方签署的马中联合公报。”

另一方面，根据林苍祐的挚友方衍梓说，林苍祐曾在香港住一个时期，约莫一个月的时间。

林苍祐在香港时，是住在方衍梓的住家。

方衍梓是早年和林苍祐共同搞政治的人，他是一名执业律师，曾任马青团长，也参加过选举。当林苍祐离开马华后，方衍梓就脱离马华。

70年代，方衍梓移居香港，间中有回过马来西亚。

林苍祐的挚友说：林苍祐在香港住这么多天，就是要和中国代表谈商建交事宜。他是受到委托进行这件秘密的工作。由于不是在中央任部长，林苍祐不适合公布这件事。他是受到敦拉萨的委托去做这件事。

一项很简单的推理，林苍祐确实是有过这样的重要任务，因为敦拉萨信任他。

当陈修信于1974年退休后，敦拉萨就邀请林苍祐入阁，担任重要的内阁成员，林苍祐以发展槟州为重，婉拒了这个建议。

由此可以想象，林苍祐在敦拉萨眼中的分量。他之委托林苍祐对马中建交的初步进行谈商，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方衍梓确实可以证明林苍祐对马中建交有立过功劳。可是林苍祐对此事守口如瓶，保密功夫十分到家。

老头子，不是等闲之辈。

接近林苍祐的人说：老头子比曾永森更早开展私下和秘密的谈商工作。

如果曾永森被视成“基辛格”，那么林苍祐应是第一个大马基辛格，曾永森还排在后面呢！

基辛格是前任美国国务卿，他于70年代初期秘密访问北京，会见周恩来，安排当时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打破隔膜事宜。结果导致尼克逊在1972年2月18日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消除了中美对抗局面。基辛格因而名播四方。



◀ 1969年民联纳入民政党，党徽保留三角形，中间多了禾穗。林苍祐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槟州首席部长。

U.D.P. was inducted into Gerakan; the triangular form of the party emblem was retained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a rice-stalks configuration. Dr. Lim Chong Eu himself eventually assumes his position as Penang's Chief Minister.

执政了的民政党，宴会场面也显得热闹，堪谓贤群毕至，锦上添花。

As ruling party, Gerakan's functions were never short of dignitaries. Prestige always accompanied power.





1974年，林苍祐领导民政党加入国阵，再度执政，图为他和邱继圃被同志抬起欢呼时摄。

In 1974, under Dr. Lim Chong Eu's leadership, Gerakan became a component party of National Front (Barisan Nasional) and won the second mandate in the year's elections. Lim Chong Eu seen pictured with Khoo Kay Por after their victory and chaired by supporters.



1982年，林苍祐在同一个选区报捷，图为他和许子根双双被扶起的欢愉镜头。
Contesting in his original constituency and won again in 1982, Lim Chong Eu getting the "spoils of victory" with Dr. Khor Tzu K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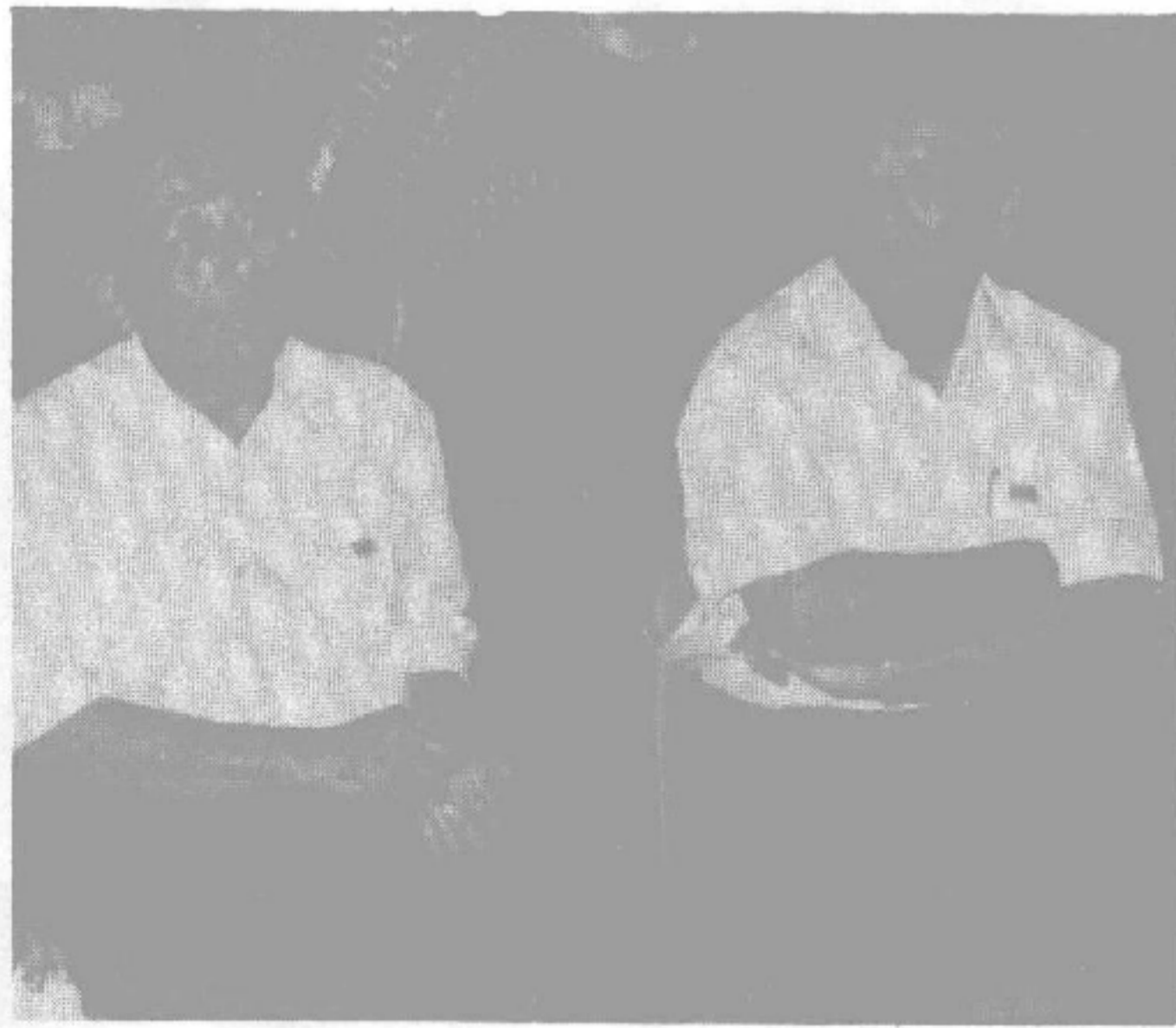
▲意气风发的林苍祐接受党员的迎
透。在他身后的人物有邱继圃、
许岳金、林维雄及曾永森等。▶

*Jubilant Lim Chong Eu, basking in victory, received
by party members; behind him are Khoo Kay Por,
Khor Gark Kim, Lim Ee Heong and Michael Chen.*



1974年叶锦源企图夺取槟州政权不遂。
*Yeap Kim Guan of DAP failure to
capture the power of the state of Pen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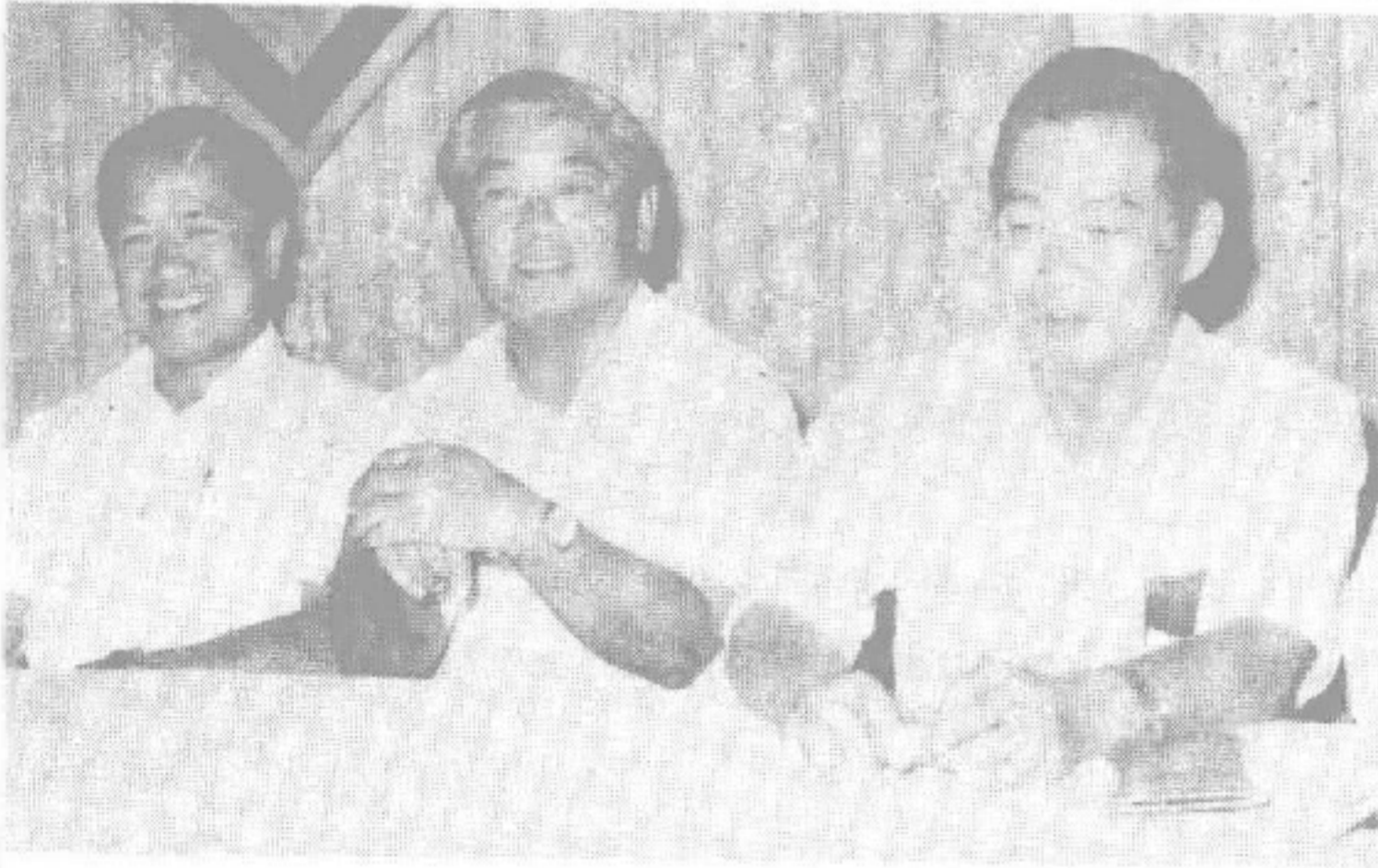
林苍祐吸纳了林敬益（上）、梁棋祥（中）及曾永森（下）先后加入民政党，但又留下三虎相斗的局面。

Dr. Lim Keng Yaik (top) Paul Leong (centre and Michael Chen (botton) were respectively recruited into Gerakan by Chong Eu. But they eventually brought a triangular tussle for power within the pa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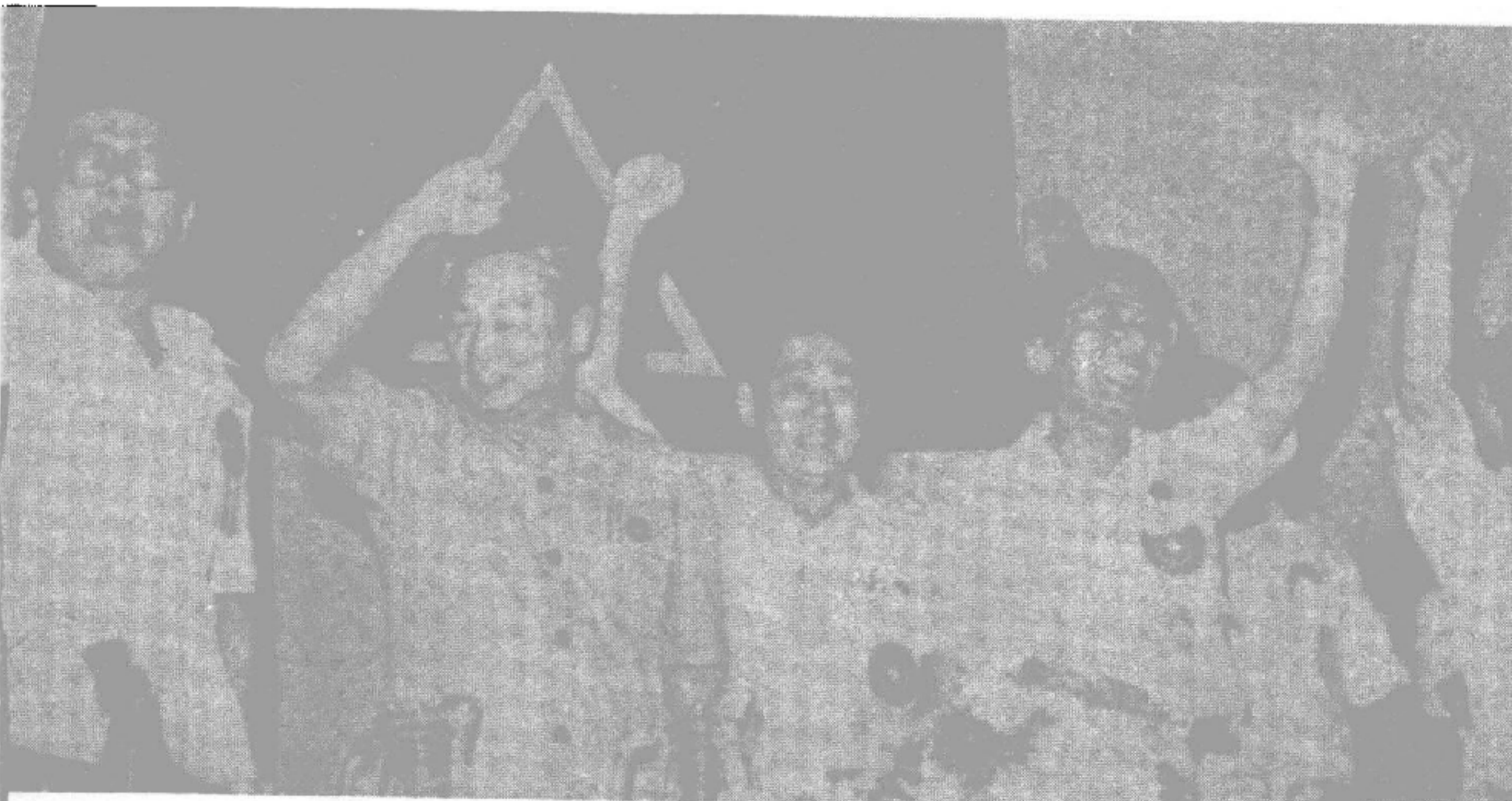
吴清德本来是林苍祐的好徒弟，
后期却变成关系冷却。

*Dr. Goh Cheng Teik started
as Chong Eu's protege; but
their relationship became
chilly later.*



◀ 一度是林苍祐身边的两位红人，
郑耀林已告作古，许岳金则告失
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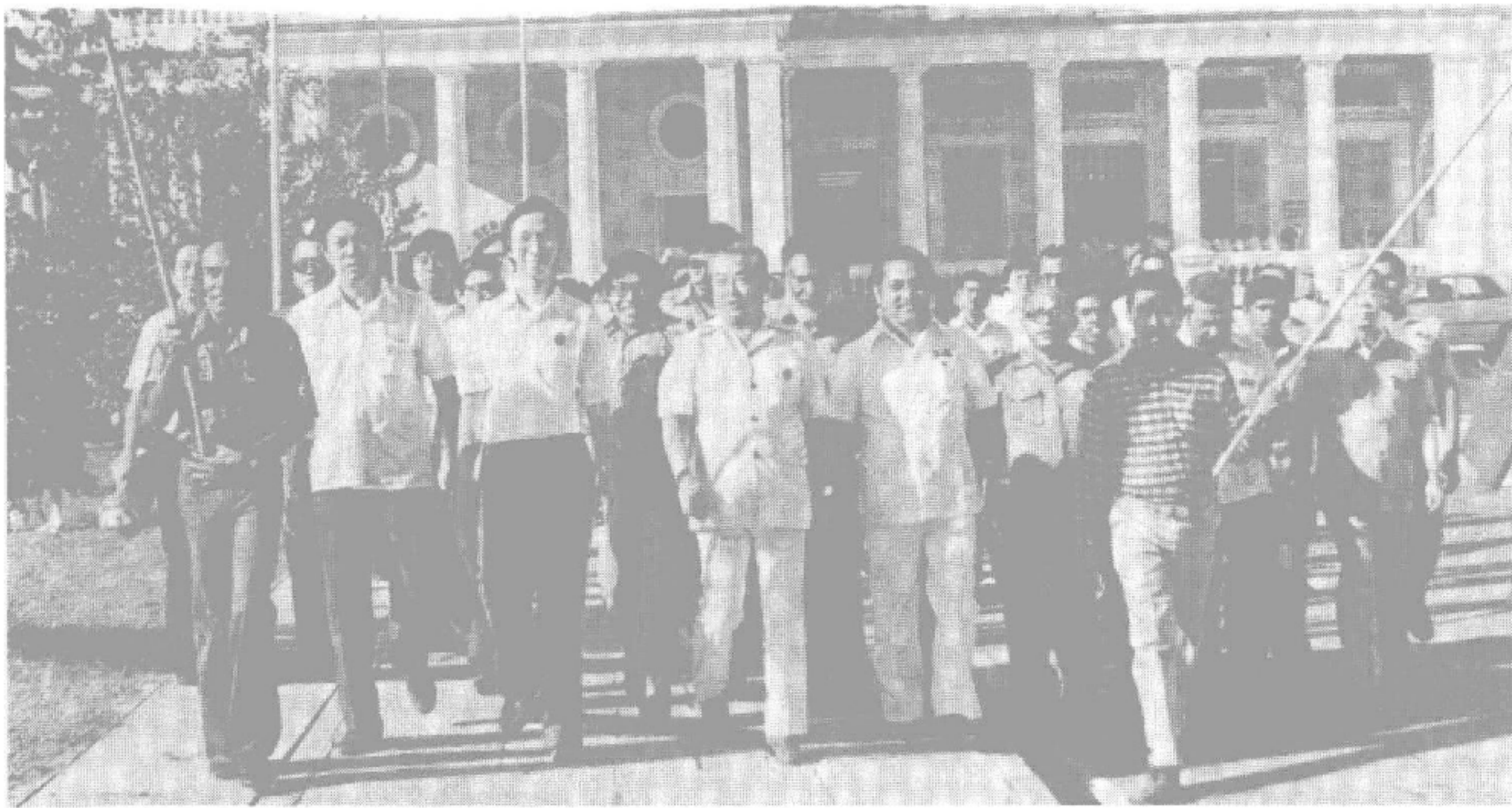
*They were once Chong Eu's prominent
aides, but Tan Sri Teh Ewe Lim had
died and Dato' Khor Gark Kim had
faded from political limel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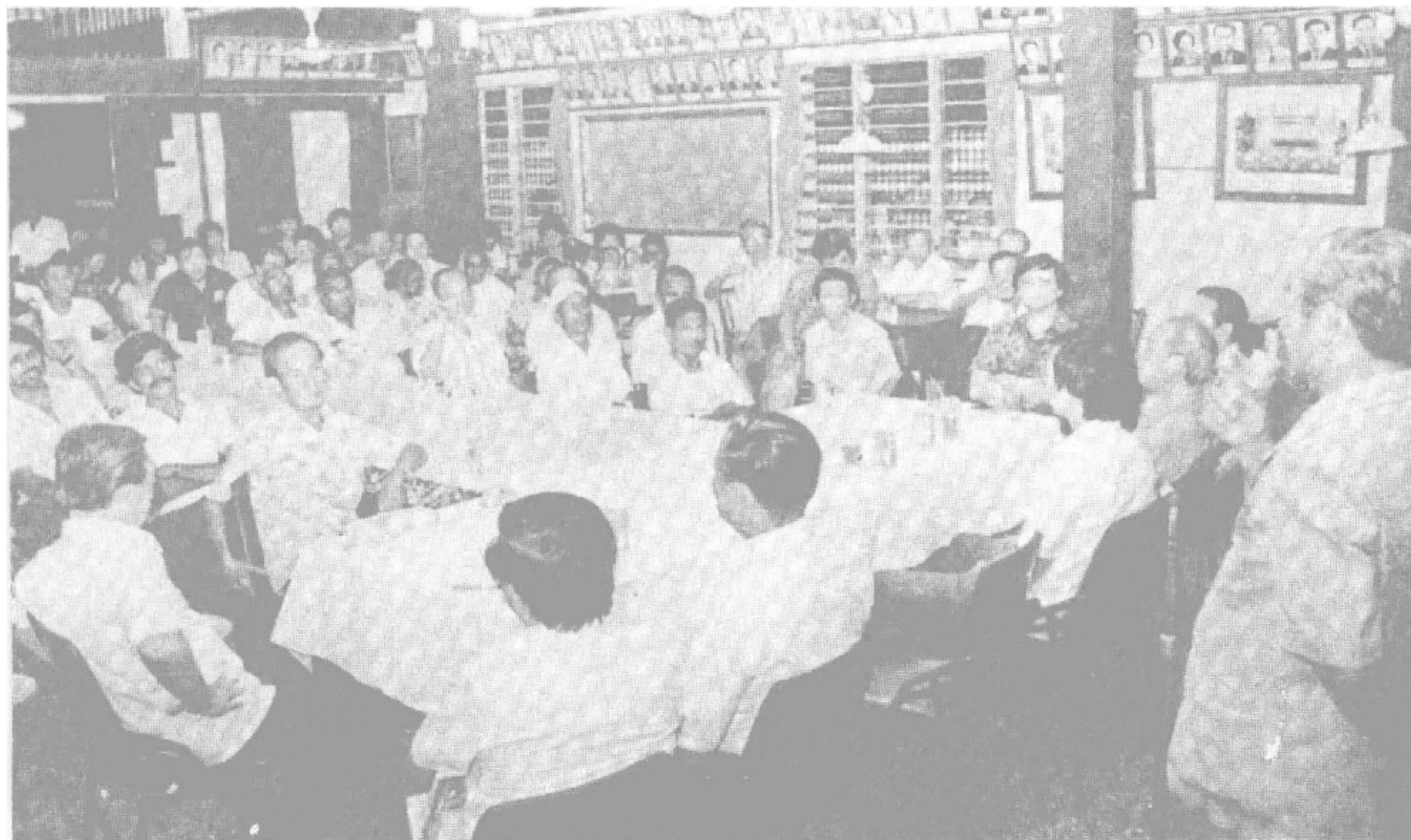
波德申大会即使退出领导民政党，林苍祐还是扮演着垂帘听政的角色。

因为他和党领导人振臂高呼大团结。

*Though he had relinquished his reigns on the party at Port Dickson General Assembly Dr.
Lim Chong Eu remains a leader behind the scenes; he is seen here chanting a Unity slogan
with other lead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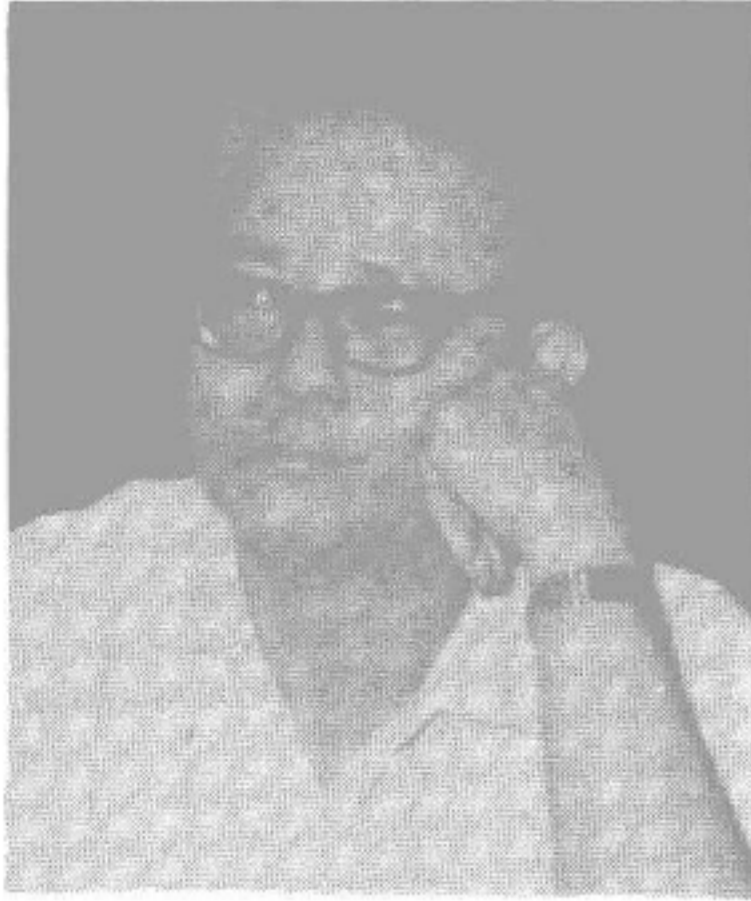
1982年林苍祐率领其他候选人及支持者前往提名站。
Lim Chong Eu leading candidates and supporters of Gerakan to the nomination centre in 1982.



提名过后，林苍祐又风尘仆仆展开竞选运动。
After nomination, Dr. Lim Chong Eu starts on his campaign trails, whirl-wind style.

1972年民政党内哄倒林苍祐的王要人物

During Gerakan's 1972 intra-party conflict, Dr. Tan Chee Khoon was the leading character in rallying anti-Lim Chong Eu for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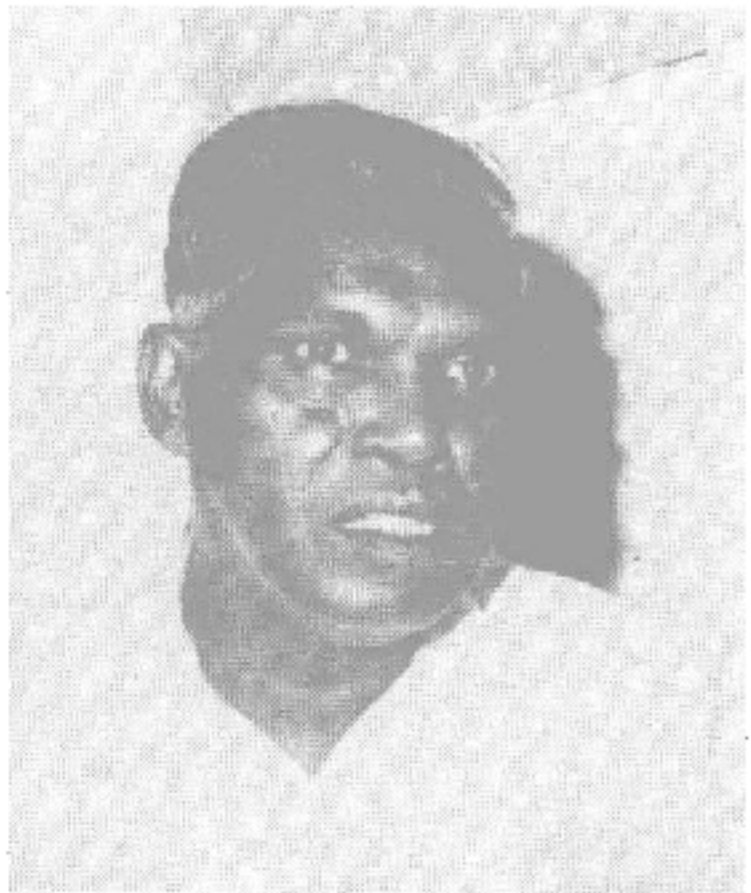
陈志勤
Dr. Tan Chee Khoon



赛胡申阿拉达斯
Syed Hussein Alat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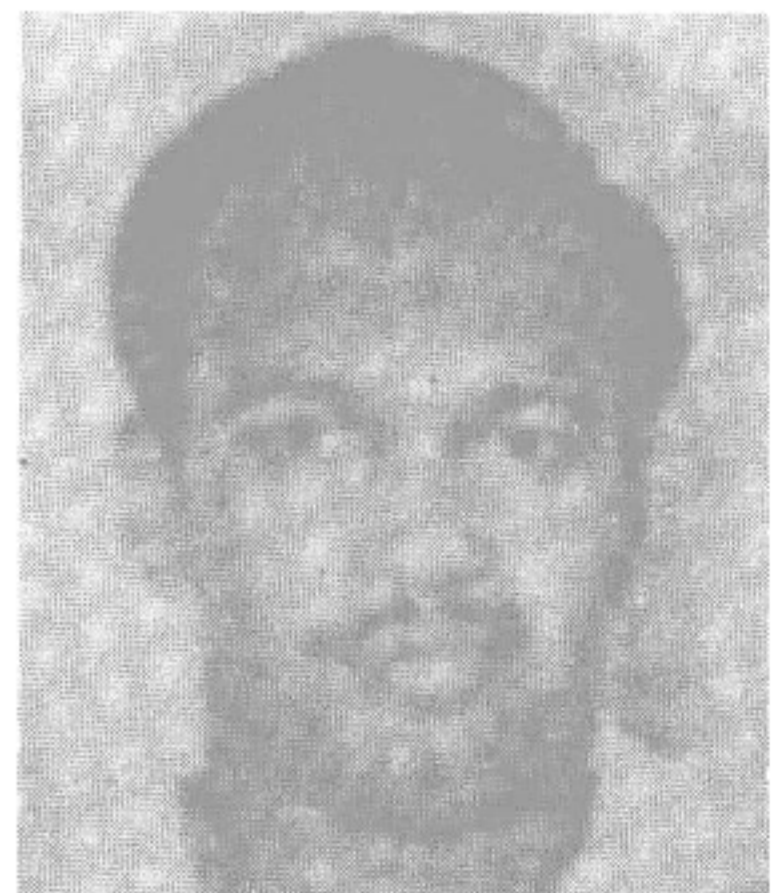
陈朴根
Tan Phock Kin



威拉邦
Veerappan



王裕好
Ong Joo H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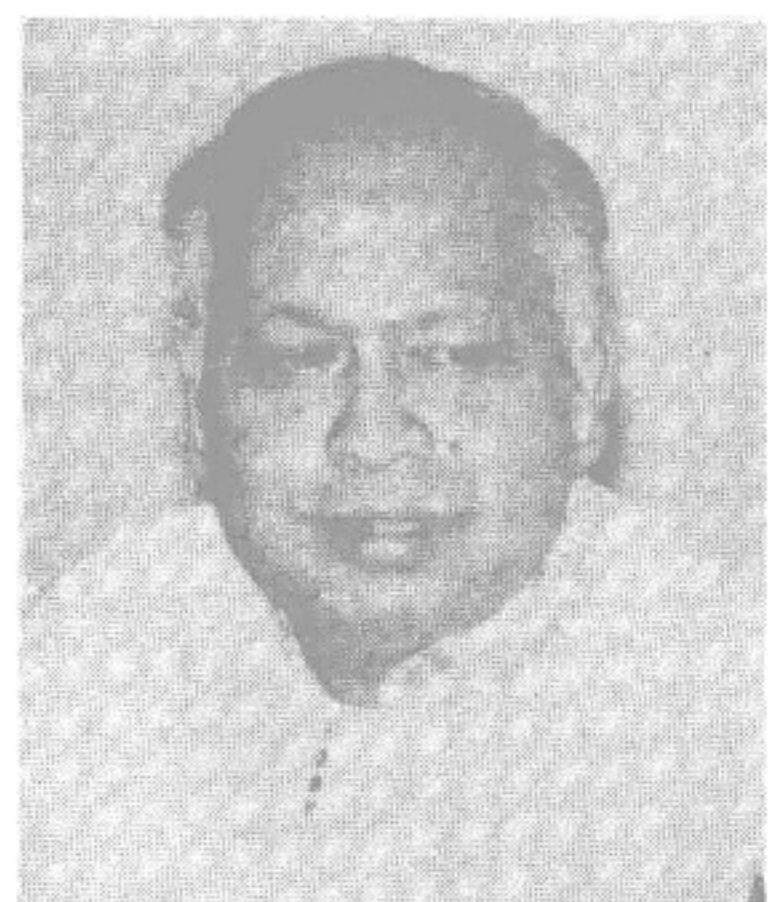
V 大卫
V. David



杨德才
Yeoh Teck Chye



慕斯打化
Mustafa Huss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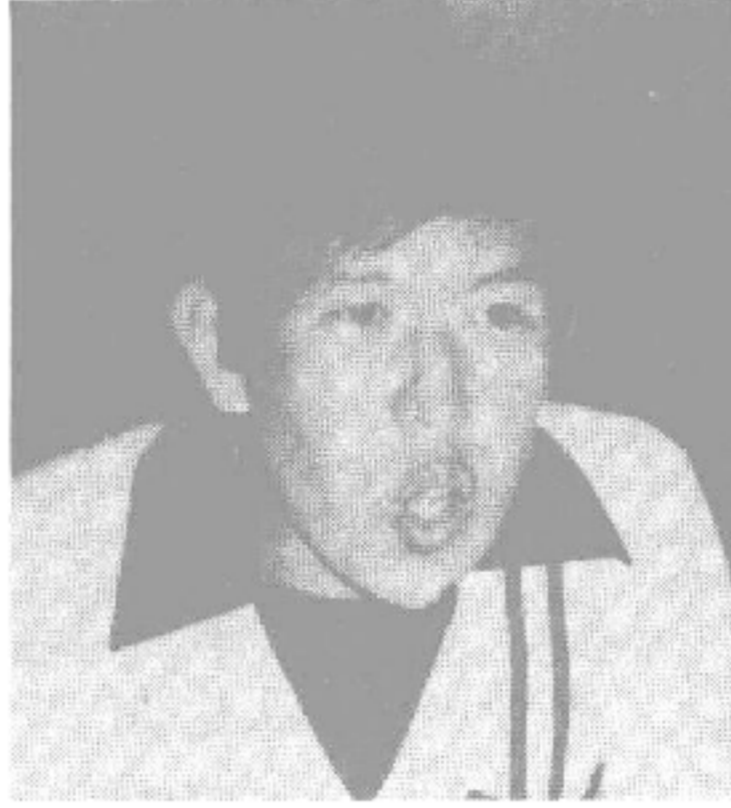
彼德医生
PETER DASON

脱离马华的七人帮矛头直指林苍祐，企图推翻民政党执政权，但宣告失败。

A splinter group from MCA, The Gang of 7, had their gun-sights on Dr. Lim Chong Eu. They planned in vain to topple Lim Chong Eu and crush the Gerakan at the elections.



马卓达
MAH CHEOK TAT



何启斌
HO KHEE 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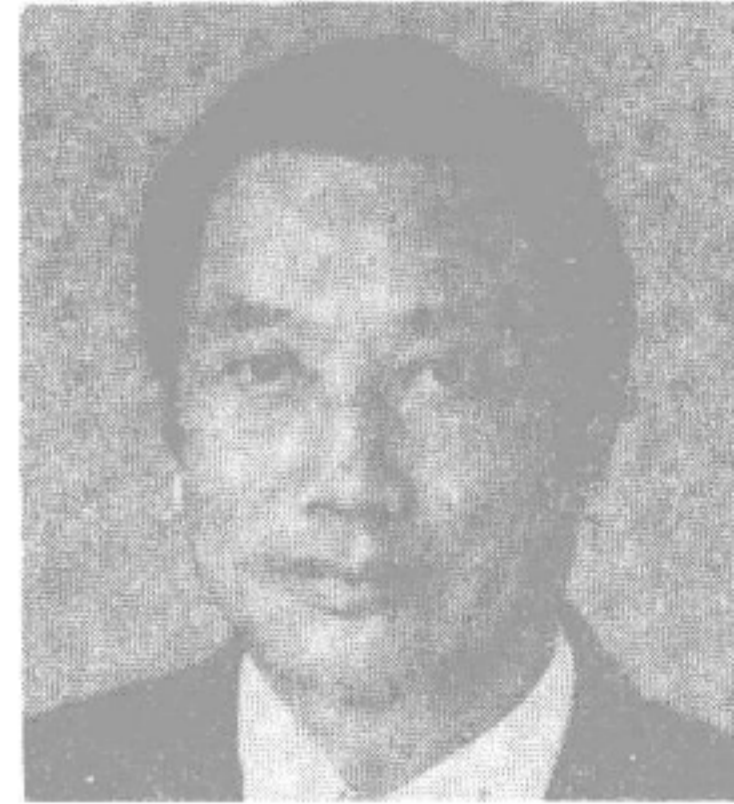
邱思庆
KHOO SOO KHENG



林嘉彬
LIM KAH PIN



邱发兴
KHOO HUAT HIN



颜嘉炳
GUN KAH PENG



◀ 林苍祐指林建寿暗中支持七人帮。这是一张貌合神离的照片，图中人物是林苍祐、林建寿及李三春。

Dr. Lim Chong Eu accused Lim Kean Siew of providing covert support to The Gang of 7. This picture depicts a scene of superficial cordiality among Lim Chong Eu, Lim Kean Siew and Lee San Choon.

第八章：退出領導民政黨

原本林蒼祐在1978年大選后就萌起退出領導民政黨的念头。不过并无意辞卸首席部长官职。他要继续当首席部长，只是不想再领导民政党。

他的这一决定，包含了两个意义。其一是要落实他的“党政分家”论。即把政府和政党划分界线，不需要“以党治州”。其二是要证明“林蒼祐不是民政党”，“民政党也不是林蒼祐”的等号。因为很多人说，一旦林蒼祐不再领导民政党，这个党就会完蛋。林蒼祐不相信这一说法。

比较明显表态是在1980年8月初，离开民政中央代表大会还有两周，林蒼祐宣布他不再寻求蝉联。

由谁接班呢？党的基层消息说林敬益“坐亚望冠”，既是党的署理主席，理应升正。当时林敬益予党员的印象是：一心搞党务，并未显露野心急于当部长。

林敬益本身也跃跃欲试，他要问鼎全国主席，不再屈居第二把交椅。

可是，在林蒼祐的心目中，他要提拔梁棋祥，他认为梁棋祥是比较适当的人选，由他领导民政，必能在政坛中发挥作用。理由是梁棋祥担任内阁原产工业部长，是个重要的职位之一，与巫统要员关系良好。以他的地位来接过棒子，将可使民政党搞得更好。

梁棋祥在林蒼祐掌舵时，是党的秘书长。蒼祐要他跳两级，跃登党魁座位，但横在面前的是林敬益，若过不了这一关，他便无从成为最高领导人。

林蒼祐的方程式是：主席梁棋祥，署理主席林敬益，秘书郑

耀林。

挑选郑耀林做秘书是林苍祐布下的棋子，一来民政党既以槟州为大本营，如果主席和署理主席由吡叻州人担任，秘书职应保留给槟城人；二来用郑耀林将可以阻止吴清德再升一级。较早有消息说吴清德要打秘书长一职。林苍祐就是不要给吴清德一个向上爬的机会。

林苍祐的排阵，并不全然得到党员的同意，他们抗拒安排式的选举。这也许是老头子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大凡人的心理，都对安排或既定的选举表示不满，且具有叛逆性。无奈老头子又是那么执着和固执于自己的方式，难怪干部和基层怨言四起。

老头子也知道梁棋祥这一战的胜面不是很高，于是派出槟城的干部巡回各地游说。他挑中许岳金和林维雄。许岳金不属于林敬益派，更与吴清德水火不容，容易接受梁棋祥的领导。

许岳金一行人到处去，想一一说服党代表接受老头子的方程式，不要在选举时出现斗争，以致造成党的分裂。但许岳金收到的效果不高，反而由于他的公开支持梁棋祥，得罪了支持林敬益的人，再加上吴清德派对他进行杯葛，他结果两头不到岸，枉做小人。

老头子林苍祐从报章言论和党员的情绪反映中得知情势对梁棋祥并不好，于是特别会见林敬益，向他分析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未来。他劝林敬益放弃争做主席，继续坐第二把交椅。林敬益不肯一口答应，他的理由是：支持他的党员一定要他角逐，否则将会发生退党事件。

林敬益也表明，如果老头子同意继任党魁，他将不争。否则的话，他将会争主席职。

1980年8月17日是民政党决定党魁的日子。党代表大会假波德申举行，来自各州的代表公开地和暗中地进行拉票。主要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林苍祐为主的，他推出梁棋祥和郑耀林这一对双打；而另一个是以林敬益为首的，他结合了吴清德的力量，

推出了林敬益和吴清德分别攻打主席和总书记。

林苍祐一边是把署理主席保留给林敬益。

林敬益一边是把署理主席保留给梁棋祥。

在选举前夕，拉票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几乎是阵线分明。即使是槟州的代表，也分成两派，一派归林苍祐指挥，另一派是属于吴清德的。

波德申腰斩清德

林苍祐十分在意选举这回事，他很希望党员们接受他的劝解。为此他把一些有影响力的干部个别叫到他的房间进行“训话”。代表们在林苍祐的面前多数唯唯诺诺，或噤若寒蝉。只有小部分敢于公然表示选举是民主的，由党代表自行决定。

因为不能说服吴清德派，使到林苍祐对吴清德有更深的成见。加上他认为是吴清德在虎视眈眈首席部长职位，一种本能的戒心和厌恶油然而生。

在不能取得林敬益派的退出争夺主席后，林苍祐使出一记杀手铜，以堵住吴清德的前路，他要林敬益保证，主席职公开竞选胜负后，马上接受他的妥协方案。

换句话说，林苍祐退而求其次的提出最后一刻钟的方案：如果林敬益胜了，选梁棋祥为署理主席，秘书是郑耀林，不选吴清德。反之，如果梁棋祥胜了，署理主席归林敬益，秘书还是郑耀林。

这样一来，林苍祐的方程式“一二三”只能被变动为“二一三”，不能再有所变动了。这是老头子最后的一招，师父出马，吴清德无从翻身。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老头子这么不喜欢吴清德。这个谜到今天仍然具争论性，根据林苍祐派这边的说法是：老头子认为吴清德是“反骨仔”，有倒“教父”之野心。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在檳城培植势力，且又放出风声要成为下届的首席部长。

林苍祐最讨厌也最不能接受的是在他还在位的一天，有人公然要取代他。在他的政治字典中，林苍祐是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也不要党内有意或无意的出现“倒老头子”的运动。不论是吴清德或其他人，甚至包括许岳金在内，老头子也会使出无形杀手或假手别人把对手困住。

到了这个地步，老头子林苍祐再也不坚持安排式的选举。他唯有和林敬益来个“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是要绝了吴清德更上一层之路。

这个条件林敬益虽有些为难，最后也接受下来。换句话说，他和吴清德派系的联手已被老头子的布局打乱了。

老头子在和林敬益达成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后，仍然不相信梁棋祥会失败的。他认为梁君会有机会出线，只要槟州的代表全力支持他的方案，于是他把槟州代表分成几组叫进他的套房，逐一的说服他们接受他的苦心安排。亲林苍祐派系的自然不必再解释，但吴清德的派系或倾向林敬益的代表就有另一种想法：坚持民主选举，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林苍祐费尽唇舌，无非是希望梁棋祥能够中选；同时也要郑耀林当选秘书后，委任一位副秘书长协助党工作。这个人选是许岳金。

1980年8月17日是关键性的日子，首先是选举党主席。根据民政党党章，选举是一个职位接一个职位，而中委将在较后时投票选出。不是一揽子投票选出新领导层。

当选举主席时，只有林敬益和梁棋祥对垒，他们事先已呈上提名表格，不过，如果有人当场提名也会被接受。近六百名代表鱼贯进行投票。在现场的气氛来说，林敬益得到的同情较多，代表们对林苍祐的安排手段条气不顺。结果林敬益得325票，梁棋祥得268票（废票7张）。这就是说，林敬益以57张多数票击败劲敌，荣任党魁。

林敬益的胜利令林苍祐大感失望，正符合舆论的推测。

不过，老头子也不尽然绝望，因为林敬益在当选后马上提名梁棋祥出任党署理主席，在无对手挑战下，不劳而获；另一名署理主席则由原任者王文松蝉联。

王文松是以元老资格被倚重，他的重作冯妇也切断了吴清德争署理主席之路。

再接下来是选举党总书记，吴清德早已知悉在“君子协定”下他被除名，因此他首先站起来退出竞选，继之陈忠鸿及宋兆雄也宣布退出，留下郑耀林一人自动中选。

这样一来，老头子的“一二三方案”变成“二一三方案”，虽不尽如其意，倒也堪可告慰。毕竟在这场角力的斗争中，林苍祐并没有彻底失败，反而是吴清德被牺牲了。

选举一过，有消息说吴清德被林敬益出卖了，对此吴清德马上发表谈话否认此事。他说：“我还年轻，我还可以等机会，为了党的团结，个人作出一点牺牲是需要的。”

尽管吴清德澄清他和林敬益之间没有问题，但后来的演变却显示着他们是两股不同的力量，埋下日后斗争的隐忧。

在重要职位选举过后，就是选出24名中委，角逐者多达41名。除了由永久党员中选出5名中委外，另19名中委是自由选举的。

吴清德在高职中被逼出，果然得到很大的同情，在中委得票中高居榜首。获得390票，其他中选者依票数排列如下：

林兴智（槟）354票 王贤智（槟）345票 宋兆雄（雪）337票
陈松德（森）330票 欧效翔（吡）328票 阮瑞福（雪）298票
庄森培（槟）284票 纪力山（吡）275票 王枝木（吡）273票
陈忠鸿（直）272票 叶志坚（森）250票 廖德楷（吉）244票
郭忠棟（柔）243票 峇拉逊德南（槟）238票 倪瑞祝（甲）
235票 卢木泉（甲）228票 胡侠岐（森）211票

5位永久党员中委是：洪振华（吡）、倪庭卿（吉）、邱继圃（槟）、布爹敏然（槟）及哈仑西叻（槟）。

岳金为人做嫁妆

来自槟州的中委共有 8 名，加上总秘书也是檳城人，一共是 9 名，其中亲吴清德派系占多数；其他州当选的中委，则以林敬益的人居多。整个中委是控制在林敬益和吴清德的派系中。

选举情势是以林敬益和吴清德占上风，那些不属于他们派系的人，即使是亲林苍祐的人都告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岳金的落选，他得到 203 票。他因为替梁棋祥卖命，得罪了林敬益派，又与吴清德派目不相视；梁棋祥没有被排斥，他则从中委跌到门外。

其他的落选者包括梁道生、林维雄、胡修安、萧国根、王绍雄、陈崇德、林建安（林苍祐长公子）。

整个局面已很明显：林苍祐派因有梁棋祥、郑耀林和邱继圃在中委仍有些影响力，林敬益派大胜，吴清德派崛起，三分天下。若归纳起来，林敬益和吴清德联手几乎控制了党中央。

层于吴清德派系的中委有林兴智、王贤智、峇拉逊南（他在 1985 年跳槽加入行动党，1986 年和邱继圃对垒双溪槟榔州议席而失败）、庄森培及廖德楷等人。

许岳金的落选正成为他们下杀手的对象。他不但无望被委为副总秘书，连要被委进中委的机会也被阻止了。还好他以槟州行政议员的身分，顶住了压力，但在党内他一直无法抬起头来，这种劣势是造成他在 1986 年的选举被架空的主因之一。

林建寿摆明逼宫

民政党的选举甫告落幕，槟州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崔耀才不幸于 1980 年 9 月 26 日逝世，也给林苍祐带来头痛。独立议员崔耀才的遗缺给马华的林建寿一线希望。他在当上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后，缺乏一个官职衔头，而且曾经是劳工党的红人，他相信会得到过港仔选民的支持。

他比喻自己和崔耀才是老同志，如今崔老已去，他是最有资格继承崔老的遗志，只要彭加兰哥打选民支持他。

彭加兰哥打区对执政党来说，一向是“黑区”，从来不派强人上阵，个个有去无回，从无侥幸。马华公会被分派到这一区，只有暗槌，又不能公然杯葛，每次派出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凑热闹。

但崔老一死，情况大变，林建寿要提刀上阵。可以说，他是估计了形势后孤注一掷，以期一炮再红。

林苍祐身为槟州国阵主席，不便公开反林建寿。因为这个区是马华的，马华要派谁就由马华自己做决定。但在私底下，林苍祐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林建寿胜利。后者一旦胜利，就会在下来的大选中抢夺首席部长官邸。

民政党本身碍于国阵约束，又不能派人角逐，也不能支持行动党候选人，唯一的办法是暗中支持独立人士来粉碎林建寿的美梦。

独立候选人俯拾皆是，可是没有影响力的又有啥用？

正在这个时候，曾经为崔耀才主持竞选工作的林有进被认为是适合人选，既有左派的底，又是崔耀才的左右手，由他宣称秉承崔老遗志，相信是不会过分的。

崔耀才州议员谘询委员会经数次会议后，咸认林有进是合适人选，再加上民政党的暗中鼓励，林有进决定提名角逐彭加兰哥打区补选。

林建寿这方面是志在必得的。到底羌是老的辣，他采取了两个策略来击破来自民政党的压力；其一是劳师动众请马华老大李三春出面，向民政党的新老大林敬益伸出合作之手。林敬益刚做龙头老大，就有马华老大来说项，一时乐开了心，不计新仇旧恨，和马华一唱一和合作的重要性。

接着下来，林建寿也把李三春和梁维泮请到檳城来，礼貌上拜会林苍祐，实际上是要使民政党支持马华参加补选，至少在表

面上林苍祐要替林建寿讲好话，不会讲坏话。

林苍祐身为槟州国阵主席，理应为国阵的候选人打气。可是他永远忘不了“七人帮”给他带来的耻辱，要他真心诚意帮林建寿来抢首席部长的位，那简直是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无论如何，既然林建寿伸出橄榄枝，再大的仇恨也只好藏在心里，不会表露出来。

其二，林建寿也请到当时的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亲自到槟城来宣布拨款60万零吉给彭加兰哥打区的3间华文小学，即三民小学45万零吉，颍川小学10万零吉及明德小学5万零吉。

除此之外，梁维泮也以地方政府部长的身分拨款修建选区内的公路和交通。

虽然敌对党指责执政党玩金钱政治，但将钱用在有益人民的身上，对林建寿的胜利确是起了相当大的帮助。

民主行动党派出的候选人是一位新秀张德发，林吉祥这步棋也触发党内一场斗争，因为槟州的一些党要支持派吴林炎上阵。补选期间暗流汹涌潜伏的危机似乎就要爆发，这对行动党的补选起了一些阻力。

彭加兰哥打区是四角混战，国阵的林建寿，行动党的张德发，独立人士林有进及另一位不知那门路的独立候选人陈才基。

提名过后，最卖力的是林建寿，日夜奔波，尽量的满足选民的需求。他的力争上游，使到市面上纷纷地认为是一场三角战，即是林建寿，张德发和林有进之间的争夺。

林建寿原本不被看好，因为彭加兰哥打区是反对党的堡垒，一向来执政党的候选人都是聊备一格的，然在林建寿的强猛火力攻势下，他已经是一马当先。

到投票日的前3天，形势几乎变成两角战，林建寿对张德发，林有进被撇在一旁。民政党的一些党要对林有进的后劲乏力感到十分失望，他们没想到林建寿使出浑身之力来扭转局面。

一言蔽之，民政党不希望林建寿胜。林建寿一胜，民政党就

会更麻烦，林苍祐就要时常服用头痛粉。

林苍祐除了提名日和投票日不得不出席“观礼”外，马华的演讲会他是没有参加的。反而林敬益却被请来站在马华论坛上向行动党开炮。

林苍祐对林敬益的“得意忘形”有些条气不顺，却又不便公开反对，包括他本身也不得不讲些言不由衷的话。这场戏当然是演给国阵看，不是要演给彭加兰哥打区的选民看。

投票结果，林建寿胜了一个马鼻，以6839票击败行动党的张德发，张君得票6285，多数票是554票。独立候选人林有进只得1503票，按柜金被收收；另一位独立人士陈基才更是惨败，只得56张票。

拉拢政敌打三春

林建寿的脱颖而出对两个人是当头一棒，一个是首席部长林苍祐医生，他知道今后槟州国阵将陷入多事之秋；另一个是行动党老大林吉祥。由于他起用新人的策略不能奏效，引致党内的异议分子发出诸多抨击，因而有所谓“四人帮”被开除或退党事件，他们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这一场冲击使行动党严重受创。

在“四人帮”事件前，行动党的一位州议员预先退党，投进民政党的旗下。这个人就是在1978年在甘榜哥南取胜的黄炎光，较后补选他又击败民政党的邱继圃，一夜之间名气大噪。

黄炎光投向民政党是由许岳金穿针引线的，他把黄炎光引荐给林苍祐进行座谈，林苍祐正苦于民政党只有8位州议员，较巫统少1席，加了一个黄炎光，刚好9席，就可以和巫统平起平坐。

在内心上，林苍祐是很需要黄炎光的支持，但老头子为人老谋深算，一向来不承诺什么也不表露什么的。他的作风是转弯抹角，与你大谈道理，好象你非进民政党不可，到最候使你开不出什么条件，也不好意思交换什么。

黄炎光是在得不到什么酬报下加盟民政党，唯一能使他感到信心的是，他将有机会再参加选举。

有了黄炎光助阵，老头子增加了一分安全感。尽管林建寿已成为州议员，老头子已不需要让出一个行政议员的位置给他，他们之间是永不靠拢的冤家。

黄炎光的投靠，激发林苍祐又想起行动党内哄事件，意图把3名前行动党议员拉进民政，乃授意民政党要进行游说，陈德泉、陈毓书及萧汉钦先后见了林医生，但谈论没有结果。林苍祐用应付黄炎光的策略向他们说教大谈政治经。

还是李三春和林建寿捷足先登，他们把这3位议员招进马华公会，林苍祐的不在乎的态度也种下1982年大选的祸根，因为马华公会比民政党更会吸引行动党议员，势力也因而增强，在槟州已有5名州议员。

可是对李三春的另一个打击是马华公会强人曾永森及其派系人马在1981年集体加入民政党，使到民政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

曾永森也是事先和林苍祐达成协议。

曾永森在当时是个热门政治人物，他的动向备受注目，1981年6月2日，他正式成为民政党人。他在一篇文告中指出这是他从政18年来最痛苦的一项决定。

不过，话说回头，当他挑战李三春失败后，不但失掉党内的一切职位，连部长也丢了，正陷入被孤立的状态中，如果不跳出马华投向民政，他又有何去处呢？

民政党已因曾永森及其追随者的加入，助长了党的力量。与此同时，民政党也有所失，他的一名国会议员陈忠鸿却跳槽进马华。

在1981年，马华和民政各有所失各有所得，两党之间合作是假，斗争是真。

他们的斗争集中在国阵内争取分配到更多的席位，马华公会

的目标是指向槟州，它要打破林苍祐是不可被取代的神话。

三春一记回马枪

李三春在林建寿的授意和说服下，想到一个克制林苍祐的策略。

就在1982年大选前，巫统内的领袖对于马华公会的头头跑到安全区或不是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表示不满。他们要马华的领袖面对华人，以显示代表华人和获得华人的支持。

在这种情形下，李三春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他决定移师到芙蓉国会选区，和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争地盘。

由于李三春敢于牺牲的精神，使他拥有条件向国阵领袖提出更多的要求。第一他要他的党内的政敌何文翰也到怡保市区提名，不然将被除名；第二马华要拿回曾永森的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席。曾永森要去那儿，是民政党的事，与马华无关；第三他要槟州的议席分配是马华和民政平分秋色。换句话说，应给马华一个机会来证明它是不是比民政党更获得人民的支持。

李三春在这方面是：牺牲个人，来换取马华更有利的地位。这是静悄悄在进行，事先连林苍祐也蒙在鼓里，待知道大势已定时，已是无从挽回了。

马华一边暗渡陈仓，民政一边明修栈道，在1982年大选前，和董教总人士进行多次讨论，以期拉拢华教分子加入民政党。在首都被看重的是郭洙镇，在槟州被看重的是许子根，还有其他华教分子如王天庆、江真诚、杨泉等。

林苍祐对这样的安排表示满意，因为民政党需要这股力量来争取更多的支持，最后在得到国阵主席马哈迪医生的首肯下，董教总把这批人送给民政党。名义上是个别自己参加政党，实际上正如郭洙镇所说的是先打前锋，看看“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理想是否行得通。

建寿回头已无岸

1982年的大选是马华公会和民政党的又一场激烈的搏斗，由于李三春的策略运用得当，他成功地剪除了马华第二号人物何文翰再次出征；他也给民政党一个措手不及，在槟州竟然只分配到8个州议席，与马华公会相等。这意味着，国阵，主要是巫统给马华一个机会来收复河山，如果马华能在槟州议会选举中赢得较民政更多的席位，首席部长职就归给马华公会；反之，将由民政党人继任。

林建寿觊觎首席部长位已久，一直苦无机会，这次是给他大显身手的时候。

可是在民政党这边，林敬益不知怎么搞的，用槟州的议席去换取其他州有较多的议席。也许是身不由己，上头批了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许是林敬益没有深一层地思考，以为这样做可以扩大民政党在全国的势力。

不论怎么说，当林苍祐知悉议席的分配情况后，暴跳如雷，气得说不上话来，只差没有昏倒过去。

老头子看到席位分配的安排，大感痛心，甘榜哥南这个席位竟会分给马华，垄尾也归给马华，甚至连武吉牛汝莪区不再是民政党分派候选人。此情此景，不堪回首。从1969年堂堂的单一执政党把马华杀个片甲不留，到1982年竟是让马华一个翻身的机会。

不宁唯是，马华党内有一个林建寿要与他争龙座，万一民政党比马华少一席，首席部长位就要飞掉了。

在情急之下，林苍祐马上以槟州国阵主席的身分飞下吉隆坡，与国阵主席马哈迪讨论这个问题。马哈迪坦告林苍祐，一切已告决定，不能更改。

林苍祐无语问苍天，退而求其次要求更换选区，他要回甘榜哥南，宁出让出马章武莫区，甘榜哥南是城市建设的核心，林苍祐希望归由民政党，继续派黄炎光上阵。

马哈迪没有多大的意见。他说，你去问李三春肯不肯交换选区，如果马华同意，他无所谓。

李三春拾到甘榜哥南，岂有放弃的道理，再说也是用冒险换回槟州8个席位。他本身要上芙蓉斗曾敏兴，如果失手，什么都完了。

这一高招当然是回敬林建寿对他的忠心耿耿。林建寿在60年代曾把马华骂得狗血淋头，更加瞧不起李三春，现在林建寿甘为李三春服务，李三春给他一个满足也不为过。

不过，李三春给林建寿的是一张未志银码的支票，可能过帐给林建寿带来好运，可能不过帐给林建寿带来厄运。这一切，只有看林建寿的造化了。

说回林苍祐去了一趟吉隆坡空手归来，心情十分情绪，有人说他很想退出江湖，让林敬益收拾残局，但党内情绪激昂，坚持林苍祐一定要出马，而且满怀信心地认为民政党必能压倒马华公会。

其实，这是林苍祐的以退为进策略。在当时，如果林苍祐不参加竞选，吴清德马上会转攻打州议席，以期取代林苍祐的地位，但林苍祐最后杀出一招，向党提出一个不可妥协的方案：如果要他再出征，条件只一个，全部8个原区的州议员再下场，不能更改候选人，这显然拒绝吴清德插足州议席。

老头子一怒吼，其他人都不敢吭声，林敬益也只得接受。

在提名站，老头子语重心长地向党员说：这回大家一定要努力，绝不能掉以轻心，首席部长不一定是由他包办。因为国阵传出来的消息是：马华和民政之间，以议席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

林建寿更公开地宣传，首席部长人选将在大选过后由国阵决定，他强烈的暗示，马华只要压过民政党，他就是下一任的首席部长了。

因此，林建寿派出他的人马全面出击，抱着只许成功，不许

失败的意志来迎接挑战。

马华要民政党死，民政党也要马华活不了，大家斗到撕破脸皮，合作的精神已告荡然无存。

这厢是民政要选民全力支持民政党候选人；那边厢是马华要选民全力支持马华的候选人。两党虽同属国阵，但斗争的激烈不亚于斗行动党。

由于两党的候选人不在同区角逐，唯一的办法是在对手的选区放毒。提名过后，古古怪怪，没有志明由何党派发的海报满天飞。

民政党几乎把矛头指向林建寿，他们要林建寿葬身在彭加兰哥打区，不再给林建寿任何的机会。

相同的，马华公会也不放过任何足以削弱民政党的机会。

戏法人人有，巧妙各不同。

林苍祐直言不讳地告诉党员，先消灭林建寿，不一定要消灭马华。只要把林建寿打倒了，民政党才不会失去首席部长的宝座和执政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林苍祐破例请人编纂一本宣扬民政党成就和林苍祐功绩的册子，到处分发。

这本册子突出林苍祐是全国13州唯一的华裔首席部长。言下之意是如果还要华人做首席部长，不选林苍祐，不支持民政党，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再者，民政党员也刻意比较林苍祐和林建寿之间的形象，在诸多选民的心目中，当然是林苍祐比较稳重，而且是在任的，有两项大计划——檳城大桥及敦拉萨中心建设有待完成。

这一张皇牌打出来，林苍祐已居于胜面。果然不出所料，民政党全胜8个州议席，战绩显赫，马华只赢6席，最失望的是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这样一来，首席部长不用说回归老头子。

老头子对这一战十分满意。他已经使到他的政敌林建寿再也怒吼不起来。同时林苍祐再次证明，只要有林苍祐在的地方，任何人要抢首席部长的位，徒有白费心机。

一石二鸟除旧爱

林苍祐就任了第四届首席部长，一切都维持原状，梁棋祥和吴清德仍在中央内阁任正副部长。林苍祐没有把吴清德的副部长摘掉，那是因为吴清德在中央，不会对槟州政府起威胁，如果老头子要下压力，吴清德可能保不住乌纱帽，若这样做老头子也会开罪党中央，由于书生吴在中央的人比较多。许岳金被提升为第二号行政议员，与巫统的阿都拉曼阿峇斯，平起平坐，有机会轮流担任代首席部长。

老头子在平静的日子中做他的首席部长，他的老毛病暂未发作。到了1984年，老头子感觉到病情似乎有恶化，决定到美国治疗，且在必要时动手术。

这一次，老头子的心情不比以前循例出国检查轻松，于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先后拜会了正副首相，阐明出国治疗可能面对的后果，正副首相答应首席部长职留给民政党人担任，直至新的选举。换句话说，在举行新的大选前，如果林苍祐要退出政坛，民政党人有机会接任，而这个人选最恰当的是许岳金。

至临出门前，林苍祐也会见槟州政府各部门首长，希望在他出国治疗时，他们能给代首席部长合作与支持。

当一切交代妥当后，许岳金被委为代首席部长。许多人都说，许岳金有望成为下一任的首长。但在林苍祐看来，这只是一个可能性，一切尚未成为定局。

幸运的，林苍祐出国未及一个月，安然无恙归来。

不久之后，林苍祐有放出风声，说他感到疲累，不能再挨下去了，必须减少许多对外应酬，多数由许岳金代劳。有时候也给其他行政议员或他的政治秘书梅荣杰一些机会代表他参加各项活动。

民政党内的各派系眼见老头子可能会退出江湖，大家都在厉兵秣马，期望从中杀出。最主要的是夺取槟州党内的领导权，邱继圃有鉴于形势所趋，放弃领导槟州民政党。但由谁来接班呢？

许岳金和吴清德是领袖级人才，当然不会放弃出线机会。但吴清德似乎棋高一着，在衡量势力未达高峰时，决定联手民政党旧派系，以加强对许岳金的克制。

这个时候，沉静多时的陈锦华又告活跃起来，在吴清德派系大力支持下，陈锦华在选举中取得上风，压倒了许岳金的攻势。

许岳金这一败，危机重重，不但党内没有得到较好的安排，连政府的职位也告动摇。

虽然在1984年的民政党中央代表大会上，许岳金突破重围，重新当选党中委，可是在槟州的势力已被包围。

即使吴清德和曾永森联手来夺取党控制权功败垂成，很快的他又重整他的势力，重新和林敬益联手。这就是说，曾吴联盟在竞选失败后分崩离析。

老头子基本上是站在林敬益这一边，反对曾吴联盟，他不希望看到曾永森和吴清德抬头。这不意味他很喜欢林敬益。不过在曾林两者之间，老头子宁选择林敬益。

老头子不欣赏曾永森是因为后者表现出热切返回内阁；老头子不喜欢吴清德是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据知是探悉吴清德后期通过其政治秘书吕鸿元和陈修信过从甚密。吕鸿元曾是陈修信的政治秘书，而陈修信是林苍祐的死敌。吴清德怎么跟陈修信搞上一手，老头子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在他还有势力的一天，他是把木横在吴清德的面前，断其前路。

在1986年大选越发接近的日子，老头子表现得越轻松，他三番四次的重申退休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劝党不要再挽留他。

老头子的决定，加速了党内的权力斗争。槟州党领导层即刻配合中央领导层，策划一个没有林苍祐的竞选阵容。在这个排阵下，吴清德已是舍国攻州，把其国会议席让给民政党秘书长郭洙镇。

在这分名单内，有多位现任州议员被除名，其中吴清德的政敌许岳金被调派攻打升旗山国会，这是一个黑区，对许岳金是加

倍的吃力，不论胜败，今后槟州政府的组成与他没有关系。

在最后一刻钟的时候，老头子在国阵领袖马哈迪医生及华社领袖挽留下，收回他的辞职决定，同意再度领导槟州国阵披甲上阵。

老头子重作冯妇，党中央欢迎之至，但他们的原订排阵，不是老头子所能接受的，他们要老头子尊重党中央工委会的决定，可是老头子拒绝苟同这一分名表，濒临和党领袖摊牌。

到最后，老头子成功地把吴清德“赶回”高渊国会区，也接受将许岳金“杀出”州议会，这是一个折衷的方案。

为安大局，在各派系的讨价还价底下。许岳金的丹绒武雅区留给他的人马邱武扬下阵；双溪峇甲的选区则留给吴清德的爱将林文初，将张桂城在榜上除名。至于原本吴清德要的双溪里蒙区，则由老头子安排其政治秘书梅荣杰出战。

本来，老头子有意栽培其公子林建安成为州议员，柑仔园选区是建安所要的，但在复杂形势下，避免被人指摘为搞裙带风，老头子也就不坚持让建安参选。

林苍祐的不退休，粉碎了吴清德攀上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夺走了许岳金的第一把交椅；两位政敌，到头来是一场空。

老头子不愧是政坛高手，只要轻轻一出手，吴许两人赔了夫人又折兵。

政海无情，波诡云谲，浪涛汹涌，一个不留神，就什么梦想都被踏碎。

而老头子呢，经过一场惊涛骇浪，终于又稳住了首席部长的宝座，成为在位最久的首席部长。

民政教父当无愧

1986年的大选，林苍祐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出战，他的对手是行动党的王康力。重量级对轻量级人物，不是一场热门的斗争。詎料开票的当晚却令林苍祐的马仔捏一把冷汗，无名小卒的

王康力竟然取得可观的票数，只以一千五百张票之差败给林苍祐。

落叶知秋，林苍祐这位老佛爷既已胜得好辛苦，其他的国阵华裔候选人要在华人集中的选区取胜更非易事；尤其是林吉祥大军压境近乎动摇了国阵华裔组织政府的机会。十条大汉占据了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成为槟州议会有史以来最多的反对党议员。更甚的是，行动党在槟州参加7个国会，胜了6个，战绩辉煌。马华和民政相形见绌。许子根和许岳金被杀出场，陈锦华也在州议席选举中败走麦城，吴清德虽保住国会，但失掉副部长职。

吴清德也好，许岳金也好，陈锦华也好，他们在这场的斗争中都不是胜利者。唯一能够称得上是胜利者的，在国阵华裔候选人中只有林苍祐。老佛爷算得上是武林高手。当他的手下流血时，他依然未受损伤，继续担任第五任首席部长。

单就这一点，林苍祐已在政治上证明，经过1959年马华公会的斗争失败后，他就决心改变战略。在不同的时候，使出不同的招式，一一过关斩将。赛胡申阿拉达斯、陈志勤、李三春、林建寿乃至林吉祥都不能推倒他。唯一令老佛爷遗憾的是，他悉心培养两个孩子林建安和林建成参加政治，却不能在他当朝的一天培养出一位儿子议员。

目前林苍祐仍在位，他的故事还没有完。综观他在政海中的30年斗争，他的性格，他的作风以及他的政治哲学已为人洞悉。

他不是一个人容易接近的人，接近他的人都要听他说教。他是民政党的教父，兴致来时，他会逼你不得不听他大谈道理，甚至到三更半夜。

不过，接近他的人，特别是他的属下，只有被挨骂的分，没有招架的余地。

他不是一个人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他爱听人家向他打小报告，喜欢多了解党内领导人的动向，但他不会只听不看，他有他的看法，他用他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人。

他是一个城府很深，不易捉摸的人。他不喜欢完全的表露心

态，他也不轻易向人承诺这个和那个。有时候你不知道他下一步棋要怎样走，不到紧要关头，他从不明确表态。例如，他对吴清德有意见，但不公开抨击，到了需要摊牌时，他就打出皇牌，令你招架不住，不得不退出这场游戏。

他从来不清楚的表明他要培养接班人，他只提供这个和那个机会来提高左右手的形象。他讨厌周围的人对他构成威胁和压力。

外表上他处处不显示出是一位独裁者，所以在民政党内少开杀戒，只有那些真正威胁到他的存亡时，他才不会妥协和让步，如对待赛胡申阿拉达斯。至于其他没有直接威胁到他，只是公开抨击他的人，他都会原谅和给他们机会；如陈锦华在1982年公开宣布退党，过后就不了了之。

他曾经想做全国华人的领袖，在其计划被陈修信、陈东海及翁毓麟破灭后，便退而求其次的做槟州人的领袖。即使敦拉萨在位时，想请他到中央担任内阁部长，他也婉拒。

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是，他统治槟州时期，实现了两项大工程——槟城大桥及敦拉萨城市中心。

或者，更令他今生今世无憾的是：他证明了是不被打倒的首席部长，一直做到他真正的退休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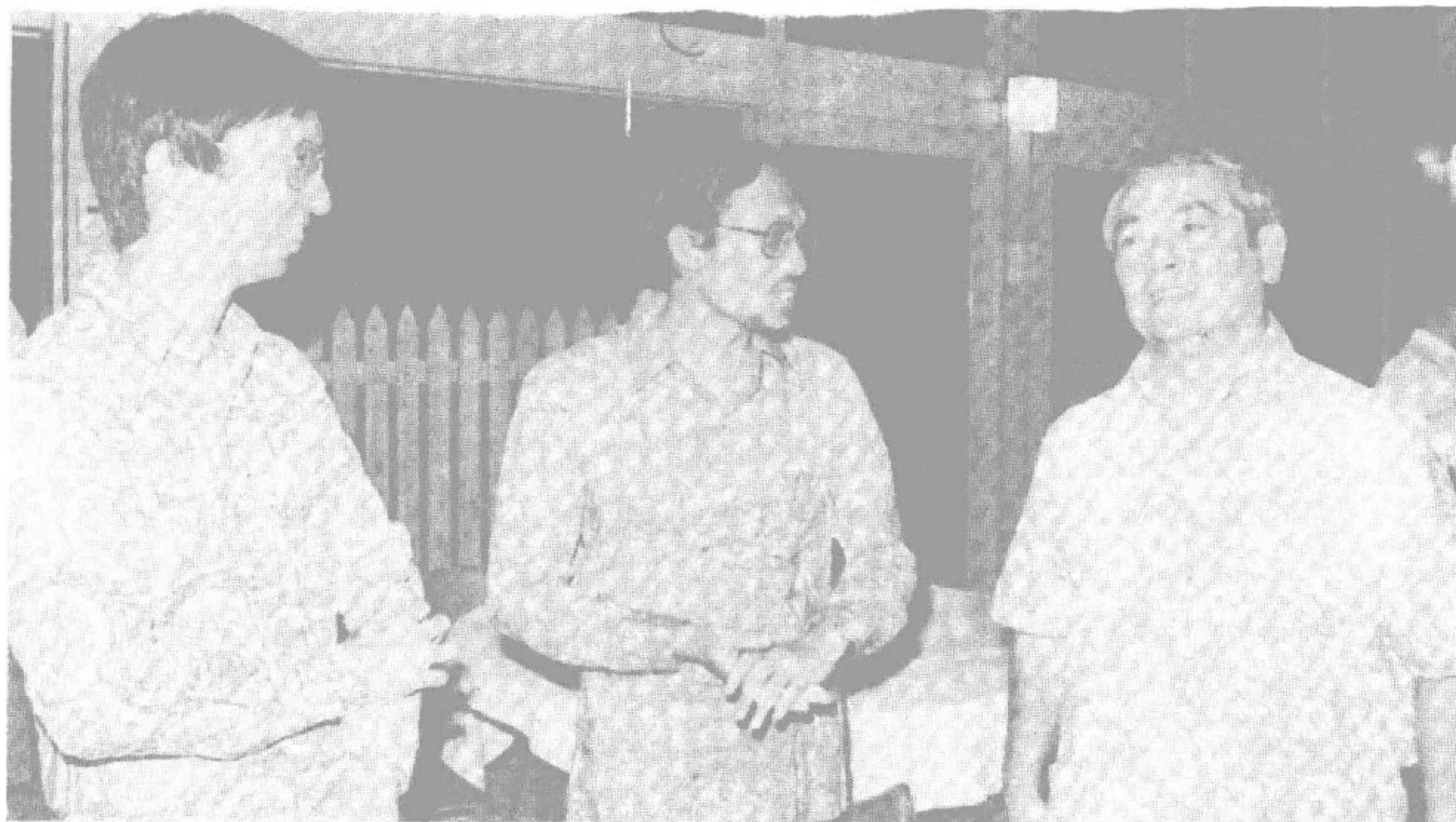
有一件事应该提到的是，他是不住官邸的首席部长。中路的官邸他住到1978年大选后就搬出去，目前仍住在丹绒武雅的私宅中。

现在，他不但是马主，而且还育马。在这方面，他显露了对马的认识的本领。他也养狗，马和狗是他钟爱的动物。

做为一名医生，他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要退休；但做为一名从政者，他不知道那里是终点。政治与权力往往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当你到达这个境界时，就会对美妙及多姿多彩的世界而留连忘返，除非是到了心力交瘁时，才想到要一片的安宁。

现在不是林苍祐休息的时刻，他还有一段路要走呢！

未来是怎样的，我们不便推测，因此林苍祐评传到此打住。



1986年林苍祐在官邸与教育部长安华依布拉欣寒暄，左为许子根博士。
Dr. Lim Chong Eu with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a Low Cost Housing Scheme.



1986年林苍祐陪同首相拿督士里马哈迪医生出席一项廉价屋开幕仪式。
Dr. Lim Chong Eu chatting with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war Ibrahim at the Chief Minister Residence; looking on is Dr. Khor Tzu Koon.



林苍祐在元首府内庆祝州元首敦阿旺医生（右一）华诞。
Chong Eu Greeting the Yang Dipertua Negeri (governor) Tun Dr. Awang bin Hassan at the Residency (Sri Mutiara) on the governor's birthday.



林苍祐与前首相敦胡申翁，中为国防部长东姑阿李道胡丁。
Chong Eu with former Prime Minister, Tun Hussein Onn, between them is Defence Minister Tengku Ahmad Rithaudeen.



◀ 1984年林苍祐荣膺乔治市荣誉市民，由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末育授予。

President of the Georgetown Municipal Council, Dato Mohamad Yeop conferring the Free Citizen's Honours on Dr. Lim Chong 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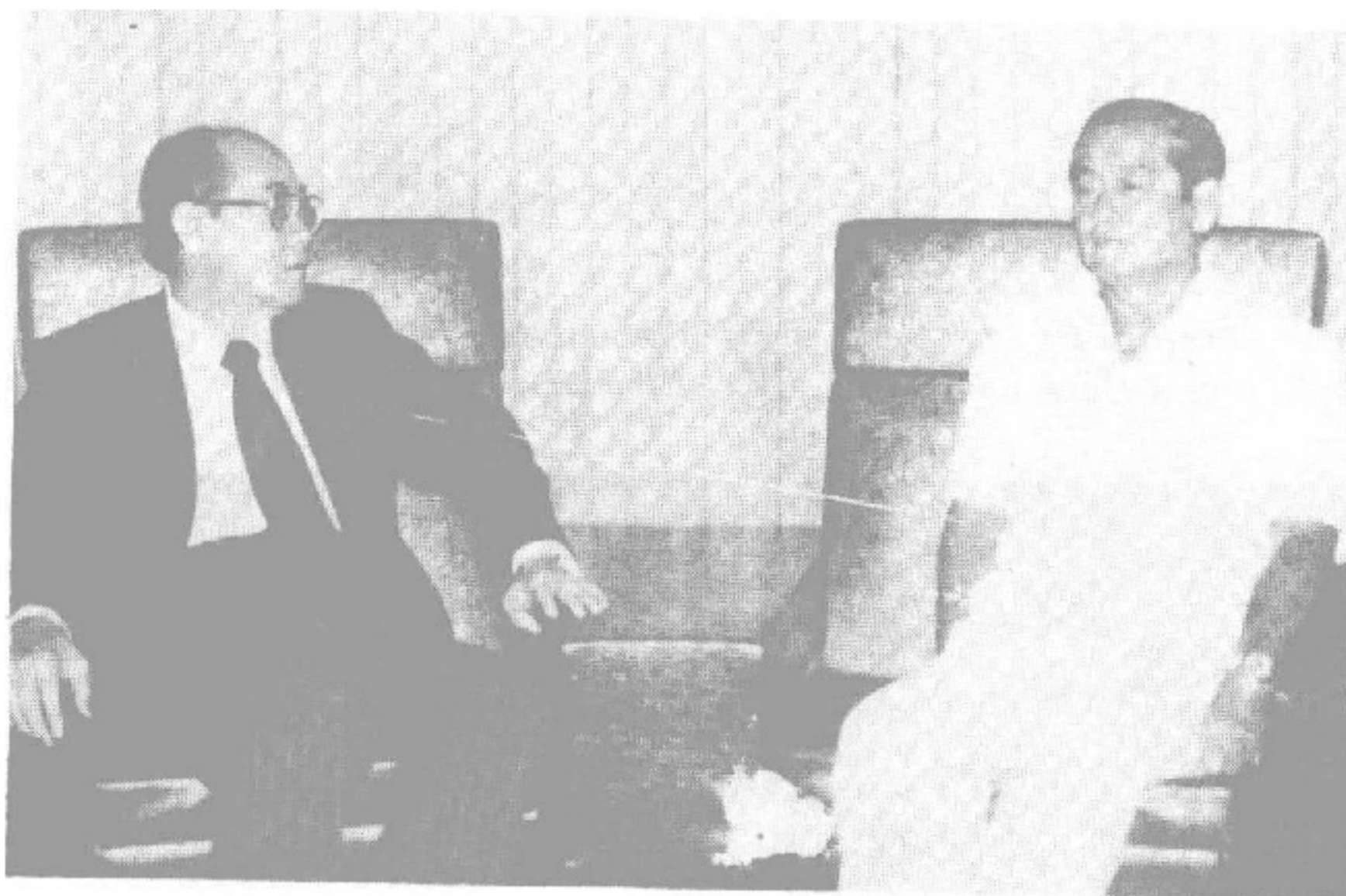


1982年林苍祐在签署文件荣任第四任槟州首席部长。

Dr. Lim Chong Eu signing the Oath-of office as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for the 4th term in 1982.

1972年林苍祐和
敦陈修信。

*Dr. Lim with
Tun Tan in 1972.*



◀ 1980年林苍祐和
敦翁毓麟。

*Dr. Lim with Tun
Omar Ong Yoke Lin
in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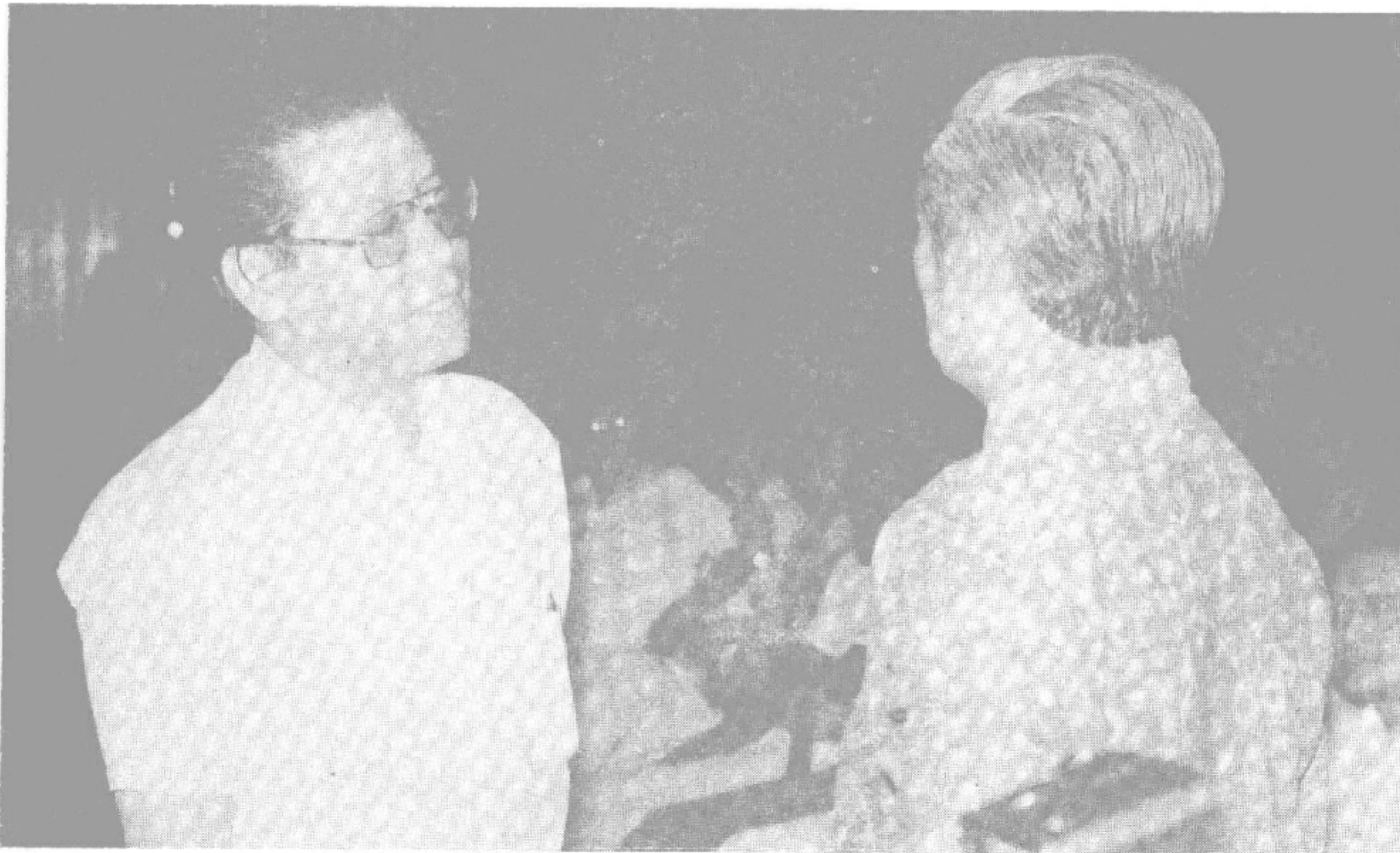
1983年林苍祐和
梁维洋博士。

*Dr. Lim and
Dr. Neo Yee Pan
in 1983.*





林苍祐和华社领袖旦士里黄文彬、拿督许平等及拿督庄汉良。
Dr. Lim Chong Eu with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Tan Sri WEE BOON PIN, Dato KHOR PENG TING, and Dato CHOONG HAN LEONG.



林苍祐和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先礼后兵。
A friendly gesture before the punches were pulled – Dr. Lim Chong Eu with opposition leader Lim Kit Siang.



1979年林苍祐招待泰国首相克良萨，右为外交部长旦施里雅沙里。
*Playing host to foreign dignitaries – Dr. Lim Chong Eu with Thai Prime Minister Kriangsak
and Malaysian Foreign Minister Tan Sri Ghazali Shafie.*



1980年林苍祐迎接到访的南韩总统崔圭夏。
Welcoming President CHOI KAI HA – The Chief Minister with his distinguished visitor.



林苍祐挥手致意拜拜。

Dr. Lim Chong Eu waving goodbye, or is it?



平者

林蒼祐醫生年表

1919年

- 5月28日诞生于檳城阿拉頓律 (Jalan Arraton)。小学被送进女校后转入哈珍学校 (Penang Hutching School)，中学肄业于大英义学院 (Penang Free School)。

1938年

- 获得英女皇维多利亚二世奖学金负笈英伦。

1939年

- 在英伦参加由萧乾主持的华裔留学生华文补习班进而两人结成挚友。

1940年

- 在英国 Gary's Inn 毕业法律系。

1944年

- 考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
- 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批留学生经印度转赴中国临时国都重庆及成都担任军医署战外勤务设计监察委员会的医生职务。在这时邂逅了其夫人——吴欣燕（杏蓉）女士。

1946年

- 担任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长陈诚的私人医生。
- 得到萧乾的推荐，担任上海复旦大学英国文学讲师。

1947年

- 与林苍祐夫人离开上海，并在香港正式注册结婚。回檳后即投入其父亲林萃龙医生的思明药房担任医生。

1950年

- 担任马来亚空军辅助部队军医，官阶为空军上尉。

1951年

- 4月30日被英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檳城殖民地议员，年仅32岁。
- 6月19日在威斯兰英校礼堂发起成立檳城急进党 (Radical Party)，当选为副主席。

1953年

- 檳城急进党大会中众望所归当选党主席。
- 11月20日（一个月后投票）代表急进党提名参加日落洞区市议会选举演滑铁卢。

1954年

- 在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力邀下加入马华；同年9月15日被马华檳威分会选为工作委员会，以便和巫统谈商筹组檳州联盟。
- 呼吁马来亚华裔对政治的关注并踊跃登记成为选民。
- 6月27日召开檳城急进党大会，进行修改党章，将党名称易名“急进党”不受地区限制，惟婉拒绝担任党主席，显示心已在马华，准备与急进党切断连系。
- 8月13日代表檳城殖民议会欢迎联合国大会主席班迪夫人（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是年12月31日也以首席议员身分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檳。

1955年

- 1月23日在加拉歪区参加檳城殖民地议会（相等于今日州议会）选举，与叶祖意媳妇黄绣娘对垒，黄绣娘为急进党副主席暨加拉歪区议员，叶真宝律师令堂。结果以1535票中选，黄绣娘得635票。
- 3月12日由于在檳州殖民地议会有超卓的表现，被马华公会委为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
- 7月25日的首届联合邦立法议会（相等今日国会）大选后，由于是檳州的首席议员而被推举为官委联合邦立法议员（相

等于今日国会下议院)及联盟党鞭。

- 9月4日出任以阿都拉萨为首的教育法令委员会委员。
- 1955年至1959年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当然董事，并促请董事会考虑兴建多层大厦，将之分租，必有盈余；可惜此建议未能获得完全接纳。

1956年

- 1956年在马华公会内积极推动并协助马来亚华人申请公民权及登记为选民。
- 5月6日《拉萨教育报告书》公布引起钟灵中学学生于11月23日发动学潮后，曾对报告书未在立法议会讨论即加以实行而致公函予全马华文中学，是否愿意接受津贴。并联合董教总向教长作出反建议，要求废除20项条件。
- 9月27日当时马华宣传主任陈修信曾致私函予林医生表达其对马华应走的方向。“在我看来，马华公会必须维护华人的利益，而且永远是如此。”

1957年

- 3月8日在马华高级委员会议上以主持人的身分提出改组马华，加强基层组织，协助华人申请公民权，推动华人加入马华。同时还提出“如果国共和谈实现，马华必须进行研究所应采取的立场。”
- 4月5日对钟中学潮作出评论：“钟灵中学的学潮，如在华文教育身上的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研究其根源，不要以为外面敷药即行。”并直指钟中董事部应对开除68名学生负全责。
- 4月14日对华团赴英代表团以马华组织主任身分发表谈话：“华团代表这样做是对国家和华社不利的。”“马来亚华教问题应在本地解决，不要利用外来影响。”并对教总代表林连玉退出代表团的决定表示激赏。他同意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决定，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

- 7月12日在殖民地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中提出动议：“本议会欢迎联合邦立法议会第41号报告书内所列之宪制建议及其附件，并欢迎在1957年8月31日建立马来亚联合邦为独立自主国努力，本议会尤表示支持附件中之槟州宪法草案。”此议案通过并引导槟州成为马来亚独立国一部分的人，为槟州掀开新的一页。与此同时，会议也通过接纳古堡与海的州徽及蓝白黄三色中间槟榔树的州旗。（州徽于槟城大桥建竣后改成大桥与海）。
- 8月4日各报头条刊登他将是槟州首席部长；但他却向东姑阿都拉曼推荐王保尼。

1958年

- 以马华政治主任身分昭告天下：“自1957年起，马华公会内部组织非常腐败，原因是党内有若干顽固分子造成分裂，影响部分华人对马华失去信心。”“马华公会需要改组，马华公会需要新血，复新会务，以挽回颓势！”并形容1957年是马华的组织年，而1958年是马华的复新年。
- 3月23日在马华第九届常年大会中，在改革派的支持下挑战陈祯禄总会长职位，结果以89票对67票当选总会长，时年38岁。
- 3月29日南洋大学开幕礼与王景成和叶苔痕前往参与盛会。
- 5月11日他主催全马华团代表大会以华语发言，这是马华成立以来破天荒地其领袖用华语致词。他说：“1948年的联合邦协定条文不全然是公平的。因此在独立前马华为宪法的草拟争取权益，主要的任务是确保华人能够得到公民权，成为马来亚公民，并登记成为选民。”并疾呼华人应永远团结，守望相助，不时向马华提供意见，使马华成为一个能为华人服务的政党。过后即在全马各地联合华人社团推展协助申请公民权活动及选民登记；但却有不少华人忽视此举。

- 5月20日一群中华中学初中三的学生代表闯入思明药房，联名致函马华新总会长要求答复8个问题。
- 5月21日在柔佛华团大会上表态：“我深知华教问题的复杂和困难，而且也知道华教问题最先考验我。我必须坚定对于整个国家和华教的忠诚！”
- 6月1日改组后的三大机构第1次会议以主席身分发言：他要求三大机构成员提高警惕，面对挑战。不过三大机构及华人如果团结一致，一定能克服困难，使华教在宪法保障下，获得充分的发展。并矢言马华将尽最大努力与华教共浮沉。
- 6月3日韩江中学学生突然发动闪电和平示威集会，提出三大要求并谒见林医生。事后他派杨邦孝谒见教长佐哈里，要求将甄拔考试改为测验性质，与升级和津贴无关，并得到教长口头答应。渡过了因甄拔考试引起的考验。
- 11月30日马华召开创党以来的第1次特别代表大会专题讨论修改章程。与会者126人，付诸表决75票赞成，50票反对，1票弃权，并引起 $\frac{3}{5}$ 之多数性争论。他以大会主席身分表示愿意负起全责，隆重宣布今天是 $\frac{3}{5}$ 的多数票支持修改党章，从此确定马华党章的组织性。但过后遭受社团注册官以不足法定人数而宣告失效。

1959年

- 他与马华11名代表准备与巫统谈商1959年大选席位的分配。要点：①马华公会必须争取得 $\frac{1}{3}$ 的国会议席的分配。②华教问题必须列入联盟的政纲内。
- 6月24日致陈情表予东姑阿都拉曼就大选席位分配与华文教育问题列入大选纲领宣言内。此密函被当时的宣传主任杨邦孝公开后，造成了东姑有被腰胁之感；同时东姑也得到当时联盟秘书陈东海之协助拉拢陈修信等将支持东姑，致使东姑决不让步。遂造成我国独立第一届全国大选前夕的马华内部危机。

- 7月8日发表谈话指出：联合邦现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宪法，二是教育。宪法是不应随便修改，教育则甚为重要。
- 7月10日与东姑就席位和教育问题举行会谈约一秒钟，结果不欢而散。过后东姑即复函予林医生。
- 7月13日就马华要留在联盟抑或是离开联盟问题召开马华代表大会。会中在演讲时已稳约地寻求与东姑的妥协，希望马华不会分裂，也希望马华仍留在联盟。经过3个钟头的辩论，终以89票对60票通过对联盟及东姑的领导表示信任，并授权他与联盟领袖谈商，然后将结果向中央总委员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
- 7月15日大选前夕所有代表马华的候选人全操纵在联盟执行秘书陈东海手上，而苍祐本人一概不知情。当候选人名单公布时，所有候选人全属陈修信派推荐的，林派却无一人。他公开向报界愤怒表示：对马华的候选人，一概不负责任。
- 7月28日作出了痛苦的决定，宣布将于8月4日出国休养。
- 7月30日正式宣布辞卸总会长职，此项呈辞不被接受而受挽留。
- 8月4日在林夫人陪同下出国休养。当天峇六拜机场人潮一片，包括槟首席部长王保尼、巫统槟主席 CM 哈森、印度国大党阿鲁姆甘、马华署理会长谢敦禄医生、行政议员阿日斯等。槟马青团长曾守源率领马青团员激昂高呼：“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争取教育平等，林医生万岁，华族同胞团结万岁，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 9月15日他在英伦致函予马华代总秘书黄奕忠正式辞去总会长职。

1960年

- 他从英伦回返槟城。
- 安顺国会选区因胡锡康逝世而进行补选，由朱运兴以独立

人士上阵，林苍祐伉俪在群众大会为朱运兴打气，这也是林夫人第一次作公开演讲。

1961年

- 正式退出马华。
- 4月21日组织民主联合党 (The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出任副主席。

1963年

- 4月14日由于和陈世英等政治路线的歧异，在民联党的代表大会中，吸取前马华斗争之经验，为民联党走多元种族路线，且成功把前巫统发起人拿督赛那阿比丁推为党主席，他当选为总书记，陈世英等人被置于门外。
- 檳城乔治市议会选举，为了考验民联党在檳城的势力，全面派出候选人参加，结果寂寂无闻的郑耀林在甘榜曼吉区击垮了社阵强人林建寿，多数票是34票。
- 9月16日马来西亚的成立，他领导下的民联党支持这项概念，但反对联盟的政策。

1964年

- 4月25日全国大选中，在檳城国会丹絨区击败了社阵强人陈朴根；在州议会哥打区以绝大多数票打败了社阵少壮派陈潘钦；连中二元当选为国州议员。民联党在这次中则取得了4州1国的议席。

1965年

- 5月9日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推动组织的“马来西亚团结机构”简称“团总”在吉隆坡宣告成立，参加的政党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砂马华达达党、砂人民联合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他代表民联党成为“团总”的重要一员。
(1964年的全国大选是在马来西亚成立后举行，大选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要求与联盟组织联合政府不遂，转而与反对党联合组织“团总”以其壮大行动党的声势，最后导致

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版图而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 组织“团总”期间，李光耀访问檳城时曾和林苍祐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邀请他到新加坡去当部长，以便有机会施展他的政治抱负，结果被他婉拒。

1966年

- 亚依淡州议席的补选有人推荐陈锦华及叶锦源给林苍祐，结果他选择陈锦华代表民联党上阵，导致叶锦源加入民主行动党并在1978年的大选中成为他的劲敌。

1967年

- 民联党的代表大会上，他总结以往的失利，觉得反对党必须联合起来，建立一支强大的真正团结的反对党阵线；此建议得不到其他反对党的响应而胎死腹中。随后与反对党人进行联系，取得了一些劳工党领袖如陈志勤、维拉板等（当时的劳工党因路线斗争致使不少领袖不能适从。）及一些专业人士如王赓武及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的同意组织新党，使他有改组民联党的念头。

1968年

- 3月24日他联同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王赓武教授、陈志勤、彼得医生及维拉板6人在吉隆坡发起组织“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Gerakan Rakyat Malaysia简称“民政党”；1968年5月28日获得正式注册批准，乃积极筹备1969年的全国大选部署。

1969年

- 全国大选，他领导檳州民政党所推派的候选人，除了加盟的前劳工党人及他的爱将之外，大多数的候选人都是名不见闻的人物。由于社阵的杯葛大选，而联盟的声望经降到最低点，他因而在大选中提出执政檳州州政府的口号。
- 5月9日大选成绩揭晓，他在原本的国州选区取得压倒性胜利，其他选区也一一报捷，包括檳州首席部长王保尼也

在大山脚州选区被余水清击败，取得了16个州议席并执政了槟州政府（当时州议席是24席）。

- 5月11日（“5·13”前夕）联盟的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正式辞职，林苍祐就于同日接过委任状，正式宣誓担任槟州首席部长。（如果王保尼延迟两天辞职，首席部长就不是林苍祐；因5月13日吉隆坡发生暴乱，继而蔓延全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接管中央政权，宣布中止国会，暂停议会民主。）

1971年

- 6月5日在民政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陈志勤医生的策划下，唆使王裕好拉拢陈朴根、威拉邦、邱鼎才、齐来也、张桂城、史迪华、慕斯达化胡申及哈仑西叻，联合民主行动及人社党议员布署影子州政府阵容，企图推翻林苍祐领导的槟州政府。（自苍祐就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就积极推行各项发展和改革政策；尤其是槟州的严重失业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呈党中央讨论。党主席及秘书长陈志勤等党领袖感觉到槟州政府是林苍祐的州政府，不是民政党的州政府，导致这批人策划推翻林苍祐，也造成了民政党的第一次危机。）
- 6月6日上午9时他以槟州民政党主席的身分召集属下州议员及州联委会会议。会议通过要求党中央代表大会展至10月2日（原订在7月3日）；并通过促请王裕好解释不应被开除理由，且促党中央执行此议案。
- 6月9日他接到党主席赛胡申的函件，提出他的“四大罪状”并要求他解释不被开除党籍的理由；他即刻召开了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会议，其中有13名州议员出席（包括陈朴根）稳住了槟州议会的执政权。
- 6月13日民政党中委会议中，他以副主席身分主持会议，此会议接受赛胡申及威拉邦的辞职，结果演变日后的诉讼

党争案；并于1971年11月8日由高庭判决赛胡申已于6月13日不为党主席及民政党党员，无权代表党发表任何言论，也形成赛胡申派坚持于7月3日召开的特别大会所组成的中委会无效。

- 9月27日在槟州议会中，民主行动党的叶锦源动议对州政府投不信任票；结果是11比7，巫统4位议员弃权。11票是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忠和、齐来也、黄亚美、史迪华、张桂城、邱鼎才及王裕好。

为什么王裕好会投支持投林苍祐的票呢？原来他在社会正义党成立之前已说服了王裕好，为了巩固民政党在槟州议会的执政权。日后他积极与联盟的敦拉萨接头与巫统合作，组织槟州联合政府，而王裕好过后也加入正义党。

- 11月马来西亚乒乓代表团在曾永森率领前往参加亚非乒乓友好邀请赛，中国副外长姬鹏飞向曾永森表达：“我们两国现在应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讨论建交问题。”这个音讯传来后，当时首相敦拉萨即刻作出反应，并派遣林苍祐前往香港作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动向。

1972年

- 5月由于槟州联合政府已组成，而马华并无任何州议员在州政府内，林苍祐乃偕同陈锦华礼貌拜会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并提出组织槟州联合政府咨询理事会和槟州政府协商委员会，让马华有代表在内。

1974年

- 8月25日的全国大选中，在国民阵线的旗帜下第3度蝉联丹絨国会议席及巴当哥打州议会议席。在这届大选中除了吸纳了因改革马华公会而被排挤出来的林敬益、李裕隆、梁棋祥及陈忠鸿等外，在候选人的阵容里也推派了不少新血如吴清德、许岳金、林兴智及庄森培等。他领导下的民政党在槟州议会的竞选中夺得11席。

1976年

- 10月的民政党代表大会，他布署了民政党新的领导层，以平衡党内的所谓新旧派的势力，更直接地反击马华在国阵内的形象。

1978年

- 6月21日大选提名日，是他领导下的民政党最大考验。第一，由于马华对所分配得的议席5个很不满，在槟州联委会主席林建寿的默允下，出现了所谓“人民独立阵线”7名独立候选人，即所谓的“七人帮”；第二，由于他的爱将邱继圃在提名表格出现问题，丧失了提名资格，致使原有11个议席只剩10席在竞选，这将构成他日组织州政府时面对更大的威胁；第三，面对民主行动党出来的叶锦源所组织的社民党及前劳工党所拥护的3名独立人士的挑战。
- 7月8日大选投票日揭晓，民政在面临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从参加11席（其中一席因提名表格出错丧失资格），剩下10席竞逐，结果只赢得8席；他本身在原区巴当哥打卫冕，结果只是险胜行动党的黄鸿杰914票。
- 9月他率领槟州政府代表团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访华期间经特别安排才能会见其莫逆之交——萧乾。

1980年

- 8月17日民政党假波德申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前两周，他宣布不再蝉联党主席。这一宣布致使党署理主席林敬益与吴清德联成一个阵线攻打主席及秘书职，而他的意愿是主席梁棋祥、署理主席林敬益及秘书郑耀林。这一意愿不被林敬益等所接受。在大会前夕折衷后形成主席林敬益、署理主席梁棋祥及秘书郑耀林，此项安排后被喻为“二一三方案”。

1982年

- 再度参加大选蝉联首席部长。
- 这年正是大选年，马华公会刻意安排林建寿为槟州联委会主席，并在国阵内部极力争取在槟州的议席分配。马华总会长李三春为了不被巫统讥笑马华的部长不敢到华人区去竞选，而是靠马来选区保住议席，决定洗雪这一耻辱，到芙蓉国会选区与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医生决一高低。因为这一决定，结果槟州议席的分配是马华 8 席、民政 8 席。马华既已得到槟州议席 8 席的分配，在林建寿的领导下，倾全力以赴，争取 8 席全胜。（林建寿更希望 8 席能全胜，以望能登上首席部长之位）林苍祐医生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唯有背水一战。为了保住民政党在槟州的基业，为了保住首席部长还是民政党人担任，他要求党中央不派新的候选人，就由 1978 年中选的原班人马继续作战。在激烈的竞选运动中，马华民政各出高招。开票当天，结果是民政党的 8 个州议席胜得潇洒，马华只胜 6 席，林建寿在彭加兰哥打区演滑铁卢。民政党在极不利的条件下保住槟州的基业，林苍祐医生继续蝉联就任第四届的首席部长。

1984年

- 12月 1 日槟岛乔治市市议会颁发“自由市民”荣誉予林苍祐医生。
- 这年林苍祐医生的旧病发作，有必要到美国去治疗，这时就有消息传出林医生有意要退隐政坛。在武吉牛汝莪分部的一项庆会上，林医生在致词中也提出他将不再披甲上阵下届的大选。这一宣布，舆论哗然。

1985年

- 他邀请萧乾夫妇访问檳城。当时萧乾参加新加坡国际华作家大会，他闻讯偕同夫人前往新加坡招待老友并邀请前来檳城访问及观光。

1986年

- 大选。
- 在党中央及华团要求下，改变初衷，重作冯妇，惟坚持槟州民政候选人重新排阵，将吴清德挤回国会参选，许岳金则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会议席。再次当选巴东哥打区州议员，出任第五任槟州首席部长。

后 記

《林苍祐评传》是在1986年中断断续续写成的，前后在《联合报》连载64期。如今辑成单行本出版，目的是借此让关心政治的人了解一位从政者的历程，并从中窥视时代的转变和政治的残酷与无情。

由于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所收集到的资料并不齐全，间中的描述也许有些夸大，也许有些戏剧性，主要是想通过较轻松和带点传奇性的笔调来适应《联合报》的风格。因此，它不是一本正统的传记，更不是林苍祐史，充其量不过是流水式的概括林苍祐的生活片断和从政经历。

本书订名《林苍祐评传》是因为字里行间夹带着作者的主观意识和评论；同时一些对话也是作者构想的，以期衬托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我借此机会感谢下列人士提供资料：林苍祐医生、林苍祐夫人、林苍树、拿督刘惠城、已故旦斯里郑耀林、拿督温振祥、拿督陈锦华、拿督邱继圃、拿督许岳金、拿督林维雄、拿督黎敏悟、准拿督罗象明、陈毓书州议员、梅荣杰州议员、许平城、朱炳钦局绅及李典谟等人。

林金清及林文立两位同事协助校对，王俊龙同事封面设计，陈开春、陈宗芬及邓祥信同事整理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虽然这些资料有不少是靠与林苍祐有关系的人记忆追述的，但仍不失其真实感。因为作者也费了一段时间，从《星檳日报》的新闻报导中求证一件又一件的历史。不必置疑的是，书的内容已有了历史根据，不是凭空想象的。

必须交待的是：当作者把心意告知林苍祐医生时。他认为要写一部传记（不单是指他个人）是十分费神的，必须要透彻地了

解主角的人生观、哲学观和政治思想，而这需要组成一个小组来进行访问，然后剖析与消化，再将之系统地整理出来，不然将会流入写个人的片断和某些故事。

作者对于这种严格的要求无法做到。因为《联合报》的读者要看到的是有故事性的评传，也特别兴趣于某些有连带关系而又能令人回味的细节。

同时，也由于时间的催促，《联合报》希望能及早推出这个系列，作者别无他途，唯有从手头上的资料整理一篇又一篇的拙作交差。

这一系列从开始到结束并未让林医生过目，如有失误，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已作古，有些仍健在，尚有失敬之处，也请包涵。

总之，不论你是喜欢或不喜欢林苍祐这个人，这本书若能让读者多少了解到独立前后的华人政治的变迁与沧桑，就不失其意义了。

欣逢马来西亚独立30周年，谨以本书献给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我们的另一个30年能从千头万绪的局面中挣扎出来，走在公平合理的康庄大道上。

(1988年)